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九一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共發編四卷

〔明〕曹于汴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天啓五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共發編四卷》提要

重刻共發編序

共發編者吾

師曹真予先生司理淮陰時

講學安定祠內淮士彙而鋟

梓者也先生置之棟架二十年

序　一

未嘗示人嘗曰淮刻數種日久

不無散佚如節孝祠會約竟

成烏有而此編僅存一帙安知

異時不與節孝約等於是諸

弟子請於先生重付剞劂稍

又亦有訂入其邇年仰節堂傳是堂會講之語并請合刻而先生復不許余曾憶先生語弟子曰淮古多負氣每睥睨武弁儕輩亦踊躍遜之一日

大會安定祠有胡生平者躬捧大盤徧供茶於諸弁及齊民容色甚和而弁輩亦怡然接受余因嘆學問之果能化人氣質也節孝祠會原以徐節

孝爲風而淮之齊民若孔金父子等以孝弟稱者幾〻十餘人講學豈以興民行不可睹哉桂竊謂淮人聆先生之講僅於從政餘暇耳茂叔已

如是遲儕歲又侍左右日參講誨不啻呼寐而揆蒙儱不能變化氣質興行合道視淮之士民不其有深愧乎其烏得不奮勵於茲編也時

天啟五年春三月望日

門人楊柱謹序

共發編卷之一

不佞資質惛鈍牽纏於習染甚於大道無覩也貿貿無之然嘗聞先正有云道義由師友有之乃率諸生會講講則疑生疑生則相與思之相與辨之我發諸生諸生發我稍稍亦露端緒焉既而諸生編所問答爲帙請附於會約後曰常目之以求發也請且固予乃許之命曰共發編當就有道者請正或甚我發也已安邑曹于汴書於淮之學孔堂

譚生大禮問云先生教人說人生只是一個孝孝則藹藹若春故爲仁仁於天屬春凡不孝者其心慘如秋又謂孔子大聖猶未滿孝之分量大禮竊謂堯舜而上善無盡想亦是此意否曰此理甚明即如親恩罔極而人子之致於親者有極雖聖如孔子豈以孝道已盡而毫無所歉乎再如文王爲君止仁然商季之民多毒痡其

自視仁爲如何爲臣止敬然紂惡不悛其自視敬
爲何如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動曰未能曰何
有曰未得正謂道無窮盡乾乾不息無歇手處
也堯舜而上善無盡亦此意也
問先生教人只於家常勾當開發俾人意念忻
從精神常向於內大禮竊疑家常勾當誰不行
習誰其著察而近云著察謂本體即是工夫第
習心難除本體久受染矣而謂即是工夫恐流

浮蕩奈何曰本體者天理也工夫者人事也天
理人事一時俱在外人事以求天理或反流於
浮蕩謂本體即工夫正所謂不浮蕩也且子謂
本體受染不知因何受染今欲去其染於何處
去之則本體即工夫又可見矣
問先生教人眞實下手用功謂人不知而不慍
非因人不知我益加學問只是君子盡其在我
不見有所可知故不求知又何有慍此不慍即

悅樂之本體也孔子尚矣顏子不改其樂程子
曰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顏子所樂無事大禮
竊疑無事二字從前所未發矣不知無事光景
與如愚光景何別曰無事故虛虛故能受能受
故不違不違則無扞格無扞格則無事則亦非
有二也
問先生教人割舍名利念頭方能擔當聖學利
利也名亦利也名利之念無大無小始乎蟻穴

極乎滔天君常毫毛自便如過五代六朝則朝
君暮仇無不爲之皆此名利之萌乘時而發也
大禮竊謂爲聖爲賢爲名也盡性至命厚利也
日以此提撕用功亦能動人但其心恐仍涉於
名利將或爲滔天之蟻穴否曰謂爲聖爲賢爲
鴻名盡性至命爲厚利提醒用功亦是但不知
求此名利而依依乎得此名利而沾沾乎抑忘
之乎果忘之也則亦無名利矣其依依沾沾也

則性命上加一層終與聖賢有異亦安知蝶穴
之不游天
問先生教人為學以與人為善為第一大善如
我愛人敬人而不能致人我愛我敬終是我之
精神未能貫注於人矣以完此一體分量大禮
竊疑顏子以能問不能只見能之在人問以自
神與之共能也與人為善之意自在其中若犯
而不較其與人為善之意何在曰犯而不較正

為不能感人而反躬內省還知較人不至於感
通無間不止也非置之而不較也豈非與人為
善乎大抵人已無二總說成己便有人在內成
盡天下萬世之人總完個成己
問先生教人以心應事以事證心每言果致中
在致和處見果靜亦靜在動亦靜上見此心應
事事證心之正印也大禮竊疑人心膠膠轕轕
點染久矣君嘗淨几焚香默坐澄心并善念亦

欲去之曰靜坐工夫先儒所重此學者收攝精神
第一義不可少者但若專靠在此便流於厭動
一遇紛雜即便乖亂矣夫以心應事心常足以
待事也以事證心事常不遺於心也則心事參
合動靜無二何往不宜乎
問先生教人識取幻體真體謂真體廣大峻極
於天猶包於天之外而與天同悠久者人人具
此真體則天地民物原一一聯屬於我大禮竊

疑體本無幻寄真始幻體亦無真對幻有真第
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而不能忘我之相
仍依幻為真矣欲極論其無我相之旨儒與禪
宗將無同曰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斯無
我相矣然天地萬物亦無相也以相觀天地則
如彼其大矣以相觀萬物則如彼其衆矣安能
聯屬於我故幻相非真真相亦非真而無相者
為真矣憚禪者非也而避禪者亦非也無道術

未嘗無真無幻而未嘗無幻無天地萬物而未嘗無天地萬物裁成輔相種種見在烏知其禪與不禪

問先生教人即心即聖如學王右軍字即學到至像處中猶有不相肖者學聖人終與聖人隔亦然吾心自有個聖以我學聖不如以我證心大禮竊疑心亦難證矣將何證之曰心誠不易證然孟子最善證心者有曰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有曰嘑蹴之食乞人不屑有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由前二說忽然而來不假安排由後一說十分完足不假增助諸生欲證心乎試於此證之

問先生教人爲學不必分别諸家同異得失只要着實撈當去做則說良知固可說良能亦可說格物爲窮物之理固可說格物爲格不正以歸於正亦可大禮竊疑學貴識主腦如爲學問

主腦而辨則宜辨同異得失如主腦已得則隨處皆可用功顔子於學脉主腦徧身徹體皆已通透而猶曰欲從末由不知此從字當如何理會曰余意爲不務躬脩者較勘訓詁評騭儒先又或泥其師門負其意見紛紛爭論剛成好勝辟如辨朱陸者數百年矣而[illegible]者反不多見所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果[illegible]爲學則理本一原觸處皆是豈矜門戶故謂不必分別

者此也其實同異得失豈得無辨學問到處當自了然若夫顔子欲從從字謂道不可從也從之者二之也一之斯無從矣夫我即道以我從道是以我從我故曰末由也已

高生鹿鳴問自科舉興而士心汩溺矣程子先爲世道憂之而况今日請於科貢外復漢鄉舉里選勢能行否曰漢至今未遠其鄉舉里選何不可行豈惟漢乎雖古聖人之政亦可舉而

措之然古法之不行無其德故也有聖德斯有聖政矣有聖學斯有聖德矣漢治固善而德不逮古故雖有其制其治終與古異

宋生士奇問先生曾云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然未嘗不問為邦且孔子周流顏子未嘗不從而孔子又與諸弟子闡明經世之學傳之萬世可見聖賢不是自家用世便教人用世然又問諸生有個科第到手肯不要否果爾則用世

之學何塗以出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不可得而忘也伯夷固隘然亦曰待天下之清也若孔顏在今日亦必由科第為用世之途然必進以禮退以義以行道濟時為事斯為聖賢之出處若不以禮義不能行道濟時則雖以周官德行為途亦何取焉

韓生國保問每自家檢點過舉甚多在何處下手曰人之過不一然其原一而已逐過而改之知止沸清其原如撤薪顏子不貳過先正曰貳與一對常一則過寡矣

馮生世明問竊睹先生身任斯道誠然大勇而諸生欲近乎勇只在知恥人不知恥為學之不講耳願聞講授之宗曰恥何從生生於心恥何從知心知之講學者勿講口耳而講心勿講人之心而自講其心斯知恥矣

胡生平問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今之讀書者

淪世界矣乃客山東而擔聖學使見一章而何也曰誦詩讀書聖賢對面準繩具在勃乎進脩故開卷有益書何可不讀然善讀者以書證心不善讀者以心從書德之不畜口耳是資者又其下矣心齋先生第善讀耳

熊生志美問心性天命曰心外無性性外無命命外無天渾淪容匝皆是物也

梁生中興問心體曰心體不可見見之乎萬事

萬化萬事萬化可見然已具於不可見之中是謂體用一原然則謂心爲有謂心爲無謂心在外謂心在內其爲滯均爾大學不可逐物故反觀於內照以存心體然滯而不化則亦物焉而已

王生士騫丁生維泰維貞蕭生允宜王生天慶問生死曰以能言能動爲生則生於胎孕死於衰老以所以言所以動爲生則未生已生既死未死夫人之生於天也一塵不足喻其小也生

焉爲有死焉爲無得道者與天同運不以朝生爲生豈以夕死爲死夫生理大矣不能盡其徃者不能盡其生者也則生爲忝生死爲徒死忝生謂之行屍徒死擬諸腐草夫惟盡其徃則盡其生矣以生生者有爲生矣生無斷欠故生順死無毀壞故沒寧

趙生有年趙生世進謂吾人日用但遏欲存理之爲兢兢焉生世明謂學在悟悟則人欲皆天理不悟則天理皆人欲譚生大禮謂悟有不容不脩乃能豁先生又有悟而不脩脩而不悟之說此又何樣悟何樣脩也今不必在存理上用功只十分放下剗去隱微名利根株而天理自種種現前矣何勞存理願先生開示曰存理遏欲之謂脩欲退理明之謂悟學期於悟脩以求悟也有脩而不悟者無悟而不脩者悟而不脩偶有所見耳非悟也脩而不悟亦不足言脩然

脩悟終當合觀致知在格物求悟在脩之說也悟則其脩無聲者所謂不息也譚子謂不必存理夫理固無俟於存不存而存欲自退茲云剗名利根株方剗時亦理用事大抵剗欲即以存理也存理即以剗欲也第但斤斤於剗欲恐欲根無斷時十年見獵而喜可思已馮子之言自確論也理欲原非迹論也

高生登龍梁生維教問曾聞先生曰爲學須擴

此心放下儻亦孟子所說求放心之旨否乎龔生國保又問其嘗於其心放時每用收攝未知收攝工夫果是否曰前因其生言收放心故余謂收放心不如放下心蓋余嘗收放心矣其然苦又嘗放下心矣其然耳竊意心本耳吾何爲苦之子於心放時每用收攝不知其苦如何孟子放心之放與放下心自不相蒙然孟子言求放心而不言收放心更宜較勘因何心放於何處求之且士或認意爲心認定氣爲收心不可不知也

丁生維貞爲生世平問終日渾昧不知心在何處何以識得自己真心曰子不安於渾昧而舉以相問此即子之真心可以識得矣此後有所不安者勿欲勿爲當有豁然時

共發編卷之二

天下事不必已爲之亦不必人爲之名不必己居之亦不必已避之

有心於貧與有心於富同有心於賤與有心於貴同有心於死與有心於生同

金石無知之物然石能感金而致之其氣通也上之不能得民其氣不相通也夫氣依乎志志無機而鷗鳥御志有機而父子離

惡惡不可動氣

百年之後雖公卿之富貴成虛元會之終雖堯舜之聲名亦泯此足以破塵迷然君子脫落名利初不爲是也彼以性分在己焉用聲名所務在義利自不足動之

伊尹相湯之業何等弘大使非三聘則亦終身有莘而已略不怨悔

忠君孝親安民阜物辟如饑食渴飲寒裘暑葛

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而忠孝求人知
惑也
以不好名為名辭利為利然則名利關何時打
破戒之哉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於鄉黨恂恂不能言成事
不說遂事不諫不可與言不言怪力亂神不語
利命與仁罕言言未及之不言未見顏色不言
非禮勿言然則一日之間言時少默時多獨於

訥言慎言恥言謹言不出言惓惓為戒曰予欲
無言學者終日喋喋支誕不羞而欲幾於道胡
可得也
心如水水體本平激之而後有波顏子不改其
樂只是心平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古人只要了得天下事不
見才可名故不見才名在人又何必才名在己
辰而興著衣納屨盥漱啟鋪應人立事裁成萬

物恭贊天地嚮晦而息擁衾就枕事有大小總
謂之道
空洞之竅何以能聽萬聲半寸之睛何以能察
萬色片許之舌何以能知百味故體有大小理
無間隔
小心即大勇
禮莫嚴於祀神覲君然必歡福舞蹈可見人之
相與貴情意浹洽

秋深覺寒可見與天地同體人人俱寒可見萬
物同體然合下即有萬物便踏實作一體做盡
既知萬物一體便當有安排萬物之方略乃為
實學
天載無聲無臭然離却有聲臭者何處安頓
講學愈精則愈粗愈高則愈下故聖學為庸行
如赤子而止
用人之公者不避仇不避親亦不避身趙充國

曰無踰老僧

一介不苟方是廉郎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祭驗在發念之時

遭人之詈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

漫天漫地俱是氣俱是理俱是心俱是性俱是天俱是我所謂眞我

學問毫無可倚借至虛則神惟無欲乃得之

人之性出乎天而生然此性乃天所由生也

怒殺一蟻即可以坑長平之卒貪取一粒即可以奪萬乘之國

學問只要個眞臣天下如桓文讓千乘如仲子只一假便壞盡無學爲眞而有過不爲假而無非無刺

好莫好於善裏瞞惡莫惡於竊仁義若莫苦於不知學

聖賢用惡處亦是一體

幸而爲人失其所以爲人幸而爲官失其所以爲官惜哉

心之在人雖夢寐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酬應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

饕肥甘者愛其口而忘其腹愚也甚矣癈人以自肥其愚亦猶是也

田獵樂事然古人以之練兵也故行政者因其情導其機使民樂爲之

飲食不入於口終不知味學問不體於身終不悟

問通於人之心曰適於己之心

夫人也天地所生然亦各生其生者也第謂天地生人曰先天地之前無我矣

以聖賢之道爲口吻之資罪之大者故空言不譚泛問不答氣盛者勿與辨

神氣常要凝定

經世以世不以我與是謂出世若杜門却慮絕
蕩禮法曰吾將出世僅棄世爾

有與胥隷爲比鄰者素相善也一日有事於公主司怒焉命胥隷辱詈之斥逐之既竣事而過胥隷相善如故或曰㧞辱汝斥汝者曰夫有所受之也何與乎行使止尼亦有所受之孟氏之不較臧倉也孔子曰命也命合如是公伯寮其得不爾奚以較爲

從人于井君子嗤之囬賜阿人與之同陷輕言遭噬愚亦類此故事求可功求成非漫而已陷身陷心陷德陷業入井之途多

易稱易簡聖惡隱怪儒者曰道在庸而已亦何爲矯矯激激自異也誠然哉然一介不取與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不易簡也乎晰我性命非隱也守我濟雖非怪也人汙我汙人醉我醉貨利可逐聲色可溺曰我不立異也可乎哉

晝遊雖樂不聞遇夜而悲春景不足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境遷乃致愁若亦惑矣故智者順亦樂逆亦樂宵亦稱良何擇乎晝愚者逆亦憂順亦憂冬則凄凜春豈無陰

有人焉歎鼻耿目衆稱二醜惡其醜也而寢項乃稱三醜膚餓肋勞者若哉而戚其心是增一苦也或告乙曰十年且死則計日歎咲迨期而

終告丙曰十年且死則晝夜悲啼迨期亦終等終耳歡咲不爲得哉

獸不慕走禽不慕飛而禽翔空獸奔壙質其故也禽慕走獸慕飛終必不獲其奚慕焉夫兩目之視不如四之明也然誰則慕四目者生既如是慕之無裨耳窮通夭壽非定於有生之始乎而役役外羨不亦愚哉

簪楚加人瘡瘍起膚莫不望其速竟畢痛之厭

[illegible]貧賤既而猶瘡瘡愈而痛不止誰其顧之貧賤
患難既往而追念嘆悼是貧賤之常而患難無
已時也故既破不須看肯哉
既生爲人須異禽獸既生中國須異胡虜既爲
男子須異婦女既爲士人須異齊民若出腸毒
手厚顏卑志又何異[illegible]生死堪羞
智者以天下爲一體愚者以一體爲路人智者
流百世之芳愚者快一時之利智者保其恥愚
者棄其良知智者觀愚如醒眼觀醉備嘆其醜愚
者觀智如穢中觀麝不悟其香

戕多命以充口腹我甘彼苦疲衆力以恣盤樂
我逸彼勞奪人財以厚家業我肥彼瘦瘦人弱
以逞剛強我伸彼屈彼則何辜我則何忍然毒
難解惡業難銷
夫道不可難視天下易視目前者是何難焉終
身不知何易焉難之者怯易之者與終成千里

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
外無待越内無容藏當其見在不乏毫釐
性者理宰氣而寂心者理乘氣而活意與事則
氣運理而顯諸用
以未發之中爲根本以萬物一體爲規模以改
過遷善爲工課
君實厚我我勿薄民實親我我勿疎天實大我
我勿小

忠告之益每及於虛懷之士儻無此語吾有溢
志乎
于進之謀不商於守正之士儻聞此語吾有隱
慝乎
一日夢孟子答門人之問余謂一友曰孟子此
時胸中一無所有與孔子空空一般只因人問
及乃答出許多議論是夜余又夢與二友各出
所有相抵爲戲余視二友所無者以余所有之

物出之將窮之也然一友忽有此物焉俄而一友亦有此物焉出於余料之外遂大笑有無安可預定哉人之智慧固旋生也孟子本無也因問而有二友本無也因余而有或者鬼神之通余乎教以致虛靜之體以應感乎

鄒座師曰千古聖賢命脉全在一仁字又曰人須是見得此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卓立於雲霄之上則物不能屈又曰心在人用之小則

小矣用之大則大矣又曰天德王道是一事總一學問

聞耿淑臺先生常恐陷人於有過之地

天下有孝子則人稱之有忠臣則人稱之然未聞以慈父稱人者世人亦未有以人不知其慈爲病者且人未有稱赤子以孝而赤子亦未有以不知其孝爲嗔者故不知不慍之君子慈親孺孝之等閑

李明晦曰爲人所妬是不如人此言可味

幽明有開仁之枯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從何處來

竊嘗疑鄭衛之詩果爾奔者之口吻孔夫子列之國風中令經生學士朝吟暮誦何也其以爲戒乎崔氏傳奇豈不可戒世之大儒胡不錄

昏夜乞哀且可深耻況白日乎

進德存乎勇

天分最不易得故孔孟之門人無能跨孔孟非其化誨不善者有不可彊然然則質之近於道者可自棄哉

君之使臣如主之使僕僕役於主不敢不聽役臣用於君不敢不聽用非求之也有重荷焉受主命荷之而已營營求充役志不在荷也

有美青雲子疑人以不肖無乃信未孚乎其可一

念枝至誠能動物聖賢垂至教勿以忠見疑而
以不忠報因人之見疑而咏

敬於無意之先以待意意起如是意過如是

世之所難莫難於為其事而不居其名莫難於
共事而無爭

忘親之命可以為子乎忘君之命可以為臣乎
忘天之命可以為人乎

明道無待待行道無弊待時時道在時時明在
時時行在

孜孜方有入悠悠終無成念起而勃念過而消
電光雖屢安能成照

聖學事四個字一曰任二曰奮三曰恒四曰成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與我同類
者

君子依乎聖道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庸人能
之

種樹者培根非僅剪脩枝葉為學者盡性豈僅
補葺形迹

無不是的天何怨無不是的人何尤

耳順故邇言好察眼順故堯與人同

邇言必察庸行必謹總見日用皆學必待耻論
高行方寃心乎是為學之時無幾也何云時
習

天眼極明天耳極聪天美極周天網極密君子
知天畏天

天恩難報君恩難報親恩難報眾恩難報君子
知恩報恩

古人之書不可不多讀但靠書不得靠讀亦不得
靠古人不得

玩愒了一日枉却此日因循了一生枉却此生

方怒而觀理不若謹於未怒未怒何以用功只
存本體哀喜皆然

未發何以觀氣象曰觀中曰中不可捉摸何以觀曰觀不可捉摸者曰不可捉摸何以觀曰不捉摸便是觀

害治不但小人不但不學者學術不正每爲世病亂之生亦多坐此終日譚孔孟而合孔孟之脉者鮮矣功利辭章無俟論也

世之仕者未有不升堂之求而先求聽訟者而辨學者乃反是

問良知爲法門今且成套欲别更一語何者嘉曰任拈皆可

妙解難憑擔任難憑願心難憑熱腸難憑

言多尤多事多悔多譽至毀至利至害至

心者性之靈非有二也理者氣之妙亦非有二也

問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何無安逸時曰戒懼就是安逸非有所戒懼也

問憤與樂曰憤處就是樂處是喜歡發憤即是天行健日夕不遑文王之憤繼日待旦周公之憤孔子夢楹以前當是如此故曰不知老至

學者但從論語頭句起行得一句天下之事畢矣又不然但憑心以動心所羞耻不爲天下之事畢矣

能言不能行誕言耳可言不可行其言耳故君子之言能行可行者也君子之行已可行人亦可行人可行已亦可行者也

處膏潤正可勵操而不免點染如入寶山空手歸

士有三難對境難認不是難任事難

伊川折柳之諫不如孟子好貨好色之對

潘雪松先生每謂學者須有堯舜君民之志又常令人求良朋相切磋

倡奢侈之風者不仁

學問不由本體不由仁義行終不滿入手
是辟之學射者學者即望的研究修持[illegible]
體設須知憑何物研究修持
有爲生於不爲有爲之之意則不能爲矣
無善無惡斯言自精性善之旨原不相左鄒文
莊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得之
輕言出口囑人勿洩孰與於默

嚴體則尊親人皆知之然不知此體即萬物一
體之體即心性大體
詩三百蔽以思無邪若但謂善感發惡懲創春
秋豈不更切盡涵味諷誦温厚和平性情得其
正故思無邪詩理性情以此
靜則六合俱靜動則六合俱動
求人知無可知矣求人喜無可喜矣求人敬無
可敬矣求人用無可用矣求人交無可交矣求

人譽無可譽矣求人信無可信矣
殫食不廿疆矣不歆疆交不固疆言不入
祖父之遺子孫公用之天地之遺天下人亦當
公用之而貧富不均或至餓死可嘆也均之者
人主事也
三宿而後出晝豈是孟子學問得力處一介不與
人是　尹學問得力處
孟子不受齊王兼金此不足爲難其難在受薛

宋之金乃爲區區謝廉䘏小耳顧誰可助長
以事迹定善惡不得顧源頭不同耳故聖人不
廢刑殺而鄉原以忠信廉潔賊道
物情室務皆學之事田農市賈皆學之人蘭芳
蜂義皆學之益街謳巷語皆可該道之全
偶見几上横硯几下火盆謂此皆心也又據案
講萬物皆備於我謂此案亦備於我
入闈求科第科第成則暢然可迴不則雖不得

不迴然而未可也入京求官官成則暢然可迴
不則雖不得不迴然而未可也出世爲人人成
則暢然可迴不則雖不得不迴然亦未可也
以日之出沒爲晝夜世人見耳試登日觀峯乎
業已杲杲乎界猶夜未晝已晝既夜不夜旦無
有無可擬生死生理如月人知日輪常在故不
憂夜故可夜不知生理常存故怖死故不可
死

人臣得罪於君被誅殺怡然受刑不動色者衆
多稱之其實非也思大杖則走之義安得恝然
不介意乎
毀譽得失生死作來爲儻轉盻成陳焉用滯
滯
搜玄窮隱譚天論聖其思如毛其口如河若非
實有諸身一毫不滯於事
天未欲平治天下人故舍我如欲平治天下誰
其舍我不能違天也孟子信天
代人揹擇者其人感而謝之天雨露及奚以言
謝小惠得人亦似此
有積粟者人疑其得諸農得諸商以爲精以爲
惡彼亦忘其所自及精惡而問人士之寃枉於
典籍者頗類是
君子務人已故利有時不辭况辭害乎不利人
以無况害人之有乎

問學曰大學首明德中庸先明善孟子始智大
都言覺學者覺也
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
片止在何處賢有止聖無止聖無知故無止孔
子生知乃云無知文王敬止是爲無止
未學者患在狃於卑近無志於高遠既學者患
在侈其高遠不知其卑近
横之臆見不準以先民之程妄其可局之成說

不衡以自心之明奚其可

不言自而行毫不外盈而內歉不色明而裏暗夫是之謂實勝

一動意而審諸一啓齒而審諸一舉趾而審諸夫是之謂謹微

有一等人有一等過下等以爲善中等或以爲過中等以爲善上等或以爲過

有一等人有一等見衆人只見已是不見人是

聖人只見已不是不見人不是

或問友曰勢利之場無友須道義之交乃有之

勿輕受德勿輕作緣勿苟邇勿苟昵

君子之爲善不自知其然小人之爲不善亦不自知其然利在前則趾舉非有心舉之也害在前則趾却非有心却之也蓋血氣爲政往往觀驗皆然不爲君子而欲無小人之行可得哉

天子以四海爲身諸侯以一國爲身士以一家爲身身之血氣乖亂則疾疢瘡痏諸苦生焉養生家調氣以心故治天下國家者治之以心而已

君子知微故日休謹於微天下無事矣

宋儒曰一草一木皆有至理此言非過草木之理與吾身之理無二但不必逐草逐木求之文成亦欲向內耳

寡言則心靜

衣冠高卑短長時尚每變迴視昔日所用亦自訝之然當時奚以用習見移目也故習成移見成障習見之累大脫習掃見可言學矣

行取候命遲延日久爲道而留者上也爲道而去者次也無所爲而去者三也無所爲而留者四也

醫家不必藥奇惟求病愈又嘗見醫家有疵

入轉求別醫惟期病痊乃不自用若醫世如其
家肯自用哉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問耕於婢問織於奴爲失
問以奴諱織以婢諱耕爲妄諱
寒時望春春来冬去暑時望秋秋来夏往日中
則昃酒酣則散官高鄉退年高鄉衰望高矜
高皇知藏不蹶乎
渡大江而後知所儲水非枕才也登峻阪而後

嘆腐軸之致敗也晚矣栢柳出土而以爲松栢
閽矣
甲漏言於乙乙許而訴之乙之尤哉甲之尤
哉
達人辭名清人辭利讓名者達讓利者清何損
不讓讓言讓氣臭若讓時五十之齒讓渠三十
年其亦休矣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零糴以食或請其乘駿

多糴矣曰済貧喫貴當時若云無錢便似炫濾
且人不之信反費吸吸矣前輩老成可法
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槩違心耳
世人所從者意也
言人之過聽者亦厭之何必如是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無不正者受命即受正
也非正即非命也人自立巖墻犯桎梏天豈命
之立命之犯

父母之慈自根達枝故易子孫之孝由枝及根
故難是以治水浚源爲學務本
諱風水者謂祖父葬之妥妥可以福蔭後人然
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枯骨且相流貫盛
衰繫焉况生存之體乎祖父向隅而悲其子與
隆必不得之數也
講學之患有二高曠者決防維而脫倫常之雜
謹飭者守局曲而遺聲臭之先有本有末方爲

學之金

迷人之患有二一未志於學者有溺習染而其心於

凡陋既志於學者狃因循而懈功於半途有初

有終方為學之成

在我者至大至剛塞天塞地失其大而不勝小

失其剛而不勝柔天地不相關此孟子之所嘆

在我者至富至貴可愛可求忘其富而自謂

貧忘其貴而自謂賤愛且求於外此周子之所

愧

人能言鸚鵡亦能言聖賢說道理衆人亦說道

理差在何處

士其服士乎士其身士乎士其身士乎士其心

士乎試為一剖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若曰天作孽則

猶可違然天未嘗作孽也人自作孽耳何可活

哉自侮自毀自伐皆自作孽也天何嘗作以侮

毀伐之禍哉

衆人是聖人虧情莫虧理心同意不同俱諺語

俱至言也

木有本末相連不斷學之本末何以異此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自培也自覆也生意洋洋

愛者愛不愛者不愛天無心也無為也物如地

天如水流行坎止

人大抵自滿大抵好教人而不好人教曾記鄒

座師聽後學之譚連連點首渠講學半生何取

於後學而亟許乃爾此其虛也

火不可見道亦若此世人日用火鮮知火者

生理無所不在謂几案器具非生物可乎明眼

人當有覩也

今人睹鳶魚則與飛躍活潑之思雞犬當前不

免成厭向稱活潑者想像書册而已

遇瞽者思夫子之矜之而矜焉盍胸中影子為

之耳聾目跛相逆背心徧是漠然無與践迹之不能充類也

聖諭六言徹上徹下世所撰解多質第爲齊民設耳士人解此則當深究知講孝徹孔曾之訓生理原性命之初作爲充知非之盡尚有餘道哉

孔門所謂小人非盡知世之所稱惡人直不大耳然已不齒於君子矣

不見知而悔由其自見好處履之爲庸不知其好不知何悔唐虞揖讓尋常盃酒當無異視然盃酒揖讓原無兩心

中庸雖能人知中雖不知庸雖非刋落名利意識之盡者未足語此

與人爲善者我與人共爲善非但一身伎倆所已喊呼者合衆人之聲則聲大舉重者合衆人之力則力大爲善者合衆人之善則善大

心不在焉是謂之放不在天下不在萬世亦謂之放纔覺即在是謂之求其求徹天其覺徹天其藏徹天其密徹天

六曹司屬俱冠以清吏重可知也府州縣牧民之長俱曰知民隱不知其職乃溺

共發編卷之四

舟中人衆休爭渡海上風高且暫留因往人渡海被溺題此示戒然處世可以類推衆情[illegible]禍釁藏焉不察勿萌蔓將無及故大樹將軍不妨獨後山染色舉見許以將

曾曰動容孟曰生色容色學之徵可以證人可以自證

理義我之於心其水之於木乎闕則槁其砥之於

刃乎廢則鈍

病不可與藥危至人不可與言禍至

承家之主與剏家之主異既非手營難期周計必藉忠僕爲之營護守成君臣似焉有其負之烏道其責

農有農之術賈有賈之術仕有仕之術不可同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人生於天則亦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性原於命則亦莫之致而至夫人也有所爲而爲有所致而至便是李放桃花非其質矣故率性爲道莫之爲莫之致也中庸譚道妙在率性二字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之本然也人人如此聖人常如此

是在也明指其身俾二三子覩之我固在此何隱之有衆人舍可見之聖覓不可見之聖安得不疑隱

天生德於予德不以順逆生死爲存亡桓魋其如予何彼能加害者不過我之身而已庸足介乎匡人其如予何亦同若曰文王雖既歿文不在茲乎除非天欲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然天終不欲喪斯文斯文終在我身存亡何妨此之謂齊順逆了生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看得有命謂性可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看得有性謂命可

也
賦稅取民之財必先足民之財足民之財必先節民之財節民財必先自節徒言取而已乎驅之亂也

問本来面目曰此面目天同大勿令小若小耶非本来此面目明凈若氷光明宣朗勿令暗若暗即非本来此面目無迹可指何處爲耳何處爲目何處爲口鼻勿執着若執着即非本来

問道心人心曰性生心心生意性生之心道心也生意之心人心也論其本體則曰道心冲漠無朕故曰微以其在人則曰人心可以聖可以不聖可以不狂可以狂故曰危病人介存亡之間曰危非必亡之謂也辟之朝印自是善物付之於官曰官印無所不可矣然豈二印哉

天可知乎哉知天者幾人哉無得而知故無得而名法天者於何從事汲汲於知汲汲於名何若汲汲於不可知不可名不其大乎

盤銘曰新惡染也醒人醉寤人寐生人死染爲之非有振拔之志鮮能滌者孟氏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容人者樂寡欲者逸

未明求明既明保明求明者目瞽求醫不啻也保明者病殆保命不啻也

昏我智者利乎喪我人者利乎我之毒也而嗜之乎

愛親者愛日自愛者愛日親衰愛之日短身衰學之日短其皇皇孳孳也

孔子夕可曾子免夫汲汲蚤圖哉既不可鹵莽卒異亦不可甘心遺悔烏得不惕吁念及此諸不急事堪休矣

諸不正皆險險則禍免於禍者幸然未嘗免七尺之夫而居於幸是禍矣

夜卜之夢寐豕吞其卜夢裏遊魂如何知死去遊
魂如何令人有猛省處
問慮思之功曰在正心心得其官乃能思乃何
思何慮
千般瑕釁皆由於口一寸遊絲莫挂於身
休教人不過意休教我不過意
生事不如省事一悔難容再悔
身有存亡性無生滅然身亦無存亡二五還之

二五何存何亡
心彌六合身僅七尺然身亦不止七尺天性如
彼其大形色何得獨小衆聲連耳衆色連目衆
器連身聲連聲色連色器連器直至天外形且
如此而況心性直是洋洋然嘻譚及此瓦礫糞
土安得不爲之所
當下就是只爭個覺爭個任覺且任無餘事
矣

爲學須有不容已之意方可望成然在得趣
太極圖教人轉看上去見人何以理而生乃知周
生爲幸免世僅以氣聚氣散爲生死而已
人之生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腎
一齊俱到
必也視此身亦若一人死從傍觀之過當甚
不察於彼人固然於此人亦然遇彼人侵犯此
人亦爲彼人不快意其庶矣乎

必也視此身若非血肉究是一團氣視人物亦
然而後德通感合併其庶矣乎
大凡落在言辭便須字樣視貼要在善會假如
止仁止敬止善只是仁而已敬而已善而已非
有一仁敬善又去止之也
保世莫要於足民與化莫先於正樂
問士何爲必曰希賢問希賢何事必曰希其篤
信聖人問信聖何事必曰信聖同天然則希賢

希聖希天乃一齊事似有階級而實無階級先

正且入之說固可繹

憑德性乃合天則意氣易盈易涸變化氣質極難若知德性氣質不隔則氣質可化德性用事

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文中子憂之吁言政者亦鮮矣

蔬糲之食無慚於口綈布之衣無慚於身亦浩

氣所由生也

吾今知八行之始於孝終於耻所關大也聰穎才藝踈於本原終至敗類棄耻者有棄身不以耻風禍世也

吾今知大節不奪者之果難也利害未如毛輒萃靡矣喪元在壑志不可奪彼何人哉

福莫福於聞道禍莫禍於炫長羞莫羞於非分

排之使卑可免非分之位奪之使貧可免非分之財訕之使無名可免非分之譽罪愆既消禳懷亦適

細民譬入亦有分我處戎夷鳥獸亦有愧他處

謹厚之士衆稱矣孔門猶不與也鄉黨自愛無咎矣孟子猶不許也必也學道乎匪是無以立

營營于進矻矻黷財陳龜筴而問得失神其告之乎甚且賄神矣祇貽之怒吁凡事勿貽神怒

暘長徐徐陰長徐徐太和絪緼天道也故拘迫匪以進學和舒所以宅心

昔賢云爾知我知我知匪爾知比爾知猶有爲者我知必不爲矣曰我有未知乎曰未之知也眞我眞知必不爲

世波灸狀若非從事於學潑潦若人學乃無
能撼
既云當行行無停晷既云當止止如截鐵剛者
若是勿云姑且姑且兩字斷送幾多人
聖路顯然聖門洞然聖室燦然欲見聖乎爾
身即是
精注石穿神凝日返忘學似之飯極貪食疲甚
安枕嗜學似之溺入扱岸戰入格虜力學似之

如是方成
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墮
幾露如毫末明者燭殲者斷諸悔杜焉
倚着不化聖學邈矣包函不廣天人判矣
言者以進德而立業聽者以腴聞而藻辭是
以學無成教無裨交無終書曰敬遜務時敏
厥脩乃來

共發編跋

蓋聞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五大曰天地君親師五常之有友五大
之有師猶五行之有土也此豈直搦管
雕蟲鬬奇靡焉賴師友哉曩洙泗以文
會友正以友輔仁仁人心也生機不息
纖翳不黙人人本具此體故以不識一
字凡夫亦可立地學聖奈積染成迷匪

遇真師指授而者察且懵懵乎行習無
當於學脉矣幸際
河東曹先生真切定靜威重坦夷蓋胥自
文清而後直引聖道爲已任者海内毌
指
先生令治淮七載諸所犁然興革湛然氷
澄皆實學也政暇率淮士會講安定祠
中既命禮爲會約士鱗集傾聽乃聽而

疑疑而思思而辨久久諸生彙所問答語爲帙

先生曰余語都忘之矣則何不彙所未嘗語者第

先生以無言而傳諸生不能無言而述此共發編所由請也而

先生望道未見寓於與人爲善之中者如是大都

先生之心貞純篤至環視戴圓履方含生負氣一有不獲其所即殷殷引爲已責

先生之學不立門戶惟自庸言庸行一之乎孔子圓滿充足我經世而一無我心

先生之言不爲可駭可異眼前提醒人人思奮而精爾神理之自溢此何也眞能眞即仁也仁即千古之學脉也

先生留千古之學脉於淮而况鷹揚有會

節孝有會又復爾爾令應

內召行以實學翼

聖明霈寰宇回視化止蕪湖龍翔洽矣茲而後諸生儻以有待而興僚以無待而歎試觀此約此編繙之梨矣得無兩澤相依日以輔仁凛如躬侍函丈求所以不負此生乎斯可不負

先生

萬曆二十六年孟春月上元日淮南門生

譚大禮頓首謹跋

共發編後跋

崇烈從學

曹先生於鄉塾於官舍久矣有言

無言深言淺言耳盈心浹焉大

都憑本體爲流行直達天載

之隱而不離家常倫物之近不

軼矩繩尺寸之纖謂精粗表裏

上下無不渾合也謂古人今人善

美無不可資也謂一民一物無不

可愛也謂毀譽窮通順逆無不

可忍也循之可據可依究之無朕

無際也須得共發編讀之則

先生筮仕之初訓誨淮北人士者大

都亦如斯蓋

先生蚤歲嗜道業已得其要領於

以學以教恒如斯也

先生欿然不自足每謂弟子曰俟

汝輩學成再商崇烈不敢竊謂

學不外此惟日孳孳而已高明君子

當自能辨之

門人呂崇烈頓首謹識

共發編四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曹于汴撰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歴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爲淮安推官時講學安定祠內與門人問答之語其持論多涉元妙如譚大禮問無我相之旨儒與禪宗將無同于汴答云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斯無我相矣然天地萬物亦無相也以相觀天地則如我相矣然天地萬物亦無相也以相觀萬物則如彼其大矣以相觀萬物則如彼其衆矣安能聯屬於我故幻相非眞眞相亦非眞而無相者爲眞夫墮禪者非也避禪者亦非也無眞而未嘗無眞無幻而未嘗無幻無天地萬物而未嘗無天地萬物財成輔相種種現在烏在其禪與不禪云云是坐儒者之臯比而演釋迦之經咒則何不披緇而開方丈也

剩言十七卷

〔明〕戴君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剩言十四卷》提要

剩言卷之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一

吾輩學問先須識所學何事所問何事此處摸不着認不真譬如農夫不辨種子雖復終歲勤劬何益乃事

我輩要做出世大事須是發決定志存篤信心辦勇往力不得以從前耳目聞見恭之不得以此後成敗得失分之只恁地做向上去久之自有個下落

君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不知老之將至孟子之夭壽不二皆各有一件大事超出知譽壽夭之外惟日孜孜而不能已者豈暇外慕

吾輩學問先須認得源頭透徹源頭透徹則有一分工夫即有一分効驗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源頭已自透徹了、故自三十而四十以至七十節次分際、一一有個分曉、譬如人詣京師、出門起步不差、一日自有一日程途、與擿埴漫索者自別、

文章小技也、假使源頭不清、則起承轉合、尚不免於錯亂、何況作聖作賢成仙成佛大事、而源頭不清可乎、源頭者何、一靈真性是也、

我輩日日讀書、日日會人、都要件件在自己身

上檢點、若只一味充拓見聞、周旋世故、徒自疲役一生而已、何益何益、

或問好學之訓、聖門不啻諄諄、然好學之旨畢竟不曾直指出來、豈學之所該者廣、未可悉數、所指者微、未可名言耶、曰固也、夫子嘗稱顏淵好學矣、而曰不遷怒、不貳過、則學之大略可覩矣、然則吾輩不向身心上理會、而徒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緗十二經以說於學何相干涉、

朱晦翁平生從工夫上着力、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須要堅苦四字、王伯安從本體上徹悟、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此心光明一言、乃知聖賢學有宗旨、徹首徹終、與悠悠浮泛者自別、

冬至一陽生、自一陽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陽、夏至一陰生、自一陰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陰、節候次第、絕無凌獵、天地之爲道、猶必以漸進

而況於學者乎、

或問老氏所謂絕學無憂、將不學可乎、曰此爲博學多識者下一轉語耳、顏子博文約禮、是何等學、欲從末由、直是掃空絕跡、非絕學而何、

先儒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說者謂只窮理便已盡性至命、此恐不然、譬如窮得忠之理、必實

實去做事君的事、方謂之盡忠、窮得孝之理、必實實去做事親的事、方謂之盡孝、至於盡忠之極、而君心以格、盡孝之極、而親心以豫、方謂之至命、豈虛虛只一窮理便了耶

何之而非理、不窮理、不知其理也、何之而非性、不盡性、不知其性也、何之而非命、不至命、不知其命也、然未至于至命、不謂之盡性也、未至于盡性、不謂之窮理也

學道有三關、初關覺下手不得、顏之仰鑽瞻忽是也、次關覺歇手不得、顏之欲罷不能是也、上關覺措手不得、顏之欲從末由是也、惟孔子單刀直入、三關俱下、

朱子註學習章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夫此事人人具足、非但後聖不假塗於先聖、卽衆人不乞靈於聖人、何至取先覺之所爲而效之、竊意爲當音謂、言先覺所以孜孜矻矻者、必有所爲、後覺者能效其所爲、則學有把柄、有歸宿、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初者何、眞性是也、先覺覺此、後覺覺此、千古學脉、無出個中、能於此中認識得破、方可與言學

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我輩正不必說不思不勉、且說得的是甚麼、中的是甚麼、每念及此、通身汗下、

顏子仰鑽瞻忽之俱窮、幾於苦空矣、得文禮而始有持循、孔子終日終夜之以思、幾於妄想矣、反之學而始有把柄、今人學佛學道、說空說玄、抑豈知有爲正無爲之妙、形色卽天性之精哉、

有問下手工夫者、予曰、且做探討工夫、曰探討與下手有以異乎、曰探討如問路、下手如行路、曾未問路、何遽行路、

講學之名、自吾夫子始也、然先之以德修、而繼之以徙義改過、是何等體驗、其曰是吾憂也、是何等兢惕、今人乃藉之以標揭門戶、號召徒與、故宜其以講學爲諱也、

明道先生嘗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無我、果能明辨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至哉言乎、其氣何其平、其心何其虛、今之講學者、還有此意否、

宋人之講學、多從身體力行中來、今人之講學、多從齒牙口角中出、宋人講學之弊、不過意見之偏、今人講學之弊、乃至門戶之角立、

王弇洲先生云、今世名豪士大夫、骯髒不利時、則講學、骯髒不得志、則譚禪、要非得已乎、謂此語固勘破人情、雖然我輩向上一着、天機畢竟從困心衡慮中方纔逼得出來、若一向榮華到底、更無些子摧折、譬如蕩子遠遊、迷戀飄蕩、更不作故園風物想矣、司馬子長云、非困厄烏能激乎、予於此道亦云、

剩言卷之一　終

剩言卷之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二

性相近習相遠、習漸除性漸復、

聖賢論性說個帝之降衷猶似高遠說個民之秉彛則最親切矣說個有物必有則則雖欲脫離不得矣說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雖欲不猛省不痛悼不得矣真是步步緊切

孟子言性善實根孔子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然孔子是說陰陽初分造化原頭處先有是善而後成之者性是生而以前事孟子是說成之者性之後此性粹然至善是生而以後事微有先天後天之殊、

氣之靈妙處卽性性之顯附處卽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氣也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一性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一語未免支離破綻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性之本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性之發見巳完完全全盡出個性的真容了何等渾融何等透脫纔着於善便有個不善與之對矣纔有個善不善便有個無善無不善與之對矣乃知宋儒辨駁未免支離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然則性終不可言乎曰耳可以聽言說個聽盡之矣目可以視言說個明盡之矣口鼻四肢亦然若性則窈窈冥冥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形色渾渾淪淪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專管而又安所指名之安所擬議之曰語孟不諄諄言性乎曰亦不過就一時問難之語隨機應接而巳

何曾单傳直指、卽曰性相近、曰性善、亦只是說個大端、何曾說是甚麼、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此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此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小兒問心性何所分辨、曰、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主宰、又問性與天何所分辨、曰、天是無

聲無臭的性、是不離無聲無臭的、

學者纔說着性命、便有弁髦事功土苴民物之意、直是貿貿、夫性字從心從生、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既與天地人物痛痒不相關切、則此中之斷蝕也久矣、安得謂性、試看大學言明德而卽繼之以親民、中庸言天命而卽終之以天地位萬物育、曾有弁髦土苴之意否、

或問、養心莫善於寡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必先有個物在、方去養、方會長、畢竟是個甚麼、曰、此亦難言、只說個大槩、則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的卽是白沙所謂養心先要識端倪、端倪卽是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卽是既悟得這個明白、還要悟得養的訣竅、

橫渠先生云、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

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旨哉言乎、謂盡字有許多工夫在、但作盡性盡字看、自有理會處、非曰聰明之至也、

世界本自缺陷、吾性原自圓滿、吾輩不於圓滿處早尋下落、而偏於缺陷中浪生嗔喜、將無太愚、

世界須大衆撑持、心境須自已洗滌、

或問良知卽是性否、曰、良知是性上發出來的、

未便是性、曰卽是四端之智否、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從良知上發出來的、未便是智、曰、四端既從良知上發出來、良知何以謂非性耶、曰、性譬則無極也、良知譬則太極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卽性與良知四端之說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然則學慮有碍於良知良能乎、曰、否、良知良能、雖

不由於學慮、然而習氣漸深、本體漸蝕、廓清恢復、豈得不由於學慮、孟子此語、特爲學人指點出個本來面目、使人知得丹頭在此、工夫在此、究竟亦在此耳、若云學慮便非、則孔子不戒罔殆乎、大學不言格致乎、卽陽明不惓惓於致良知乎、

只說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良知良能、尚摸不着、說個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加一所字、分明有個在那裏了、學人於此、更能理會出麽、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佛氏虛空頓悟之旨、亦何以異乎、謂此中自有分別、佛氏只主見性、便舉一切而空之、先生雖提良知之秘、然謂之致、已自實實落落、使人向動靜云爲日用事物上、密參密証、還究這點本體耳、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先生致良知方子也、豈

與耽空守寂等哉、

王龍溪先生云、良知覺處謂之復、纔覺便翕聚得住、不致流散、謂之垢、復者陽之返、垢者陰之遇、吾人知復而不知垢、則根不固、知垢而不知復、則機不員、知垢知復、方是太極生生之易、愚謂太極生生之易、卽道家陰陽升降之理、周天循環之妙、特道家有意於長生、謂之交媾、吾儒超出生死之外、謂之弄丸、其實

一而已矣

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紛紛矣、何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之簡至、主敬主靜之說紛紛矣、何如惟精惟一四字之直捷、

人心道心總只是一箇心耳、人心之覺照處、即是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在也、道心之放佚處、即是人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人心在也、

武問惟精惟一之旨、予謂識得一字真、方可與言惟精識得精字真、方可與言惟一、一是至獨而無耦、至極而無尚、至純而無僞、即所謂惟微之道、心自爲氣拘物誘、日習日深、一之本體遂至樊然淆亂、千岐萬徑、不可窮詰、聖人於是授以惟精工夫、使之學問思辨詳審密証、以求還返乎至一之妙、譬之行路然、惟一是究竟歸宿之處、惟精則所由適於一之路也、

人心道心、所爭毫釐絲忽之間耳、於此處參究得透、即是惟精、既參究得透、自然一了百當人心便不足以淆之、即是惟一、

遏人欲即是存天理、非遏人欲之外、更有存天理法也、譬如眼也、去翳即是還明、非去翳之外、更有還明法也、

存養省察雖分兩端、其實存養而省察在其中矣、

戒懼則不墮於昏沉、愼獨則不至於掉放、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工夫未可放鬆些子、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可見本體未嘗澌滅些子、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順而修之者也、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

常淵此逆而修之者也及其至則一也

舜跖之分於利善固也何以却從鷄鳴時分路曰鷄鳴是剝復之關剝復之關正利與善之間也雖然一念起處卽鷄鳴何必夜半之爲鷄鳴而旦晝之非鷄鳴乎

從日用中理會得出便是真超悟從卑瑣處擺脫得淨卽是眞高曠

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每誦子韶

此語可想見孔顏樂處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邵子語也釋氏云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眞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何常不是此意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二語可作下學上達疏義

聖於文者欲於中摘其一句之佳者不可得聖於人者欲於中摘其一事之善者不可得

人生自墮地來知識日開緣染漸甚薰蒸透徹直入肺腑頓忘却本來面目自非猛發念頭漸次掃絕未有不至溺喪之忘歸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意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皆是探本之論

凡物之大者皆以無所不容爲大惟心體獨以一物不容爲大譬如眼也雖萬物畢照却纖芥不容

此道明白痛快歷歷現前然而昧者弗聞聞者弗行行者弗專專者弗久嗟夫行者專者覩昧者亦逈異矣及其無成與昧者等耳曷異哉

或曰章文懿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敢問如何而能與天地同其體用曰必求之天地則終無同之理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則天地萬物都歸吾性中矣又奚止同其體用已耶

或問學人工夫應有漸次絕無躐等敢問入門究竟工夫何事予唯唯子言良是雖然下學而上達恐亦無入門究竟之別昔陽明先生云立志用工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猶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花而後實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幹

想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澆培之功不愁沒有枝葉花實旨哉斯言吾人亦只培養其根本而已

或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教人只是文行忠信以踐履爲實地耳何嘗談及玄遠予謂踐履的卽是透悟的除却文行忠信更有甚麽性命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行遠必自邇故已明白拈出矣

天清氣朗雲淨烟銷人亦爲之快然風雨霾霿星月晦冥人亦爲之愀然所以然者何也人之心體本自清明當其本體則暢拂其本體自鬱耳

陽明先生謂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傲象則處傲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處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先生此語蓋孟夫子動心忍性之旨也要之不

無病在先生以致良知爲學良知爲萬事萬物根本此際直下透徹則一了百當自然觸處咸宜若使舜必遇瞽瞍而後處瞽瞍之物格周公必遇流言而後處流言之物格則天下之物亦紛賾矣一人之身又安能一一而遇之一一而格之哉

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薛文清云吾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銷磨得盡吳康齋語

門人陳白沙曰、夜來爲家僮失一鴨、怒而詈之、遂不覺動氣、治怒胡容易哉、然則當如之何、曰、顔惟克己復禮、故能不遷、孟惟持其志、無暴其氣、故能四十不動、斯亦治怒之標準也矣、

人知記誦詞章爲爲學之末、不知躬行實踐、亦爲學之粗、最上一着、不落語言、不涉跡象、自非上根夙慧人、焉能領略、

六經四籍、治世之書也、除却治世外、應有六經四籍所未發之奥、堯舜周孔、持世之人也、除却持世外、應有堯舜周孔所不及之人、

欲還本心、須化習心、人之有習心、猶金錫之有鉛滓也、金錫煎銷一分、則有一分精光、煎銷十分、卽有十分精光、煎銷之極、至於無可煎銷、本體自復矣、

莊子云、殺生者不死、卽孟子性也有命焉意、

吾師薛天谷先生云、人生以前、心在性中、人生以後、性在心中、此語何等直截、

剩言卷之二終

剩言卷之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三

太極圖將生天生地生人物的道理一一譜出不獨抉聖學之秘抑亦逗玄宗之旨

周子太極圖原天以之人故其言廣大而精微張子西銘推人以之天故其言切近而篤實學者宜各寫一通置之几案時時玩味

西銘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已太極說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原始以要終而已

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後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後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兩篇大文字

顏子喟然一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當與太極圖說並觀參悟

或問陰陽動靜如環無端固不得以先後為言然晦菴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則陰疑在陽先矣而元公太極圖誦動而陽却在靜而陰之前且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五德以仁為先四時以春為首則陽又疑在陰先矣予謂陰陽只一氣耳陰之流行處即是陽非別有陽以與陰對也陽之凝結處即是陰非別有陰以與陽對也故五德雖以仁為先然纔舉仁而義禮智信已全體其中矣四時雖以春為首然纔言春而夏秋冬已蘊崇其間矣然則陰陽之妙豈但不得以先後言亦不得以彼此言

原缺第三葉

截而朱子以爲未免作兩端事聖人不如此說恐未然也

周元公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楊龜山門下相傳只教人靜坐皆欲人從源頭處下手與沿波逐流者自是天壤

此性萬物皆備事理原不相礙我輩只須靜觀而順應靜觀則心無其心順應則事無其事適如其空空洞洞之體矣何礙之有

程子見人靜坐便稱其善學愚謂靜之一字是聖賢入道之階梯凡愚脫俗之寶筏但坐之一字微覺有病靜是如如不動之真體惺惺常應之天機行住坐臥無之而不妙無之而可離者豈專以坐爲功哉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此語固爲極至終不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爲透亮蓋吾人一日十二時中非動即靜動時則不勝紛逐靜時又不勝昏沉若識得動中靜何紛逐之有識得靜中動何昏沉之有孔言知止佛言寂惺道言玄牝其吾人起痾之要藥回生之大丹乎

湛甘泉先生云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予謂識得閑處忙纔可以閑得不然其不入于昏沉者鮮矣識得忙處閑纔可以忙得不然其不流於掉放者鮮矣

靜中自有一段靜工夫三教聖人各有密諦故公孫丑以不動心奇孟子而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若曰空空只一個不動心這有何難即告子先我不動心矣我則有道焉道者何也即所謂靜中一段工夫也在孟子則持志養氣是也

鄧豁渠云專去煩惱垢盡理明此小乘教煩惱即是菩提事理渾融此大乘教只主見性煩

惱菩提俱皆分外此上乘教旨哉言乎關尹子云道雖虎變事則鱉行我輩自是由小乘而大乘而上乘未便一蹴而至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此了手語也初地人習染既深錮蔽既久須是漸漸收攝漸漸調伏久之得個入路乃不爲所汩没也

人知向動中討靜爲煉陰之密諦不知向靜中討動爲廻陽之真機動中討靜是爲歸根靜中討動是爲復命

或問靜中工夫如何做曰雖說工夫大端亦著力不得然則將如之何曰堯舜之允執厥中曾子之誠意正心子思之致中和孟子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便是靜功榜樣

其靜也專故常靜常應其動也直故常淸常靜

蓋一專字直字動靜之旨益透

致虛極陽之所以通守靜篤陰之所以復

蔡虛齋嘗言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覺安便不費力此固虛老得力自證之語要之守靜則虛自致虛致而靜始真是一非二豈得作始念既念岐哉意虛老初時只見得靜後來乃覺其虛耳

羅念菴云周子所謂主靜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莊生所謂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旨哉斯語直將個中真消息了了拈出在人深研而潛會之耳

謂性即理也不如謂理即性也之爲圓通猶謂人心仁也不如謂仁人心也之爲直捷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如何是其心不違仁惟顏子自領之惟夫子獨知之而已

四德以仁爲元固也愚謂仁是統體超然獨寄於義禮智之上不當並列而爲四德也

解仁曰愛之理不若曰生之理菓核之種曰仁以其生機之存耳肢體之痺痿曰不仁以其生機之不存耳天地之仁不可得而形容也

而易以大生廣生名之則謂仁爲生之理誠不易之論矣若愛特仁發見之一端所謂情也指其一端以該其全體可乎且仁亦有以不愛成其愛者如好之必有惡惡之必有威春生之必有秋殺陽舒之必有陰慘是也至昌黎氏竟云博愛之謂仁何哉

仁即是性非性之外更有個仁猶之水即是淵非淵之外更有個水中庸謂率性之謂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悟仁即是性

或問先儒謂切脉可以體仁不知脉是仁乎切脉的是仁乎愚謂此皆不必太著大抵程子之意只見得人之氣脉周流一身更無一息少斷若有一息之少斷則生意更不相貫屬仁之體亦若是而已此君子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

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宋人遂奉此語於壇坫之上以爲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愚謂公亦只是求仁之方耳豈便是直指仁體但世知駁周子愛字之爲窄不知辨程子公字之爲寬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藹乎若陽春之温況乎若醴酒之醇二語形容仁的意思極妙

無元做亨利貞不出無仁做義禮智不出嘗諸

草木必先有一段薰蒸醞釀的元氣在内然後萌芽滋長枝榦茂盛根抵完固不然能自生自長自成否

只一仁而此心之全體大用已完完全全無所不包矣曰恕曰公曰禮曰愛皆仁之流行曰禮樂曰法度曰齊治均平皆仁之充拓故學者先須識仁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心我輩亦不無但聖人

念念充拓得去我輩覺接續不住耳所以孟子有知皆擴而充之之說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得最爲完備仁人心也是指本體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指工夫中間曰放其心而不知求曰哀哉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求反反復復說得恁地悲傷真是婆心親切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仁也只爲私欲錮蔽遂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孔之所謂克己孟之所謂强恕周子之所謂原始程子之所謂公都只是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

仁之於父子也此語亦微有病仁寄體於乾元之先流貫於四德之内覺君臣父子賓主之間微有纖毫非仁自是硬澁行不去譬之四體既已不仁豈能運動要之孟子此語亦姑指其大槩云爾不曰仁人心乎

或問惻隱二字之義愚謂惻是此心惻然不恐處隱是隱微也發於中而口不能言之動於天而已亦不能知之故不徒曰惻又曰隱

仁道至精微却至切實吾輩須是從身體力行處細細理會勿只向書冊上作訓詁語也

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此真知也這一句說得恁地透徹是有宋諸公語錄所無

朱夫子曰忠恕二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

者有學者之用此二語却說得不板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程子解恭敬二字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可謂語不煩而意獨到

宋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敬做恭不出

忠信二字解者紛紛愚謂發巳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無信猶是拖泥帶水語盡巳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語自洞筋刺骨至云自其發於內

而言之則曰忠自其因物而應之則曰信又云盡於巳爲忠形於物爲信遂無復有遺論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愚謂程子葢云必至於無妄而後謂之誠無妄談何容易若不欺特所由以適於誠之路徑耳豈可便謂之誠哉至謂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的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解得最確

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之長是善端之初發見處也予聞元是太極未分之精說不得發見只可說善端之醞釀處耳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夫子極詆之以爲學道卽是學聖人學聖人卽是學道豈得分爲兩個物事愚謂此固探本之論要之子

由之言煞有理會葢聖人是拔萃出類各人做出的品地道是渾渾淪淪自巳具足的性靈學人不從自巳具足的性靈體驗而從各人做出的品地模擬是知迹爲履之所出而遂求履於跡者也可乎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何不及早與回直待他處處尋求件件察識至於力盡思窮而後指示耶曰不然聖人教人直是點鐵成金手

火侯不到未可點也滓質不淨未可點也若
使夫子早先說破則曾子央信不及央不能
言下了悟安望其聞聲卽唯耶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一是甚麽曰纔有甚
麽便不是一人人各有個一在皆可以貫吾
道只要功夫純熟做得到一自然無所不貫
夫旣人人各有個一在又安得舉個甚麽名
之所以曾子出語門人直舉巳之忠恕以名

之

學道之難以無所執得道之難以有所執無所
執則易搖有所執則不化

中庸首篇將大道本體工夫說得恁地完備大
學明德篇不如也

古今言道者有五篇大文字子思天命篇曾子
明德篇顏子喟然篇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
也

剩言卷之四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四

論語記夫子無意而大學言誠意意固有二耶
若云無二又何矛盾也曰誠者純一無僞之
謂也試看此中純一無僞時直是赤灑灑白
淨淨不夾襍些子尚有一意否然則誠意亦
只是完個無意之本體而已固非誠意之外

另有個無意亦非由誠意而造於無意之謂
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處全在遂字遂者無安
排無等待之義所謂第一念是也纔有安排
纔有等待便屬第二念種種思慮種種情識
百出而紛起矣又安能遂通哉

易稱何慮孟云不慮而大學乃曰慮而後能得
將無矛盾乎曰彼所謂慮朋從紛紜之慮也

此所謂慮定靜安止之慮也惟朋從紛紜之
慮盡而後定靜安止之慮生
不遷怒不貳過直與太虛同體莊子所謂虛而
一是也虛而一三字可作兩語疏義
朱子明明德註有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似
不無沾滯然却是學人下手真卩訣其言曰
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未嘗息者卽孟

子所謂平旦之幾希陽明所謂良知養生家
所謂活子時千聖密諦實在於此若曰何不
向未發中尋求恐是上根不思不勉境地未
可爲中知人道也
邵子云人之爲道至於鬼神不能窺測處斯爲
至矣然鬼神不能窺處何在喜怒哀樂之未
發是矣學者誠能致中致和去知去故適如
其未發之體此中自然空空洞洞鬼神烏能
窺之
未發已發不當分看陽明諸公辨之詳矣予謂
分看病在以時言耳譬如草木根荄花萼是
二非一然不可謂根荄是一時花萼又一時
也是故離却未發更無已發離却已發更無
未發猶云靜中有動非離靜而有所謂動也
動中有靜非離動而有所謂靜也玩本文之
字歷歷分曉

涇陽先生謂克己之己對禮而言也由己之己
對人而言也其說固自明快愚謂有一對禮
之己又有一對人之己將無葛藤夫人心道
心原不是二形色天性總只是一陰符經云
天之至私而用之至公佛說一切煩惱爲如
來種可悟兩己字之義（引道釋以闡聖經又[illegible]紫陽之罪人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不是保此血肉軀殼而
已此身合內合外精言之則不見不動超乎

象帝之先廣言之則發育峻極包乎天地之外試觀中庸之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其修凝也何其客所謂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其證驗也何其大而結之以明哲保身則身之爲身保之爲保亦可以悟矣

道家說身心甚精微其說曰身者歷劫以來淸靜自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

有中之眞無也皆進一層說可補吾儒修身正心之旨

樂亦在其中矣此樂與七情之樂同否曰七情之樂緣物而起因境而生此樂不因境生不緣物起即常寂常惺常活常潑那一靈眞體便是所謂樂亦姑指其快足光景如是耳何樂之可言耶

子絕四當是掃空絕跡滌除無餘謂之無可也而記者以毋字當之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以異豈記者之偶疎耶抑別有解耶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描寫得他一個太虛本體至太極中有不與俱絕者存畢竟描寫不出微哉微哉知者何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此方是泯然無復可見之跡方是藏神處沒踪跡方與舜之居深山同一境界非聖之至者其孰

能之

孔子之於顏淵也哭之慟而不以爲過子夏之於子也喪其明而至以貽譏此何以故子夏在情愛上起念夫子從性道中起念其源頭不同耳

何時打破這敬字人以爲東坡譏伊川語也殊不然此正東坡超乘而上語伊川之主敬是戰戰兢兢工夫東坡之打破敬字是活活潑

潑境界合觀之乃見其妙

或問張子厚二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甚矣其難哉子謂恭而安却有個所以恭而安者在孟子所謂根於心生於色睟然見於面盎於背盎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纔有心去學個恭而安早不得恭矣又況安耶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愚謂兩人之惡惡特惡其惡耳原非惡其人也夫且不着人我想又豈著新故想

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此固回賜品地之分然分處不獨在十與二也即所謂聞一自不相同若賜也果能聞一則已當下悟去矣又何止於知二耶

有緣物而起者情識也有超物而湛者性靈也情識則有起有滅性靈則無昧無明

夫子嘗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語子張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云云此豈欲從聞見上用功哉只因世人一向馳逐聞見故將錯就錯於中指點出個擇識闕慎來使其反而求之自心耳擇是誰去擇識是誰去識闕慎是誰去闕慎至此則全不憑那聞見了

此道一落見聞便有扞隔既有扞隔便生厭倦惟默而識之者契悟在象帝之先涵養在綿存之際其悠然會心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何厭倦之有

悟得十分不如修得一分修到一分自然悟到十分

今人輙言了悟若謂一悟便了者不知這個物事既悟乃見其難愈悟愈乃見其難耳

學中知行雖曰知先而行後其實行到知方到愈行則愈知亦可以曰行先而知後

所貴乎慤悟者以庶幾修持之不一也不修則
何以悟爲所貴乎修持者以庶幾慤悟之不
虛也不悟則何以修爲
此事在愚夫愚婦不難於行難於聞在聰明賢
知不難於聞難於行何也愚夫愚婦之緣業
少而聰明賢知之沾滞多也
知行二字原分析不得謂知先行後固失之鹵
莽謂知行並進亦未免混柰譬如飲食是行

知其味之酸醎甘苦是知可云知味在先飲
食在後耶然酸醎甘苦卽在飲食之中非判
然兩截物也又可云飲食與知味並進耶
論語孟子是孔孟當日幾個經驗藥方耳皆因
病而加減一毫執着不得我輩若於言下不
察其脉理審其症候而徒按定本爲刀圭終
亦不得力在
或問孟子知言養氣養氣是切身工夫知言却

似照管他人臧否於已何益而孟子先知言
而後養氣何也曰養氣之爲切身工夫固也
然當時處士横議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若
非胸中歷歷勘得破辨得眞則浸淫衍溢未
有不至於眩瞀狂惑者惟其出口入耳之際
卽有心開膽破之神是故中常有主守常不
亂而至大至剛之體可以直養而無害然則
知言正養氣之得力處猶之正心誠意之必

先致知格物也豈學問之末務哉
孟子闢楊墨目之爲邪說爲淫詞爲無父無君
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孔子於佛老有猶龍之
歎西極化人之稱獨微見其意於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一語而亦未嘗顯指其爲佛老若
不深詆焉者何也曰孔子之道大孟子之學
嚴大故無所不茹嚴故無所不闢是故善學
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善學孔子者莫如孟

子

爲聖爲賢自是出世丈夫事豈腐儒之所能爲有絕世之識有絕世之才有絕世之勇方纔研究得出承擔得下不然其不爲俗緣汨沒異端牽引者鮮矣而世一切以裒衣大帶徐行緩步者當之不亦謬乎

孔子轍環列國席不暇煖雖未嘗有忘世之心却不專爲行道而出觀其言曰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夫子分明爲此一件大事而出彼其身歷七十二邦遍觀在位之公卿大夫與夫在野之異人高士皇皇汲汲庶幾一遇其人而與之故其過武城而詢子游也曰汝得人焉爾乎非但與其得人以自輔也聞楚歌而欲與之言也非但與其出身以共濟也同時惟儀封人知其不必在行道故其出語二三子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後世惟司馬遷知其不必求行道故其作世家於自周反魯之後曰弟子稍益進於去齊反魯之後曰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於適宋曰與其弟子習禮樹下云云則兩人亦夫子知己哉世徒見其不仕無義斯人爲徒之語以爲夫子之棲棲皇皇凡以爲求用計

也不亦小之乎視夫子也哉

剩言卷之四終

剩言卷之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五

記癸丑初釋褐謁見薛天谷座師師曰諸君從此釋却秀才家風矣孟子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且勸諸君不失秀才之心旨哉言乎葢做秀才時於義理上探討得明白於勢利中尚未沾染故其心事皎然如鏡光之未出於匣

今然如原泉之未出於山即謂之赤子之心亦可今去其時十年所矣知昏於得喪而情熟於周旋其有負於師訓實多追憶斯言可勝汗泚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固也然伊尹之志非顏子不能志顏子之學非伊尹不能學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洵千秋知巳哉

我輩講求性命建樹功業此心未嘗不自信得過而謗議叢生彈射突起皆是上天以此檢驗我輩處試冥心而自思之我雖講究性命果能直下承當乎抑猶口角游譚乎果能透徹無始乎抑猶依傍名理乎如是則斥我爲僞學指我爲假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省悟方是出世眞丈夫我雖建樹功業果出胸中成算乎抑猶偶然揣合乎果從性命

做出乎抑猶血氣用事乎如是則目我爲因人成事斥我爲喜事貪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有懲創方是用世眞豪傑

功名與富貴孰重世人富貴之念偏重而功名之念反輕何也生死與功名孰急世人功名之念偏急而生死之念反緩又何也亦不思之甚耳

讀書作人建功立業必先有主宰於胸中乃克

有濟所謂欄柄在手也然㪽理不精見道未徹而自以爲主宰是又爲成心爲偏見其害可勝道哉

惟聖達節惟賢守節雖然有不能守節而能達節者乎有不能達節而能守節者乎

莫尊於君莫親於子可尊可親故曰君子不受役於小體是謂大君不受役於人欲是謂天君能不虧其性是謂天之肖子能不虧其身

是謂人之孝子爲大君爲天君爲肖子爲孝子故曰君子

凡情勝處不患情之不足而患不足於禮凡禮勝處不患禮之不足而患不足於情惟禮可以維情之窮情可以解禮之縛

無親無疎自然不孤此八字可作德不孤必有鄰疏義

處通顯而無驕稺盈滿之態當困窮而無憔瘁可憐之色聞謗訕而無怫欝不平之氣此其人非有得於涵養必有志於大事不得以尋常之品目之

人只知富貴通顯爲我展布之會不知貧窮寂莫亦我發抒之時蓋宇宙間事有非富貴不能做者亦有非貧賤不能做者非獨素位之行宜爾也

學者喫一分虧苦便長一分學問喫十分虧苦

便長十分學問譬之金錫入火愈煉愈精但恐學者不能於此中理會則不免當面錯過耳豈不可惜

困窮怫欝之境正天之所以磨煉英雄富貴逸樂之塲亦天之所以玩弄豪傑能於此際立得脚跟定方不是當塲傀儡

君子坦蕩蕩從戰戰競競中來小人長戚戚從泄泄沓沓中出

天下無一人可欺者亦無一人受我欺者所欺者君子耶我之肺肝固彼所立見所欺者小人耶我之伎倆亦彼所素工

世間最能卑瑣人者莫如婦人女子最能銷融人者莫如達官貴人若能以對達官貴人之心對婦人女子則安往而不恭敬

爲善而人不知謂之陰德爲不善而人不知謂之陰賊吾輩縱不能爲陰德可更作陰賊耶

害人而人亦我害賊人而人亦我賊現受之孽報可喜也害人而人不我覺賊人而人不我知未受之孽報可懼也愼之哉

能割人難割之情方全得眞情能忍人難忍之氣方養得正氣予舊書此以自儆云

閨闈之內與其以和易勝無寧以嚴肅勝堂簾之上與其以嚴肅勝無寧以和易勝

周元公云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思謂理處卽是和處雖微有先後其實無先後之岐

一菴禪師云六經卽一經也一經卽一句也一句卽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讀書者當作如是觀有問陽明良知之學於耿楚侗先生者先生曰此未可向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上論古今人者當作如是觀

吾輩評論古人不能虛心平氣而但以巳之意見漫爲雌黃卽此便是作好作惡便是拂人之性

古人行事有在今日見其不然而在當日實然者有始初者不然而究竟實然者有故爲然而中實不然者有心欲然而實迹不當然者毫芒錙銖之間皆有一段深心可以質天地可以泣鬼神而獨不可以告眼看一尺之豎

儒吾輩評論須是論其世稽其勢察其精神心術之所在不得莽莽騰其口頰也

輕信人之所長者畢竟是長厚之君子輕信人之所短者畢竟是猜忌之小人

侯司徒覇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覇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公結友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吾未之許也夫覇與仲回既往來何嘗不交

友哉然覇之欲與結交仲回之未之遽許交友之義故可想矣今人何易言之

奬借後進固士大夫盛德事然推人正自難孫與公作庾公誄多托寄之詞以示公子道恩道恩慨然復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與公之誄本以希榮翻以見辱亦足爲安附者戒矣然庾公有子如此眞稱無忝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有味乎謝公之言也非獨絕累亦以遠嫌

顏峻起大宅父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薫灼中忽下此嚴冷語使人心骨都竦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嗟夫當桓靈之季災祲迭徵干戈日出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士大夫不務安

攘至計而猶屑屑焉從事無益奢靡不度風俗安得不壞國祚安得不隕耶

對越至尊常多震慴至有舉動失儀言詞失次者此由敬畏之心太甚而親愛之意畧少若親愛意勝則一堂之間藹然如家人父子自然舉動安閒言詞詳悉何震慴之有

近裏着已四字學人一生體貼不盡

自古人有關市之譏而暴者遂因之以攫商賈

有贄幣之通而貪者遂因之以行貨賄古法之爲不肖戶實者多矣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宋人亦曰六經爲奸宄之囊橐悲夫

人有好爲詼諧戲謔之語者非輕薄無福之劣少必側媚取憐之小人士大夫一言一動即不能成模成楷亦何至渫泄滑稽效優人妓婦博人一笑爲也

人家須是有百年未食之報不宜有一旦無妄之福

寡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人以爲英雄之語我以爲市井之譚

謙令儀也而媚者爲之囁嚅跛踖至手足若無所措豈尊而光之意乎儉美德也而吝者爲之慳鄙纖嗇至禮儀若都可廢豈簡而文之意乎是以君子適中之爲貴

寧爲臣朔饑勿爲侏儒飽

與其有過情之譽無寧蒙不白之疑何也過情之譽上帝所忌不白之疑明神所鑒也

蘇文忠公曰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每誦此言使人心凛魄動

拙者有時而壓於巧然造化常抑巧而扶拙僞者有時而篤於誠然鬼神常鑒誠而黜僞人或以其偶然而遂渝其常然何其無特操也哉

入其家而父子兄弟和氣藹然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父子兄弟戾氣𢐀然者此敗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儉素中禮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奢靡無度者此敗徵也以此參觀百不失一

與其爲風流之快士不若爲篤實之鄉人與其爲多才之險人不若爲無才之庸士

我欲上人誰其肯下我者我旣下人誰復肯上我者故亢能有悔謙尊而光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經世涉世之理都該括盡矣

說大人則藐之語似驕穉惟說到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斯非漫焉傲物者比矣少年人輙以凌轢先輩爲能事不知其在我者亦有可自信者乎

人處死喪之際災患之時雖是適然之數要須有一段反躬引咎恐懼不寧之意乃得夫迅雷風烈於人何與而聖人猶爲之必變況人事乎乃有任情恣肆縱酒謔笑而自附於風流名士嗟夫世豈有喪心名士哉

麒麟鳳凰寧能並鷄犬用耶不得之不能爲聖世此宗子相語也夫麟鳳誠不並鷄犬用然麟以振振發祥鳳以雝雝鳴泰假令鳳咮而鷄音麟定而豹噬則不祥物也疇其瑞之

良朋好友自是鉤鎔百行之根本夾持學問之倚杖譬如春行花中風行雨露中自有日受其益而不覺者聖人敘五倫而終之以朋友亦猶五德之不能離信五行之不能離土耳雖然使朋友而僅以資談笑供讌遊已乎則吾未見絕交論之爲過激也

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慽以其有面責而無背

憎也而或者曰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也然則朋友之道宜何居乎子謂大庭廣衆之中當以國武子爲懲晤言一室之內當以劉子翼爲法

晉書稱氾毓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人家自不可無此光景

謝太傅云我常自敎兒每誦此語使人家庭之際一事不敢復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在林下人尤不可無此風景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覽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夫吾輩日與物接淑慝否臧誠不得懵懵無辨然職非史官責非臺省而察察焉務爲譏彈攻發卽偶有之尚且不可况好之乎猶能數語眞可爲拯溺慈航拔幽法錫也

以富貴驕人者鄙以貧賤驕人者倍以文藝驕人者細以道德驕人者淺其失則一而已

薛文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暴雨予續之曰善惡不着一念不生晴空太虛

喜時百念易忽不可無詳愼心憂時百念易灰不可無惕厲心怒時百念易決不可無舒徐心

論語稱民到于今稱之民無得而稱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只說民而不及縉紳士夫以民無意見無黨與耳

吉人之辭寡然愈寡而愈見其有餘凶人之辭多然愈多而愈見其不足

祝允明云得之者學容之者量發之者力予謂量與力皆從學中得來

韓退之之子衮狀元及第然世不知有衮而退

之望重山斗王陽明之父華亦狀元及第然世但知有陽明先生而華名不甚著然則世之流芳垂譽果在科名也耶

敬出於愛則其敬也眞而可久愛行以敬則其愛也和而不瀆然則敬與愛合則雙美離則兩乖

剩言卷之五終

剩言卷之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六

學問有餘則採之不盡經濟有餘則措之不盡福澤有餘則享之不盡此顏之推所以致誠於餘地呂居仁所以諷詠於徑路也

觀於畫見白描淡抹似有似無則賞之見施朱抹綠若綺若繡則厭之見草村茅廬疲驢瘦

鵠則賞之見樓臺金碧車馬文禽則厭之見孤松片石樵子漁人則賞之見名花奇草貴介王孫則厭之嗟乎豈獨繪事然哉人惟淡則悒之意銷文惟淡則讀之神遠甚矣有味於淡也

觀於山群木蘢蓯百卉蓊鬱見松柏焉干霄而傑峙則肅然以敬見梗柟杞梓焉碩大而堅凝則欣然以愛見荆蓁棘茨焉叢附而蔓衍橫挺而側出則慼然以惡或曰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觀同而好惡異何哉曰彼松柏也梗柟杞梓也或以勁挺樹節或以貴重待用皆梁棟材也敢不敬而愛諸惟彼荆棘既匪梁棟之須又鮮櫨欂之適徒負其芒刺使人攖之輒傷觸之輒害是不祥物也方當剪除芟乂無使滋蔓矣但惡之已也或曰如子言獨物理已耶

智廉勇藝清任惠和古人有偏至而無全詣故各成其品格而無歉治水明刑兵農禮樂古人有專門而無傍涉故各効其職業而不虛今也學務通方人必兼才至有一事不知深以爲耻者噫果能通一事也歟哉

雖說尹任夷清惠和其實三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各處不得不然之時即欲不如此亦不可得尹也夷也惠也易地則皆然耳

郭巨埋兒以食母吳起殺子以媚君不情莫甚矣君子不以爲忠孝顏倜之呼王使前嚴光之足加帝腹無禮莫大矣君子可以爲高節乎

肆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泰伯七十二傳首伯夷然則士之所以首出庶物者固自有在矣亦何必兢浮榮於幻世爭甲乙於縣官也

子輿奉喪而痛絕灑涕爲之安流王祥養母而臥氷寒鱗爲之躍出精誠之極可以動山川感異類故曰至誠動物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吾輩畢竟當以子路之言爲準若磨不磷涅不緇惟夫子能之而已談何容易

昔之論士品者曰道德曰功名曰富貴然今之所謂道德古功名之士所耻而不爲今之所謂功名古富貴之士所羞而不齒世道之愈

趨而愈下也悲夫

譚性學人最易流入佛老上去譚功業人最易流入管晏上去然果能爲佛老爲管晏亦自丈夫吾獨厭夫不老不佛不管不晏而猥自託於儒名以欺世者也

吾人最受病處惟襲之一字文字惟襲則陳腐而不靈事業惟襲則因仍而不振性命惟襲則沉埋而不悟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義

人知作文之以改而入妙也而不知作人之以改而入聖何哉昨之所是今日覺其非也則改之今之所是明日覺其非也則又改之刮磨淘洗不遺餘力直至改無可改而猶不已焉有不脫凡近而遊高明者無有哉此湯盤所以銘日新孔聖所以誠勿憚也

予嘗謂後生少年往往掇經史之語供諧謔之

貪輕薄放肆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而薛河東云有舉業者徒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尤令人遍體俱汗

或問聖賢應事接物一一恰好莫是平日講究無遺否曰是何言哉聖賢只是義理精透識見超朗所以縱橫無礙隨措咸宜若一一由於講求則刻舟守株之見濟得甚事且天下

事物又安能一一而講求之

舜之不告而娶文之舍伯邑考而立發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只是源頭乾淨無纖毫私意於其間所以可信獨知可信天下萬世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這是大舜勃然不容已油然不自知的念頭我輩於最相關切人於究讐慽人亦時時覺有這段光景但細細校勘大舜却從天理中發見我輩覺從人情上出來此中一髮千里

宦興太濃則林下耐不得生趣太濃則牖下耐不得旨哉淡也可以糠粃富貴疣贅生死

胡敬齋嘗云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去嗟夫世風愈下行徑愈乖從事身心者究竟流入於功利從事事業者又究

竟流入於空虛悲夫

世味本自索然而人情自無屬饜世路本自坦然而人情自處險戲

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甚言仁義之重於生死耳使仁必在殺身義必在舍生斯與剖腹藏珠者何異龍逢比干嵇侍中文丞相皆所遇之不幸耳夫不幸之遇豈人人所常值者哉

俟命二字可以之淡奔競之心不可以之退豪傑之志故孟子於聲色臭味安佚則命之於仁義禮智天道則性之

巢由非能忘富貴者也舜禹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吾謂忘富貴者惟舜禹耳沮溺非能避世者也孔子乘田可仕委吏可為吾謂避世者惟孔子耳何也能出而不能入與能入而能出者其分劑固懸耳

子夏入見吾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心戰然曰戰尚相持相角未肯即降今入纔見紛華便巳倒戈投矣戰且未能勝於何有

予嘗作富貴箴云貧可富賤可貴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為富可貧貴可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守貧可富富可貧賤可貴貴可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識

過而能悔視怙終者遠矣然悔亦不同有從性道起見者有從世情起見者從性道起見者猛省於宥密為大易不遠之復從世情起見者塗飾於聞見為小人厭然之情

中庸三重篇首言寡過終言有譽蓋未有不能寡過而能有譽者也中間曰知人也知天也夫學問至於知天知人而僅能寡過然則寡過胡易言哉

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

餘而主不聽人皆謂之狂夫韓王信隱處淮陰俛首出少年跨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豪傑行藏衆人固自不識吾獨羨兩人之杜機之深而葆光之固也應龍能見龍潛此其所以為神哉

剩言卷之六終

剩言卷之七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七

人生世上若不向性命上討個着落縱勳業滿世文章滿眼總是空花泡沫其次則莫若於事功節義場穩立脚跟猛着志氣挺然做得幾件事出亦不虛度一生然非從性命上理會得來亦只是血氣用事

爲邦一問顔子豈一丘一壑中人夫子直舉四代制作細細商量是何等規摹

功名富貴人皆合而言之不知做功名者未必能保富貴保富貴者必不能做功名是二非一道德功名人皆分而言之不知功名必本於道德方不墮勢利道德必見於功名方不落枯槁是一非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今書生每云老者自安還之以安而已云云如此亦復何須聖人須知此老旋乾轉坤手定有一段至細至密至切至實的作用不作俗儒扯淡語

篝武之愚自是大機大用覺從來幹濟人太踈回也之愚自是大定大慧覺諸子啓發處太淺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這不爲非只退藏含蓄而已有十分識十分力十分養方能有所不爲

或問任世道與任斯道不同任世道才識力三者俱少不得任斯道才識力三者俱着不得予曰此亦似之而非若說少不得豈但任世道即任斯道亦奚不然若說着不得豈但任斯道即任世道亦奚不然

士大夫不可無自任之心膽不可有自任之意見不可無自用之精力不可有自用之氣岸

觀庸衆者就其跡卽可以得其心觀豪傑者察其心正不必泥其跡何也彼其心跡之間有權存焉安得以待庸衆者待之

所貴乎豪傑者爲其能通權達變也不通權不足以盡巳之志不達變不足以悉物之情不能盡巳之志不能悉物之情而能濟大事建大功者未之有也嗟夫譚何容易哉

雖說士先志官先事其實志卽志其所事事卽

事其所志無兩截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此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意也予謂父子主敬君臣主恩更覺家國君父之間有一段藹然意思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則就之爲君者不可無此虛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爲臣者不可無此小心

心事可不信於妻子而不可不信于君父可不信於君父而不可不信於鬼神

不測之恩不測之威所以駕馭豪傑一定之賞一定之罰所以齊一中人

上古之世有躬行而無議論中古之世有議論而卽有躬行衰亂之世有議論而無躬行然則天下治亂之候亦於此可卜巳

儒術與文學故自不同漢世尚儒術故風俗之淳厚居多今世尚文學故人心之浮靡日甚

用人與用於人者皆宜細辨云

秦任法律漢雜霸道雖非致治之軌在今日人心玩愒綱紀廢弛吏士舞文以作奸武夫偷安而釀亂則所謂法律霸道亦烏可少哉烏可少哉

世之治也有寅共而無黨與其亂也有黨與而無寅共

公議泯而始有清議吾不願國家有清議之名

也清議泯而愈無公議吾猶幸國家有清議之名也

今日昌言讜論充滿公車豈不人龍比而家陞買第去其巳甚之詞化其有我之見皆足以徵信千古流光史冊

善視者以天下之目爲視則其視也周善聽者以天下之耳爲聽則其聽也遠雖然必盡天下之目以視不窮於視乎必盡天下之耳以

聽不窮於聽乎曰非然也不我爲視則視以天下矣不我爲聽則聽以天下矣視以天下是曰天明聽以天下是曰天聰天聰天明是曰至人

時至戰國利之一字淪入肌髓吾道之所以駁雜王政之所以淩夷皆原於此孟子七篇劈首便破他利字此射馬擒王手段也豈但爲梁惠問荅而已哉

王霸之辨不須較量行事要自心術上勘得分明其心誠是卽桓文之舉動可與湯武爭光其心誠非卽湯武之事功亦與桓文共軌未可向衣冠謦欬處看孫叔敖也

漢武帝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險阻貢父注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也師古注曰險阻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漢武雄才大略窮兵黷武貢父之注是也然險阻旣平

我能往敵亦能來豈自固之道乎易稱王公設險則師古之說實人君馭夷良策

古來奸雄舉事未有不借個好題目以傾動天下者曹操劉備以興復漢室爲題目陳勝吳廣以立六國後爲題目項氏以立義帝爲題目七國以誅鼂錯爲題目然則朝庭舉動一有不當將使窺伺之奸投間而起李斯說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其瑕釁而遂忍之愼之

哉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譚數語預决天下大勢後來規模事業直是舉而措之吾輩當天下大事若非先有成筭於胸中皆是嘗試而漫爲耳濟得甚事

天下雖極難處事其中要自有個機竅在既得其機竅尤必覲變而徐圖之使線索在我而

機鋒不露乃爲萬全不然機竅不得而急急焉徒一擊以博名高决癰搏虎其禍未有不烈者也愼之哉

兵之神機無過用間田單之去樂毅隋何之說英布陳平之疑范增其功皆在推鋒陷陣之上

才氣識力自是用世者之所必須但時方未至正以弢藏囊括爲奇時即可爲亦以舒徐委曲爲妙昔韓魏公當國會幕府偶乏人或薦吳璟夙堅挺有氣節公曰璟誠才但包蓄不深發之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果敗又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公誡以韜晦勿露門生曰師夙以直亮見重海内今以此誨某何也公曰衍歷仕久歷任多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竟行其志子爲縣令令之上有長吏長吏之賢不賢且未

可知也而子安能遽行其志哉嗟夫二公誡老於涉世亦老於經世之言足爲才士針砭矣

李行言以性執爲唐宣宗所重至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尋擢爲海州刺史然則性執自幹局人本色耳今人却以此相短何也

羣居而和則吾黨共行其志而小人亦戢其奸私起而爭則小人即乘其瑕而吾黨每罹其

禍此伐木之求友所以相朂於和平沔水之憂時所以致戒於我友也

陽一而陰二陽少而陰多君子與小人爭必不得之數也所以平居當扶陽而抑陰

或問堯之君臨也不必去四凶孔之攝相也不姑宥一少正卯何也曰時使然也極治之世如高堂廣厦雖有風雨亦不虞其漂搖極亂之時如敗屋頹垣少有陰霾急當防其摧折

設使堯居孔之世即四凶不必勤兩觀之誅孔處堯之時即聞人何必碍師濟之班哉

李空同有云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予謂物無菑無瑞無世無菑無瑞但治世念念在天下見菑而不見瑞叔世念念在一身見瑞而不見菑

觀於蝎其螫物也以尾物過其背則回尾而螫之蝘蜓冒其情也疾過其背蝎舉尾螫焉不値而自傷蝘蜓復過之蝎復如之若是者三而蝎用自斃蝘蜓乃姑徐而吞之智哉蝘蜓也以蝎之術還使自螫身不勞而收其功今之爲蝎者多矣亦有智焉如蝘蜓者乎

唐文皇鏟削群雄威行夷夏高麗小夷耳玉輦親征竭九州之力以壓彈丸而卒乃無功致悔何也國小而堅人思致死而我軍萬里馳驅輜重難繼不克而還固其宜也

蘇秦之揣摩揣摩七國之情形也今人之揣摩揣摩今日之時局也噫東有奴西有黠其情形非誠難於連衡之秦合從之六王也何不以揣摩時局之精神而用之

今日内外交病只一心二字爲對症之良藥閣部臺省其心一朝廷何有不可做之事將帥士卒其心一邊疆何有不可擒之賊

利害心太明則無以成大功是非心大明則無

以集衆思

晴明之必有風雨炎夏之必有寒冬日中之必有夕仄此可曰天道非人事也全盛之必有衰頹積强之必有積弱極治之必有極亂此自是人事非天道也詩稱桑土易戒衣袽言人而不言天

人主意見偶偏急與之爭必不入緩或否明與之爭必不入密或觧逆與之爭必不入順或繹如王蠋之諫質長安君裴度之正幸東都李逢吉之救崔發皆以從容當危劇以冷語當危詞以承顔當痛哭較之折檻補牘者心更苦而機更危矣

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輙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賢之薦之於王使治國賦郭進爲山西廵檢使有軍校詣汴誤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曰汝敢論我信有膽力今貸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其人踴躍赴敵大戰克捷進卽薦請官之英雄舉事往往若此覗𨈆𡸇小人睚眦必報者何啻龍伯之於鷦鷯哉

天下事局面不同機竅亦異有不妨昌言正論明目張膽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婉則捜剔廓清之力不傜有不妨含容委曲陽施陰設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直則斡旋挽回之機不神故兵有正有奇事有經有權腐儒烏足以知之

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歎今京師奇衺百出淫巧日兢歌喉沸天羅綺匝地車攻馬同之風恍然如隔世事寧不貽奸雄之竊笑長亂賊之睥睨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此也

七卷終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八

范文正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予嘗佩服此語以爲在先憂後樂二語之上

處江湖之遠而不憂其君者亦有居廟廊之上而憂其民者也居廟堂之上而不憂其民者未有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者也

論宰相者有救時太平之分愚謂天下決裂大壞之禍皆從太平時醞釀得來未有不能做救時宰相而能做太平宰相者然天下當大壞決裂時不患無慷慨激烈之才而患無安詳鎮定之養又未有不能做太平宰相而能做救時宰相者

周墀既入相謂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何權之有愚謂已之愛憎喜怒誠不可以少徇然發言盈庭甲可乙否執持裁決惟政府是賴權何可一日少哉抑澳蓋有懲於時宰之失而姑矯枉焉云爾

宋初宰相嚴重朝士大夫多以緘默希容時王禹偁在楊州常以詩送人之京師有云若見鰲頭爲借問須言棖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先以啓謝執政有云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客但咏蒼苔嗟夫士大夫語默進退惟義是尚何至俛仰希世然誰秉國成至使人以言語爲戒集思廣益之謂何也

爲宰相者不可無不見不聞之幹旋尤不可無共見共聞之肝膽爲百官者不可無共見共

聞之職業尤不可無不見不聞之精誠

將順二字是大人格心之徵權而非所論於臺諫抗直二字是拂士攻心之苦劑而非所論於禹鋐

曹參爲相國淸靜極言合道民以寧謐千載稱之乎獨多其以權鋒陷陣之材果勢壯往之氣一旦而摧剛爲柔刓方爲圓若一無所能人者倘所爲龍德非耶視彭韓之自取誅免

鄭侯之百計僥免相懸遠矣

或謂孔明爲相自校簿書親決罰鍰此但可施之州郡耳相體固如是乎愚謂相天下處創業之時與處守成之時異處軍旅之地與處禹鋐之地異孔明當日直是時地不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彼所自許耳安得以相體拘之

或問天下有道其鬼不靈何也曰鬼陰氣也天下有道則正人君子之氣伸而昏椓宵小之氣奪所謂陽德方亨也昔閩王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鑄寶皇大帝老君像而事之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想爾時宮府內外渾是一團陰霾之氣其不旋踵而亡有以也故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人

世界幾千萬年豪傑幾千百輩其間治而亂亂

而復治成而毀毀而復成成亦只有如許局面如許機竅試取其已試之跡細細理會一一參攷未有不可倣而行之今者譬如醫人治病雖症候百出其大略已具素問難經諸編苟能斟酌而用其方有不取効如寄者哉

天下事須有三不避而後可爲何爲三不避曰不避勞不避怨不避嫌然不避勞不避怨可能也不避嫌難言之哉

士大夫諱橾切之名而以寬和矯之遂至綱紀廢弛風俗玩愒懲狥情之失而以執持振之遂至膠固不通乖戾滋甚不知狥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異橾切之與振作事若近而用殊非析理之精未有不至於悖謬者也

人之深隱者似沉潛淺弱者似坦易輕躁者似敢任推諉者似遜讓自用者似有執覬望者似虛心抑縉紳者似擊强容奸宄者似慈衆

眞僞之分利害懸絶故知人所以安民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行嗟夫俗吏畏客如虎遠士若讎設有告困如子然其人者方將疾首蹙額陽驕避之誰復推食以哀王孫解袍而憐范叔哉

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我不敢以此言爲然京師天下根本而容奸宄潛處其間耶

諮問僚佐須虛心下慮使得悉其所言昔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怪問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夫僚友咨謀乃露長形短至使人臨時不知所言尚安所得集思廣益哉

道德可勦説以驚愚富貴可詭遇以倖取惟功名實實落落非有十分經濟十分識力十分膽氣終必敗壞而無成嗟夫富貴不足言矣

道德世鮮其人求眞才於今日其惟功名之士乎

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不議超遷之法而徒責之以久任恐中外未必蒙經久之益而人才且先受淹滯之苦豈法之平哉羅文莊公曾建白此事以爲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可謂不易之論

唐之選法以身言書判夫選人不於德行才能

而於身言書判不已末耶書判猶可若以身
言則晏嬰以短小見擯周昌以期期不錄矣
本朝出身以經義論策表判官評以才力操
守心術年貌可謂不易之法第在覈實無虛
文從事耳

淡於富貴幽人皆能之淡於功名庸人皆能之
何也幽人自無富貴之階庸人自無功名之
路如是而曰淡烏乎淡夫淡者無畔援欣羨

之謂也中庸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伐檀之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即不淡
也淡在其中矣

先儒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或曰綱紀則誠
要矣文章不爲粉藻之末乎曰凡事自有個
頭腦所謂綱也其間施爲次第自有個節目
所謂紀也既得其頭腦而次第做去久之自
然成個片段與支吾湊泊者不同所謂文章

也孔云斐然成章孟云不成章不達可以理
會矣

作官者只調停世情補湊時局縱使致身公卿
將無負慙衾影

温嶠辭驃騎將軍之命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
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善哉斯言也
今日文武諸臣所宜三復

西京郊社之禮雖劉歆定之而主之者王莽也

東京宗廟之制雖蔡邕成之而主之者董卓
也嗟哉二豎既欲竊弄神器又欲橫據修名
然千載而下數其罪逆莫不裂眦怒齦覺分
臠有餘辜照臍有餘憾雖復明習比夔龍制
作侔公旦奚取哉

孔子墮三都至不可墮處亦止朱晦翁上封事
門人諫亦止此中俱見經濟老手與畏卻者
自不同

唐宣宗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此自是唐宗弘濟經綸手今即不得瑣及州縣至於各省直重地及三輔九邊要害之區亦當倣處分語編集一書恭進御覽否

天下事有一定之謨雖千百世不易惟兵家情形叵測向面屢更昨日之所見施之今日或膠今日之所行用之明日或滯故法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相生則莫可泥無端則莫可測雖然謂無定局則可謂無成筭則不可

圍師必缺非欲以走敵也其必有設伏乎窮寇不追非畏其致死也其別有深意乎今貿貿然曰必缺曰勿追便是大不解事人

漁小群以成大群此士大夫立朝第一義

王倪之爲吏部𠕋省有遺之餅一甌者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郭

文舉嘗窮困餘杭間縣令顧颺贈之袴褶一具使者强置室中衣至爛竟不服二公可謂嚴冷矣有袁毅者在政貪濁餽遺朝貴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命懸之梁及毅敗案驗衆官吏於梁上得絲塵埃封識如故華子魚從會稽還賓客多贈遺子魚都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今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各還其主二公可謂渾厚矣然嚴冷者直是斬截渾厚者終費周旋吾輩趣操宜決寧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晨門荷蕢之流皆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不知自晨門荷蕢視之則當日誠不可爲自夫子視之則當日固無不可爲者若果不可爲又明知之而必欲强爲之豈聖人之審時度勢反出晨門荷蕢下耶觀其言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其意可知也矣
當春秋時功利之習業已入人膏髓而野田古
道猶有荷蕢丈人沮溺楚狂之輩不受名繮
不縛世網超然高舉於烟雲泉石之外記者
敘述井井如圖如繪亦若爲之津津羨慕不
已此豈徒寄慨於共濟之艱蓋亦於熱鬧場
中現一清淨景界其旨固微而婉矣

剩言卷之八終

剩言卷之九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

雖說易以明造化書以道政事詩以咏性情禮
以示節文春秋以維名義其實六經都不離
這個其旨互相發明
易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故易一陰一陽盡
之矣

天地萬物造化無窮都逃不出陰陽二字易以
道陰陽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
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
十四
上古義理未著人民知識未開故聖人作爲卦
爻使人占之吉則爲占之凶則否所謂通天
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如是而已
矣自卦象未易明而文王以彖辭掲之彖辭

未易明而公旦以爻辭申之爻辭猶未易明而孔子又以十翼發之後來楊雄京房伊川介甫蘇子瞻林少頴諸儒紛紛辨難著述愈多而卦象愈晦開物成務之旨愈失矣

易本卜筮之書周公孔子雖發揮許多道理亦自不越卜筮徵義後人謂卜筮特易之一端却欲别尋奥義自謂未畫以前更有最上一着使聖人開物成務之旨反為之晦錮噫此王弼何晏之徒所以為斯道禍也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二語説得簡至舜傳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事苟義理可信即不卜焉亦可矣故曰卜不習吉

宋人謂尚書古文出於古壁者明白易曉今文出于伏生口授者聱牙難讀却疑伏生當日何以難的偏記得易的偏記不得也予謂今文蓋伏生口授其女其女蓋口授之儒生竊疑其女口授時其間字句未必無舛闕舛誤而授者補綴成文摹古太過遂至未免聱牙難讀耳難易之故其以是乎（女子能口授尚書與伏生其齊才更必不至殘闕舛誤且又與女遞傳何獨不省老翁偏能記不能言耶）

或問尚書藏于孔壁豈當日已預知有嬴秦之禍而藏之否予曰此皆不可曉然孔子神人也觀論衡所載始皇欲發其塚見其讖記而止則藏壁之意又何疑乎

禹貢只就禹跡所到之處籍記之以貢耳其實宇内山川之廣貢賦之饒不盡于此故謂之禹貢朱晦翁曰禹貢地理大段不須理會以今日山川貢賦都已不同故理會禹貢不如理會今之地理然今之地理去晦翁之時又徵不同矣如一統志輿地攷等書亦不可不究心也

五經中惟詩與易多寓言其寄旨幽遠其托象

稍微若一一以正言求之則捫燭叩盤之見
耳豈能有所領會哉

或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遜以避當世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高中玄先生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聖人不爲愚謂春秋之微其文隱其義政使人沉思而自得頡悟而躍如耳若直其文顯其義則一覽無餘有何意味安能使人勸懲哉

一部春秋只完得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已謂之五倫書亦可

春秋法天之賞罰者也故曰春曰秋春主生秋主殺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一篇是孟子一篇春秋序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一篇是孔子一篇春秋自序孟子是敘其原孔子是序其旨

孔子作春秋雖曰筆則筆削則削要之只據事直書以其是非聽之天下萬世初未嘗有所褒貶於間也而或以爲道在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甚而謂夫子假南面之權以功罪七十二君之行事無乃剌謬不然乎老蘇六經論鹿門謂其強辭軋正理有以也

予有評風一編點綴風人旨趣頗爲同志鑒賞然于詩之微言與義實未拈出以其微言與義故自說不盡也黃陂吳伯暘先輩嘗爲予

言詩之妙不獨文字試隨手抽得一章細細玩味就中身心性命之秘齊治均平之略名物象數之微皆脉脉可會孔子所謂可興可怨事父事君多識鳥木之名者即一篇中都無不備非謂某篇可怨某篇可群某篇事父某篇事君也旨哉深於詩矣

氓之蚩蚩何必非離騷之怨風雨瀟瀟何必非隰桑之辭東門之墠何必非招隱之作嚶嚶

草蟲何必非思賢之操而一槩以爲淫奔之
詩思夫之咏恐亦未必爾也　此極有理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每誦
此詩不但想見其超然胸次即其弗告弗諼
所樂者何事若只作山情水意理會是看仙
人手中扇者耳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可
以爲遭亂之詩亦可以爲見道之語蜉蝣之

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可以爲刺
時之詩亦可以爲度世之語
天保祝辭其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語天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俾爾
戩穀罄無不宜其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
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語神之福君如此其
盛也而先之以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分明見
得致福有自未可倖承覗後世稱觴獻諛者
何啻霄壤
魚麗嘉魚皆燕饗賓客詞也而魚麗較更雋永
其語意與卷阿篇君子之四馬同
蓼蕭湛露諸篇想見當日君臣一段泰交意氣
千載而下猶爲欲舞況躬承其際者乎
彤弓一篇一則曰受言藏之其典何其重一則
曰中心貺之其念何其眞一則曰鐘鼓既設
其禮何其隆一則曰一朝饗之其賞何其速

乎三代而下此誼寥寥矣
詩中着不得一句道學語鶴鳴一篇却說得何
等周密何等圓透乃知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之說亦屬偏見
季札觀于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而文中
子非之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愚謂周
道盛衰于詩爲備而尤莫詳于二雅即以爲
一部周史可也意季札所聞或偶出周之季

世如小旻雨無正等什故以爲此周之衰耶豈槩小雅而言之哉而文中子矯枉之語又以爲此周之盛則當時板蕩之咨嗟菀柳之相戒南山之究訩安得與鹿鳴天保諸篇同日道也

詩本和平意在言外然亦有反復悲悼諷言不諱如正月十月巧言瞻卬等篇只看他處必積慮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與後世不疾之

呻無端之叫自別故曰小雅怨誹而不亂

無然畔援無然歆羡是息情絕念工夫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還虛栖真地位

魯頌多後辭商頌多壯語周頌三十一篇意義凝遠詞旨深厚歸美之中不乏兢惕頌禱之內每寓箴規王業艱難民生疾苦無不纚纚畢具豈兩頌之所敢望

列周頌于二頌之前尊昭代也列魯頌于周頌之後魯周公之後也鍾伯敬曰夫子明以天子之事予魯殆春秋編年之義可謂特見

不讀漢魏三唐詩不得三百篇之妙得三百篇之妙又可不讀漢魏三唐詩

卦象不明乃有周孔周孔孤行而卦象愈晦矣經傳不明乃有註疏註疏繁多而經傳愈晦矣

一部論語不必說性命却句句說性命我輩源頭不徹却認做就事論事當時子貢是徹的人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部論語聖人雖無所不言其實皆隨機接引因病發藥聖人未嘗自發一言也所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體初不自現霜鐘在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鐘體初無

自鳴

學庸語孟其文義原自渾淪融洽不可得其斷續不知宋人當日註疏何故叚分節析至今遂爲定本自叚節分而讀者往往泥文滯義於本無斷截之中妄生斷截於本無接續之處故着接續虛空着彩好肉剜瘡是亦千古之一厄也不特四書分節尚書亦然想俱宋儒因註解而分之可恨

賢賢易色四語子夏竟將自巳本色一一呈出

其學也即子夏之學歟

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亦無從看出君子全要理會他敏事就正一段精神

孔子一生思狂思狷至其擇壻冶長疎脫不羈近于狂南雍治亂咸宜近于狷一門以內狂狷都備眞是具眼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正所以成其好也能字大可玩

女弗能救與能字分明有許大手叚在冉有曰不能盖非不救也不能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只此一語便是救他絶妙手叚

哀公問社宰我戰栗之對夫子不咎之語都是一樣肝膽

木鐸一言儀封人特地大有眼力宋人謂夫子以萬世爲土亦是祖此意思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古今論者紛紛李卓吾曰

世固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數語眞是痛快激烈如劒戟森羅金鼓震動又令陳恒一番魄喪

子在回何敢死朝聞道夕死可矣二語正好參看

我輩終日怕死只是欲借此軀殼究竟這個物事猶釋氏借無明爲佛性道家借七情爲還丹耳既已聞道自是一了百當此假借者又何戀戀之有故曰夕死可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悟朝聞夕死之義

用之則行舍矣安得不藏聖人亦何以異于人須識得所行所藏的是甚歴又須識得如何行如何藏惟徹的人言下了會

在齊聞韶非獨夫子聞也惟夫子原有這段神情在所以心領神會不覺歎賞之極

樊遲自是聖門高足問仁問智是何等參究崇德修慝是何等修持即學圃學稼是何等感慨論語一編夫子之所以告遲與遲之所以請事者亦不一而足矣此豈尋常碌碌者流哉而朱子很以粗鄙近利四字目之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寃哉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若說舜禹之巍巍爲其不有天下則務光巢由輩其巍巍更出舜禹之上矣其視天下也何其重視舜禹也何其輕須知舜禹別有個安身立命處巍巍獨上而有天下不與焉猶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也

聖賢語意其所以喫緊爲人者不在其實說道理處而在其撥轉精神處即如子張問達直語之夫達也者一段足矣却以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喝起而以聞之非達聳之棘子成謂君子質而已直語之以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足矣却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一句喝起而以駟不及舌儆之皆是翻腸倒胃刮骨刺肌手段後人只作閒辭草草讀過豈知聖賢苦心

朋友不難于婉曲故以切切偲偲告之兄弟每
易于徑情故以怡怡告之皆就人情易失處
提醒也

忘君事仇仲之得罪于子糾者小一匡九合仲
之樹功于王室者大夫子取其大而畧其小
故以如其仁亟稱之

陳成子弑簡公沐浴之請卽不能得之魯君臣
然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再

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凛凛斧
鉞直使陳成子魄奪

使乎使乎非徒賞譽使者直是慫慂伯玉且將
伯玉與千古作個榜樣耳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景伯把公伯寮看得還似
大公伯寮其如命何夫子把公伯寮看得甚
地小

或問夫子語曾子之一貫與語子貢之一貫其
旨同否曰既謂一貫豈得不同但參之一貫
不必同于子貢賜之一貫不必同于曾子佛
氏云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
知意正可叅

賢者避世此身既在世中更于何處得避每欲
以一語發明正難彷彿偶閱内典僧問熙澄
禪師諸佛有難向火焰裏藏身未審衲僧有
難向何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着波斯妙哉

此語可會避世客諦

及階及席皆坐此夫子天地之心也想爾時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曰固相師之道也盖
亦因其偶問而偶荅之云爾夫子則何心哉

顧涇陽先生謂仰之彌高四語顏子之狀夫子
得其髓江漢以濯之二語曾子之狀夫子得
其骨宗廟之美二語子貢之狀夫子得其肉
愚謂論語二十篇句句有夫子之髓之骨之

肉只看學人理會若何耳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眞
大學問大識力人語即吾夫子豈不心折但
子羔尚不能到此分際且非子路使子羔本
心故以佞而斥之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語亦微有病仕學
何時得優纔以爲優便不優矣且學未得優
不仕可也仕未得優不學可乎恐學與仕正

不得分兩截耳
宣尼自具千古隻眼沮溺自是千古異人當時
陌頭壠上兩人並耕豈曾露些子鋒頴夫子
偶然邂逅目擊神傾便已知其非尋常風骨
問津之使明是共濟機鋒豈顧不知而問之
哉乃兩人若慕夫子若惜夫子一則曰是魯
孔丘歟一則曰是魯孔丘之徒歟知津一語
何其冷淡滔滔數言何其睥睨至于擾鋤刺
鎛畧不加盼不惟目中無子路亦並無夫子
又何其飄然高舉也夢耶仙耶幻耶每誦此
文眞如入天台經閬苑覺衣袂巾履之間皆
有雲氣
堯曰篇歷敘古帝王治法而即承之以子張問
政篇然則夫子非獨繼道統也治統亦屬之
矣
或問止至善喫緊固在知矣旣曰知又曰慮知

與慮何别耶曰此說晦翁辨之詳矣大抵知
的是知個下落處慮的是下落處的詳細節
目譬之射者實實知道正鵠在那裡此知止
喻然發矢時左右高下之幾必須審固省括
方能得中此能慮喻至射而中的則所謂能
得矣
不知所止雖慮終無把柄不能慮雖知終不濟
事知是慮之原慮是知之委合之乃能得

格物卽是窮理理之散見處皆是物物之主宰處卽是理如事君便有個忠的理必窮究到忠之極至處事親便有個孝的理必窮究到孝之極至處家國便有個齊治的理必窮究到齊治之極至處天下便有個均平的理必窮究到均平之極至處以至日用身心性命無不皆然此之謂格物

此心原是空空洞洞無邊傍無倚着所謂未發

之中也中便是心之正位纔有所便有邊傍纔有傍着去中之正位遠矣故曰不得其正

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說者徒作學究訓詁殊無意義予讀李見羅先生答劉惟新書遂如聾聵忽振陰霾乍開也其說曰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未易知也聖人提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緊處正是教人知止也知止乎此則不必作家想不必作國想不必作天下想威武不能爲之撓盤錯不能爲之眩而知止矣止則有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漸入止之妙境而睿智聰明從此出矣視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鈌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精神使其返本還原無有滲漏此其所以

爲盡性之學也

道不遠人請問如何而謂之人萬聖千賢孳孳汲汲究竟只完得個人而巳然則遠人似難而實易不遠人似易而實難

君子之道四夫子曰丘未能一焉以聖人之成規成矩豈復有未能之事而自道若此然則如何而謂之能耶識得夫子所謂能卽識得夫子所謂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有個位自有個行這個行卽民鮮能矣之中庸吾弗能已之真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之帝則誠如是又何暇願乎其外耶

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若作兩層道理看便是不見天上月者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與道家之常靜常應佛氏之寂寂惺惺何以異但吾儒明示兩途使人

有所循而入二氏則混而言之令人模索不着所以差別也

至誠何以能盡其性誠卽性之體也誠而曰至性已盡矣何處更着一能字聖人特就其本體躍然處指點個功用出來其實卽體卽用也

剩言卷之九終

剩言卷之十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

孟子說義利處直是斬釘截鐵不沾帶些子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足破千古拘儒之見非但引導齊宣語也帝王治定功成而樂出焉有一代之治自有一代之樂取咸英韶濩之響而奏之齊梁諸君之庭亦大無謂矧時代寥

遠其聲容度數久已莫可彷彿乎唐太宗有言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亦識此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恐未必然孟子不過因事納誨如所謂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云耳若果有囿七十里安在其惠鮮懷保日昃不遑耶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是何等治理何等功化豈尋常世主所能坐致耶然則公劉太王之對謂之曲牖亦可謂之責難亦可

孟子畫滕二策一則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一則曰強爲善而已矣皆是穩着正着舍此雖蘇張設謀陳平出奇亦不能免也然二策須是合而行之缺一不得

王德修問晦翁謂養氣當在知言之先譬如有

尺方能量得天下長短晦翁曰須要識得尺一時問答可謂要言不煩

持其志無暴其氣三教咨諦都不外此

朱子謂知言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愚謂惟無所疑故無所懼此知言所以在養氣之先也

就政知政衆人也見其禮何以便知其政就德知德衆人也聞其樂何以便知其德噫見豈以目聞豈以耳知豈以意見情識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字字下得有意賢能皆俊傑也人但知賢者未尊能者未使爲不在位不知賢者宜尊而反在所使能者宜使而反在所尊亦猶不在位耳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明其政刑如何謂政明曰無偏無黨如何謂刑明曰不僭不濫

仁者如射不曰不中而曰發而不中發之時義大矣哉在射則機關之發在仁則念頭之發

隘與不恭是孟子具眼亦孟子深文其實兩人處不得已時勢自不容不爾要之易地則皆然耳

孟子將朝王以齊王托疾召之而止須知孟子之不往非爲托疾止爲其召耳故後段說不可召獨詳也

滕文根器識力自是齊梁諸君所不敢望覩其聞性道復喪禮行仁政皆鑿鑿即見諸行實非徒浮慕而已者覺孟夫子不無孤負此君在

孟子度脫夷子恁地奇特看他兩人并未會面只借徐子中間作個津梁往往來來豁然頓悟如沉痾之忽醒而躍起也命之矣三字直是言思路絕

或問孟子距楊墨昌黎稱其功不在禹下由今觀之所謂了不異人意耳昌黎何以推而躋之神禹耶曰自孟子道破後今日始知楊墨之不容不距耳當時二子皆負絕世之識絕世之才與聖人分門角立彼其磨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是何等慈愛覺吾儒之愛有差等猶存乎我見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何等脫離覺吾儒之俱立俱達猶存乎人見矣兩人執定主意做得斬釘截鐵自以為一種卓然特立學問初未嘗有禍天下之心無奈天下人聞其風而悅之愈悅愈趨愈趨愈謬其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不成世界微孟子辟而闢之誰復知有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者夫洪水之患顯而易見楊墨之害隱而難知天下惟顯而易見者為力嘗易隱而難知者為力嘗難若是而謂之功不在禹下也豈溢美也耶

不詳說則所約何物故詳說反約是一非二

吾輩行有不得若皆反求諸己此身更何所不正故孟子于反求諸己下緊接以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為其不免于盈城盈野之慘耳然今日盈城盈野之慘正坐不善戰之故又安得起孫吳諸子而將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自是聖賢人靜
中覺照、若自已拂拭得不淨、雖終日觀聽、亦
烏能有所鑑別、
樂正子信善人、定不失身子敖、其從之之齊、不
過爲飲食細事耳、孟子之云、正欲其于忽略
處檢點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這四句是舜盡事親之道的根本、若無此段

眞精神、安能得到盡的地位、
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全要看兩之字、
悅之濟之、是我去悅人濟人也、君子平其政、
則人自無不悅、自無不濟、視悅之濟之者、抑
又宏遠矣、彼置民瘼于度外者、安得口實此
語哉、
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須知先王之惠、何
嘗不在政中、後世之所謂政、則全是惠而已、

傷廉傷惠傷勇、其病根全在可以取可以與可
以死上、若可以無取而取、又何止于傷廉、惠
勇亦然、
禹稷顏回同道、然顏子遭時之亂、聲銷影滅、全
不露些子手脚、眞是遵養時晦、眞是藏身處
沒踪跡、故爲禹稷難、爲顏子尤難、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是何等愁腸、何等苦
行、故宜來聖賢之提挈也、

孟子辨難問荅之文多矣、予謂最奇崛最有關
係者、莫若湯放桀、堯以天下與舜二篇、夫放
桀伐紂、及堯以天下與舜、誰不知之、而萬章
特地問其有諸、眞是奇崛、彼見夫當日問輿
請隧之雄、稱干比矛無不藉口湯武、而子噲
子之之輩、又儼然自附于唐虞之揖讓、則湯
武堯舜、不且爲亂賊嚆矢乎、是必別有一段
話說在也、乃孟子所以荅之、抑又奇甚、一則

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一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斬截何等森凜中間却細細爲之剖晰曰賊仁爲賊賊義爲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透徹明白讀者全要玩未聞弒君及不能二字精神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舉而歸之于天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後世韓退之柳子厚之徒皆有論著要之皆借題立議以各寫其胸中一段創獲之見其實遞傳世及之常不創自禹也帝堯以前後有熊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皆家天下者也至陶唐有虞氏而始創爲與賢之事蓋真見其子之必不能以有天下不得已而禪之舜禹愛天下因以愛其子非可傳之子而不傳也禹之傳啓不過復循家天下者之故事而豈禹之創爲繼乎今謂禹爲德衰也則有熊氏金天氏不得以盛德著矣可云至于堯而德盛耶夫堯舜之德之盛也即不傳賢德非遂衰也則禹之德之非衰也即傳賢德非加盛也

孟子論仁旣曉譬以杯水車薪復申喻以荑稗

五穀章句相承意義亦貫大抵學人自墮地來習氣薰蒸日深日重真心淪喪愈久愈睽一旦欲以平旦之清涼回從前之烈焰真不啻持杯水以沃車薪矣然則將聽其終亡矣乎曰是有法焉但漸漸掃除漸漸收拾瞬存息養日新月異久之到純熟地位自然力大功深安在杯水之不至逢原而車薪之不至撲滅乎故曰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曹交湯文之問、亦儘激昂、九尺十尺、把湯文恁地看得平等、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自恨之極、幾于痛哭矣、孟子一則曰、亦爲之而已矣、再則曰孝弟而已矣、再則曰、是堯而已矣、直十分慫慂也、

小弁一詩、高子以爲怨、孟子以爲仁、孟子眞小弁知已哉、然談笑涕泣之喻、洞心刺骨、即小弁不能自喻到此、所謂劉伊知我勝我自知

則又豈但知已而已也

亮在平日、執在臨時、惟平日信得過、故臨時執得定、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或問人心亦皆有害、畢竟是甚麽、曰饑者之甘食渴者之甘飲、既斷之曰是未得飲食之正、則人心之有害、非亦以未得人心之正乎、人心之正者何、即此心之本體大中至正之極是也、此心之本體既失、則大中至正之極自乖、於是乎且爲索隱、爲行怪、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庸矣、且爲詖淫爲邪遁、而非直養無害之浩氣矣、故曰人心亦皆有害、

剩言卷之十終

剩言卷之十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一

我輩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道與蛸翹蠕動之物何異然宇宙事物皆可意見測度惟此道高遠一毫聰明知識無所用之今且從往昔聖賢名理名言細細參究漸漸開拓乃能領略些子故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已

然之跡也令故則不免於鑿矣

天者積氣也地者積形也故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也形有盡故地包於天之中氣無涯故天包乎地之外地之包於天也若舟之浮於水然天之包乎地也若風之扛夫物然故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若康節所謂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恐亦當時偶然應荅之語非至論也

天之所以包乎地者以其氣包之也朱子曰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又曰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陷下矣故張橫渠謂地對天不過

雖說天為積氣地為積形要之天地總是一氣

只氣所凝結有清有濁而天地從此而分朱子曰天地初間陰陽一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便拶得許多查滓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非在下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蒼玄色也朱子云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黒淬淬地天

之正色也此亦莊子蒼蒼之義然雲淨天空色正青碧亦安在黒淬淬之爲正色耶則朱又謬於莊矣

或問天之上地之下固皆是氣也氣之上氣之下當是何物曰此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矣然晋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氣所以浮天而載地朱子觧之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是亦齊楚之得失耳

朱子嘗言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當是水泛如此不知某時凝結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故水之極濁成地火之極清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夫謂水之極濁凝而成地則於波浪之狀徵之矣謂火之極清凝而成風霆雷電於何而徵之耶胡五峰又言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堙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殻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云云然洪荒迄今不知歷幾許春秋矣螺蚌之殻何得居然獨存乎嘗見石中文理有若草木鳥獸之狀不知五峰見之又何以云宋人窮理有近於迂者此類是也

混沌開闢之說宋儒皆有論辨然支離舛錯往

往而是乎獨取許庸齋一篇明白簡至頗稱發覆其言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伏羲之前吾不知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墳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然

陰陽之運、不能常泰、陰陽之氣、不能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沉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

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至此又成一混沌矣、當天地之混沌也、所不死者獨元氣耳、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塡、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前日之混沌者至此又成一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渾沌者、固以其漸、而由渾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主、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梁山來瞿塘、徵君究心易學、多所透悟、其論天地以爲天地無成毀、止有明暗、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如人夜間睡着一般、雖無知識、然元氣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

停、是以知天地當浩劫之後、雖然昏黑、其氣機呼吸實未嘗停、其昏黑也、爲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茫茫大地、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然天地雖昏黑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雖皆爲之不生、而天地之形質實未嘗壞、至陽生於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第雖開而陽尙微、至寅之時陽始盛、三陽開泰、天地交媾、依

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此議較之紫陽似爲近理要之上古之事聖人存而不論况天地渾沌之事乎聊存而識之以備窮理之一助耳

凡物之轉皆周旋環轉惟天却是側轉

月體常圓初無盈虧紫陽諸公詳哉其言之矣合觀沈括王普吳臨川三子之議此理可謂無復遺蘊括云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普云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耳豈旣死而復生哉臨川云月之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非月之體如是也月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故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見其明之半故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

不見其明之全故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夫月之體自如而人之見有異以其日之所不見而謂月之有晦虧不亦愚且謬乎

月中黑影如桂斧蛙兎之說固荒唐無足置辨或以爲山河大地影子朱晦翁云不是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如鏡子被一物遮

其光故不勝見也、葢日以其光加月之䰟中間地是一塊實的物事故光照不遠而有此黑暈耳此說近是余謂月本陰精黑乃陰䰟月中之有黑影正如人目中之有黑珠若無此黑影恐月亦未必明也何必指爲地影云云乎

或問弦望之義曰朱子解之甚明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

弓之下弦也

瞿塘來先生說日行長短之理最爲透徹其說以爲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而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而月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謂雷天地之怒氣故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恐不然謂雷爲天地之怒氣則雨露爲天地之喜氣耶來瞿塘先生云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震震爲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巽巽爲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極盛却爲陰氣纏綿包褁不得即出所以一出而有聲觀爆竹放銃是也安得

爲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葢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薦享哉故知雷非天地之怒氣也

雷天地之陽氣也所以有火有電光觀仲春始發聲群卉萌放仲秋乃收聲蟄虫坏戶可知其義也

或問雷旣是天地之陽氣爲陰氣所凝結而不得出故奮擊而有聲發揚而有火然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人往往有見之者又人有震死而背書其罪狀者此非有神物以司之耶安得指爲悠謬也曰陰陽造化之妙何所不有即以在天成象者言日胡然而重輪月胡然而重輝雪胡然而六出雲胡然而五彩種種奇怪莫可殫述何獨疑於石斧龍車之

事賈誼之賦曰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窮然則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亦陰陽造化之常耳未足爲異

人皆知北極爲天之樞不知南極北極合而爲天之樞也樞者軸也軸不獨轉必兩頭相綰而後能運動觀門樞車樞可知矣朱子語錄云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也然不曰南極而獨曰北極何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而不隱聖人觀天測象止據其顯而可見者以爲定體故獨言北極而不及南極耳試取渾天儀一觀之天樞之說了然於心目矣

緣來北辰非北極也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并有一星名北辰也只緣人要認此爲極故就其逼近之傍取一小星名之曰極其實極星亦未嘗不動只是他緊挨着辰故雖動而不覺耳而世遂以北極爲北辰誤矣

或問朱子謂天文有半邊在上面有半邊在下面又謂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

隱不見者、爲天之底、語甚奇特、其旨何謂也、
予曰、大端天形欹側、南高而北低、北極浮在
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出地三十六度、是常見
不隱者也、所謂半邊在上面者、其此之謂乎、
南極浮在南邊未坤極低處、入地三十六度、
是常隱不見者也、所爲半邊在下面者、其此
之謂乎、

嘗見重雲蔽天、頂暗而四方明者、多雨、頂明而

四方暗者不雨、百無一爽、及讀朱子語錄、謂
雨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則爲雨、如
飯甑無蓋、其氣渙散而不收、則爲霧、乃知頂
暗者、氣升而雲障之、若蓋然、雨無雲則無以
蓋之也、

雨露霜雪、皆有時而降、惟風旋轉而不住、無時
無之、其無風者、或旋於他處、或旋於上面、都
不可知、故山之極高處、每每多風、御飛輪者、
謂千尺以上、多罡風不可御、是其驗也、

相傳水雹爲蜥蜴所吐、即朱子亦據王參議所
見夷堅志所載、以爲實然、要之雹字從雨從
包、畢竟是陰氣所包裹而成、彼謂蜥蜴所吐
者、或偶然事耳、安得據以爲定理耶、

剩言卷之十一終

剩言卷之十二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一

頃與友人譚及聖學有曰孔子近禪孟子近玄彼其自道曰無知曰無能曰何有其門人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不居然禪宗語乎論養心曰寡欲論養氣曰持志曰勿正勿忘勿助長不居然道家言乎予謂此語良然但釋氏有托離生死之意道家有長生不死之意是猶有生死見也孔孟則渾然忘之自是超出二家

二氏與吾儒其不同者教也其無不同者道也爲其教之異也而欲并其道而斥之則誤道爲其道之無異也而欲并其教而一之則誤教

或問佛氏何以名釋仙宗何以名道曰以字義解之釋者遣釋也色空俱遣是名釋故道者道路也內外經行是名道故然則吾道何以名儒曰字從人從需立人所需是名儒故

道家曰一念不起謂之中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己本來面目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然則仙佛亦儒儒亦佛亦仙

佛家云心不外受名曰虛心心不外逐名曰定心道家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數語皆超超玄箸

三教聖人學問總只原始要終四字盡之孔曰未知生焉知死佛曰天地未生以前道曰父毋未生前大抵此事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先究只今只今灑脫末後灑脫只今自在末後自在歷代聖賢所以超然輕舉不爲生死桎梏者良由生前一切覷得破打得

徹不被情牽不受物縛故能撒手懸崖去來自若

從來皆以佛氏尚無吾儒崇有不知佛氏亦未嘗尚無也今繹其言曰於有爲法界示無爲法而不滅壞有爲之相於無爲法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又曰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趍之則聖果難証又曰所謂二乘墮於無爲廣大深坑又曰若菩

薩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着無爲然則佛氏何嘗專尚無哉至於吾儒語性命不覩不聞語天載曰無聲無臭語大舜曰無爲而治語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則又何嘗專崇有也

壇經云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卽是勢至能淨卽是釋迦平直卽是彌陀方等經云慈悲爲佛眼正念爲佛頭妙音爲佛耳四辨爲佛舌六度爲佛身四攝爲佛手平等爲佛指戒定爲佛足種智爲佛心語皆實際不落空幻然則善事佛者誠能清心寡欲積功累行斯巳花開意樹水淨心池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必禮竺乾瞻龍象而後爲淨土修哉

有其辨才而無其定力不如捧鉢鈍丁無其苦行而有其威儀不如持瓶竪子

學人發菩提心修清淨業須是時時顧諟刻刻存省恐智幢之易折儼戒寶之將沉吾獨惡夫事事無礙之說之爲狂夫口實也

圓覺疏普賢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又云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吾輩於經籍能字字作如是解方有體會

楞嚴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與吾夫子習相遠語殊而旨一

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此即中庸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之義、

朱子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旨哉此語可謂實中探其驪頷、食中啜其乳糜矣、誰謂此老不究心佛乘

儻然無據而事不失眞、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釋氏之微言、何必非吾儒之妙理

天台智顗云、止是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要、愚謂止之與觀、是一非二、止乃生觀、非止則照體何由而澄、觀亦生止、非觀則情緣何自而息、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須知非別有照心、不動之心、即名照心、非別有動心、不照之心、即名動心、

或問何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曰大學正心一章、已自明白透露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忿懥、有所即是有所住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知即是不生其心矣、易之寂然不動、即是無所住、感而遂通、即是生其心、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是吾儒游藝境界、風送妙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摇金、是吾儒依仁景象、

槃山示衆云、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與吾師無隱之旨何殊、

僧問趙州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然曰使、則猶有間也、論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又何使之有、

達觀云、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愚謂除却天堂即是牢獄、除却牢獄即是

天堂豈更有天堂牢獄作對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吾輩於此叅究得透二家之學思過半矣
或問如何是當下認取曰纔呼便應纔痒便搔非有思惟是名當下認取如何是當下承擔曰饑人遇食渴夫遇飲更無等待是名當下承擔

止觀一經是初地方便之門亦涅槃究竟之旨有大雄之實際而無其虛幻無諸經之浩瀚而有其精義
佛乘之有心經金剛楞嚴圓覺猶吾儒之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學庸語孟貫通而諸子百家有餘蘊乎心經諸經透徹而四樹五乘有滯義乎予嘗欲合刻四經取諸家疏義附之爲禪家四書蓋有志而未逮云

淨土論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然則出世大事宜莫如割愛止念乎
朱子云心經既說空又說色蓋欲於色見空耳予謂非說空又說色蓋空卽色之空色卽空之色耳柱下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語意亦然
陳了翁嘗言佛法之要只在金剛經一卷金剛經一卷只在九個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也此九字華言一覺字其字九其物一其物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年過五十卽宜留心早知一日卽得力一日勿復因循獨在心不忘耳想了翁當日自是有得而言之非漫言以欺人者第不知其旨謂何聊識於此以質之於有道人
縉紳以逃禪爲雅致俗士以佞佛爲淨修闕其

園竹林檀閣清凉現前聽其言海溢天悠須
惱頓盡實乃役役私情勞勞名利百慾煎其
肺腸萬緣纏其肢體此正地獄種子安得菩
提善根
宗問問荅機鋒有妙出新語之外者予嘗欲一
一拈出編爲宗門新語一書而見聞有限蒐
羅未弘終未敢草率從事今略舉數語如僧
問先智和尚曰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

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
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象曰
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
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劫來
原不曾蒙蔽汝或問清凉益師曰如何是沙
門所重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又老
宿問一座主曰疏鈔解義何如曰鈔解疏疏
解經宿曰經解甚麽主無以對又龍圖王蕭

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又開口
不得未審過在何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
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
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
甚麽又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又馬鳴大士
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曰汝欲
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曰旣
不識佛焉知不是又僧問清上座曰弟子每

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清曰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僧問馬
祖如何說卽心卽佛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
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又僧問同安丕師依經
解義三世佛緣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
何曰孤峰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
在又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

師爲甚麼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可大師問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良久曰覔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竟又僧粲謁二祖曰弟子身纏宿恙請和尚懺罪僧曰將罪來與我懺良久曰覔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又或問惠國師曰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

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曰汝問的便是第二義又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内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凡此數條固未足盡宗門精義而舉一例百政如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皆香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信哉

剩言卷之十二終

剩言卷之十三

外篇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爲禪宗之說者曰道人修命而不修性爲玄宗之說者曰釋子修性而不修命不知性命二字是一非二存神絕慮自無不透之靈源性寂情空詎有不固之根蔕

天命之謂性即是道家丹頭率性之謂道即是

道家火候

浩然之氣是孟子大丹頭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真火候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儒者以爲不根之譚逼人以爲著巳之務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二語缺一不可上德即所謂全形之道乎下德即所謂延命之術乎然上反易知下反難遇矣

或問谷神玄牝之說、予曰道家言多不明白說破性往借象立名使人參悟其實谷神玄牝、即吾儒虛靈不昧之旨、以字義思之谷即虛也神即靈也不死即不昧也玄牝即生生不息所謂玄關一竅是也今夫虛靈一竅誰獨無之只爲氣拘物蔽故日薰日染日至汩沒而不悟若能去智去故滌除玄覽則向來一竅依舊湛然不昧此湛然不昧處即是生天

生地之本即是吾人下手做處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關一竅須是自家會得、又須是自家工夫到始會得人不能爲之言

玄關一竅說者紛紛在方士尤多舛謬惟李清菴先生說得甚醒快其說云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著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今設一喻令人易曉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人之四大一身線比玄關抽牽的主人比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予曰未能死焉能生

朱晦翁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翕如百蟲蟄誰謂此公不信神仙之學

人豈能無事於心但不必有心於事

瞬存息養每作尋常字面看過細思之瞬屬目、是此神出入之樞息屬鼻是此氣呼吸之戶神屬性氣屬命性命之奥具於是矣

築基煉已自是玄宗首務、丹家紛紛辨說撮要

而言無逾清心絕慾四字、

避暑山中、閒譚鎮日、友人劇論心印經義、首舉上藥三品、予謂雖分三品、經文內云、精合其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眞、又云、神依形生、精依炁凝、而結之曰、三者一理、妙不可聽、則三家相見之旨、於此可悟矣、李易簡註云、合則爲一、分則成三、纔有分合、便判生死、於此理會得透、思過半矣、如何是存無守有、予曰、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無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有也、有因無感而有靈、無因有激而成象、存無以覓汞、守有以制汞、義或然乎、如何是廻風混合、予曰、混合殆卽合三藥而一之乎、廻風混合、殆卽閉闢行火工夫乎、柱下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懃、入藥鏡曰、鼓巽風、運坤火、其斯之謂歟、如何是踐履天光、呼吸育清、予曰、此亦難言、大抵守泰定、則天光發、天光未發、則踐履皆妄、故曰、踐履天光、嗜慾絕、則清氣生、清氣不生、則呼吸皆粗、故曰、呼吸育清、如何是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予曰、當是守泰定而發天光之意、坎中眞陽、是名聖日、離中眞陰、是名聖月、三家之會合旣神、透體之金光自現、其實照無所照、耀無所耀、照耀且無、日月何有、如何是非白非靑、予曰、靑當是龍、白當是虎、靑龍白虎、上仙特藉之以著交姤升降抽添擒伏之理、大丹旣成、則一眞獨湛、諸象皆泯、何靑龍白虎之有、一時騰頰、有如射覆、將無貽口給之譏耶、識於茲以質諸有道、

煉心伏氣、仙釋所同、得藥躭空、仙釋所異、

調琴鑄劒之喻、只是理性之法、若欲掃除習氣、自非拾萬磨楯、努力一戰、安能得會朝清明、

衆人之心、聽命於耳目口鼻、所謂氣使神也、至人之耳目口鼻、聽命于心、所謂神御氣也、神

御氣則生、氣使神則死、
滅聲色心易滅嗔癡心難、滅嗔癡心易、滅浮游
心難、
道德經之綿綿若存、下一若字、妙不容言、復繼
之曰用之不勤、用之不勤、即發明若字之義、
大通經曰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
嘗存也、亦即此義、
未能絶命忘機、且先簡緣謝事、未能吐納搬運、
且先養氣嗇精、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却被風吹落、此二語可
以儆今之言採藥者、
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愚
謂止足豈漫無所爲、抱真守一、如鷄伏卵、如
龍抱珠、功夫更細以密矣、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以習心言也、靜爲之性、
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此以真

心言也、
忘機絶慮、閉息存神、可曰小安樂法、亦可曰大
歇手法、
李清菴嘗言清心釋累、絶慮忘情、予作回文讀
之、情忘慮絶、累釋心清、其味更旨、
念頭不可稍有所著、無論邪萌妄想、即浮游出
入、希聖希賢之想、皆是青天雲氣、
回光返照四字、是道家息氣凝神之寄諦、亦吾
儒遏欲存理之初機、
息之一字、是三教单傳之寄諦、在佛氏謂之息
念歸空、在道家謂之息氣凝神、在吾儒謂之
息心明理、
止念是吾人第一義、然止念亦是大難、嘗試冥
心自照、即一刻之頃、此念何嘗有一息之停、
所以然者、緣染既深、掉放既慣、自非發猛决
心用嚴持力、漸漸撥轉、漸漸降伏、未有能帖

然相下者、

李清菴先生太極頌云、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此長生十六字訣也、

或問烹鉛煉汞之說、予曰此亦難說、大端只是降伏身心而已、曰何謂身心、曰身是歷刼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用、心是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曰如何是文煉武煉、曰這個身心未降伏時須用剛決之心敵之、是爲武

煉、既降伏時須用和柔之心守之、是爲文煉、張平叔有云、兩手捉來令死鬪、煉成一塊紫金霜、武煉說也、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文煉說也、

既濟未濟之說、解者紛紛、獨管蟾子數語最爲簡透、曰水升火降謂之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不交謂之未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不能窒慾則水下滲、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數語括盡乾坤坎離之旨、周天火候之秘、

莊子正是發老氏之所未發、細觀三十三篇、亦是見精神而久生之道、亦是忘精神而超生

之道、讀者豈得專以文字求之、

陰符經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參同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愚謂此固降伏之真詮、嗇守之要術、要之一了百當、則莫若養心、葢心是三者的主人翁、主人翁廓清得淨、站立得穩、三者自然不能搖動他、故曰得其一萬事畢、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

朱晦翁註元公誠通誠復之義云、這個物事流

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晦翁雅不信神仙之學乃此數語非深於神仙之學者不能

且勿道抽鉛添汞試問鉛汞是麼且勿道取坎填離試問坎離是誰噫遊人醉矣杭州是汴州耶

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每誦此語使人興未由之嘆

陳致虛云何謂靈常靜常應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旨哉說靈父聖母悉地分明而盲師俗士妄自揣摩執迷不反寧不自愧愧人

神仙真訣只要辨得真鉛真汞識得進火養符窮取生身處五字括盡丹經千萬言

進火養符毫髮少差危險立至

戊己是徹頭徹尾物事

道德南華自是譚玄之祖不必以神仙之事混之長生冲舉自是方伎之微不必以老莊之學附之

佛印與東坡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句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存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位亦可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愚謂

此事現在眼前豈須尋取吾輩只是姑待一念日復一日斷送一生每誦此書不覺通身爲之汗下

悟真云須知由我不由天又云也知由我亦由天識得由我不由天則急須積功識得由我亦由天則急須累行故知功行二字分析不得

名韁未解利鎖未捐沉軒六賊之魔桎梏萬緣

之內、而曰吾對境而忘境也、吾居塵而出塵
也、是何異燖鷄與脫於湯火、厠蛆希運於天
池乎、
三教聖人都是三段境界、三段者何、曰本體、曰
工夫、曰究竟、本體要認得真、打得徹、工夫要
做得細、煉得熟、究竟則依然還其本體、着不
得一毫工夫矣、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
身佩九翼、開山圖曰、人皇駕六羽駱雲車、出
谷口、此豈盡荒唐語耶、宇宙寥絕、何所不有、
自不得以耳目情量之所及而斷之、

剩言卷之十三終

剩言卷之十四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三

發蒙振瞶、廉頑立懦、未有不得之讀書者、
詩書非糟粕也、昧者讀之、自爲糟粕耳、文章非
浮華也、淺者出之、自爲浮華耳、
人之情憂不能爲喜、哀不能爲樂、怒不能爲平、
維讀書到會心處、憂者忽然而喜、喜者忽然

而憂、哀者忽然而樂、樂者忽然而哀、怒者忽
然而平、平者忽然而怒、
讀書深則涉世之途徑自老、涉世老則讀書之
趣味愈深、
讀書如服藥、藥力多則神氣自倍、讀書久則識
力自高、
窮理致用、是讀書四字箴、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數之表、此龜山先生平生得力語也、既以此自證、復以此教人、吾輩宜大書一通、置之座右、

析薪者必杝其理、解牛者必批其窾、理脉理也、窾虛處也、讀書而不得其脉理、何以撮其言中之要、不於其虛處會之、何以參其言外之神、

聖賢學問、無非欲人收攝身心而已、然未有不

收攝身心而能學問者、故善讀書者、凝其神如伏雞之抱鷇、戢其氣、如黠貓之捕鼠、

湯霍林作門人制義敘、有云、竭凡情而往迎聖諦、以來吾取以爲讀書法、

愚嘗謂孔孟諸子、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異人、四籍一編、皆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以開闢以來未有之異人、留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非夫眼空三界、胸羅萬有者、安能窺其崖略哉、

學庸語孟、一厄於舉業文字、一厄於學究師承、有意思人、須是於處厄中猛求解脫、乃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夫子喫緊教人讀書法、朱晦翁云、逆有從容等待之意、如前途人等待後來人、須是耐心等待、若躁急而向前尋取、則是捉志、非逆志矣、語亦有味、

朱子嘗言讀書、老年與少年不同、少年時精力

有餘、可以從容徐繹、老年來讀一書、直須沉潛反復、研求極至、常恐光陰有限、難得工夫再去理會、旨哉言乎、予謂我輩悠悠忽忽、只爲姑待二字、斷送一生、若能於少年時、便作老年算計、何患工夫不精、學問不進、

讀書膽欲大、心欲細、識欲高、氣欲下、

讀書須要異處看得同、同處看得異、疑處看得信、信處看得疑、

晦菴先生嘗看上蔡語錄其初用紅筆抹出巳用藍筆抹出巳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看他是是何等精研何等體認直接朱泗尸祝千秋豈偶也哉

今後生所以不肯讀書者總爲科名之念太速故取徑甚捷用功甚簡只一部通鑑性理載在令甲者尚經年不一觸手何況其他汎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可謂欲覺

晨鐘矣

山谷與李幾帖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朱晦翁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義然後隨其淺深緩急輕重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方爲得之未可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據胸中也予謂山谷其見高晦翁其心虛有山谷之見方不受書瞞有朱子之心方不受我瞞善學者取途於朱子而造詣於山谷可也

讀牛山篇而不欷歔泣下者必無良心讀齊人篇而不媿恧汗流者必無血性

讀孟子保民篇便當思吾人此心刻刻有發現之端倪刻刻有當用之察識刻刻有遍滿四海之分量其勃然不能自已猶之不忍於觳觫之牛也其茫然不能自喻猶之不解於愛牛之譏也其充然不可圉猶之老老幼幼之

無不暨及也其卓然必有實際猶之制民之産之不可虛文借也若只在齊宣身上理會此諺所稱爲古人擔憂者何益何益

讀歷代諸史但當徵其事不必苛論其文讀諸子百家但當徵其文不必苛論其事六經而下事與文兼該者馬史班書左傳而已

讀書要醞藉厚不可遺一字於胸中作文欲洗汰盡不必留一字於筆下

陶　讀書不求甚解、吾終不敢以爲然、人有稱仲尼兄者、問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敢稱仲尼兄耶、其人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終日撚紙燭而行也、李湘洲先生有云、孔子之稱堯也、曰則天而已矣、天之上有天焉、堯未必能則之、孔子未必能知之、且無論天人、即開闢聖人、如盤古伏羲之流、以之方堯、其分量大小、將有辨乎無辨乎、讀

書者須作如是觀、方是眼空天地、胸羅宇宙、

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

文章家美有萬端、妙難僂指、撮要言之、無逾靈之一字、文之靈者、非聲非色、非臭非味、棲神恍惚之中、得趣筆墨之表、

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圖、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値、發之人馬皆應弦也、黄山谷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文章家能於此有悟、入思過半矣、

文章之妙、雖機局議論、波瀾結束、變化靡常、至其精神、必有注射處、非可泛泛隨手架搭也、

昔黄筌同蜀後主、指示吳道元鍾馗圖、謂道元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本、另作以呈、後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所畫者、眼目意思俱

在第二指、臣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文章之妙、何獨不然、所謂眼目意思、即精神注射處也、

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麗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頳而堆阜、文之依題布景、當亦如是、

文章分際、如棋力酒量、一毫勉强不得、故有一

分醞藉、即有一分發抒、有十分醞藉、即有十分發抒、以庸人而作英雄之語、其神情必不肖、以英雄而作聖賢之語、其氣象亦不侔、

孔子之文渾淪含蓄、使人神遠、孟子之文英爽駿發、使人䰟動、曾子之文、切實近裏、使人意歛、子思之文廣大無際、使人心暢、

可得而指其佳者、非文之至也、以其猶有象也、不可得而指其佳者、則文之至也、以其無象

也、近日會元墨萩所以稍遜前輩者、政惟其佳處多耳、

昔與吾友龔泖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予曰、其惟聲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伏起頓挫、誰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泖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

山惟轉則秀、水惟轉則活、文惟轉則靈、試取史記漢書及古人名篇讀之、彼其滔滔汨汨渾淪磅礴、徹首迄尾、似無復斷續可尋、及細窺其脉理、則逐段逐節、界畫井然、特其起承無跡、轉合有法、長短伸縮之妙、有非深心人未易測度者、晉魏六朝所以遠遜秦漢者、爲其

段落太明、轉折太露耳、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千古新新不已之妙、盡於此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誰謂文章不從古法中來、

劉禹錫云、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語出創獲、自是正理、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韓退之文絕似馬遷、蘇長公文絕似孟子、

韓退之毛頴傳直欲與七十二傳爭雄、徐偃王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方之十表眞堪伯仲以敵矣、

先秦西京而後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卓然

自立於宇宙之間、超然特出於氣數之外、不得以時代拘之、

報任少卿書畢竟出贋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氣骨自不相肖也、

文至六代浮靡已極、大雅淪亡、要之自西京之未東漢之初、如賓戲客難解嘲釋誨達旨等篇固已浸淫萎薾、漸逗駢驪矣、至如仲舒鄒陽皆西京一時之選、天人三策、何其不振、獄中一書、何其不倫、乃知以時代爲賞鑑者耳食之見也

文章起句、最難得佳、唐宋人每以此競奇、如杜牧之阿房宮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李華弔古戰場云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忘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皆突兀驚人、不肯

作循人語、

柳州諸記、皆瑰瑋奇特、超出諸文之上、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韓子蒼云、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予謂得失寸心知、當是老杜晚年自信後語耳、若無老杜之自信、何可無子蒼之自下、

人謂李杜工於詩、不必工於文、老杜姑無論、若李白送任崙遊盧山序及送張承祖之東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森挺奇異、仙氣逼人、使人讀之、飄然如在蓬萊方丈間、豈文人學士所能摹擬。

唐文自昌黎河東而下、其中拔奇領異、淩厲往昔者、亦匪二人、予讀李商隱所作元結集序、異思創格、怪語險詞、怒兕嗔人、開天闢地、直與禹碑石鼓文爭雄千古、沈光作太白酒樓記、亦激昂悲壯、沈鬱振蹈、獨步一時。

古今文字、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脉之巧、出沒變化、不法而法、不奇而奇者、前有孟子、後有馬遷而已。

剩言卷之十四終

剩言卷之十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四

炎帝神農氏、開物成務、萬世永賴、何況當世、史稱其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則炎帝其有遺行歟、恐未必然、軒轅生而神聖、竊意諸侯即共推尚、當三讓固辭、阪泉之野、親帥師而爭之、至敎熊羆貔貅貙虎以與之戰、凡三

戰而後得志焉、則軒轅不且爲簒弑之嚆矢歟、恐又未必然、三皇之事、若存若亡、此等語或出戰國好事者爲之、論世者當別具心眼乃可耳。

四凶之號、始於戰國、萬章偶聞而舉以相質耳、其實鯀非凶人比也、當時四岳咸薦、四岳皆千古神聖人、豈無見而漫爾汲引者、意鯀聰明才力、必度越在庭、師濟輩什百、而其一段

孜孜急急、艱險不避之眞心、又自確然不欺於方寸、是故堯曰不可、四岳曰盍試哉、等之未有賢於鯀者、而惜也剛愎自用、又穿鑿多事、不審於順逆之勢、是以九年而迄無成功、惟其九年而迄無成功、故鯀不得不爲法、而受誅、惟其爲法而受誅、而心事實無所欺、故天亦鑒其衷而佑其子孫、忒乃謂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卽鯀也、此尤荒唐未可信

禹下車而泣罪人、非泣罪人也、自泣也、其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試想此段精神、肫懇惻怛、眞有跼蹐弗寧者、豈爲罪人泣耶、

胤侯掌六師、其權不可謂不重、其責不可謂不專、然權歸后羿、而胤不能早防其微、相居商丘、而胤不能明正其罪、胤亦負仲康首任德意哉、胤征一篇、數羲和罪狀、不過爲其荒迷於酒、廢棄厥職、以覜后羿、則放飯流歠之於齒決耳、又何釋其大而懲其細也、

舊臣靡、其夏后社稷一个臣乎、少康生長有仍勢極阽危、而浞亢殘暴戾、弑戮無遺、少康之不爲灌鄩之壓者、幸矣、而圖廻謀慮、卒還夏祚、竟不露些子鋒鋩、何其杜機之深、而發光之固也乎、惜也其事與姓俱湮、不得與五子之歌諸篇同留天地間也、

伊尹相湯以伐桀、而不聞有叩馬而諫之夷齊、放太甲於桐、身秉太阿、而不聞有流言之管蔡、於桐既歸還政厥辟、而不必有風雷示儆之金縢、伊尹其賢於公旦耶、則時世之趨人心之異耳、

周公之避居東都也、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然則大聖人亦有嫌疑之避乎、非然也、聖人不爲一身計、不如此無

以鎮羣情而安社稷耳、
魯侯濆弑君自立而昭王不能討、朱子謂周綱凌夷自昭王始然昭王南巡不返穆王不能興問罪之師而返諱之周綱之凌夷不愈甚乎乃猶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不審膠舟致天子溺死當得何等罪也
管仲之見用於桓公也雖以高國之世臣而不能有加於其上晏嬰之見用於景公也雖以

諸田之日盛而不能少阻於其間固兩霸主信任之專要之兩公之德望事業亦自有足以懾服之者不然彼皆重臣世執國柄肯俯首從其下耶、
鄭莊與周戰射王中肩罪逆極矣乃復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其辱更甚於射吾不知周君爾時何以遣發此賊然不能矣嗟夫
蘇季合從之謀實當日擯秦上策季不死合從之謀必不解合從之謀不解六國必不亡季之死合從之謀之解人也實天也愚尤惜合從既成六國猛士雲謀臣雨西向而責負周之罪於秦舉岐雍豐鎬之地悉取而還之周不庶幾哉與一匡之烈比隆哉計不出此而僅僅相約以備秦此子輿所以妾婦季也
張儀曰當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事史臣摹其心事以爲儀感季子之成我而姑籍秦以報之

此不情語也當蘇君之時儀真不敢言事彼其合從之謀得之揣摩者已素六國狀如連雞勢如伏弩秦即強儀即竭智爲秦謀其不能引兵而出函谷關一步勢也雖欲不箝口以聽烏可得乎、
王翦爲秦伐楚請於始皇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當時不以爲要挾比至軍楚數挑戰堅壁不出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至軍士相戲爲樂當時不以爲師老行至灞上數請美田宅園池至關又請善田者五輩此雖出翦自堅之策然無饜甚矣當時不以爲貪黷於此想見初秦文罔之寬廷議之慎廟筭之周其一六王而并九有也豈偶然哉

騶衍史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夫深觀陰陽消息則其持論必有原原本本者

矣果迂怪乎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豈無據而言者以爲閎大不經何也況其所謂推而大之者必先驗之小物所謂推而遠之者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所謂因而推之者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衍之必不作妄語人可知矣而惜也其書不傳於世空令人懷想千秋上也

馮驩其三千人中第一俊傑乎焚券不取義利之辨晰矣客散獨留臣主之誼篤矣日中數言曠達之識著矣單車入秦卒復齊相斡旋之機妙矣惜也田文不能汲引而大用之媿同升之公叔文子遠哉烏在其能好士也

以一咲故而便欲斬君之美人頭躄者亦太橫以客稍稍引去故而卒予躄者美人頭平原君則賢矣哉然此躄者不能如毛薛之却秦兵以歸信陵也不能如侯嬴之刎頸以送平

原也不能如黃歇之舍身以脫春申也又不能如李同之身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毛遂之叱楚定從以三寸舌强於百萬師也碌碌罷癃靡所表見空負美人一死美人有知不當復大咲地下耶

范雎蔡澤益當時策士之最卑劣者觀其待須賈一段費却幾許周折直是市井小兒詡詡態從唐舉相持粱刺肥數語抑何其驕矜而

不能自禁也中間伐魏拔懷收韓買趙東取周室兩人雖未必無少經畫然胸中總被富貴二字填塞非真欲以功名顯者懼禍及身先後引退正如小兒攫得一餅復恐有人從傍攘去則逸而走耳豈誠知止不辱者哉

樂毅與管仲齊名賢如武侯自比管樂則毅是何等人品今考其始末初仕魏爲魏使於燕燕昭以客禮待之卽委質而臣於燕伐齊之

後卽墨不下畱狗五歲亦太迂且遲矣燕惠使刼騎代之又畏罪而降於趙一人之身倏魏倏燕倏燕倏趙視其主不啻奕棋然曾謂不二心之臣而若是乎夫子糾小白當時君臣之分未定一兄一弟又非判然兩國仲之事桓又在糾死之後未仁之疑猶且未免焉不知何以爲毅解

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爲列傳今觀刺客傳中若曹沫豫讓凛凛皆千載有生氣人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憚者耳不當同類而並傳之曹沫豫讓之與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

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必爲報仇而死以爲能報恩則可以爲能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則不可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衆人國士異其

報哉必如豫言則桀不得有關龍逢紂不得有比干矣再醮之婦爲其後夫死而尤前夫以寡恩也誰其義之

田單神師惑敵亦近迂夜縱火牛亦近拙其得力處全在縱反間於燕使以騎刼代樂毅耳最不可及者全燕以百倍之師卽墨以單孱之卒相持數載固守不下百計經營卒收奇績乃爲眞將軍耳

魯仲連立譚數言、新垣衍爲之下拜、不敢復言帝秦、檄書聊城、燕將見之、涕泣三日、仰天自殺、彼儀秦輩能與爭雄否、至於功成卻賞、脫履而去、不爲富貴少詘、此豈無所挾、而漫焉以噉名者等子、由稱其爲戰國以來一人、愚謂若連者、蓋被褐懷玉藏器以有待者也、若遇湯文、其必爲伊尹太公之儔何疑

太史公於魯仲連小贊、謂其指雖不合大義、非

也、當七雄龍鬭、秦焰方張、邯鄲之圍、平原新垣衍輩、爭欲帝秦、而連以一布衣、亹亹譚說力持不可、至欲蹈東海而死、謂不知大義者而能之乎

或謂僖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無禮於重耳、負羈身爲老臣、而不能諫、與碌碌者何異、壺餐加璧、私以相遺、無乃自貳於國乎、曰非也、觀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之罪、則負羈豈緘默不言者、壺餐加璧以致禮焉、外亦曰使彼知曹未始無人焉耳、老成謀國、或別有所見、何可輕訾也哉、

始皇之罪、莫大于焚燒詩書、愚竊妄議此一舉也、功與罪殆各半焉、何也、羲皇而下、三代以前、其間聖作賢述、國史家乘、倚相之所讀、伯益之所紀、外史之所掌、記不知其凡幾、至今而烟鎖灰燼、無復隻語之存者、誰爲厲階、則

秦誠不能無罪、然忠質以後、周文日盛、迄乎末季、游譚飆起、其間離經畔道之詞、支離漫衍之語、當不僅富惠施之五車、累洛陽之千兩矣、使非祖龍一炬、其熒視聽而惑人心、禍豈渺小哉、秦亦不可謂無功哉、謬謂當始皇之世、使丞相斯與史官博士斟酌考訂、略倣宣尼删削微意、自六經正史而外、凡出于戰國游說浮浪不根之書、足以惑亂黔首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豈不庶幾哉與長城郡縣之制並功不朽哉不務出此而顔然惟吏是師非秦紀者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于是乎秦之虐始横而坑儒之名所由歸矣以爲罪也不亦宜乎

李斯初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其志非不偉事秦三十年拓地開疆卒成一統其才非不高高豎之謀以爲不可反復持論至于流涕太息

其義非不正只是識力不足以自持智謀不足以馭奸而又持祿固寵戀戀惟恐或失故卒爲高豎所眩而高因得以玩弄於股掌之上矣使當高豎進説之初確持大義力能制則制之不能則委曲以啚之當是時太子扶蘇故在也而又握重兵於上郡有蒙恬以爲之將上郡之去關中非甚遠也籍第令馳一使以客告之正大位清君側是不亦事幾之可爲者哉計不出此而優游不決阿諛取容至爲督責書以與苟免愚哉雖被刑戮亦何怨乎

漢高功臣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獨蕭何超然於走狗良弓之外此非高帝之能忘何亦非何之能相忘于帝而何之客之爲何計者實周也嘗觀其行事其履危蹈險幾于不免者屢矣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

子孫昆弟悉詣軍何幾族自將邯鄲使使拜何丞相益封置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非用説客計多買田宅自汚何又幾族及後爲民請苑倏而怒倏而械繫若傜小兒然非王衛尉侍從容解譬何又幾族然則何之不與韓彭諸公俱滅者倖哉君子以是窺帝之猜毒少恩亦以笑何之隱忍受辱幾于頑鈍無

恥矣、視飄然從赤松子遊者、品何如哉、

淮陰侯之不反古今多爲之辨說者、謂帝之殺信陳平僞遊雲夢一語有以成之予謂知信莫如何、能用信莫如何夫既知信用信矣顧不惟無救之已也且陰爲之謀焉是何心哉帝嘗械繫何矣、王衛尉從容力爭帝爲不懌即日使使持節出何何之力能得於帝奚啻衛尉獨不能慷慨出一語爭耶而依阿唯唯

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勲受無罪之誅誰之責也然何本戀榮固寵人一味只是怕死懼禍及已遑恤其他去陳平一間耳

漢高大封功臣可謂一飯必報者矣而紀信親脫帝阨、視死如歸獨無半通之綸及之當時漢庭諸臣亦無有一人爲信言者豈帝旣尊貴諱及困厄時事抑羣臣無敢觸其所諱耶帝太少恩哉、信蜀西充人予爲西充令時訪問有紀公村子姓繩繩、衣冠振振、益巋然望族也、天之報施何必減於漢之封誓哉、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其摧剛爲柔、詘强爲弱此豈少年無賴子語耶、竊意圯橋老父屠中少年皆千古神物也、跪而納履俛而出跨下皆千古英雄也、非神物無此點化非英雄無此領受。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謁直入坐而平不見

賈曰何念之深也非患諸呂耶平曰然奈何愚謂平非患諸呂也患已之不免於禍重爲漢罪人耳當辟彊請拜呂台呂産爲將平出一言折之呂台輩必無敢覬覦誰實許之者平也呂后欲王諸呂王陵輩皆守高帝約以死力爭使平與勃亦以死爭繼之呂后亦必無敢斷行誰實成之者平也平反復思念使呂后事成我終爲漢室罪人事不成我尤爲

呂賊戎首成與敗皆無可以自容爲之奈何幸賈敎以交驩平勃而呂氏之崩又適在平勃之先故諸呂滅而平適會其成功得以自解免耳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此語誰欺哉

司馬相如當不獨詞人之雄也當時畧定西夷使卭筰冉駹之屬皆爲內附沬若牂牁之地悉歸版圖斯亦韎韐尉䟤之韋所不能數數

得之者矣而史不載其行事即相如所撰著自諭蜀難父老二篇而外寥寥無及焉豈文人不欲以武事見耶抑時無好事者爲之搜尋而論著之故湮滅而不章乎惜也

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張湯爲廷尉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刻深者杜周亦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蓋希世取寵人品之最無骨力最無血性者視張釋之勁挺不回持天下平者何啻鳳凰之翔千仞哉

李廣之下馬解鞍或以爲亦幸而虜不至耳廣之踈略於此可徵予謂當爾時事窮勢迫其計亦不得不如此所謂死中求活也舍此更有何策耶

霍光之廢昌邑王不無遺議予謂其可議不在廢之之時而在立之之日昌邑在藩邸時舉止乖戾中外所知觀中尉王式之諫尚赧焉有忝候服况於九五大統光顧命大臣不悔求明聖有德之人而立之而苟且冒昧反覆其手無乃以人國倖乎史稱光爲人好權矜氣玆舉也無亦心知其不副姑置焉而更廢之更置之以自張其威柄乎若是則不忠不

知則不智。兩者吾於光、不無少疑云、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也耶、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爲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及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以獲封爵。可謂直破小人鬼魅情狀矣。然考桓

帝始褒崇梁冀、時使朝臣共議其禮。胡廣等誦冀功德、以爲宜比周公、而瓊略示裁省、請令合食四縣、比於鄧愈。夫瓊一時名士、使誠不可、即抗言糾正、如張廷尉之不拜嗇夫、公仲之不與歌者田、豈不偉哉。而依阿淟涊、斟酌季孟之間。此所謂伍十步百步之分耳。使周永還相詰問、不知瓊何以置對、

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爲貧人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乃於殿前作糜、施之、或曰、此雖非王政大體、其愛民一念亦有可取者。予謂王政之所以崇大體、非獨以執要去煩而已。正以紀綱名分、全藉此一線維持。若一切委而棄之、則天下豈復知有冠履之嚴等威之辨哉。子產鄭之大夫耳、溱洧之濟、孟子猶不滿焉。況天子哉、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於儒者何似乎、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或謂魯兩生稱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何言之易。予謂文中子非必指禮樂之精蘊要亦自其氣數聲容言之耳。當時禮壞樂崩之餘、先代制作已茫然無復可考。孔明以絕代聰明、其於周官世府之所藏、太史伶倫之所

紀必有詳考其制而妙嘶其解者而所輔相者又能準奕葉非若篡逆之魏狡獪之吳不可以告宗廟而格神祇者比使其不死而漢祚終復制作事新洋洋纚纚不庶幾與三代爭烈哉蘇子曰禮樂之卒以不成者非其材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得文子之意矣

文中子可謂隱不違時通不徇俗者矣方其詣

闕獻策身任太平此豈貿貿漫言爲富貴謀者哉弗用而歸著書自娛累徵不起庶幾乎進禮退義之君子矣而或者以爲隋文方黜儒術通欲鼓瑟齊王之門自取黜辱非席珍待聘之道也不亦淺之乎知通者耶

王通之續經也楊雄之擬易也說者咸以爲僭而罪之夫希聖希賢自是儒者本等事即其學不無醇疵要之其出言爲楷肆筆成書也曼曼時流萬萬矣何僭之有世道交喪禮樂不典其間踰名犯分敢於僭亂而恬不爲怪者不知凡幾何獨於聖人之學而使人趦趄囁嚅避僭逆之名甘暴棄之實哉故數子者議其未醇則可譏其爲僭則不可

華歆管寧耦而耕有遺金於地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定華管之優劣愚謂兩人雖有視不視之分其見有金一也其爲矯

情徇物亦一也何優劣之有

馮道販國老賊歷官四姓身事十主王荊公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近世李卓吾亦附其說而極稱之予謂論人者先論其大譬如失節之婦朝孫暮李縱使所至之家在在安和人未有不鄙其狀而羞之者使遇漢祖唐宗能免丁公之斬德彝之誚耶

陶靖節在彭澤纔八十餘日嘆曰吾豈能爲五

斗米折腰、卽自觧印綬去、此等人、直是心地高潔、絕不拖泥帶水、其實胸中經濟、未知何如也、

陶靖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怡然自得、旁若無人、蓋不獨有隱趣、兼有隱才矣、今人卽有此趣、能做此事否、

晉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以爲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恭、一時自喪之患小、王何流弊、異代迷衆之罪大、此與孟子好辨篇語意大同、皆足斧鉞千秋、拯救萬世、

何曾侍武帝晏、退語諸子、謂帝無經國遠猷、惟說平生常事、殊非貽厥孫謀之道、且指諸孫曰、汝輩必及於難、然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奢靡暴殄、恬不爲意、迄乎子邵孫綏、汰侈尤甚、則所謂貽厥孫謀之道、何其明於責主、而暗於自責也、其不數傳而子孫駢戮、靡有孑遺、所謂自遺伊戚、非耶、

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侃此事無乃太癡、大丈夫卽不欲過爾優自有多許當習事、何必乃爾、然侃亦聊以媿夫清談廢事者耳、果徒習勞乎哉、

劉胤爲郭默所殺、王導以默驍勇難制、欲以爲

江州刺史、討賊之義、謂何、而猶曰遵養時晦、何其怯耶、陶侃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默殺宰相、便用爲宰相乎、此其氣固已吞賊矣、其兵出而就縛也、宜哉、

庾翼薦桓溫於成帝、以爲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而至於殷浩杜乂方負時名、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此眞英雄語也、以視深源、不起當

如蓍生何之語、便覺腐氣、

剩言卷之十六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五

隋唐之際群雄蠭起、各據一方、惟竇建德舉動煞有懷仁仗義氣象、聊城之捷、生擒宇文化及、先謁蕭皇后素服哭煬帝盡哀、存撫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及隋官而斬之、此其地歩固已占得極高、及每戰克城、所得資財悉分

將士、妻曹氏衣不紈綺服役婢妾才十餘人化及所得隋宫人千數、即時散遣、義利公私之間、又何其見得分明也、惜也虎牢之役、不聽凌祭酒策、顧小信失大事、竟爲秦王所獲要之舉動正氣、不作鼠竊狗盗態、建德亦高光之儔哉、安得以成敗少之、

唐之得天下也、李靖功最多、漢之得天下也、韓信功最多、然唐祖初定京師、以靖嘗自囚上

變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以私怨殺誼士乎唐祖釋之漢王之入蜀信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物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兩公功烈同前後事亦相同愚謂兩公固自英雄正惟聞言立釋者抑復英雄耳

王君廓無賴子耳唐祖東都之戰廓以十三人破賊萬衆此今古所無愚謂此十三人只是敢死拚命一往不廻耳豈有他謬巧哉太宗嘗語侍臣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過相如哉觀此語可想見當日提十三人破賊時也

李勣夙以忠力著聞太宗嘗親爲剪鬚和藥以愈其疾又令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恩遇最優渥矣後屬以太子曰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然昭儀之立長孫褚遂良韓咸守正力爭而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使武氏立而唐祚幾覆勣亦大負太宗哉忠力夙望謂何

李勣疾革召弟弼屬以諸子使愼察之曰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本傳云未幾子敬業反卒夷其族殆若深爲勣惜者然敬業非反唐反叛唐者耳至今讀討僞一檄凛凛義氣千古稱快其爲勣光榮多矣何必帶礪之盟世世無失而後爲世之不顯也哉

房玄齡初杖策謁秦王於渭北一見即如故舊共參大計張良兵法爲他人言多不省及遇漢高語輒稱善古來明良相遇皆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非獨其臣不自知即其君亦不自知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天也

魏徵之失、不在委質太宗、亦不在不死建成之難、而在不能勸建成早辭潛邸、退就藩服、反勸其早除世民、以速其亡也、至語世民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尤絕可笑、夫以世民之神武、又有房杜虞薛李許諸人爲之輔、建成卽有謀、恐摧枯拉朽、禁門之血當不待於後來矣、

岑文本位致宰相、不殊寒素、有勸其殖生産者、

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何復事生産乎、愚因憶乙丑冬在京師、訪江夏賀對揚司業於旅邸、所居環堵蕭然、惟餘圖書數卷、司業曰、吾始爲諸生、餼廩於庠、家大人喜溢顏面、謂他日庶幾從明經得一官、可以結局、後擧孝廉、爲應城諭、益大喜過望、當爾時豈謂復有今日、如是

而猶營營更生他想者、不謂之失其本心耶、予聞而嘆服、嗟嗟今人畔援欣羨、無復饜足、都只從進歩處懸想耳、繹二公之言、不亦可以少息已夫、

文皇嘗云、願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嗟乎、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此何等事哉、而猶謂損少過微也、將誰欺歟、抑文皇之爲此

語也、其有赧心於往事夫、

郭子儀單騎見虜、千秋偉之、予謂子儀定先有一段絕妙作用、使虜相信而不疑、乃單騎往耳、不然輕身委敵、不幾爲暴虎馮河之徒也哉、蓋予於渝州之賊、身試之矣、

令公窮奢極欲、正與鄭侯買田宅自汚意同、而致堂胡氏乃致疑焉、何也、

裴行儉嘗與突厥戰、旣立營、亟命徙高岡、比夜

風雨暴至前營水高丈餘衆駭嘆問所以儉
曰自今但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愚謂此
語說得絶妙前知風雨此亦易事耳若明說
出則有何味惟云云乃驚猶神明矣
白居易繫意聲歌放懷文酒似乎柔情膩骨者
予觀其奏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或未俞輒曰
陛下誤矣上爲之變色所獻虞人箴義正詞
嚴字字峻凛不進其君於古帝王不已此何

等肝膽哉意聲色文酒之娯亦姑借爲以寄
其牢騷慷慨之意云耳
武后讀李敬業起兵一檄謂左右曰此誰爲之
有如是才而不用亦宰相之過也初郭元振
爲通泉尉所爲多不羈后召元振詰問既與
語即器其才因索所爲文得寶劍篇大奇之
即進位奉宸監后雖淫狐然能有此鑒賞亦
大可人也哉

尉遲敬德晚歲閉居修餙池臺學延年術張子
房既佐高帝定天下即辭去從赤松子遊英
雄結局往往若此非獨善處功名之會也
李鄴侯張留侯皆神仙中人也然漢高欲易太
子良用四皓計定之唐宗欲易太子泌以苦
詞固爭之兩人功在國本亦偶相同
肅宗賜李鄴侯之句云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
衣此可謂富貴神仙矣然天下那得有此便

易事嘗爲掀髯一笑
朱滔之攻貝魏也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
其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
洺引兵會之時兩軍尚疑未有堅决而抱真
竟以數騎直詣俊營叙國家禍亂天子播遷
因持俊痛哭俊亦感動悲不自勝指心仰天
嘆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約爲兄弟連營
合進大破滔軍嗟夫至誠待人即胡越可聯

爲肉骨狙詐御物即親戚亦化爲讐仇抑以見抱真英雄舉動磊磊不凡與齷齪書生跼蹐利害者奚啻千里

唐憲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此群小欲害善人之言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此語可謂詞不煩而意獨到

劉蕡落第至使登第諸公自謂厚顏且願回上

所授以旌蕡直則蕡亦不可謂不榮矣奚必題名雁塔看花長安而後爲得意哉然李郃推賢讓能不以巳之登第爲榮而以蕡之落第爲愧則郃亦賢者哉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從此生事因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竊疑璟賢相也靈荃功果不世豈得以黷武之慮而故抑其賞無乃非激勸邊圉之道乎及觀他史載默啜擊拔曳固破之歸不設備拔曳固迸卒突出斬之是時郝靈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默啜者非靈荃功也璟特不欲明言以傷中國之威耳而靈荃至痛哭而死胡不自度也耶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之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予嘗妄意今日兵弱已極猝有警至招募借援毫無實用莫若令九邊附近郡縣及河北三輔重地一訪抱真此法設誠力行不二三年所獲精銳何止數萬但所謂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此法難以徑行當有可商耳

世傳宋璟鐵石心腸至其爲梅花賦乃轉覺嫵媚何也予獨以爲不然觀其賦中云擢秀敷

棼冰玉一色胡雜遝於衆草又蕪没於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栖跡隱深寓形幽絶恥隣市廛甘遯岩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慾凄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無悄結諒不移於素性方可儗乎君子之節然則公之高懐勁節固已隱然流溢於楮墨間矣何曾有此子斌媚氣耶

盧懐慎與姚崇同居政府崇號爲一代賢相慎不免伴食貽譏千載而下論者但原其清謹儉素不媿亲牟之風而不知其匪懐折節每事一聽於崇曾不少掣其肘以覗休休之徳量殆庶幾矣使崇措一事於前慎復規一策於後十年九收一國三公其不至敗乃公事者幾希故盧之清謹猶可能也其虚已以成人之美不可能也而以伴食譏之甚矣其無識也

有姚崇之精覈故懐慎得以遂其優游有竇參之通敏故董晋得以成其逸預然無懐慎則姚崇亦不得以盡其才無董晋則竇參亦不得以舒其志四賢者跡若相反而實以相成者乎

剩言卷之十七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六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愚謂此皆英雄欺人語也趙普嘗云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負之則太祖何不以責質者自責耶噫非獨宋祖也唐祖嘗詢封德彞

矣漢祖嘗斬丁公矣英雄伎倆大抵略同

趙韓王嘗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今願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語何其鄙俚真未夢見論語在也予嘗令於巴渝有學博寗君者爲予言曰趙普何嘗有一字肖着論語也耶陳橋之變蹤跡詭秘曾知譎而不正之語否遣吏市材營店規利曾知見利思義之語否私庇堂吏飾說瓜金曾知事君勿欺之語否渝金匱之盟倡巳誤之說曾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利口之覆邦家之語否致德昭之死成廷美之罪曾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語否以私憾誣馮瓚私態寘盧多遜曾知犯而不校以直報怨之語否數語皆深文手段當令韓王俛首輸服寗忘其名關中人亦有韞藉士

李燾作趙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

與普忿爭夫普當時逃於人非卒莫逃於鬼責可畏哉巧弄機權人能無凛凛

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曹翰武人也乃能作此語耶讀之千載生色

太宗嘗問李繼隆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李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之也愚謂此千古制夷之上策蓋羈縻即所以制之矣雖然羈縻亦譚何容易耶

曹彬、宋之名將也、然謂之名相亦可予嘗讀彬傳、其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入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但諸君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是何等心術李煜既詣軍門請罪、遇以賓禮、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勑數騎待之宮門是何等肝膽方其總師以行太祖許以既克李煜即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而上果以太

原爲言是何等神識、上既吝使相之命僅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何等雅量其從全斌破蜀也諸將爭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其先爲周使吳越也致命即還絕不受其私覿是何等節操既已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是何等恭謹傳又載彬周歲時其家以百玩

羅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然則彬之具將相品也、夫豈偶然也哉、

太宗之欲相呂端也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予觀端之相業徽美種種未可枚數其大者如奉太子踐祚必捲簾審視而後降階率群臣呼萬歲李繼遷數擾西邊軍士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議誅之端聞力持不可備陳其說帝撫髀稱善曰微卿言幾

誤我事斯非大事不糊塗之彰明較著者耶然愚不難呂端之不糊塗而難帝之知端端勝於廷臣之知端與端之自知也

寇準奉帝親征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殺虜將撻覽當是時虜奉書請盟準不許使者往來益數準意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以解斯不亦有宋千載一會庶幾與漢唐盛時比隆哉而宵人譖之謂其幸兵以自取重準不

得已許之嗟夫
王旦宋室之賢相也予觀公本傳其許丁謂沮王欽若抑劉承規汲引名賢絕不使知如寇準嘗短已反力薦之且引以自代是何等識度澶淵之役約期請立太子契丹乘上出請歲幣外別假錢幣以覘我虛實旦即於歲幣三十萬外各以三萬予之而契丹大慙西夏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不可旦請勑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夏人自來取之而夏人心折是何等經濟却玉帶辭治第不爲子孫置買田宅是何等節儉其諸徽美未可枚舉獨天書之議不能執持到底遂以美珠之受爲千古未白一案予以爲旦賢者也豈爲數顆珠遂壞生平觀其斥陳彭年條目謂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瞋目勑取紙封之則旦豈所意曲從者或者反復思之以爲此事上世帝王亦有行之者且杜鎬所對聖人神道設教又似有理故不得已而聽之夫豈以美珠故哉綱目書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書異端之銜醜之也無乃太苛刻乎春秋雖責備賢者恐書法亦不然

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嘗曰秦檜誠實愚謂世間鄙劣人似朴實陰毒人亦似朴實鄙劣則貪榮戀祿名義皆所不知陰毒則

賊忠害良天理皆所不畏檜蓋鄙劣陰毒合而爲一者乎高宗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趙丞相鼎既被劾自潮州徙吉陽軍其謝表有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回及知不免先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自丈夫當與文丞相正氣歌共雄千古

虞允文既以便宜破金兵還京戶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愚謂正惟儒生乃往往成功耳何也惟儒生計算身家之念較輕奮發功名之念較切而照管世情之念又尚少故事無遺策而功成不意彼紈袴武夫嘍嘈宿將雖不乏鷹揚虎視者流而顧欲既足顧慮嘗多既一心以媚

貴游又一心以保妻子又一心以憂讒畏忌種種諸念橫據胸中能得允文其人者有幾哉

或曰朱晦翁當干戈搶攘之秋從潭南嶽廟上書首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爲言何其迂濶而不近於情事哉否否當時華夷倒置忠佞不分正緣君心未正宸聽未啓如人處闇室中不能觀見一步又安能辨別是非妍醜李綱疏議兵事其終亦歸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英雄所見正同安得謂之迂濶

孝宗志於恢復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疏辭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必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又曰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人心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以恤民爲重毋規小利毋洩大謀強固根本靜以待動旨哉此千古名言亦今日要着予尤服毋規小

利毋洩大謀二語爲今日要中之要云

宋孝宗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可謂聖王之言然假托爲奸猶不過一己之慝若夫聚徒鼓衆引類植黨將宇宙蕩蕩平平世界釀成一個傾側欹邪徑路此則流禍慘毒不盡投之濁流不快也

呂伯恭少忭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吾輩終日

讀書、而不能少變化其習氣、雖富五車、竊二酉能不負媿於伯恭耶、

宋端宗昰既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夫秀夫所謂以一旅一成中興者、蓋指夏少康也、吾觀少康寄跡有虞、藏身庖正、何等深密、舊臣靡相之布德兆謀、圖廻謀慮、竟不露此、于手脚、何等

曲折、若當時君臣不忍、而欲速其功、則少康身且不保、烏能濟得後來大事、秀夫天祚一段忠肝義膽、炳炳千古、吾無間然、惜乎不能遵養時晦、徐圖後舉、而急急焉益王廣王之求、衛王之立、若不能以旦夕緩者、其卒無益於宋祚也不亦大可扼捥乎、

文信公之對元主也、曰、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嗟夫、此豈文信公由衷語耶、文信胸中未嘗頃刻忘宋、彼其不死、誠欲有所爲於萬一耳、謝枋得對魏天佑亦云、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以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忠臣、然則兩公心事可知矣、忽二爲益王衞王之立正迮宋祚以冀徼幸假如逸發特務徐圖後舉則置二王于何地也要之陸秀夫此則皆然、

元無文章、固也、然予讀處士吳萊之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如法度部伍分明、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率作擊刺、一

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此語可謂得文家之三昧、揭之几案間、當自有悟入處、

元世祖與趙孟頫論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意優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illegible]謂夢炎特負科名爵祿耳、孟頫爲宗臣、[illegible]胡出入

宮掖其負祖宗社稷多矣聞世祖之言能無
媿汗沾背耶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
愚謂孝宗何嘗厭聞觀其語尤袤云道學豈
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又嘗諭王淮云
朱熹爲政却有可觀及熹入奏首以存天理

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孟子曰君子之事君
也務引其於當道愚謂人主非甚昏庸未有
不向道者第勿阻抑之足矣故曰謂其君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門人黃幹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處
士劉因論諸儒之學亦云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
正兩公議論皆可謂道脉定案

剩言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四川兵備副使是編凡內篇十一卷外篇三卷乃君恩家居時所著其學出於姚江至外篇謂孔子近禪孟子近道眞可謂援儒入墨矣

張弘山集四卷

〔明〕張後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張尚淳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宏山集四卷》提要

弘山先生教言序

秋藉茌邑因祖移居安平鎮去縣百餘里入庠時初見先生德容睟然詞氣和平心切慕之意其超然世俗之表何修而得此耳踰歲會同進朱友閒之迺曰吾

茌弘山張老師也村居樂孔孟之道有年矣子獨不聞乎秋曰願往見焉次黎明即約朱友步其廬遂見先生先生曰子來有志於學乎秋曰孔孟世遠不知何所謂學請教之先生即授以

良知之學言之終日其言眞切其旨遂徹秋遂忻然有省曰不遇先生終成矓瞽遂師事先生執弟子禮晋數日日聞其所未嘗聞者別来此志奮然就而與同志趙允升諸友相講學焉因遂遍交海

内理學先生聽其言聆其旨趣益信先生之學誠孔孟真傳也先生年益高學益精我潁翁宗師習學山東聞其學相與益切爲建潁學書院於長清山中群弟子而授之四方同志者日往歸焉秋侍先生二十有餘年於學雖無淂凡有所聞即私記之以爲書紳法今以宦遊去先生三四載未獲親炙其眞意而切磋於友朋頗備述其始末教言録之與同志者一誦法云

萬曆二年冬茌平門生孟秋頓首書

重刻語録叙言

先大父生平不喜著書所訓誨諸子姪者家法具在若索之行素則無矣存日教言一冊乃我疆孟先生所紀録非家藏也即嘗遊燕邸適金陵入水西日與諸鉅公宗匠上下

其擬議非不多所講説時不肖方舞象為諸生不得獲從遊豈直不能録亦無繇録也茲録所載悉昌黎講道堂中語齊君輩録之而壽之梓則渕右樂先生也夫昌黎齊君我疆先生門下士録皆與先大父面談若樂先生與先大父為兩世顏色未始接謦欬不相聞乃以齊君所録為先大父壽梓則先大父之邀惠於樂先生者為何如儻所謂異世同符非耶已而少山朱尊師於燕得一帙示不肖不肖曰先人緒

餘繼在後人後人弗繼如慭忘何是故物而委之塗也因赧且泣曰惟家聲之嗣是懼遂手録重梓藏諸家廟用告先大父俾知當今世猶有知己如樂先生者若夫箕裘有托而衣鉢無傳則繼述之

羞不肖淳且又自愧矣

萬曆己亥不肖孫尚淳謹識

弘山先生集目

一卷

敎言

二卷

語録

三卷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銘

詩

書屏

良知歌

閒吟

書

報孟我疆

與鄒頴泉

寄李定菴

四卷

弘山先生墓志銘　　丁慈儒

張弘山先生集卷一

茌平張後覺著
呉橋范景文
先山畢佐周編
聊城朱延禧
梁廷楫
堂邑張鳳翔校
孫男張尚淳
曾孫張明俊
張明傑
張明侠
張明璽録

張弘山集卷之一

教言

秋初見先生問學，即講天聰明。[illegible]謂吾人是非邪正，一觸而知，是聰明也。[illegible]學，乃天然聰明也。如今順我天聰天明[illegible]去，便是聖學。秋遂恍然有悟，因歌之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因物付物，人道乃成。

一日問孔顔之樂，先生曰：飯疏食一章見之。孔子說我饑了喫些飯，渴了飲些水，倦了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矣。若不義富貴，如浮雲然。看他饑食渴飲，無一毫意必安排，正是天然順適，不假人力，便是眞樂。顔子不改其樂，亦是此意。

先生嘗教人曰：一得永得，方是眞知，方是聞道。暫得暫失，筭不得知，筭不得得。

先生與陳鐵峯書云：吾見天機自運，不落形色。須朋友常相聚會，更見穩實。

先生與秋書云：聖人教人千言萬語，俱是入門話頭。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是常常見此而已，更無他說。

秋一日舉顔山農快活歌請教，先生曰：所謂快活者，非樂光景之謂也。性體原自充滿，無少欠缺，原自生生不息，活潑潑地，此是眞快活。若有一毫私意，便不快不活。

聖人學問第一義，只論性，不論過。

聖人學問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

作聖須先透性，透得此性，只順此性，便是聖學。

嘗問聖學有功乎，先生曰：待說有功夫，却是無工夫；待說無工夫，却是有工夫。此間最妙，當自得之。

學問不在講說，只在默體，彼此眞意相觀，自有進益。

嘗問孔子說七十不踰矩，前此猶踰矩乎？先生曰：凡孔子說話都是實話。嘗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豈果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哉？當食而食，當寢而寢，此便是學，便是不踰矩。當食而思，當寢而思，此便是思。

無差舛猶是喻矩也觀孔子云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其學益進矣
嘗問發憤一章先生曰此是聖人真實語吾人
只是一箇學樂亦只是學天地間只是一途順
逆有兩境舉食則凡富貴功名之類皆是也舉
憂則凡貧賤患難之類皆是也憤是樂之真機
樂是憤之本體憤亦樂樂亦憤無二理也聖人
如此而憤如此而樂不見食之可願不見憂之
可戚無窮通無得喪無久暫不知老之將至也

此是至誠不息處所謂學而時習之一章亦是
此意
問白沙詩云至樂終難說何如先生曰孔子開
口都是說至樂孟子雖說難言卻言許多天下
無有說不得秋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竊嘗疑之由此觀之可見無有說不得
嘗問一貫之說先生曰夫道一而已道只是一
就盡了非謂以此貫彼也又問曰何為有萬殊
之說曰萬亦只是一問曰曾子唯一而言忠恕

何也曰忠恕就是一程子說中心為忠如心為
恕甚有理
和而不流中而不倚和是不流之和何等強中
是不倚之中何等強這中和至死不變方是君子
聖人論學原無方所見得透時說聖賢的話即
是說自家的話
逸民之行有可不可終是執着孔子無可無不
可無意必無方所活潑潑地所以為聖之時也
嘗問聖賢學問言各不同如何先生曰只是一

箇真真感真應更無他說
先生不著述嘗勸之先生曰五經四書聖賢論
學俱已詳透但人不肯體察耳聖學只要傳人
不在著述
嘗問動靜分得否先生曰人心原是活的原無
不動時動而無動便是靜聖人主靜君子慎動
動亦靜靜亦動也只是一箇
人心是活的原無無念時原無無感時正感正
念便是實功

問聖經一章先生曰聖學之要只在誠意秋曰明公云意者心之動心無不善動而後有不善此言信否先生曰子以為何如秋曰意者心之動心無不善意何有不善意原自誠誠其意者復其本然之善而已先生曰然

或問誠意章先生曰惡惡臭好好色何等真切便是毋自欺便是誠意

或又曰此處人皆可能如何云天下鮮矣先生曰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便是公好惡便是

意誠平天下絜矩只是公好惡如今人作的意思多

或問為政先生曰堯舜之智只是急親賢為治之道善用人而已

問誠無為幾善惡幾者誠之動也誠無為幾何有惡揆孟子性善之說似有未穩先生曰然

心性情才氣原是一箇須要會得

人之神明謂之心心者貫於一身無在無不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不可錯認

為學只是要真心心有不真終日講說還是假的不謂之聞道

孔門顏子以下美質莫如子貢夫子拳拳啓之子貢以博施求仁夫子教只在心上做不在博上做子貢以多能稱聖夫子曰君子不在多能子貢以多學而識目聖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不是多學子貢以言語上觀聖人夫子教以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婁啓而不悟故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由

此觀之聖學只在易簡不在多學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作聖之要也

明公知行合一說發得極透孔孟後無人看破明公致良知之學真作聖之的訣言出於孟子却能發得透徹廣大

先生在鐵峯山庄夜坐與邢一齋張定菴論著察之說曰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何等著察聞之者皆有省

人好動固是病好靜亦是病

問不睹不聞如何戒懼先生曰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所謂隱微也獨也戒懼者保此性體而已不睹不聞是未發之中就是已發之和無兩箇誠明只是一箇誠則明明則誠無二理也

問克己復禮為仁先生曰聖學只在復禮上做禮即仁之條理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已非禮非仁也秋因問曰視聽言動文也復禮禮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之謂與先生曰然

問曰孔子群弟子問仁孔子答之不同果有異

與先生曰皆是顏子第一義無二說也

處貧難貧而無怨難處富易富而無驕易貧而怨難者富而必驕易一機也

問勿忘勿助先生曰只必有事焉便不消說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即是必有事忘却忘在何處助長便是忘只是一箇病

過化存神是說君子身上事所存所發神而無方化而無迹是天地之神化也是以殺之不怨利之不庸遷善而不知也

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可見心即仁仁即人人即心也是否先生曰然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只是一箇孟子互言之正見其同也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生曰寂感是一時原無二界

思是聖功之本只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便是亂思便是私意聖功之思是何思之思無思無不思為聖人思何無得

一日問精一之說先生曰道心最為微妙道心不雜便是精道心不貳便是一便是執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便是精一工夫

皐陶學問最精說箇天聰明何等透徹明白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便是天體流行何等著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為學須做真人聖學不明縱是為學還是假的

孔子之學群弟子都會推尊但不如孟子善形容觀他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又可以速則速何等活潑無意必正孔子所謂
無可無不可也所以為聖之時所以願學孔子
觀聞楚狂之歌便下與之言聞子路之告便使
反見魯人獵較此處亦為之兆便是無方無體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問伯夷柳下惠何以不同道先生曰孔子好學
故博學故謂之集大成伯夷柳下惠不如孔子
好學只是學成一家
嘗問顏子不遠復意孔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知不善不行不善此
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處所謂不二過不遠仁
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是心之本體顏
子不遠于復便是不改其樂孔子所以許其惟
我與爾有是夫也先儒以顏子未達一間似說
不穩觀周子處一化齊之說益見先生曰然
先生與秋書云近年來只體得一箇良字願吾
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 右門人孟秋錄

大學聖經議

先生曰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明
德而不親民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
民天之生此民都只在事事物物上做去能各
得其職方謂之親民親矣或不出扵天然自有
之良容有一毫人為矯強之私則亦不足以語
至善矣故又曰在止扵至善善而曰至學之極
也吾人之所止也知止就是止至善人能真知
至善而止之則定靜安慮得皆從而為之后矣
此止至善之妙用說后就是先無本末終始先

後之謂也到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乃是着落
在事物上不知親民原有至善而人為雜扵其
間其所親者不免着落于形色斯其為末為終
矣能不着落于形色而親其民者皆本來自有
之良則本始在我又以何者為末終乎知本始
當先者而先之末終當後者而後之去道復何
遠之有不觀古人為學乎先其本始后其末終
在古人則然也明明德扵天下是在國則明扵
國在家則明扵家在身則明扵身隨其所在皆

明其明德至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嘗有不得其理者固皆着落於形色是數者俱不免為者為終而已然末必有本終必有始於其本終者求其本始而先之國末終也不先其國而先治其國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治之矣家末終也不先其家而先齊其家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齊之矣身末終也不先其身而先修其身亦惟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修之矣至於心意知物莫不皆然由是物格於先而後知之為

末終者復其本始而致矣知至於先而後意之為末終者復其本始而誠矣意誠於先而後心之為末終者復其本始而正矣以至身家國與天下莫不皆然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本始而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為末終知所先後此古人學得其要而後世所當法也其在於今自天子至於庶人亦惟學古人之所學各以脩其身為本而已矣只說一脩字則誠正致格及齊與治等都該盡了還是上文以本始為先之

意爲本始不先則其本亂而末終治者否矣本始其所厚者而薄之末終其所薄者而能其厚是形不端而影得其正有是理哉

諸友會大雲寺時王見虞公在座先生曰吾輩此講俱出真意即此可謂之行否諸友於合一之說有省此靜坐良久先生曰此際不假言說真意相觀即無言亦可謂之講否諸友於合一之說又有省

問民可使由之章作王道看之何如先生曰父

母不使子知王者不使民知惟不使之知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若使之知則歡虞矣豈王道乎

門人有問用功苦難者先生曰還不是本體用事自生紛擾自生迴避所以苦難透得本體則天真自運不假人為就簡易矣何難

問先儒云存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此說何如先生曰心一而已存養的箇甚存養此而已省察的箇甚省察此而已省察既是此則省察

亦存養矣省察亦存養則省察亦主人翁矣有二乎哉

問古人云自得必用功而後得乎先生曰功夫便是自得夫本體原自得也用功不當不得本體是不得也用功停當得此本體是得也不假安排是自得也彼求益於本體之外者是多也非得也置此於空虛之地者是迷也非明也非明非得也自得之學自味之而已

問古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如何先生

曰謂甚功夫做得難山可摧乎壑可填乎愈難而愈遠矣懲忿如釜底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如此用功方是高手功夫是本體上做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消息之者在我而已學原易簡

先生會頴泉鄒先生曰某近覺得良字甚為有力透得此處真是作聖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則天知能則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復之者復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善學聖人者孟子而已

有舉朱陸異同之說者先生曰汝輩且於自家良心上體察莫在儒先上體察良心之所同者吾同之良心之所異者吾異之儒先之同異求之可也不求可也區區於朱陸之異同乃於自家良心置之不顧是自異也非君子之學

門人有專事講說者先生曰學問不在講說只在實踐實踐得則講說亦是真功實踐不得縱

所言悉當空談而已孔子云恥躬之不逮正是吾黨藥石

門人問舉業之為累者先生曰即此亦是遵制但無願外之心而已古人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是心為之雖百工之事亦不為累況舉業乎不以是心為之雖名為聖賢之學者急功襲效為累不淺況舉業乎君子之學盡分而已是日諸友於實踐之說有省

先生謂陳鶴涯先生曰學問既識本體須日日

天體用事不落塵坌方有長進若只正一正對一對旣作復止非功也

鷗翁曰若功夫做不去如何先生曰不怕做不去只怕種不眞

人須是學復自家本等的全人學聖人猶貳也自家若非原是聖人的全體何以學到聖處如顏子起初步亦步趨亦趨猶是學聖人至於不伐不施知為已矣猶未免有迹也到得智聰不事同於大通則人即是我渾然無間矣大舜善

與人同亦是如此

先生謂羅近溪曰今之為學者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以為是亦足矣不若天體靈融眞機自著不必求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必求知其不可而所不可者自不為此則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由所知以造於聖不可知其為知也不益精乎

問不睹不聞先生曰不睹不聞非無所睹聞之謂也在形聲之中而有不落形聲者在即至善之理也此子思得曾子之精處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

問何有於我哉先生曰聖人望道而未見故不見己之有也不見己之有所以為聖人學者惟見己之有故不能到聖人地位故滿最害事曰我無能焉者亦不見己之有歟先生曰然惟不己之有故不自以為能也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正好看聖人之心

周公眞聖人也其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文王是說自家的此天然語也小子何莫學夫詩

問先天之學先生曰先天人不識至道古難傳將以為遠耶即目前俱足將以為近耶亦誰能透得非道之難傳在不識者難之待汝心體無累時來說新因豁然有悟遂歌之曰每道先天在眼前眼前無處不通玄直須坦步青雲上日日說天不是天　　右門人趙惟新錄

一日從仲問觀過知仁先生曰聖人不觀他人

之過亦裹有既謂之過猶可謂之仁者蓋吾人之過黨類甚多非但為不善而後謂之過一念一事不本於天然之良即謂之過天然之良仁也知其所謂過者斯識仁之體矣

問克己復禮先生曰己即真我孔子說脩己說求諸己說為己都是一箇禮乃天則不落人為復我天則而真己能全斯仁矣歸仁是舉天下而仁之已即天也為仁由己是時時事事本乎天若曰以軀殼之我做仁是人為也妄也而由

人乎哉禮既復矣則時時事事皆天則運用視聽言動肯着在非禮上就是知之未嘗復行了就見顏子請事斯語之意

問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真我無時不在悟得這箇天機雖未事君而忠者自在雖未事親而孝者自在完完全全一時俱有一事不停當都不停當了性體虧矣反身而誠樂此全備者強恕而行復此全備者

問色取仁而行違先生曰所謂色取仁非但善其顏色也是實實的做去所以皆信之就似覇者也是着實做去所以民皆驩虞俱是着了色相只在人為上打點不是本來自有的運用所謂色取仁而行實違乎仁也質直好義天性也方是不落形色

右弟張後仲錄

山中會語

先生曰世之英傑皆始於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然之知不可以語良矣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

其不可而不可自不為斯謂之良斯為孔子之學

天然自有之謂良良乃真我人我之我去真我遠矣人我之我不去則真我不復雖從事於學何益

今人開口就有自家作主張意思此自家乃是軀殼上起的便屬妄了若是真自家就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一點靈明加減分毫不得原來的故謂之良此良本無蔽塞本無昏暗故又謂

之明
誠意說箇毋自欺這自乃是原來自家不欺了
原來自家纔是誠意惡惡臭好好色都是原來
的一毫作主張不得識得此意就識得良字這
便是自慊這便是獨得於天者故君子慎之
天性知何離得形色只不着在形色上就謂之
天性性出於天即謂之良這良無精粗無隱顯
無本末無始終自失其本良着落在形色上然
後以形色為粗者為顯者末終者即不失其本

良則形色亦精而隱本而始矣中庸不睹不聞
無聲無臭都是此意
山中得子成書說今之所謂良即昔之所謂真
最是最是但真有天人真出於天正是良真自
人為都是妄出於天者此中光光净净無分毫
渣汁物來則順應之而不竊真自人為雖不虛
詐便有自以為是的意思在便不可以語良矣
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知知就是良良外無
知知外無良須要識得只是一箇

問子夏問孝夫子曰色難色果難乎先生曰若
着了色相則難矣事親豈能外服勞奉養上性
落在服勞奉養上是在色相上做而非天然自
有之良矣豈足以為孝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養親非不是孝但不是天
真自然靠在養上便不是孝故曰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人養果出於天真則敬矣則孝矣
富貴貧賤章不以其道而得處乎富貴君子舍
乎富貴而不處不以其道而得去乎貧賤君子

安乎貧賤而不去工夫全在造次上緊要造是
造詣之造次是次舍之次次第相成再無間歇
都是此仁運轉終食顛沛都是造次中事
右男張一本録
暹問學求易簡事變恐應不來如何先生曰乾
至易而能知險坤至簡而能知阻天地間萬物
萬化多少煩細只一易簡得之人只怕不到易
簡處若真易簡堯舜事業可為
宿東山中問天道人道之說先生曰天道人道

原無二理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一復求復純是
天體流行不費人力一箇學問
暹問赤子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到老是赤子
之心不曾加分毫赤子之心良知也一點靈明
完全不昧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皆是心也
若仁者見之知者見之便非良知便失其赤子
之心矣
先生同張鈎石會香山寺先生問曰如何用功
張君曰本體上用功曰何為本體曰不睹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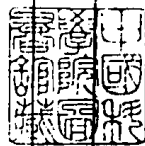
便是本體曰應物如何曰本體靈明物來自會
應用曰恐有内外意思在曰直内方外舊有成
說曰直内處就是方外原無二界

右門人趙暹録

卷之一終

張弘山集卷之二

語録

昌黎學道堂講語

先生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夫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上明
字無工夫此句全著落在親民句盖明德而不
親民則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民民
人也凡身之所接如家國天下而為臣子夫婦
長幼朋友者皆是親亦不是一槩的親去只是

能各得其職就是親親民出於天然自有之良
就是至善故又曰在止於至善是至善者學之
極也

君子有三畏君子之心只是常常畏此三者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所命於我者如何
不畏畏只是保守而已不是恐懼畏怕之意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也大人者全此天命
之理者也以畏天命之心畏之大人往矣聖人
之言在焉則於聖言畏之畏大人只是法那大

人畏聖言是行那聖言只是箇畏天命
先生謂諸生曰韓子予鄉賢也予知若人之學乎韓子與實齋講原道篇引聖經止於誠意正見今無遺漏一貫處盖心意知物皆身也正誠致格皆修也一修身焉脊舉之矣故下止言一修身為本而不及他見的透時說修身處止也得說誠意處止也得未有意誠而不能格物致知迺再觀明公格致之說盖信韓子之有見焉宋儒謂韓子無頭學問不是

先儒譏韓子博愛之謂仁句都不看下句行而宜之之謂義了然行卻行箇甚
近時只體認出箇良字覺得此字最妙只說一良字再不消說知字說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體此良字自然本體圓明日覺有益
天生將下我來完完全全的這等一箇人聖賢也只是這等一箇人曾不說多些的吾人不如聖賢處只是不如聖賢不失了原來作人的道理原來作人的道理良心也聖人之心到底只是這箇良心吾人把這良心遮迷了其有怍於人愧於天也多矣若肯思量我也是箇人也是天生的箇人把良心時時體驗一猛裏打過這利害關頭使天體日日用事不落人為就是不失赤子之心如何不如聖人
良是人心原來自然本體光光淨淨無絲毫人為的意思一有心為善就弄不得良了諸生有問應事苦難者
天下事只要以本體應去自然停當不用許多

算計以本體應事如何苦難如此就可以知孔顏之樂
吾人為學不要在人為上用工夫只天機自運而已天機到了熟處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地位
學問只怕執着若執着甚就着在甚上執着在應上用工夫就着在應上了執着在靜上用工夫就着在靜上了只是常靜常應常應常靜而已矣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此意也

人人都有這箇良只以此良應將去就是聖學了今人全是自家意思作主張故喪失其良耳若自家意思作主張則心不虛矣心不虛則善何自而入乎此正是吾人為學的大病處直須拔去病根時時在良上體驗方是聖學下手的工夫

一日問天理要存又存不來人欲要去又推不去如何先生曰汝只在良上用工夫久之天理不待存而自無不存人欲不待去而自無不去

若有心存天理去人欲則存者未必存去者未必去徒自憧憧往來耳非學也存天理去人欲只是一件事存得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

先生謂諸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只是一箇汝等發之諸生發之不透請教焉先生曰這箇只在良上默體不學之學是真學無思之思是真思譬諸孩提愛親敬長之自然真切處就是學愛親敬長之靈明昭著處就是思若這思一思這親當愛乃愛之這兄當敬乃敬之非良也無得於靈明罔焉而已不安於自然殆焉而已

聖人吾人所以異處只在學不學耳聖人不是天生的全是學成的吾人學不如聖人是故人品不如聖人若心聖人之一念就是一念的聖人若行聖人之一事就是一事的聖人久之念念事事都是聖人的心事是亦聖人而已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舜好問好察禹聞善則拜孔子自以為不如顏

淵是數聖人之心何等的樣虛惟虛所以受天下之益為天下之大聖也心聖人之心者當先心聖心之虛

一日問改過遷善何如先生曰改過就是遷善原無兩樣人不患有過只患不能改過改之久則無過矣無過則善矣若文過遂非就不是遷善了

顏子不遷怒無怒也奚其遷不貳過無過也奚其貳總是見他天體光光淨淨無有毫髮染着

所以為顏子復禮之學若以常說起顏子說低
了如何叫做復聖

問聖人有怒否先生曰聖人未嘗不怒可怒者怒之而已矣已不與也雖是有怒也叫不得怒怒而無怒聖人之怒耳推之喜與哀樂莫不皆然此便是未發之中就是巳發之和

心即事也事即心也心與事只是一箇二之則不是矣

會講德堂諸生侍坐默然良久先生曰只此是

學不在講說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間歇就是聖人之心

聖學只在心上做不在迹上做

一日問聖人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常常的是箇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此真心也人皆有之不能全之惟於乍見時有之人能時時體驗保守得此心常如乍見之心就是聖學

這箇良是我天然自有本體無有分毫人為的意思若有一毫人為縱所為悉當也算不得良

算不得良却是色取仁而行違霸者之事了

問孔子惡鄉原章先生曰鄉愿譏狂狷譏的也是說善斯可矣說的也是他也是實實的去為善其所以可惡者只是閹然媚世處惟其如是之心所以彌縫的甚好忠信廉潔無可舉無可刺而衆皆悅之彼亦自以為是此正不狂不狷似中道而非中道也故孔子惡焉五霸亦是這箇學問但五霸淺而易見耳故曰高之為鄉原卑之為五霸孟子賤霸亦孔子惡鄉原意

或問誠意章先生曰勿自欺也這箇自是我原來自然有的勿要欺了我這原來自有的這箇自見惡臭即惡見好色即好何等快足就是自慊就是勿自欺就是誠意下句慎獨獨字是我獨得於天者即自也慎獨只是保守我這獨得於天者不可失了前輩說真心為慎人為為偽有理子思莫見節亦是曾子這箇學問

或問費隱章先生曰費處就是隱非費中另有隱者在孟子形色天性意亦類此夫婦與知與

能良知良能也聖人不知不能無不知無不能也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是以天地運行皆是此道總見得天地聖人足以盡道朱註把天地聖人就小了天地聖人苟不足以盡之道果何道也哉是道也無形無聲天下豈能載得無物不有天下豈能破得鳶魚節鳶魚亦是道飛躍亦是道上下察的察字是著察之察即鳶魚之飛躍見察上下的一節耳正是莫能載莫能破處註謂皆費也所以然者為隱未穩費就是隱了下節特結言之

問誠明之說先生曰誠明是一貫的道理直從聖經誠意致知出來誠就明明就誠時說誠則自然明是也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非也曾子子思孟子言各不同只是這箇學問

問天道人道先生曰道之天然處是天道人所當為處是人道天道不外人道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人只打從天然處做去自然天體流行只是一箇道理明公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先天未畫就是日用常行的故也

問尊德性道問學節先生曰存心致知分不得德性良知也道問學即是致良知都是存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盡了學問之事世俗不知此義只把馳騁詞章番閱經史當作問學此豈學問乎不過學問之一事耳鵞湖之辯彼宜爾也況下文精微中庸知新崇禮並無如世儒所云者吾子默體之

問學習章先生曰時習即是學悅也是學樂也是學不慍也是學所以為君子之學

或問賢賢章先生曰此就良上看吾人只良處見賢就賢而輕易其好色之心事父母就能竭盡其力以事君就能委致其身以事之二能字良能也註云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未穩不有其身何以事君只是致極吾身以事之而已矣與朋友交言就信全是天真運用就是學了

或問仲弓問仁章先生曰仲弓是箇簡簡的人簡

易至於忽略故以出門二句告之見大賓承大祭不是加意敬謹但此時只是真心然出門無人是心之易縱時也我去使民是心之易逞時也故獨以出門使民言之出門之心如見大賓之心之真使民之心如承大祭之心之真時時處處此心真切將已所不願欲的勿施於人身上在邦無怨那邦人在家無怨那家人這箇就是仁了亦是顏子克己復禮之意不可以上章為乾道此章為坤道只是一箇道理告諸子問

仁都是此義

聖人一生只是學幹事也是學如舜好問就是那學問的孔子自少至老無一事不是學亦無一時不是學誦詩讀書是為學中之一事

顏子不愛不求子路不忮不求吾人把這愛求的心一刀兩斷方可為學若割不斷這箇病根不謂之大勇

右齊鳴鳳録

先生初至學道書院即講孝弟忠信四字謂吾輩在天地間只四箇字終身用不盡了外此言學便不是學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孝弟只在徐行後長豈難事哉故曰所不為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只徐行後長在坐者莫不皆然卒不得為孝弟者何蓋徐行後長乃是不學不慮天機順適真性運用故謂之弟即此真性隨在皆然便是堯舜孝弟但人除此徐行一節多非真純用亭對此徐行不過故不謂之孝弟諸生於良知之説有悟

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又為士之次孝弟豈有二乎哉但曰稱孝稱弟便是着落在色相上做便非堯舜孝弟故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取仁而行違所行者非不是仁的事但着在色相做故謂之色取仁而行實違乎原來自有之仁若不是實做箇仁的事如何在邦在家必聞霸者之學正是如此巧言令色鮮矣仁亦是此意

問鄉黨稱孝宗族稱弟彼所謂孝弟乃色取仁也彼所謂稱乃邦家必聞也是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箇只是一時即今真心聽講窮理與神盡性與栗曰所謂窮者盡也如今在坐者真心聽講更無雜思妄念九孝弟忠信之禮此時完完全全無少缺欠便是窮理便是盡性是否先生曰然

問著察之說云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何等著察此言何如先生曰性體靈明不昧原自著察

行之習之豈有不著察者行之不著乃不著之行非行也習矣不察乃不察之習非習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周子云不思無不通為聖人豈惟聖人吾人亦是不思無不通惟王心齋見此

學思只是一箇學而不思是不思之學故謂之罔思而不學是不學之思故謂之殆

為學之道只了當下了此當下又有當下終其身只有一當下而已

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蓋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必委曲其身務成君之事方謂之忠如甯武子之愚是也苟徒不有其身無補於國家之敗亡何益非子夏必謂之學本旨也要之不有其身特事君一節耳

顏子到如有所立卓爾便却與道為一了非卓爾之外又有可從者在也卓則一無高堅無前後也從則二如我去從人一般然則既立卓爾而又復何從哉故曰末由也已

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利是利順之利仁知是一箇安利無二途說安仁上說謂之仁者就利仁上說謂之知者是否先生曰然

為人謀而不忠不止為人謀事之謂也蓋所謂人謀鬼謀之人謀也人在天地間凡職分之所當為皆人謀也人謀而忠是合其天然自有之良此曾子自省意也

即今真心聽講更無妄念便是實踐工夫但離此會定不如坐講之真心耳志學者常常守此

可也

陽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鷄伏夘我則以為不然只體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徑工夫聖學之要

為學須要勇猛方濟得事世有一等剄悪人若移之為善則其為善也甚易故周處所以能變悪為善也

世有非議講學者此輩敢於非議定有一段勇敢之資若一有悟便可與入道此孔子所以思

狂者

問思者聖功之本思果何謂先生曰無思之思是謂眞思有心之思皆妄也此思即何思之思誠意之意故曰聖功之本不可錯認

右宋䰟粟録

為學要常會善人古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所謂幾日不見黄生鄙吝即生以黄生善人也常會善人則薫陶日久自不覺其入於善矣

薦問先生云知其善而為之知其不善而不為此是下手工夫否先生曰亦是但着色相上去不如隨吾良處做自無不善自不為不善

薦問仁知合一云吾心一理也而曰仁者樂山莫非山静物也遇其静而樂之故謂之仁知者樂水水動物也遇其動而樂之故謂之知乎先生曰然

薦問是故悪夫佞者先生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實以害之聞夫子說他就舉一段有理的言語答應實非使之本意故夫子悪他非是悪他

說的不是悪他昧了本心取辦於口以文之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愛親敬長人之良能也堯舜不過順此良而已父母愛他固是此孝父母悪他亦是此孝只管順其良心以盡孝弟初不知父母之愛不愛也所以父母畢竟底豫了書曰不格奸烝烝義不格奸者不正彼之不是只管順我之良以盡我之道人自化之正如物在籠内火到氣足物自熟了故曰烝烝義父母雖底豫父母何嘗知乎堯舜何嘗知乎惟其不

知只順此良做去所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成了大治堯舜之道不是孝弟是甚麽

右王　薦録

先生群弟子坐於北寺說學而不思則罔不思之學則為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學之思則為殆學即是思思即是學學思本是合一

世人只是有這些知見是以不能順着良上應事且看左右服役他只是無知見所以唯命是從畧無勉強他若有些知見便不能如此自然矣世人若能順這良上應去不要參之以知見自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先生南還憇於旅舍對諸生發明性命之旨曰天命之謂性本是一箇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是性即維天之命使離命而言性是性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天道命也有性焉是命即成之者性使離性而言命是命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互言之正是性命之同

先生將行孟先生問為政曰鑑空衡平問牧民

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右吳大定録

國祥問事君能致其身如何先生曰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能守乃能為之能致守乃委致之致謂人臣事君善能委曲其身以事之如甯武子之愚能濟其君又能保其身是已如不有其身則身已無有矣如何謂之能致

問賢賢易色先生曰賢賢易色易字乃容易之易非易其好色之心之謂也盖錫馬蕃庶只些形色雖好賢之所不廢而真好之心猶以此為待賢之常人之所易盡焉耳如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然理欲不並立安有易好色以好賢乎況當好賢之時無此許多變易也即有此變易亦非真好

問持志養氣如何先生曰志氣原是一箇養氣即所以持志非養氣之外又有所謂持志也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謂有事來則順事應去而勿正心如正其心則有意必矣故曰勿忘

勿助長也　　右張國祥録

先生率諸生偕鄉先生會於學道堂曰我輩學無他孝弟忠信是已人於他事或偽為獨孝弟乃是真心觀之孩提愛親敬長有何莊飾不過率性之良自然愛敬古之聖人做的事業光明俊偉亦是此孝弟之真心發見爾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且如徐行後長是真心否衆皆默然

吾人見長者不待計較就能徐行非真心乎然謂所不為也吾人見長者時有此心不見長者時便無此心便做不得聖賢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只是常存此心無一事不做到恰好處不以親長存沒而易此心此堯舜之所以作聖也吾人不如堯舜全是私欲障蔽習非日久有始無終孩提一童子也則能愛親敬長我輩須天立地則不能愛親敬長願與諸公改圖求堅此志則道不在堯舜而在我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於是衆皆忻然

人之應事惟以良心應之斯事無不善此良字是我原來本體渾渾淪淪忘物忘我再無知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曰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再不用知識思慮穿鑿只以自然應之便了如孔子無可無不可不知其可不可而所為自無可無不可也我輩應事便添許多知見便不是本體了知見甚害事無思而無不通方是聖人地位

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者無欲之謂即良也聖人之道也顏子心齋坐忘少了許多知見憶度之私故曰其庶乎屢空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亦無害但億字是大害且如貨殖一事其獲利多寡任其自來何用億度彼則每日億度其利便是憧憧往來非良也寧不為心害耶故夫子曰賜不幸言而中

士農工商皆可以入聖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句只是我心如是使上下四旁亦如是人己只是一理又用去度然後

方娄使之得所能近取譬亦是此意此正恕者之事故程子曰如心為恕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不是恐懼是保守天命之理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畏大人者體大人之行於身也畏聖言者體聖人之言於身也此正孟子終身之憂如舜而已之意也

人心最良不可染着色象亦不可有執持今之論道者曰人心本是快樂的物吾只快樂此是

偏向執持乎樂着於樂之色象矣不知人心本無一物當樂自然樂之沒有一毫偏向之心斯之謂良也推之喜怒哀亦然

問行矣而不著章先生曰著察只是一理不可分當然以然盖著即察也其曰不著不察謂徒行矣不見斯道之昭著徒習矣不見斯道之著察道在天下本光明正大無處不呈露夫人之行習多邪僻暗昧何以謂之著察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周曰所謂著察者亦是

良心之著察乎先生曰然

右宋維周録

一日論本末詳因問先儒後儒分本末否先生曰本末原分析不得洒掃應對就是誠意正心孰為先傳孰為後倦如草木大的也有本末小的也有本末君子教人又如何分析本末誣人也有始有卒即是聖人子游不知一貫道理故有本末之分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果是樂山水否先生曰

仁知自有真樂無動無靜一天機也山水一遇天機自運自不覺心地活潑遇水便樂水遇山便樂山總不遇亦只是常常如此而已

問修已以敬一章先生云修已之道不外於堯之欽明舜之温恭看當時於變風動氣象天下何等安然亦只是一敬子路不知主敬合一道理故以之子貢博濟求仁亦中此病又問黎民既於變風動夫子又如何說堯舜其有病諸曰此正是至誠無息的意思

一日在學道堂論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章先生云人子養親難道說不是大事但孝親之心一有不至猶望盡於他日惟送死之事必誠必信無一毫假借這纔是真心這纔是當的大事說送死正教人養生處如此方是

又論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章先生云世人說大人自是與赤子不同不知赤子就是大人非赤子之心別有大人也特不察原來的道

理故耳吾人能涵養本源良心不失即是大人矣觀人心莫不有仲尼之說自見

右齊應祥錄

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

孔子一生實是學知不是謙辭觀其言不曰為之不厭則曰丘之好學不曰好古敏求則曰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分明是學知工夫故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學如夫子者顏子一人而已

尚澹從遊書院坐良久先生曰此時覺心體上如何對曰覺有妄念曰覺得是妄念便是進益

澹又問洒掃應對如何便精義入神先生曰我叫你聲名字你便答應不假思索不落知識便是精義入神了洒掃亦是此義

或問牽機者行往東又往西何所持循先生曰該往東就往東該往西就往西何所不持循

右張尚澹錄

張弘山集卷之三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

先考府君寢疾父進不肖孤後覺曰吾將以後事屬汝夫墓之有誌以紀實也若必求達人以粉飾其辭不可以傳且所聞不逮所見之親即不諱汝自誌以成吾志孤泣曰謹受教乃嘉靖辛丑七月四日府君卒不肖孤罹荼蓼之苦不勝悲號強援筆以誌府君張姓諱文祥字德符別號東社世居

荏平東界社卽口古之興利鎭也先世為元官族祖塋尚列翁仲崇高道碑歲久字畫剥落蕪譜誌無存不可考矣五世祖諱景初避亂南遷遂我朝混一仍還茲土景初生得山得山生大勝大王大廣大智孤之大父諱訪大王所生府君之考也俱有隱德府君體貌魁梧性行醇雅少慧聰日記數千言大父每撫而敎之曰吾先聲待汝嗣其勉之以鄉塾罕所取法命入邑受師館寄親識之家府君方十二三歲承順親志童蒙玩嬉一無所臺

受毛詩即了大義及弱冠經史子集無不究其奧補邑博士弟子歷督學使者皆試第一鄉邦咸以致遠相期府君處之愈恭教授諸弟悉有時名大父喜謂曰汝弟亦成立門祚可保無墜慰吾夙望惟汝力府君益齊慄夔夔常視天下事物如己遇有急危輒思拯濟清平縣暴吏無識時罹誣訟有司鍛鍊成獄人咸冤之無敢言府君為進白獲免後復完人幾敗者數事而不求人知卒類此邑學教潘公廷憲薦其器恩於不報之地嘆曰行業如

斯而猶屢科不偶耶至正德巳卯乃領山東鄉薦是歲冬丁祖母楊氏憂嘉靖甲申大父繼逝府君自製誌文喪葬俱如禮以故春官試期兩不獲與戊子秋慨然曰吾既不能發苟君祿以養行年五十有四而功業尚未建將若之何遂就廣昌縣令廣昌邇邊鄙民愉偕陋最稱難治府君蒞之恩威並濟日懋成功邑民馬麒郭[illegible]黨與豪横邦人畏之如虎前尹皆莫[illegible]制府君力請于憲撫殛之境內晏然[illegible]其[illegible]道[illegible]考[illegible]績曰貌篤而心

實政平而訟理人服其德論府君奉公守法恥於
婣人竟違時尚歷政三載致為臣而歸歸之日約
官者數公月有二會考論德業鄉人範之踰年疾
作右手足雖不便舉動猶嚴庭訓每戒諸孤曰爾
曹各勤乃業罔隋一有驕奢淫佚無相見也日羅
列諸孫於前教以小學矩度少欠安詳恭敬則有
戒飭孤開聖賢心學于永新中溪顏先生趨歸以
告府君喟然曰此孔孟正脉也惜吾衰老不能從
事汝必進友海內高人以終此學即于病間用左

手親書對句曰武公九十而自修問學之功不替
伯玉六旬而克已省身之力尤加進修之志老而
彌篤如此丁酉冬復風傷臥床四載乃竟不起傷
悼將何如哉感慕將何如哉府君生於成化丙申
五月十三日距卒享年六十有六娶同邑陳氏弋
陽典史君彝之女也有婦道弟六文耀見任東明
縣簿文華引禮[illegible]文[illegible]監生早卒文郁生員文重
文派業[illegible]守男五長[illegible]知醫官早卒孤後覺其次
也生員[illegible]行於完帶省祭次後仲女

侍王所出也女一適庠生李克勤僉憲方池公節
義之子也孫男八一本再思三聘四教五美六箴
皆業儒七發八統尚幼孫女四長適長清縣李範
孀居餘皆幼重孫女一始生百日是年冬十月十
有八日別塋于城東廿十里許之平原以祖塋前
窄下從治命也孤既次叙其槩復系之銘曰
嗟嗟我考履道孔安肆力于學小試于官祿養
弗逮祖訓允遵報政爰歸厥修匪懈順化長寐
命孤自誌慟刻貞珉百世罔墜

書辟

嘗觀天下事八九不如意若要事如意此心百倍
嘗何如靜味書兇郤闢雍累古今多少人幾箇知
義利義利辨不明讀書不識字君子正路由小人
壟斷立正路終坦平壟斷多顛躓營營遑機關荒
郤方寸地冉冉老更催子孫雖耕治區區數年來
着力袪斯弊竊違已在天溫飽非吾志

良知歌

良知兩字甚莫分致良便是致知人此中消息誰

能得好向羲皇路上尋羲皇道路山中有山中大路誰肯走醒即睡兮睡即醒此問便是羲皇友

閒吟

從来尼父欲無言須信言中已躍然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書

報孟我疆

學問須要時時自家真機流行不必立開講門户為是苟因門户不必立遂致沉溺更一大厄也何

如何如齊河房備吾春會得一聚首切當著實不可多得者曾期與吾子常會果爾必大有益塾江黄先生甚可畏前疑豁然矣去日戀戀不忍舍期得再會此願定有遂也

二

聞吾子率盛徒問學勤懇此區區夢寐所深願者今一見之何幸何幸貽教言极足領厚情但非吾所當受者将傳咲於四方矣愧愧佳論諸友甚稱揚競相分去貴治諸友俱知此學為自家故物定是歇手不得肯各以新得見示更望更望

三

秋初携王見虞有江南之遊長至方来東郡值羅近翁轉官陪送别與願學書院歸計離家半年矣江南得力友惟蕪湖丞多近數載只悟一良字大略與令姪從吾言過巽吾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餘懐縷紛何日傾倒前賜佳音歸意懇懇方爾進用乃出是語不可不可况諸老再得起薦新春大會靈濟宮協力振揚斯道衰老拭

目望之何如何如

與鄒頴泉

客歲春願學書院登領尊教覺曾告以書院久虚自仲夏秪季秋日對三峯求掃知見茫乎無所得也癃疾偶發舍弟輩迎生以歸越三冬而求友一念勃勃乎不可遏聞令器聚所先生倡學都城遂買舟北上果得與良會多所受益未幾而天臺耿老先生至生得趨候先生成就後學之念如饑如渴尤不可及當與老師協力化成以底位育之功

於天下後世一大幸也顒望顒望吾徒昌黎子孟
秋介諸生數人來迎生入其境見山峯奇特若加
斧鑿然南望壮海濤浪連天此伯夷所居以待天
下之清之地私謂斯處當有賢人萃聚既而諸生
質疑問難撫問日夜其一段淳朴篤厚之資令人
愛戀不忍舍去盖悅鄒魯之學而鄒魯之士未能
或先皆昌黎子教養力也起衰濟溺不獨一韓子
當大有望于後於是私竊自嘆有一昌黎子足了
吾願矣將圖南旋仰念老師三世一轍海內所共

宗法而向慕者謹此修候惟不靳教示使生終身
佩服並乞為道珍重天下幸甚

寄李定菴

嘗讀禮云欲為上哀次之瘠為下吾恐子痛親之
未見哀毀失節不免蹈賢知之過吾儕相期天真
應用不宜至此念之念之

張弘山集卷之四

弘山張先生墓誌銘　丁懋儒

弘山張先生歿余哭之慟既正學失傳權謀功利
誑惑人心而士習日趨益下
明興二百年間始倡於河東薛夫子繼盛於陽明王
公今之言道學者宗之先生崛起于壮方一聞良
知之說潛心力踐純篤明粹自得夫不睹不聞之
秘實天之所畀乃不憖遺寧非斯文所共惜哉先
生歿既數月矣孤一本繇吉暮春望日塟祖兆懇

余為誌銘嗚呼後死者之責義惡容辭按門人趙
維新狀先生諱後覺字志仁因寓號學者稱弘山
先生聞于四方曰茌平張弘山云上世無考諱景
初者元末兵起避地而雨至　國初復還茌平景
初生得山得山生大玉大玉生訪訪生文祥以賢
科守廣昌號東社行實有誌文祥生五子長後知
醫學訓術次即先生後昌壽官後奇巡檢辛未進
士維翰父也後伸邑廩生先生生有異質幼不好
弄長無妄言體貌魁偉容止端肅于人無所忤然

亦弗苟合屢試場屋聲譽雖隆竟不獲一第時論
為之稱屈以歲薦就華陰教職甫三年引歸教授
為諸生時夢孔廟水流入其家厭舉業套習取太
極西銘定性諸書沉潛玩索至忘寢食有得則隨
筆記錄慨然有任道之志邑傳頗中溪學陽明者
以良知誨人先生聞之曰把柄在我矣復見波后
徐公於東藩自是深造遠詣直欲上法孔子顏孟
而下勿論也道日益弘四方之士雲集科目多出
其門不喜著書曰辟如寫真儀狀不殊精神則遠

門人請刻教言卻之或曰學者須識眞心今之所
謂良知其眞與曰此良字生天地生人渾然至善
一毫加減不得眞出于天便是良若是人為還是
妄曰學孔子是學自家的若在步驟間遠孔子者
也曰學合人己而後成非徒明諸己而已曰朱子
儘是學孔子只為下學心太重未免落在形聲上
晚年謂不睹不聞是入聖口訣殆於天載之妙有
默契焉者東社公有疾數年先生事之以道務得
其歡心及陳夫人歿哀毀皆踰制麤衣糲食築室

獨處殯廬蕭然慼人所不堪者居鄉以禮激人往
風動而不變于兄弟曲盡友愛子姪恂恂見者知
其為弘山家人也道行於華陰雖名位在上者皆
師以階禮地震人多乘機為亂先生視邑篆八日
戮不檢數人民賴以安上司褒異及歸士民泣送
者絡繹不絕登華山履險躋巔東望有丘壠之思
歸志由此而決抵家結廬覲墓日夕掃除祭必哀
泣人以終慕稱焉嘗會講于長清之王遇嶺學憲
鄒潁泉為創願學書院詳見記中聘先生于湖南

俾六郡士師事之郡守羅近溪欲建見泰書院先
生與羅公寂契晤語別載先生壯遊京師與皆所
楚侗諸公論學南遊后城水西之境盡友諸名公
至姑孰語余曰比向來覺長進知之乎曰知相視
一笑蓋於性體上盤桓即不睹不聞之旨也凡仕
于其土及道經在山者多造廬請益撫院李公漸
菴兩至山居討論忘返先生病不能為禮竟促席
飽蔬食焉戊寅春病少間訪余巽曲山房信宿而
去後漸不起易簀前使人招余永訣諄諄以孔學

不明為憂無一語及他事則先生任道之心有生
死不二者矣嗚呼先生之道之大論學惟忠私已
治天下在于用人乃篤志而歿至於行誼純備此
特著其大都曷以盡知先生哉距生弘治癸亥正
月初七日卒于萬曆戊寅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
有六配趙氏封文林郎經之女子二長一本冠帶
生員娶馮氏王府教授持衡女次三聘中殤女一
適余長子奉祀正夢田孫男四尚黙早卒尚朴娶
楊氏尚淳府庠生娶劉氏庠生忠信女尚欽娶商

氏霖之女孫女二一適王府教授欒鳴周子庠生
棟一適納級指揮李英子庠生成棟重孫女一尚
幼

銘曰

天生仲尼以天自處行無轍迹易陳傳序思孟以
來周程有緒大明中天良知斯起不階不闕實契
厥旨曰洙曰泗孔扇之水流入其家淵源所滑邑
壯高原荏山之址葱鬱佳城千載伊始子孫家焉
曰文先生之里

弘山張先生傳

門人孟秋

先生世家荏平初為諸生從中溪顏先生游獲聞
良知之旨欣然有省輒以斯道為己任中溪歸會
者落落先生結草廬於十里之圃銳志力行樂孔
孟之道而邑人士師先生若趙維新輩甚衆先生
見益徹行益純令望日遠恩邑王見虞阿邑陳鐵
峰諸公翕然宗之而山東興起者益甚衆是時波
石徐公乃得心齋之印而接統於陽明者適蒞我
東藩先生率諸友往從之聞天聰明之說而良知

之學益進先生學既有得日與遠近同志聚樂不
倦嘗曰天地間只有此是其欲罷不能之時乎乙
巳夏秋得領先生教明白簡易精透直截遂受學
焉先生教之每曰學先透性透得此性只是順性
此外無學蚤歲論學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便是天聰明若有一毫作好
作惡便非天體其論著察則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乃天體流行何等著察
也中歲授華陰訓尋致仕歸荏山中論慎獨則曰

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故君子慎之論孔子之學則曰世之英傑始于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爲在我而非天然之知惟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不可者自不為斯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斯謂之良斯為孔子之學以至克己復禮之說形色天性之說功夫本體之說諄諄發所自得載之教言者可稽也嗚呼先生之造深矣言約而義精學正而道

大擴先儒所未發者時海内理學若近溪羅公頴泉鄒公相與印證莫不信服兩建書舍以風四方而來學者日以濟濟先生之道亦既見於時矣惜其厄於所遇而不得大展其學於天下也先生平日不作詩不談禪不用術士不事著述樂志有光風霽月之懷應事有閒雲流水之適和而莊恭而安孝友乎於宗族忠信重於鄉閭化教僅行於一邑聞望實隆於四海此先生歷行之大端非小子所能盡述者也嗚呼哲人既逝儀刑日遠瞻望弗

及予將安歸悲夫

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忭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顏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門人高弟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得儻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也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無一二焉甕牖繩

樞之子崛起於布衣非有所承籍也得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艱守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豈乎學者徒傍門牆務口耳其術不若自修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東茌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粹立而深諸予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

山毅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然業嘆曰文成之的傳其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說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逆於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

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兩公輙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愧恥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茌平者必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

[illegible]郡新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泰先生壯走燕南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端同志證其所學歸而與其門人孟子成秋及趙選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磨蓋不知其身之不遇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髯軒眉廣顙見者傾歛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交恂恂恭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訓當在華陰時會大震殞者亡算先生獨無恙奉檄視篆未匝月起什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載以萬曆戊寅七月

三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三月十五日塋於城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不顯于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不喜著書向微門人録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已乎雖然以先生卓爾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弘山張先生祠記　王汝訓

嘉隆間茌平張弘山先生倡道齊魯之間士人從遊者以百數獨同邑孟符卿得其宗符卿由甲第薦陟九列粹修懿範士論歸之卒之日臺使鍾公檄縣建祠祀于鄉萬曆庚子郡守李公行部過邑顧謂諸生曰符卿之學淵源先生祀符卿不及先生其何以揚推明德而明師承所自乃屬縣卜城西北隅易地建祠前後各三楹肖像其中斥買祀田二十畝諸子姓歲時蒸嘗如儀逾年辛丑長

君一本屬汝訓記成事不佞嘗謂吾郡密邇鄒魯歷千餘年而正學湮沒弗振豈惟沉痼詞章聲利之習病在牽文拘古帖括自耀譬如窶人盛談猗頓之富而棄其家寳是以多識而愈晦纏析而益離至　國朝弘正間穆文簡公王文定公崛起東土各以理學自命由是吾道始振先生自為諸生厭治博士家言下帷發憤潛心理性已聞良知之學于波石徐公伏思穿几至忘寢食一日豁然悟曰吾今而後知學矣理品節萬殊吾知以吾良而

非探宗事曲折萬變吾循良而應而非強合是道
也甕鎔予與氏至姚江啓其扃鍵雖當時及門之
士不能驟解先生私淑遺言洞契宗旨反復提誨
直指本體汛掃一切支離之習聽者初駭其徑易
久之益信服如呼寐解醒人人自以爲快或問朱
陸異同先生曰若盡體察吾心良心之所同者吾
同之良心之所異者吾異之舍己而區區紙上之
異同益之障也聞者灑然先生精義造約氣和養
和由歲荐仕華陰訓導攝邑事會地震多起朴弭

益功尋解綬歸門弟子益進督學鄒公郡守羅公
兩建書院居之海内名賢過往山咸紓軫請益先
生猶孳孳取友于四方耆老力學不倦門人勸之
著述曰六籍備矣傳道以言孰與傳道以人勉旃
在二三子世俗方詬講學以爲聲者談天語聖超
然自以爲頓悟而中鮮實詣遂槩天下賢者于僞
先生繩趨尺步自童丱以至白首無間言故非有
所承籍學士大夫[illegible]慕要合景附此足以明
真心之契合無論遠邇顯晦矣先生沒後門人梓

其說言若千篇少宗伯楊公宮諭張公盛推其學
得姚江法門李公甫下車之日首事表章無亦精
神氣[illegible]而相符與公既祠先生于邑又于郡
城建[illegible]祠祀王穆二公暨符卿與先生夫以吾
郡理學家家遭際聖世名儒項背相望豈地氣與
遇偶會而生抑亦風化相感以勸其成也先生不
階名位禎往哲之未發振正學于久晦以視三君
子力勤而功倍吾黨志學之士其以先生爲鵠矧
郡大夫標執樹風吾知其相率而趨于道蒸蒸盛
矣先生名後覺字志仁人稱弘山先生李公名士
登號瀛陽浙陽人萬曆庚辰進士

名公評附

王龍谿先生答張陽和書云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非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奏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曾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況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

王泓陽先生郡人物志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歲得王文成之學于顏博士鑰孱棄舉業深思力踐雖隆冬盛暑不爐不扇久之充然有得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當時門人孟秋趙還趙維新獨契宗旨海內名流道茌山者往往紆軫請益督學鄒善郡守羅汝芳兩建書院集齊魯諸生其中延升席使為都講以歲薦仕華陰縣訓導會地震視邑篆起仆弭亂境內安堵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里居教授所著有弘山教言

王見虞先生敎壽先生序隆慶壬申先生孺人偕稱七十人日乃先生徵降之辰諸縉紳學士率有言以賀牧事先生久受教最深乃申之以私祝曰

諸君子亦有記漢儒林傳否漢承秦火齊魯先生裒集六經家各一說人持所見其以經術進者為國家圖大政決大疑不自為也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當時天子習其教不違其情國家有大政有大疑疇而咨之曰汝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申公時以師顯其不然者獨抱遺經與之終始曰吾所受於師者然爾皓首不敢易一言故亦能各以其學名世夫直經師爾猶然信今而傳後我弘山受學中翁得聞粵中心學之傳而毅然以孔聖為可

[illegible]始學至從心務識本性不假知見不落言詮
曰從事於無可無不可之學而其曰世之忠臣義
士其一時成就非不傑然有立皆始於知其可而
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乃孔子無心於可而可者
自為之無心於不可而不可者自不為孟子曰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也知孔子者孟子而已督學鄒公聞先生學
招留省郎以風多士兩建書院悉先生主之精神
孚契如春風鼓舞萬物皆有生意時出一語心目

躍然談詩解頤不啻如匡章華乃化陰室宦教被
方隅豈天心尚有在耶牧遠去京畿墨墨守一說
以自淑無能褒揚先生之學余罪也余罪也先生
門人張子仰峯孟子我彊從子忠菴皆以進士預
天子之下邑日將入覲清光給事左右倘從容為
上言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將無有安車蒲輪以
迎如申公者乎先生必能為國家建萬世無窮之
計不至默然一語而退後世輯理學言行録當必
以先生為首稱而因以嘉孺人之多助此其為壽
遠矣乃圖海屋問三老偃仰呼吸以求所謂壽此
野人芹也不敢献

弘山先生敎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遊宦永平之昌黎以違範日遠乃取平日敎言刻之自勵先生聞之曰噫言不可執以爲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爲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

以爲未然學問無窮安可執以爲至雖吾言之亦与衆共商確之耳刻何爲哉辭 復於先生曰道貴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千萬人聞之之爲廣一世誦之不若百千萬世誦之之爲長為其鳴於世而刻之則書不可刻爲其公諸人而刻之則不刻不可也雖刻之亦與天下後世共商確之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後世從而是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是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是也天下後世從而改之亦與天下後世

共改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未是也君子之學如日月之闕焉而人天下後世共照見之耳朗然又奚恤也先生曰不然著書猶寫真也寫色耳目乖不相肖精神命脉過乎其殊傳真以言不若傳真以

人恐夫人據迹而遺心是又以吾之自誤者而誤人也新曰是亦即焉先生之真耳先生之道在心先生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先生長矣羣弟子離散多處嘗其時猶不能記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況

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爲世重見之者之過也使後世以真感真諒必有淂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之敢忘狐裘羔袖之嫌

萬曆二年冬茌平門生趙維新頓首序

弘山先生語錄後序

萬曆丙子春愚守黎聞弘山先生北遊燕邸會楚侗諸公相與論學政印孔門正脉愚遣人迎之至昌黎則暮春矣是時館於蕭寺講於書院鄉先生及生徒素志學者數十人晨夕

相繼請益不間既而登水岩寺遊觀海亭瞻仙臺頂對五峰三岫之奇海山之大觀備覽之矣凡所至止諸生從之遊質疑求正先生循循誨之亹亹不倦每聆教言即時紀之備在語錄中雖精微玅旨非諸生可悉而聞其大端亦宛然

授受意也愚收而集之為一帙將以備誦法也時戊子夏愚如京執此以往一日出示復所楊君玩之曰此文成之真傳孔門之正脉也愚請序諸首楊君欣然就焉適浙之樂君在一覽而悦諸心鋭意謀梓之愚不敢隱遂携去所謂聲應氣

求二君之謂乎我先生之學得楊君之文而益彰得樂君之傳而益遠矣至於性命微言孔孟宗旨録中具載達者閲之當自見矣何敢復贅愚感二君美意備述諸篇末云爾

萬曆戊子六月門人孟秋頓首拜書

宏山集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後覺撰後覺字志仁號宏山茌平人官華陰縣訓導嘗受業於尤時熙明史儒林傳附載時熙傳末其學源出姚江推闡彌深而彌墮禪趣是集凡教言一卷語錄一卷皆其門人趙維新所編第三卷為後覺所作誌銘一篇詩三篇書五篇第四卷附錄傳誌之類教言語錄皆窅冥恍惚之談動稱顔山農其宗旨可見詩文皆不入格尤不諳體例如為其父作誌題曰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夫明者當時帝王國號也明故先考是誰之先考乎

感述録六卷續録四卷

〔明〕趙維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感述録六卷續録四卷》提要

感述録序

昔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而他日又曰述而不作不感不述耶感者麟耶感之者麟耶夫人心無一息無感將無一息無述將故孩提之幽夢未有與之不覺者也祖父之朽骨投之數十世一滴之血未有不入者也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奚夫天地萬物之情是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葢至我明而陽明先生者實始以是傳之心齋心齋傳之波石波石傳之宏山宏山傳之我邇素褱感于彼應于此二

生生之意運之無窮於乎大哉然則先生之爲是書其感于宏山之没耶其感于宏山之生耶其感于宏山之没也則無人註奚先生何述焉其感于宏山之生也則不目而視不耳而聽不手而指不足而行是爲何物可不思乎語曰未知生焉知死傳曰生生之謂易夫生則惡可已乎是效服執其隨咸隨則服思從于朋咸朋則思手之爲舞足之爲蹈口之爲詩書之爲文不因水流不因花發不因山頹不因木萎師非師我非我也善述人之志其如示諸斯乎邵伯岳

石梁先生讀先生書想見其爲人亟欲公諸海內夫
亦欲與人之所爲宏山素裘者以達之無窮乎是亦
夫子二千年一滴之血有感之而無感之者也都伯
如此人人如此吾亦如此後有作在其亦有感于此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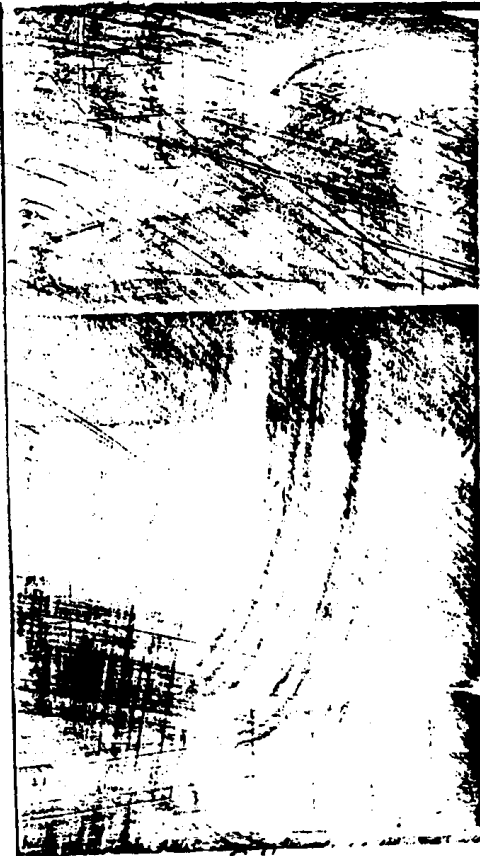
癸千後學張鳳翔題

感述錄序

吾子入東都則慼之未蘇而悔之將診也有感焉紛
挐于脩敝俗偷之情而胸中若有格格佹佹捍而不
入應而不怙者時取行緣一二儲先語證理之則嬰
之於孔矣敗之於扶矣嘗之於召矣或觸而捍或觸
而應或入而怙或入而不怙格格佹佹者十失其八
九而一二者時有爲則過而問之文部張蓬玄先生
文部曰在山有趙素裘先生者聞道君子也信其師
宏山先生之學以與其友我鄉向墨谿明心齋波石

之緒以升文成先生之堂其人九十有二矣其求躬
深懷時合豪以有寄備日而炊縷衣而卧饑餓不能
出門戶而自浩然于天地之間其言嘗有合于闊其
各不一覩其面于易遇而問焉屬畢令君敦延之令
君爲余言先一月逝矣其生也見之令人意消而其
去也思之令人凜凜而不釋試從其家取遺言以進
則有感述二錄在其言曰感述者感宏山師而有述
志範也言不盡出于師亦必緣師而有言雖哉之嘗
也夫何感夫何述感宏山耶其自爲感耶述宏山耶

其自爲述耶彼與宏山有格格矻矻者則不能感而
烏乎述彼自有格格矻矻者則不能述而烏乎感而
世之讀是錄者或入或否或悟或否其有格格矻矻
者存耶否耶其自有可感者不存乎見少則自有爲
感者不存乎見多其于述也若人之肖天而子孫之
親真于祖父母父母則已矣夫圓頂方趾以肖天而
我之顯仁藏用之心則有違背捐棄而不能述者頭
面手足耳目口鼻類吾親而事之而求之貌似而色
澤求之色澤而神理違有彷彿離歧而不能述者

遲升中而鳳皇至饗帝而風雨節孝弟之至者往往
通於神明則天與人無間焉而子之事親也可見似
日懼聞名心惕雖累年曠日而有肅然愾然于聲咳
歎息之間者有所以感而已矣卿宏山與素衷之所
以感者存而後文部不必面覿可遊思予不必生事
可默寤讀其言者可千里同堂萬年共息不必肩摩
足抵聲氣相屬素衷之錄感述者此物此志也不則
如余之於郡而有格格矻矻者感匱而匱感蝡而蝡
其于茲錄也河漢之矣而奚以述爲吾願夫讀之者
將所以感再使匱蝡之屬得以攄其可述者之若何
宏山素衷之相爲感者至今在矣
萬曆丙辰長至日長水曹和鼎書於東郡之沃鄉堂

感述錄序

感述者何感宏山先生而述之志慨也予負月于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言而可無述耶但先生不喜著書新日侍側而傳者何絫絫耶無亦先生意在言前而述者語落言後如之何能述先生也雖然執言失言執意亦失意卽述先生亦奚不可也是以斯之述先生也非盡爲先生言亦皆用先生而有言何也述先生之意不以言也丙戌歲新以明經薦入都聯同門我疆日予述先生未余日自顧謭陋不

足以志先生我疆曰志先生自志也述先生範後人也君子之學也討琢磨不討瑕頪取其是以傳先生之神而已予奈何無述耶居數歲再至都適我疆病告居數日死矣嗚呼余有述而烏乎證耶逵中有先生曰者爲先生言無先生曰者爲新述先生言所謂述先生之意而傳先生之神者也嗚呼我疆往矣海內之知先生者不少也尚相與駁正之俾無失先生之言卽無失先生之意矣謹識以俟之

萬曆庚寅夏日茌平趙維新書

感述錄卷之一

茌平素衷趙維新著

大學

問明德

先生曰德吾性也性體純白無疵日明大學一書首三句道盡首三句明明德一語道盡通天下只是一箇明德通天下皆明其德便了所以說明明德於天下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滿吾明德分量明德而非新民非明也非至善非明也

余謂斯世斯民孰非吾五官百骸之分卽民卽新孰非吾心精元氣之流此見得盡人性卽是盡巳性民德之新卽是巳德之明卽體卽用卽用卽體

問知止

先生曰總來只一知字在本體爲明在作用爲知知不止便茫昧不定知止則志有定非向也至善在吾心更向何處去靜謂知不馳逐安謂知之穩貼慮謂知之精明得謂知之歸宿皆至善皆明德德明而新民之能事該矣謂向者馳分志心身者攻

問本末始終

先生曰本末終始原是一箇有物便有事有本末便有終始有終始便有先後非截然兩對也近道即止至善語有直婉耳又曰天下國家總是一箇心一件事但發端處由吾本體一點眞明做去漸充而大纔有本末終始意思

先生謂新曰明新兩在也以爲一事何耶維新對曰世未有離人而立於獨者且如一身在此方其澄然無事天下國家之本已涵非一人之私有也中

間不能無人即吾同德之人不能無事即吾共明之事眞機相關何分爾我處一家之人盡善便是新一家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家處一國之人盡善便是新一國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國處天下之人盡善便是新天下之民吾之德明於天下天下民猶未新是己德不明己德欲明便是民德俱新若曰吾明己德尚未及民吾新民德始推自我不知當其修身時豈離人自修之哉非大人同體之學

先生曰善

先生謂新曰汝從事格致久矣直指勿曼對曰這箇知是性分中自有的知這箇物是眞知中貫徹的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皆知之物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不各有正當的道理隨其感遇即於正當處透得即於正當處做得毫無爽差毫無邪謬即此便是意之物格知以不妄而誠心之物格知以不偏而正身之物格知貫百爲而修家之物格知洽倫理而齊國之物格知周四境而治天下之物格知遍九州而不離物言知失之玄虛

知外格物失之逐物非大人之知與物也

先生曰善

問修身爲本

先生曰身者天下國家所共有之身也身一修而天下國家之治舉矣天下國家非末也對身云爾本端而末自理本亂而末治是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有是理哉

問誠意章如惡惡臭訂言皆務決去如好好色訂言求必得之竊意似皆着重何則臭與色皆不在

我也夫惡固去之矣惡臭亦必去之而後已乎善
固得之矣好色亦必得之而後已乎倫未切惡則
是如為傳之意蓋不以是為快足也何則人之情
好惡之未甚者其為欺淺淺故易知也好惡之過
甚者其為欺深深故難知也傳蓋謂如惡惡臭是
謂惡之甚與無畏而惡者殊如好好色是謂好之
甚與無欲而好者殊均非鑑空衡平之體視吾誠
意之分量均為不足而慊也慊斯欺矣皆獨之當
慎也獨慎則無慊無欺矣本體原自平易着重便

欺

先生曰何以日性本無惡惡之而已惡欺去矣不必
如惡臭之惡也性本有善好之而已好斯得矣不
必如好色之好也以此言好惡便平易便不欺幾
是大公順應本體此便是誠

先生曰從來無人說出

或問誠意章勿自欺矣又曰慎獨何也

先生曰自獨也勿欺慎也毋自欺者毋自欺吾獨知
之真也毋欺便慊慊便意誠總是一點獨處用功
故曰必慎其獨

問其嚴乎與之謹嚴之嚴即上文慎字意語意有截
若曰可不謹乎即此便是誠意但云可畏之甚似
在指視中疑為前一層

先生曰然

問有所忿懥四有字說者以為着意又取釋典中
二心不可有為質不知孔門絕無此旨新意只平
平看若曰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恐懼而
不得其正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憂患

而不得其正者如此則心不在焉心一不存百為
皆錯不能修吾所視之身也不能修吾所聽之身
也不能修吾所食之身也正心之係於修身也如
此欲修其身者心安可以不正乎故曰此謂修身
在正其心只不得其正自明不必在有所上刻意
如以有所為着意則下文之其所又何以乎

先生曰得之

問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竊意大道忠信也得忠信
便是得驕泰非忠信也失忠信便是失二者之外

論得失怨非眞契何則悃信誠也一誠而天下服
矣
先生曰然
問生財大道與上文大道同乎
先生曰小道有不同大道無不同明新一也以此用
人以此理財其間自有絜矩亦一也生衆道所當
衆食寡道所當寡生衆生也食寡亦以有節而不
冗亦生也而恒足於食矣爲疾道所當疾用舒道
所當舒爲疾生也用舒亦以有節而不妄亦生也

而恒足於用矣食之寡民無冗食之供用之舒民
無侈用之供上無横征則下孳息以此散之非分
所有以予之也

感述錄卷之二

茌平素東趙維新著

中庸

先生謂新曰天命章可詳言乎對曰天非有所命也
天地人物總是一箇若曰天之命卽是我的性率
此性便是道修此道便是教修之者修其所率云
爾何爲其不可離也曰修字對廢字看離字對合
字看不修則廢廢則離離非率性矣性可離乎蓋
性是身之主宰無性則眞宰離而身非其身君子

知其然也以爲此身賴性以爲人性超形聲而爲
道其體道也豈待見顯以爲功哉嚴乎其無形之
視也以全此不睹凛乎其無聲之聽也以全此不
聞屬存養乎省察乎是象何似曰存養自察外無
察也中境惺然但有虛靈者在何爲其愼獨也曰
道無兩境功無二用非戒懼外別有愼獨功夫也
人情多存皮面做事祗爲無本之學故不睹隱矣
君子以爲莫見不睹微矣君子以爲莫顯莫見莫
顯其在隱微之中隱微之中正是不睹不聞本體

這箇去處天機在我毫無外預所以爲獨這獨知
處豈不深密然而通天地者在是同人物者在是
這便是中和之宰位育之原此處一錯安往非錯
所以當愼愼之云者戒懼而已矣戒懼不已便是
須臾不離何爲其未發也曰非截然不發而後發
也性體流行毫無間斷常寂然常感通常太公常
順應即用即體即顯即微特以其未嘗着落於形
色故云未發渾然在中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是天
然自有之節無所乖於在中之本體故謂之和這

箇中那箇不根底乎此故曰大本這箇和那箇不
由此運用蓋順此便正違此便乖所以必本此通
行故曰達道其言性情之德何也曰舉中和是入
此境界如此明性情之德則數言遂成虛境功夫
反不喫緊蓋愼獨則中和在我大本達道渾化無
迹天地人物已統而會之於一心矣即此便成位
育天地位只是這獨處經緯萬物育只是這獨處
成學問到此只是全了這天命之性於本分未
有加如語中戒懼而約諸獨而精諸說體用兩

迹終難措手

先生曰幾矣四子中有當發明者惟吾子悉爲斯唯
唯

問時中識得首章意則隨處皆在這中是我性分
中自有的真宰君子體道不息常戒懼則常是本
體常是本體則常是中故云時中言時時是中也
若謂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境矣
何也德一中也有君子之德則有中矣曷云又能
不然何以曰中庸之爲德蓋非中非德也

先生曰然

問人莫不飲食也似不必深求只說誰不飲水飲
有正味水之中也其誰知之誰不喫飯食有正味
食之中也其誰知之即今崇儉者其氣抑深自菲
薄尚奢者其氣揚過求精美只用問那箇沒有恰
當處只是人不省的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皆此
類

先生曰然

問學庸只一箇中字是心之本體斯謂善顏子誰

不失了此心之中便是得非釋與得皆忘此義
是工夫不懈弗失是得之永久言拳持言將將假
着形迹學者不知此中在我動稱天下之事大涉
之理不思心便是事心便是理此心一錯任是莫
極於無窮有何來歷此心不錯從他人橫豎顛倒
壞我毀不得這壞我不得處便是此中常在纔是
服膺弗失心外求中非中也
先生曰善
問强以三言何也
先生曰三言皆一意子路是過剛的人言南柔之也
言北抑之也言不流之和不倚之中合有道無道
而不變引之也惜也開之而未能行曰塞訓未達
何耶曰塞是心之實處至死不變何耶曰只是盡
這真實處到底不變耳非以厄難期之
先生問費隱對曰識真哉子思之言也言費不言施
言隱不言無聖人不知不能何也曰堯舜之上善
無盡道固不盡於知能也使聖人而盡知盡能道
斯窮矣曰聖人亦有所限耶曰聖人亦盡其可知

可能者耳必欲求其知且能者無一毫之不盡豈
所以觀聖人耶亦非所以觀道矣人猶有憾何也
曰天地之載亦如人之覆若曰能載而不能覆不
可憾矣只物有不遂其生便憾與天地奚歉莫載
莫破何也曰有外非道也有內非道也包乎六合
形氣之外孰得而載之即天地可知寄於幾微隱
約之中孰得而破之即鳶魚可知造端夫婦何也
曰此人情易懈之地此處一錯縱有好處終是懸
空做事此處不錯徹上徹下纔是真實學問

先生曰吾與子
問行遠章承上言道不遠人不必過求高遠世未
有舍脚下而求前者自邇便是行遠自卑便是登
高只在脚下走日日行遠自邇日日登高自卑父
母兄弟妻子於我至親至近豈不邇卑只父母順
兄弟宜妻子和雖有家只那之常以此盡倫以此
盡性高遠自在
先生曰理透
問鬼神之為德

先生曰鬼神只是性體流行不必說情與功效一於
顯一於微不是盛微之顯迺是盛體物不遺不是
爲物之體卽物上體驗一步遺漏不得實理自者
故不可揜
問無憂
先生曰此是承舜說來上有瞽瞍憂不得於親中有
傲象憂不得於弟下有商均憂不得於子舜未嘗
無憂也其惟文王乎作述在性分不在勢分只是
從太王來一點爲善之心後先相承不替一戎衣

有天下惟不愧乎此心故曰惟我文考無罪武王
未受命不欲急於伐商也前此猶俟紂之改耳迨
夫紂惡旣盈八百畢集武王亦有不能自已者存
商之心視服事之心不減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
雖然文王賴武王無憂矣豈知武王遺文王之憂
也哉
問子述之不特武王已也成文王之德者有周公
焉周公制禮以此事先人成文武也以此治後人
成文武也以此治天下成文武也達孝在周公矣

下章達字承此章達字意說下章述字承此章述
字意說周公以相道述者善述故達
先生曰然
問達孝述事亦是繼志只這一箇心一箇理通乎
前後上下只不拂乎此心此理郊社禘嘗不必說
義意之深遠心一也武周以此事親以此事天以
此制禮以此治天下當制斯禮也明斯義也治天
下益易易矣今天下之所以不治者非不有武周
之禮在也無武周之心不能因禮而明其義耳果

能以我之心體武周之心因武周之心明武周之
禮於其所以事親事天者治天下者了然會通而
無遺未有得武周之心而不能致治如武周者也
故曰其如示諸掌乎夫子嘗自言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夫聖人一觀於鄉便知當時治天下
之所以易獨此云義意之深遠是舍性分之外求
深遠矣
先生曰然
荆泉公問政

[illegible]人存達人也數人字俱指君說哀公是君所
[illegible]在君身上培植觀章首專言文武字可見人
[illegible]存文武之人斂政是斂於文武之人在人是
[illegible]文武之人取人是欲得文武之人取猶觀也取
人如文武之人必觀其所以修如文武之身可也
非如[illegible]也取之修身而已修之者何以道也以仁也
親親處甫指人也見得能盡仁方是存文武之人
曰親親曰尊賢豈謂其臣哉其爲君身明矣君身
欲仁須尊賢以輔之以下方說尊賢爲政在君身

此故不得以不修身事親知人知天皆修身事所
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有三達道此一也生學困
有三知之此一也安勉利有三成功此一也俱指
修身人或以身爲近粗不知道德皆爲修身也故
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九經首言修身而歸
[illegible]於誠身以上不言誠至誠身始露誠字哀公資
[illegible]亦明言誠尚懼不解豈有含糊之理況四一字
[illegible]是指誠中之字又不指誠非言明言雖學者不
[illegible]斯況哀公乎誠身就言誠下文即繼之曰[illegible]

[illegible]人自爲之哉天　本然之誠也何以爲
[illegible]之本然則誠之者亦人道當然之誠也聖人
[illegible]人的樣子以下皆誠身之事博學五事學問
近思此辨此行此兩條不分學利困勉亦不分志
功上條是名目下條是如此做已千已百是孔子
者方望哀公處哀公愚者也柔者也故孔子以明
强各之[illegible]君身上提撥方好用人行政不然君
身不修雖有賢者其誰用之問明辨之
先生曰近多以辨爲辨之於內恐其近於問也不知

思而得已辨矣而又辨焉不又近於思耶問是我
求知於人辨是我申說於人蓋問而答可思矣思
而得有見矣又以明辨於友不徒已知之已也問
是見之未定辨是思之已審原不相礙世以辨之
內者爲細辨之外者爲粗未深體也
問至誠盡性原無界限蓋誠便是性非性之外有
誠也誠至而性無餘理一性盡而天地人物皆舉
之矣必己性盡而後盡人必人性盡而後盡物非
[illegible]也不是了原無此功

先生曰然

問至誠前知

先生曰誠至便先事而知非億也誠自明也非徒知之已也便有潛移默補意所謂造化轉移自我者也故曰知幾其神乎

問曲不是誠曲處充滿斯誠

先生曰然

問自成章誠道二字承上問政章誠身以下說來子思責成於人之意緣學者不解是前章抽出來申說的言語故每解不透蓋天地間總是一箇道

實理故誠上言誠者誠之者矣安勉不同要皆自我而成之也故曰自成上言天之道人之道矣天人不同要皆自我而道之也故曰自道所以自成自道者何也以誠爲物之終始故也誠既爲物之終始故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誠之得失係物之有無如此物之貴誠也明矣是以君子誠之爲貴然豈自成巳而巳哉蓋誠非一人之獨有共有之也亦非一人之獨成共成之也何謂成巳適是一點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此充滿天理以全以成巳言故曰仁

何謂成物適是一點良心不昧自此貫徹天儀以譬以成物言故曰智然仁智異矣而皆所性之固有曰德外內分矣而皆此理之通行曰道仁智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性也實異名而同源外內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道也實兩在而一致物我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誠也實形殊而理一夫安在而不宜哉以此自成誠斯至矣以此自道道斯體矣蓋此理本是自然渾成的故必自我而成就本是自有的道理故必自我而蹈之若自成處巳言

實理賦物到物之終始處便重復難說章首先言誠章末只言道總是一箇以本言以用言一也

先生曰然

問至誠無息

先生曰首句功用包括盡矣誠至故不息故久誠合內外故徵以久而徵者自悠遠自博厚自高明博厚以淪浹言高明以俊偉言非積久而後發也至誠成物單指至誠功用至配天地無疆亦只是個乎天地不分體用天地之道只是不貳一博厚高明

悠久只是不二不二便不息不測非由此以致盛
大也於穆不已當串看单言不已無着盖曰高明
覆物天也高明而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見
高明中有深遠無窮意光輝宣著文也不顯而純
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不顯對於穆看不必言顯
至誠也純也不二不測也不顯不已也一也
問大哉聖人之道
先生曰聖人即上章至誠成物便是育物其功配天
故云峻極於天上章言其理此章詳其事三千三

百皆聖人範圍真意發育峻極全在此盖天地間
只是一箇禮兩條分大小近支盖云所以發育峻
極者以三千三百為之曲盡也道問學是尊德性
的功夫盡精微是致廣大的功夫道中庸是極高
明的功夫溫故是知新的功夫凡此皆所以敦厚
以崇禮也五事五言固盡单言亦盡隨事咸宜便
是育物意思崇禮禮字總承禮儀二句說來又關
下文禮樂張本
問議禮制度考文通章禮字貫度禮之度也文禮
之文也非天子不議禮一句截盖度文對禮不過
尊書行皆禮也觀下文一則曰作禮樂二則曰作
禮樂曰夏禮曰殷禮曰周禮禮外無及居上為下
皆禮也通天地間禮之功用為實
先生曰是
問三重還是德位時觀下文曰無徵曰不尊而歸
重於本諸身徵諸庶民其為德位時明矣寡過在
禮樂上見就王者身上說不指百姓不謬不悖無
疑不惑寡過也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寡過見

於行事之實也無德位時而作禮樂過也故曰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正言
寡過正在君子身上中和位育只是已分上無缺
故曰寡過
先生曰得之
先生曰至聖具生知之資涵天淵之德故足以有臨
通章以足字貫其有臨也取諸仁義禮智而足也
仁義禮智之貫徹時出之為見言行而足也以故
敬信悅而足也洋溢施及而足也至道載臨照墜

及尊親而足也故曰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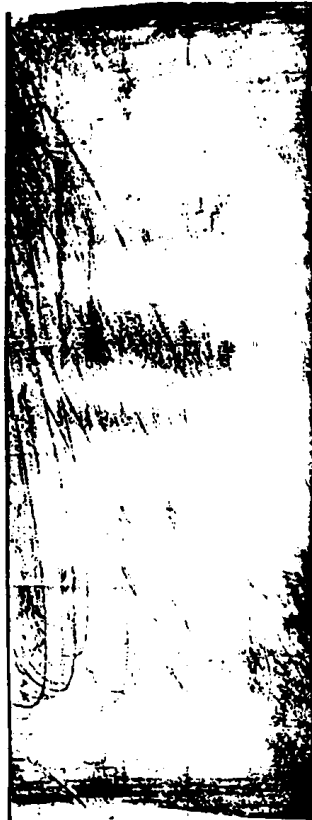
一爲己知幾

先生曰兩言一意知幾者知其幾之在己也遠之幾在近風之幾在自顯之幾在微君子知在己關係甚大故只在己上做若爲己而後知幾舛哉

問尚絅承上言聖人之德至矣亦何自而入哉入之以尚實之心而已尚實自闇然自淡自簡自溫自日章自不厭自文自理自近自微是用功之地這便是人之所不見便是不言不動之時此處敬信便是首章戒懼無兩層功夫合動靜而一於敬故動固敬不動而亦敬合語默而一於信故言固信不言而亦信總之只是一箇總之無有形迹以此言德不顯也以此言恭篤恭也以此言乎潛移默化形聲泯也蓋至於平天下只此不顯之德而已故聲色末矣不顯非聲色也毛有迹矣不顯非迹也惟天載聲臭俱無正是此德本體相對無一毫欠缺所以爲至得之大者如此合之聖者如此不過一點真實之心爲之真心焉可忽也夫功惟

一致人恒岐於兩層夫是以勤苦拼併

先生曰然

感述錄卷之三

茌平素衷趙維新著

論部上

問學習曰學訓做時習是常做做是悅上做功夫時習是常在悅上做功夫悅是性之本體常做則性體常融真機日著故常悅樂是悅之通諸人非樂乎人之我知也不愠是不以人之不知而改此悅非悅乎人之不知也蓋性體本自悅易今也此悅融洽故云亦此便是行註云將以行之非功也

或云功夫到而後能悅不知功夫必有指那處可以做功夫那功夫可以悅也再詳

問孝弟曰孝弟仁之實也不犯上作亂仁之餘也人能孝弟則心一於孝弟心一於孝弟故所好在孝弟所不好在犯上作亂也未有好之而不爲之者亦未有不好而爲之者如此則心心念念都在孝弟上做事事物物都從孝弟上出君子於此可知務本之益矣其所凝神注念在此其所培植灌溉在此其所植立充實在此其所滋暢紓舒在此本真道一理也立與生一機也非生於本之外也務者道而立者亦道立者本而生者亦本也要之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皆生也皆孝弟之生生也人知仁之皆爲矣含孝弟求之是絕華之根而求榮也有是理乎孝弟生而有者也從生而有者這些真機做去充融洶汰渾脫無迹天真藹然可掬這便是仁若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者曾有孝弟來不知無所謂孝弟亦無所謂仁謂仁無迹也孝弟亦安有迹耶不過是良心真切在眼

長則爲孝弟在民物之惻怛則爲仁舍孝弟求仁仁與孝弟俱兩矣未驗孩提之良

問本立道生曰本一道也孝弟一仁也務是爲之真切立是植本固生是機不息誠在孝弟上真切日真切日培植日滋長敦化日深川流日滛孝弟之生生一仁道之生生也不然何以曰置之溥之施之不間耶故曰親親仁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學者務此可推矣不然外孝弟爲仁或必功一還天下爲仁是謂棄本而狥末蓋根心之仁無恙

稿務其純而約無務其泛而遠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仁本作人首言其爲人也孝
弟終言孝弟爲人之本見孝弟是人之根本以見
當務何如
先生曰近之
或問巧令曰巧令不但媚悅之私如止媚悅之私
人皆知其爲不仁何待夫子剛發曰是何如人曰
當時有以言取仁者人便因言而信其仁有以色
取仁者人便用色而信其仁這便是巧令夫子恐

人不識故言曰以巧令取仁者難乎其爲仁矣故
云鮮如有言者不必有德象恭者不必爲君子之
類
三省章所言皆忠恕之事事則有三省身則一平
日之得者皆臨時之所驗也夙昔皆已融洽故應
對不假擬議世皆以三省爲未聞一貫以前尚歉
於一致不知所由雖曰謀曰交曰傳之殊而皆一
於反身之約一點真誠在謀則爲忠在交則爲信
在傳則爲習皆忠恕之道無二理也

謂弟子職章首是孝弟貫誦是行孝弟而有常信
是言孝弟而有實衆卽同胞愛衆是由孝弟而得
及於人推廣此心也仁卽親長親仁是本孝弟而
上交於賢培養此心也學文是體察孝弟之當否
印證此心也
先生曰然
古人德行見聞合而爲一故讀書爲養心之務今
人德行見聞岐而爲二則讀書僅聞見之資如論
語弟子章謂時人之讀書而不力行發也非一無

聞而偏於行也非數事之後而始一讀書也蓋古
人八歲以上日事誦讀但專以爲善爲事當行而
行無事則讀書以養德當讀而讀有事則真心以
應事如孝親弟長謹言愼行容衆尊賢行之從容
而有條適順而成章卽此便是學問如曰始一讀
書則又偏枯槁非善養全材之方矣去聖人愈遠
學問難明凡此皆當善看如前挑着力行後挑着
讀書皆非夫子本意蓋學學問也文文章也一也
踐履之成章亦文也出詞之真實亦行也非二也

先生曰武伯不以父母之疾爲憂也如以子之疾
爲憂是倒說矣
問色難非舍勞與養也服勞色在服勞奉養色在
奉養色一非二者皆非矣二者勉的道箇勉不的
所以爲難
先生曰然
問夫子之知回恐不待回之退也退即退藏於密
之退私己之私也退省猶內省反觀也發是性體
發見亦生生意也蓋夫子言之回即內省其私焉

內省則私忘私忘而天機微矣故云足發足發又
奚愚也如聞克復而請事請事已仁矣語之而不
惰不惰已行矣恐不待回之退也然與
先生曰善如云因其既退而省之是夫子潛窺之也
益非矣
問視其所以人品不同行事亦異有視其以者有
觀其由者有察其安者隨所而觀之無遁情矣蓋聖
人之於人可望而知也而視以而觀由而察安需
次第者是常人之觀也非聖人之觀人也

先生曰然
問溫有涵養意良知本來有的所謂故也只在本
來處涵養則此知日日發生非知於所性之外也
可以自爲亦可以爲人曰師若俗所謂記問非
故也新何以知
先生曰然
子張是多問見而疑殆不闕者夫子懼其多非教
之多也即此便是尤悔非祿也闕愼而尤悔自遠
即祿也如云得祿之道又教之于矣非夫子意尤

自尤也悔自悔也祿天祿也自外至是爲人非爲
己疑而不闕尤也不待言之失殆而不闕悔也不
待行之失
問損益
先生曰此理亘古今只是一箇所不同者小節耳非
一以之一損益之也是殷因着夏禮爲損益周因
着殷禮爲損益如此便百世可知君子不先天以
開人未至者不逆可也
問非其鬼夫子嘆當時也狗非祀者不以爲僭而

以爲詔知詔則僭心息矣徒見義者不以爲廢義
而以爲無勇知無勇則僭心起矣
問是可忍也
先生曰從奚取例則忍爲似是但季氏旨惡也夫子
有嚴斥意則容忍爲似人以僭八佾者季氏也非
三家也僭雍徹者三家也不獨一季氏也不知雍
徹之僭自八佾啓之則是僭雍徹者亦一季氏也
觀首書季氏而列書三家夫子之意可知是故嚴
其詞誅僭竊也誅僭竊而叛逆消矣

問繪事後素
先生曰人情所尚在絢詩人之意以素爲文所尚在
素所不尚在絢把繪事都丢過後了便是繪事後
素其言禮後何也曰是禮以煩文爲後非禮後於
忠信也所重在忠信所不重在煩文把煩文都丢
過後了便是禮後禮與忠信一也曰起予者何也
曰當時溺於煩文有林放探本夫子大之商以煩
文爲可後夫子許之
問文獻不足

[illegible]也何爲只嘆魯也曰杞宋不足存夏商
之禮已矣周固在也周之禮固在也而魯不足以
存僭故也夫子嘗曰周公其衰矣曰吾不欲觀之
矣曰不知也皆爲魯也曰然則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如何曰寓犯分也若曰今天下之不治不知禘
也不知禘犯分也知禘則君臣各循其分而天下
治矣曰郊亦禘也春秋何爲不譏郊也曰春秋書
郊甚詳書郊不言譏譏固在也且當時有敢倚臨
祭者有舉國若狂者誠敬者一夫子耳夫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傷之也所不當祭僭不可言也其
所當祭怠不可言也魯之不爲杞宋能幾何哉是
可嘆也
問郁郁乎文哉
先生曰是由中達外非表暴之文也所以可從
問成事不說宰我不言所當言也當時坐視哀公
之懦而不言夫子說你放着可成的不說可遂的
不諫已失的不咎區區言松言栢而屬意於栗竟
何益哉如以爲已成已遂已往不足責必待未萌

者爲可責是終無可言時矣況戚栗既間未斷哀
公冶偶問之乘安在其必遂耶
先生曰子言是
不寬不敬不哀是全失也無可觀矣不在得失之
問
問擇不處仁
先生曰擇所以自處也不於仁以心言不以擇里言
也孟子即此章之註疏
能好人章好的是便是能好不必說怎麼樣著好

下做此
先生曰不以其道得處富貴不處也不以其道得去
貧賤不去也
先生曰聖人只貴聞道既聞吾事畢矣死不死何害
彼長生久視之說視此可息矣
問多怨是放利之怨人也蓋好利多有不遂其私
者故多怨若人怨他則與於利者一矣
先生曰然
問能以禮讓爲國傷當特不能用禮也下何有字應

上能字何有言無有也蓋當將先王之禮固在也
不是無禮只是無讓夫子傷之曰有能以禮讓爲
國者乎無有也如今人說何有是那裏得來一般
蓋無有則不能以禮讓爲國矣禮文雖具如禮何
先生曰然
一貫章本文原無萬字只一便了忠恕亦只是一
若盡了又推猶二也非功也門人當益惑矣問幾
諫幾微也人子事親不待其過之既著而後諫也
過未萌而先有以止之也志不從是外雖從其中

未脫然也勞不怨是反復之不以爲勞而遂怨於
親也撻不撻當無討矣
先生曰然
以約章約收斂也是胸中一點真處不散意即約
禮也學問不患不博而患不約徒博所以多失夫
子指之曰約便鮮失奈何弗約也非屑屑然拘也
真常在耳
問顏子功夫在默識子貢功夫在見聞夫子屢啓
而不居既愈之問非直以觀也知一知十推測之故

[illegible]之言豈口耳之云爾哉

先生曰然前輩固有此說

問性與天道

先生曰天地間無一物非性道亦無一物非文章人以為文章猶可以聞見窺性道不可以聞見窺矣不知文章亦性道也文章亦性道又豈可以聞見窺耶何也人知夫子之文章為文章也又豈知夫子之文章固性道耶

簡節有所不為蓋猶也學到成章也儘好看只是

不得中道把狂簡當做是了所以不能裁割

問內自訟

先生曰自是者不自訟人能常自省察真見得已有不是要說道是我的不是己自好了猶是口頭念過惟夫外無言說內自省悔便是刻責切處茲真訟也訟無咎矣

問十室忠信

先生曰忠信初與夫子同只是不肯漸次結束小了夫子便日精日明與天同體天地一大忠信夫子忠信與天同十室忠信之一枝

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不可舍此牛山川神必不舍意

吾為我辭是欲使者好生為我卻他只婉辭非之便是

不由徑是不行捷徑之事謂不由曲徑恐拘

罔之生是蒙蔽了此本直的生理

博約是隨博而約夫奚畔蓋只博處約無先後欲修德必講學既講學必徙義欲徙義必改不善原

來只是一件

不徒曰申申而曰申申如不徒曰夭夭而曰夭夭如見非意作而舒也非有心而和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是一件事不游藝便涉玄寂游藝博文也志據依約禮可知

憤悱有憤字意主教者言茲惟不啓者啓之而已不憤其不啓也不發者發之而已不悱其不發也

與一隅不以三隅告他以待其反若能反以相證則循於無言而不復[illegible]苟不能反三隅漸次[illegible]

舉哭總是誨人不倦意
夫子聞韶只天機相感甚言相契之美連肉味也
不知是結癡人不善觀夫子之心
問加我數年想夫子時年未五十只說我加數年
之功五十以學易已自明白添改錯
先生曰然史傳不必拘也
問桓魋其如予何
先生曰是不可奪志意無能損於其德卽無能害夫
子不必他說

問不保其往竊意往亦退也恐非前日意夫子說
我但與其進而向善耳不論其退而爲不善也方
其進而見時遽慮其退而阻之是甚也吾何可甚
哉夫所以與其進者何也蓋其進也絜已以進也
我之與進者正與其絜耳安保其旣退之後而爲
不善乎恐倒提是扭經從傳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三年學曾不至於穀是念不到此不必作志
先生曰篤信好學一順說下不必交互邦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所以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所以
必隱
唐虞人才之盛以舜之德可以繼堯有周人才之
盛以文之德無減於舜
先生曰非飲食三句固是克儉猶是痛父之死故曰
夫子知禹之心
問又多能也似非以聖而又兼乎多能也言天實
縱之將進於聖那裏又說箇多能裏則多能似不
必說矣與君子不多不試故藝一例何如

先生曰然於無所成名見孔子之聖不可名
先生曰空空在夫子不在鄙夫只說我原無一些甚
麼只隨其所問者發之而竭盡無餘人便以我爲
有知
始也意其有高堅前後也不知道之不可以形象
求不可以方所拘也繼而聞夫博約之誨也始知
吾身之酬酢皆斯道之流行功之所用悉力之所
得而想象非功也彊探非學也斯時也隨文皆禮
隨博皆約向之然然不能立者今則卓然始有述

奚如曰所見益親是以道為有物在彼今則與我
相接也其失也誕如曰無所用其力不知益親即
用力處不可他求是此理尚涉滋味其失也誕益
一分悟入即一分通融隨我體認即隨我活潑其
機內涵消息自在特不可驟耳安在其不可為耶
如以為真不可為是水來與舍聽其自化與我不
相干

問四十五十無聞焉是不聞道非聲聞也使以聲
聞為聞則將求聞於人益不足畏矣

先生曰然

感述錄卷之四

茌平素東趙維新著

讀論語下

問先進章經文無時人之言竊意先進於禮樂是
初學而入禮樂渾朴之氣未脫故曰野人後進於
禮樂是繼此而復入禮樂脫渾朴而入彬彬克底
中和之域故曰君子然必由渾朴而後彬彬可企
故曰從先進似不用時人之言何如

先生曰然

問羅近公解回非助我者也也作耶字說回非助
我者耶何其於吾言無所不悅也蓋言言見解一言
言見投天機翕然相授助莫大焉

先生曰善

問未能事人責其盡人之道而已非誠敬足以事
人之謂也未知生責其盡生之道而已非原始而
知生之謂也

先生曰最簡易

子樂作子路行行非可樂也既樂之又憂之非

夫子焉
先生曰賜師類也以師爲愈則賜可知過猶不及賜
又可知
問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俱點之言俱未達其言
不讓之言所見幾於聖人而未實也故止於狂
先生曰然
問如大賓如承祭隨在皆不欲勿施之道也以此
不得於邦不怨也盡此道焉耳不得於家不怨也
盡此道焉耳不然求邦家不怨於我則必有求容

之意非仁也
先生曰然
問訒言
先生曰也只是非禮勿言一訒言而禮復言皆仁矣
牛之再問不訒也夫子說你這個尚做不將去還
要說果所以說爲難非言行相顧意
問達於道之謂達聞於人之謂聞夫達也者是夫
子教子張修在內而自達於道也若聞人信而行違
掌礙猜是教之聞務外之病務不務實夫實而析

義達忠信之質也慮以下人達虛受之宜也以是
三者在邦必達此道於邦而不求聞於邦也在家
必達此道於家而不求聞於家也方是眞達謂曰
好日親日察日慮皆自內焉故也外念一萌不勝
聞之弊矣非夫子教子張意下節行違是心之做
處與色違緣他外修飾的好方纔動人若說行事
與色違顯是不好安能動人
先生曰然
先生曰後得是把得丟過了只做我見在的事不是

留在後面得近利影後得句粗鄙影攻人惡二句
先生曰以文會友仁文也以友輔仁仁友也
問先有司身先也赦小過愼宥也舉賢才公任也
蓋事之不集起於宰之不能身先故也先之則有
率作與事之機夫仲弓寬洪者也簡重者也簡重
不必任事而坐享成功之意居多寬洪則必輕刑
而大故疑於多宥寬洪不必過察而不才或以見
容故宰先之則有司勤事而無叢脞之虞小過赦
則人知自新而無縱惡之害賢才舉則澄別惟精

而無倖位之失

先生曰然

先生曰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便欲求可知之方非私也無喪邦意有焉知賢才而舉之問然後有爾所不知人豈舍諸之訓互相問答膏為經濟所見不同非私也非小也

問仁一心也恭敬忠隨在異名也居處時全了此心恭在即仁在也執事時全了此心敬在即仁在也與人時全了此心忠在即仁在也稱居常之仁

人矣由是而夷狄變也恭敬忠行乎夷狄不變也仁隨恭敬忠不變也稱居變之仁人哉何如

先生曰然

問有恥是不辱的涵養不辱是有恥的措注一念之恥心達出處也孝弟非次也然止於鄉黨宗族之稱而已未大也信果非又次也而必信必果則言果之拘也

先生曰然

問憲辭九百之粟有道不穀矣然而過也夫子謂[illegible]若曰邦有道汝其穀之惟邦無道穀乃可恥也豈何一粟辭之耶如註憲果不能有為當為宰宜使之去矣不使之去而與之粟是有道而穀夫子使之矣使之而復禁之人情乎況憲稱猶介夾非素餐者北職所宜君有道必不曠官職不宜居辭祿不待教戒一粟不穀廣其志是狹其志矣是使之終無可穀矣何如

先生曰然

問彼哉惜之也不然晏嬰賢大夫也夫子稱其善

交子西亦賢大夫也夫子未必深斥為僭王不獨一楚也為阻賢不獨一子西也為致禍亂非明之所能逆覩皆不足以致彼也然而遜國一也立賢二也善政三也又皆不足以致彼也註其為人可知與賢大夫何相礙若曰召白公以致禍亂則陳恆之弒君乎仲非不知也果消變於未萌乎亦誠而誅之乎抑死君之難乎又可例矣

先生曰然

問成人

[illegible]曰特一長以自用偏也合衆美而未嘗迹也故
文之以禮樂曰今之成人者何如曰作子路語極
是若曰就子路之所可及是夫子限人以小成而
禮樂猶未至也他日何以曰何足以臧
問孔子請討討恒也亦以討三家也兵未舉而三
家之叛息謀已伐矣胡氏謂先發後聞非義也非
所望於夫子蓋齊非魯比故不以兵而以謀若在
魯則自有無形之師而消未萌之亂若臨事而舉
兵非聖人所以安國也故曰兵未舉而三家之叛

已息伐謀也觀此而知聖人神武之師
先生曰然
先生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以爲成物
固所以成己也又謂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
己予以爲人喪己矣
伯玉之使謙夫子與之情當其實也公明賈之詞
誣夫子狹之情過其實也
問不逆人之詐而先覺己之詐不億人之不信而
[illegible]己之不信專於治己而不責人賢也若謂先
覺人之詐不信則詐不信未能先覺而己先涉於
詐不信矣惡得賢
先生曰然
問擊磬胡爲而云有心也曰荷蕢借言聖人有心
於世非聖人有心而形之磬也聖心一無所係也
然則夫子固無心而擊耶曰擊者無心聽者有心
非聞樂以識心也曰荷蕢胡爲而致譏也曰荷蕢
譏夫子之周流托聞磬以發之耳若曰有心哉擊
磬之人乎非爲磬也曰夫子胡爲而擊磬也君子

無故音樂在側隨感而擊隨擊而化和平之音韻
藹如也聖心亦何滯哉曰高山流水非耶曰自是
高人一段雅況與聖人太虛之體不同曰河汾鼓
琴釣胡爲嘆耶曰此又粧點模擬景象適來好事
者之慕某山澤而廟廊則出位矣曰處江湖之遠
而憂其君何耶曰如此是陋巷亦憂民之饑矣顏
見在相觸何似不能盡無有感即過
問修己以敬一言學庸兩部書該括已盡便是明
明德於天下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大小遠近皆宜

言近而指遠也已一修含人與百姓在內人與百
姓皆已也安人與百姓皆修已也修已以安人是
於安人處而已修矣修已以安百姓是於安百姓
處而已修矣蓋人已原是一個人與百姓上停當
方是已分上停當何如
先生曰然
問原壤
先生曰述循也長而不術義理老來徒足亂俗夫子
不責其不可言者而責可言者善誘哉不可言謂

升木而歌
問恭已正是篤恭註云紹堯之後是先舜而為矣
又云得人以任衆職是待衆人而為矣恐非無為
本旨
先生曰然
問竊位
先生曰惠可以為大夫則位固惠之位也而不與俱
立是惠之位文仲竊而有之矣在彼則攫形已之
學在此頭陰掩彼之長視同升者不有愧哉與公

[illegible]曰文則濫又竊之矣
先生曰義以為質義之當為者也為飾文之義為退
遜之義為誠實之義總是成就了一個義斯比義
之君子哉
問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不稱名也沒世實不稱
名終無可稱之實矣故君子病焉苟有其實無其
名君子安焉無近名也苟無其實雖有其名君子
恥焉恥過情也若曰恥其名之不著是為名而學
也為名而疾也為名而君子也恐非務實之學

先生曰然
問謀道章首尾自相發則君子所以謀道者何也
道吾之道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謀食何也貧無
與於我也非所憂也祿是天祿云爵祿是謀食矣
憂貧矣非君子意蓋不謀道則失吾性之秉故憂
道身雖貧無損於吾心之正故不憂貧
先生曰然
問[illegible]之內
[illegible]

[illegible]在魯乃不在季氏逐君其亦驗乎

友直友諒則友多聞俱是實功不然祇聞見之貧

耳樂節禮樂矣樂道人之善一與善皆禮樂也樂

多賢友一取善皆禮樂也故才兼四子必以禮樂

文之

問其斯之謂與蓋說人生一世只在斯一件身後

好名只在斯一事不賢如景公富則富矣死而無

聞其失乎斯之謂與賢如夷齊餓則餓矣於今稱

之其得乎斯之謂與承上自明不必他引

先生曰然

先生曰述邦謂失述其可採之邦不必說述亂

問習相遠以爲人不善者率出於性不知氣質雖

有清濁純駁之不同其本然之善者固在也相近

也特其習之不善於是始遠於善耳非善惡通相

遠也若曰性本相近而有爲不善者習之遠於善

耳非性也豈可以習之不善遂諉性爲不善哉蓋

其習於善者復性者也近也非遠也習於惡者自

[illegible]其[illegible]也遠也非近也合下節謂習之不善與

[illegible]非可移皆小人也唯上智雖與下愚之人

[illegible]能不去

先生曰然

問吾豈匏瓜也哉言佛肸不能繫夫子承上不曰

堅乎意可則往不可則不往非若匏瓜之可繫也

食字或讀之訛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涵養性情玩二南風化活潑真機必有大關

發處不然做今看了看是又正牆面也且如二南

詩吟咏後意趣何如不吟咏將意趣傳如深體自

見

問道德何道字一讀釜有粉飾意謂道聽之而身

體力行則有諸已矣若徒詞以炫人不自有也棄

也

先生曰然

問禮壞樂崩禮樂之文耳三年不爲之心禮樂之

[illegible]意在焉食旨不甘哀吾觀之不復有食也問樂

[illegible]樂哀吾觀之不復有樂也若處不安哀吾觀之

孚喪有君也皆真也皆真皆禮樂也惜乎之未達
也但其期年之內哀戚淡非實心爲之不若今人
者素而已
先生曰然
問尚勇
先生曰以其行行也承之率爾也哂之問強也抑之
哉笭也復抑之尚勇之問前日之剛心猶在也遺
夫子之憂者其由與爲亂爲盜其辭斥
先生曰訏與徼即訕上稱人之類也不遜即無禮果

敢之類也聖賢所惡其迹同其心一
先生曰莊蒞慈畜謂並行也
問四十見惡於惡人無恤也見惡於善人可恤也
若曰年至四十躬修可與也而猶不免於惡之可
惡焉是將終不得爲善人也已
先生曰然
先生曰知津與問津相應俱有含蓄
有君[illegible]下而無君誰與王有君而無臣誰與輔有君
臣[illegible]事使便是該的便是義

先生曰見危執德二章見子張學已造篤實處
問博學博文也切問近思皆約禮功夫篤志貫三
者之中此便是仁若曰未及乎力行而爲仁則篤
非真篤也問雖切而意緩思雖近而實遠博學亦
聞見之資耳何以曰仁在其中
先生曰然
問吾人出處俱是學問學問俱關政事故仕
而優便是仕之中的學問故曰則學學而優便是
學之中的政事故曰則仕若謂仕之中無學也學

之中無仕也是不知仕學爲一理非仕非學也
先生曰然
先生曰曾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
說喪致乎哀而止皆是把這哀戚真意做到至處
致是致曾不非而言非何也子游蓋曰喪把這點
哀做到至處便是了何以文爲此其本末皆在非
以哀爲止也豈以平日過高而発其弊乎譏者謂
之
張也之遺其過高非惡其不仁也

先生曰當時莫得其情者有之哀矜則未也曾子蓋

仁人之言哉於嚴霜烈雪之中而道之以春風和

氣

以一心含吾道之精美也以一心命吾道之全富

也

夫子焉不學與舜好問章相參俱見二聖之無我

先生曰知命與五十而知天命一例知命則知禮矣

知禮則知言矣

感述錄卷之五

茌平素衷趙維新著

孟子上

先生曰萬取千焉三句便含義字不爲不多者以義

言也

夫君子純乎正義之心而已惟吾之得爲利不利

非所計也今註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

心則有害則是不專利不專利豈將處義利之間

耶禁其利猶恐不純乎仁義導之仁義猶恐或涉

於利義利之間豈君子當止地耶不知有欲利之

心非矣欲利而不專其利非矣爲有害而不專其

利又非矣孟子淨梁王之源頭而遏其利註孟子

者淨學者之源頭顧欲利而不專其利使學者將

奚適耶

先生曰何患乎無君是說有此地者即爾之君胸次

甚大非太王自指也

問道德一也明立不必分貼不疑而懼易明不懼

而疑易立知言養氣一時應註之言非孟子本意

功夫本等功夫持志是也養心是也能養心言自
知氣自浩非兩項事縮不縮是于理當爲非屈在
我也屈在我便不義而餒矣持志自兼養氣持志
而又無暴其氣不是功夫躐趨而反動其心似支
吾言語葢所謂動心者動血氣之心也非義理之
心也義理之心如何動得今以有養之人雖卒然
傾跌氣若稍迫心自不亂告子雖不知義其曰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曰可
先生曰然

問浩然之氣本剛大塞天地功夫全在直養無害
上直字承縮字來道義本直善養直也忘助害也
二節不分體用上文既說塞天地下文便叫起氣
之所以塞天地者何也配義與道也合道與義言
之也無是指無道義言氣之所以餒者何也無道
義故氣餒也離道與義言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正應上文無是餒也何非無氣而道義餒也
葢氣本集義而生義是心之宜氣是心之運心是
氣之宰集義則心慊故生不集義則心不慊故餒

之若不慊尚餒況可襲取而生之乎襲取便有些
意便不義了告子未嘗知義宜其餒也而不餒者
悍然也非浩然也何如
先生曰然
問註云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似倒看了乃是道義
合乎氣而爲之助玩集義所生句自見承上文所
以配義與道者是集義所生而配也謂合義則氣
充失義則氣餒故養氣必集義註又云若無此氣
則一時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不充則亦

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知道義安有疑
懼安見不足有爲所行旣出於道義其體亦有不
充都是扭捏說了體有不充還是道義不純何如
先生曰然
必有事焉而勿正疑葢止字之誤學貴有事而懼
其止故必有事焉而勿止止則忘故勿忘勿忘則
易助故勿助總是一個直養功夫作正心似非葢
正心之說本大學第一義古今第一義今人事有
偏者說正之則正無不善也懼心之不正而正其

心則正心無不善也胡爲而作正心耶職不正勝
一言又豈大經可據耶况引宋人事直貼忘助二
端絶無正字意尤見正當作止
智足以知夫子者真知聖道之高而後稱之假使
其道汙下必不阿情過稱此其言可信之言也若
就三子分上汙便阿其所好矣此其言不可信之
言也
先生曰孟子學問全是擴充非擴充之於外也只本
體常充

先生曰君子之於辭受惟其是而已處之有名則受
之有道不必皆受皆不受也君一謂必居一不是
故答云皆是爲對非字看耳曰餽贐爲贐處非貨
也曰聞戒爲戒處非貨也取字作取予之取在君
子身上看非致也
江漢三句作贊曾子的是觀下文之譏相便是對
證故曰與於曾子言江漢則相爲行潦之汙也言
秋陽則相爲陰晦之蝕也言不可尚則相爲可畢
洞徹之誠是言徹的着實的是更若字似遠

先生曰然
問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悲君之不獲正民之不
被澤也三月無君則弔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惘賢者之不見用也如以三月而缺一祭爲憂是
爲士者必得位而後祭也終身不得位則終身不
獲祭矣謂疏水承歡非耶孟子此言似非直指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一治一亂論人事不論氣化亂由人事未盡
治由人事盡當其治也君子樂與天下享其休而

推盡平人及其亂也君子力與天下扶其危而不
敢歸諸天其治非可恃也其亂非可諉也蓋治亂
安危者世運也裁成輔相者人事也君子論人不
論天或曰洪水亦人事未盡耶
先生曰禹治洪水而水患熄前此亦人事未盡
或問呂氏稱張子欲復井田之制期數年不刑一
人如何曰所謂處之有術者蓋自有公平正大之
術可以當人心者耳非以姑息之政稔亂也若數
年不刑一人則犯法者衆衆犯法則惡日肆善日

損井田未行天下將多事而不可反故三代聖王之制自有平易近民之法政不必徇人啓弊也曰貧富如何均得曰如何均不得且富貧安有一定數年便自轉移如富者之田適滿九百畝即此便爲一井貧者之田其滿九百畝則一八家爲一井田不足者令其田不損其人令得買無令得賣田有餘者益其井不損其田令得賣無令得買稍倣限田之制田宜合散但取足一井之數不計人之多寡又之自然均平如有八家之地而無八家之人則因地代八家之役不損其地如過八家之人而止八家之地則因丁產見在之人不拘于田富不必奪貧不必與權其事而斟酌之法自可行或人曰善

感述錄卷之六

茌平素衷趙維新著

孟子下

問伯夷之歸文也非爲養也文聖人也夷亦聖人也夷尊父命文服事殷其志同也故就文而同歸於善武王覩文王異矣有伐商之心矣伐商伯夷不忍也諫而必去去而必餓明志也不然棄國不有而必利人之養不餓於始徒餓於終伯夷不爲也

先生曰然

太公之歸文也竊有疑焉當其助文守臣節既與待之武伐虐王又與伐之有伐商之志而無其藉著之國又他公雖無土獨非商之民乎相父以忠相子以叛是二心也豈歸文之時有所蘊而未酬而猶待於斯耶不然與伯夷茹芝西山微歌賡和待商之老觀與周之佐不減也不然相武王以伐暴者天下獨少若人耶昔也與夷同歸今也夷去公留其意可窺也不然公目夷爲義士矣自處奚

不以義乎蘇軾曰武王非聖人也昔武王明太公
可知又不然敬義之訓不可同伐暴之謀兵法之
制難與齊治平之畧以道合而以兵用三後之太
公之志又可知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朝霸解曰權而得中是乃禮
也此處點權字甚真
告者恐一時之無親不告者恐後世之無親
仁之實章是一株樹開了五朶花五朶花原是一
株樹一朶是五朶之合五朶是一朶之分大要仁

不專於事親而事親其大義不專於從兄而從兄
其先知之實知此仁義禮樂而事親從兄也禮之
實節此仁義知樂而事親從兄也樂之實樂此仁
義知禮而事親從兄也言仁則義知禮樂合而成
其仁也言義則仁知禮樂合而成其義也若得此
遺彼是一偏之蔽也惡足語仁義知禮樂哉註曰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便
還分析知之明處是仁義禮樂透徹然此透徹[illegible]
守[illegible]守之固處是仁義禮樂深了然此深造此[illegible]

不兩節看
問人有不爲也
先生曰只不爲其所不當爲便是爲其所當爲若平
時央意不爲臨事决意爲又是執着
問君子深造之以道言深造乎道也非方也如以
道爲進爲之方則學爲何物曰格致誠正學問思
辨非方乎曰格致誠正一修也學問思辨一行也
本是一串無許多層數如格了纔致致了纔誠遂
進不是功夫曰何以言欲其自得之也曰自得便

是功夫深造一句直打到底蓋造源頭本是我原
有的强探不謂之得不得不謂之造故自得便是
深造爲居安自得而安也爲資深自得而深也爲
逢原自得而及原也到及原處這源頭在我天下
事俱是源頭做既是源頭做去取用何窮所以君
子欲之者以此若得而非自得爲支離爲淺近不
能徹底如何做的將去所以取用易竭蓋逢原者
逢吾心之源也左右言不一也非身之兩傍也大
率說源頭在彼我逢之耳恐非

先生曰然

先生曰博學而詳説之益日用之間事物之應無窮何其博事雖殊理則一何其約貽無窮之應莫非學問所在卽此便是博學詳説兼學問思辨此字要緊學問不説不明不詳説不徹底將字就把字看反字是近裏意蓋要把學問反而求到吾心至一之地耳至一便不徒博

問原泉有源之水也有原故不竭而漸進以至於海有本者如是言有本之學如此有源之水也是

之取爾言惟其如是有本孔子之所以取也苟爲無本正言無本之學也如七八月之間雨集非源泉也溝澮驟盈非漸也涸可立待非至海易竭也皆證上文苟爲無本一句如此無本之學暴得虛譽而實不繼也君子恥之奚取爲

先生曰然

問其有不合者非四事之各不相合也三王之已爲者皆理所當爲而奚有不合也不在時勢不在制作而在心原惟在心原則所惡所好此心執中

貴賤此心愛民求道此心慮遠慎邇此心仰而之冀而契也蓋謂三王與我同一心而快然無疑也喜其不乖也此便是行如又以爲欲急於行蓋不若是躁切

先生曰然

先生曰公行子齊之重臣有子之喪謂繼體之冢嗣也若親喪便直昔不應如此轉折不作子喪者疑於不當吊也看來有可吊之理

問象憂亦憂二句只在誠信上看舜非不知象之

所爲至情感通自不能已見其憂便惻然憂也見其喜便翕然亦喜也如今父母亦有惱兒子者天親隨感而應見兒號泣慘然動情見兒懽喜便釋然無悶如此可解亦憂亦喜

先生曰然

問此方也從猶禦之猶字來有比照較量意謂汝以諸侯之猶禦矣禦固不待教而誅矣逆汝之義亦以其猶禦也將比並於禦人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也惡殺之不改而後誅則其不可同

其爲人也則弱矣如此說於文義方有着落若觀
一連字下又補一盡字恐近戾曰然
以多聞爲師非師之至乃一時應對帶言之不可
爲典要
問一鄉之善士似不必作己之善蓋于一鄉倘己
之善不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將終不得而友
矣使己之善必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悉出吾
下又將不可與友信斯言也抑將使吾之善必蓋
於古人而後與古人友乎

先生曰子意何居對曰似只作一鄉有善士焉吾取
而友之吾爲一鄉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一國有
善士焉吾友之吾爲一國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
天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爲天下之善士矣未是
也又進而古之有大於天下之善士焉吾尚論而
友之已嘗誦其詩矣讀其書矣不於詩書之中尚
論其行事之實誦讀不爲虛乎是以即誦讀之際
而考究其行事之詳於考究之餘而畢致吾爭契
之意以一時之注念仰契千古之精神由千古之
精神內除一時之則做是古人之行事吾取而友
之吾友而同之又不止天下士而千古之士矣友
亦何可限哉誦作詩其言也書其政也分外又論
其行事之迹不知言政非行事耶合詩書之外又
何所稽而論世而尚友耶
先生曰然
白羽毛之白也白雪氣之白也白玉形之白也羽
血之餘也其性輕雪氣之凝也其性融玉石之涵
也其性潤

先生曰性無善無不善此虛無之說也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此湍水之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氣稟
之說也皆不可謂性善也乃若發於情之不容已
者情之自然也情之自然者可以爲善則性之本
善可知乃所謂性善蓋本善者性也發而爲善者
情也發而能爲善者才也皆就天然自有不涉人
爲處言之若夫爲不善乃物欲陷溺不能盡其才
之罪也豈才之罪哉此是孟子直指本原教人語
[illegible]說話或者乃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又[illegible]才之[illegible]

[illegible]論性之言今有見人爲不善者便說是
[illegible]的人此所謂才指性中之才也豈昏明强弱
之謂哉且如四端渾涵於中性也無一毫染雜性
之善也見父而愛見兄而敬見孺子入井而惻隱
怵惕情也所以能孝能弟能怵惕惻隱一點真心
勃不可禦皆氣禀所能拘哉才也吾儒學問不明
正是喚氣禀的戲今直言性善教人變化氣質猶
恐不及反說論性不論氣不備斯不亦害性之論
哉善乎橫渠張子之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氣質之性君子弗有性焉者夫知所謂天地之
性則知所謂人之性矣最宜深玩
問仁人心也章首直指人心章末直指求放心見
得天地間別無學問功夫徹底無痕註云學問之
事固非一端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
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昏昧放逸雖曰從事
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知雜學便是他端正
學若有他端孟子恐人求之於他終身逃罔無成
反面若子之曰學問的道理無他只求放心便是求
放心自清明自昭著清明昭著便是上達如此用
功即已到手不復分外求矣又云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不知此心非有形之物果放在何處果從
何處約之使反而復也反復而入身也而尋向上
去也雖百千萬里之遙百千萬世之遠不過一時
念頭着在那事物上便謂之放覺得是放便默省
收歛便是不放即此復吾本體一點清明毫無蔽
蔽便是真學問別的算不的一些大抵此章之註

多影響宜細理會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孟子學問從思處入故此章教人思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夫亦未熟之人也能熟乎
仁則欲不能勝矣
先生曰孝弟是良心做良心既完何所不至黎民於
變時雍時雍此孝弟也四方風動風動此孝弟也
置之塞天地溥之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朝夕此孝
弟之施及流通也故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曾文事長求道處未見可絕處歸求餘師之言理
道自合如此亦未見有拒絕意堯舜之謂啓迪親
切有味非絕也求教者尚爾絕之不知求者更當
何如聖賢不如是也
志仁志便是仁志仁便是當道玩上文仁者不爲
下文志於仁而已便不說道字自見志仁矣殺人
求地便不忍誑言事合於理心在於仁似過分析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說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是乎哉

辟巳之土地充巳之府庫而巳不如是吾斷以良
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
是乎哉索賄以賂邊夷殺無辜以市巳功而巳不
如是吾斷以良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由今
之道云云今之時借不及孟子見
亮與諒同小信也執固執也拘小信則執矣君子
不居小信安有固執之失
問盡心三條一意首句爲主盡心者吾心之天理

全盡無外也存養節是盡心的功夫殀壽二句是
存養功夫不懈立命句天與我之理於此植立不
虧盡心功夫至此方完聖學不偏於知不可以知
而遽謂之盡之也大要謂盡心者知是我的性不
是我的性如何盡的我之性又知是天與我之理
不是天與我之理如何盡的欲盡心不存不可也
欲存心不養不可也存養不加欲事天不可也故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吾心之天也使存養猶有
懈焉二也猶有冀於天焉非俟也則天之理不能

自我而植立焉非盡也存心而養者一其念焉不
二也聽天而無所期必焉俟也事天之功可完心
之理可盡依託恐難用功何如
先生曰然
從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神上下只一理可見成
[illegible]與逆無足此遁彼之說
問舊說爲我害仁不說害義兼愛害義不說害仁
[illegible]中却說害中與上二句已自相反以今言之爲
[illegible]我之一偏而非義之中似義就害了義兼愛

[illegible]之一偏而非仁之中似仁就害了仁執中無
中之一偏而非時中之中似中就害了中楊子舉
義之一害義之全體墨子舉仁之一害仁之全體
子莫舉中之一害中之全體皆舉一而廢百也皆
無權也
先生曰然絕物如楊子不爲也而以不甚絕爲中狥
物如墨子不爲也而以不狥甚爲中皆執一也善
乎程伯子之言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
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

先生曰心猶泉也及泉則逢原矣掘井而不逢原非
井也故云棄
以假不歸便自以爲是知非則不假不假則歸矣
在眞僞不在事功引功如彼其卑說不倒
先生曰皐陶雖知有法而天子之父則不可刑舜雖
知有父而天下之法則不可廢必也議貴議親而
減勳下之防乎必也出舍減膳而下罪己之詔乎
不然必執之則近於抗執之而舜不容則若之何
竊逆之則疑於私逆之而復執之則若之何遵海

[illegible]心耳惟以禮義之中君子必有處也
形色有個天然之理在故云天性衆人囿於形色
之中把天性都壞了聖人涯是天性用事連形色
也都好了所以一踐一不踐或曰何爲形色曰如
耳目形也視聽色也其聰明則天性也餘可類推
問五教
先生曰時雨之化貫乎五者之中有德之將成材之
將達答問之將通私淑天機之將啓皆可貫曰私
淑何以有時雨之化也曰積學將得忽觸君子之

微言沛然一如雨命
問引而不發
先生曰君子引人於善說破口還怕人不省的安有
不發云不發者其將得未得之時乎驟發之則眞
積不投不困之則所得不固曰躍如則固無不發
矣如一貫之語門人孰不聞之悟與不悟能與不
能耳安在其不發也故君子之射也口雖無言一
引滿之際而中的之機卽在此更有何說
問不可已三章總是進銳退速之病夫銳始怠終

人情之通弊其始也氣方銳可已者亦爲之而不已其既也氣已衰可爲者亦已之而不爲當無所不已矣其始也情方殷可薄者亦厚之而不薄其既也情已懈可厚者亦薄之而不厚當無所不薄矣其必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吾勿已焉終無已之失矣可薄者薄之不可薄者吾勿薄焉終無薄之失矣夫天下事皆吾所當爲夫安有已也無亦當爲之急乎天下人皆吾所當厚夫安有薄也無亦先一本之愛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厚

無失其厚薄者無失其爲薄無所厚者薄之失矣當物之爲急先者先之而不敢後後者後之而不敢先無不可已而已之失矣亟三年之喪兼及緦小功之察慎放飯之大而不忽齒決之小推類求之則本末緩急之辨益明矣

先生曰然

周於利者可殺而亦可亂凶年不能自保也周於德者不可亂亦不可殺無可亂可殺之道也

[illegible]得國特甚言不可以得天下意甚矣

[illegible]以不仁得也

大不理於口不必作俚是大不見理於衆人之口也士憎茲多口不必作增是士固見憎于此多口也

問修其身而天下平非修身無預於天下而天下平也理本合一不離人而爲己亦不離己而治人日日是天下日日是平天下日日是修身不若蠲者專事枝葉而無預於吾身之眞修也便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

先生曰然

耳目口鼻四肢之用非欲也當可非欲不當可則欲矣屬性分非欲屬形體則欲矣寡欲者寡其不當可者也任形體者也日消日壽一日澄然而反其天眞焉欲而無欲矣註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於理欲機關猶未豁也循理安往是欲徇欲安往非欲欲而節亦欲也何也只在正不正不專節不節養心辨之

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作已然說謂當孔子之時

設若無有見而知之如此者則後世又烏有聞而知之如此耶孟子於見聞之間意甚涵蓄謂我今日幸與聞知之列者以當時見知之有人也觀孔門顏曾諸賢無愧焉卑安得謂無有見而知之者耶

感逝續錄卷之一

茌平素衷趙維新著

同春第一

君子在下位不能使物各得所但常擴萬物一體之懷便自有六合同春之味

或問為學何處真切曰當下真切當下不真切無真切處何也隨時皆當下也隨時用功自無可間之時

有事時即事為涵養無事時以涵養為有事有事時

涵養在事中無事時事在涵養中

喜聞過非必後事之改一念之喜心過洒然釋矣諱言過匪但先時之謬一念之諱心過暗然滋矣其洒然也吾慕其高明其暗然也吾惧其陷溺然則非後時也喜自朗超諱自淪落慎之哉

四境朗朗清清一塵不掛便是真體常在以此真體應事亦一塵不掛便是真體酬酢從此不計事之有無常是一塵不掛則真體常在我矣

生知天聰也天聰何待於思安行天能也天能[illegible]

於勉中便是得生知安行便是中庸聖人從容[illegible]
中迺從容于中道之中非中在彼若有以[illegible]
中是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天然之中也[illegible]
時中之中則一爲中的之中則二識者辨之
以日用爲幻妄而逃於空以常行爲膚淺而托於玄
不知日用常行皆至理除日用非實用除常行[illegible]
正行空不真實玄不平易談奚益也
汙婦不信世間有貞女貪夫不信世間有廉士信酒
諱忌也爲形已之非也

矩也者則也吾心之天則也夫子之不踰矩矩從心
也所蹈廸一天也吾黨之士卽未能周旋自中乎
禮但日循吾心之天則自日入聖賢矩矱
或問事求可功求成果非耶曰非以成可爲非也以
智謀求成可者非也可自有正當的可可爲而成
不可必其始也順應之其旣也順受之不可乎事
而可乎吾心是謂真可不成乎事而成乎吾心是
謂真成真可此中不謬真成此中不壞真成真可
吾心不累於可否成敗中也

[illegible]以爲善終身有何結果曰善上結果便是真結果
忠爲善不終耳果純於爲善乎其生也乾乾淨淨
來其沒也乾乾淨淨去一點虛靈宇宙同一不辨
此善視宇宙無歉結果之大無踰此
真性純備只是完我生來本等的人古之人不肯自
聖安事言佛人倫日用色色不妄無聲無臭渾然
天體異學特竊其境似安事言空真機洒然隨在
是樂安事西方爲極樂彼霄人輩生前千態萬狀
不知多少輪廻又何必身後有輪廻

諸文學有談動靜機者衆再以爲入理不知動有機
矣靜實無朕或問何爲無朕曰本體淵澄鏡明水
止安有機哉
尖在物則避之在人則侮之惡其有意也勢必兩傷
彼以侮吾以恭則兩無事矣非床下之畏也恭則
不侮也
或問位育是聖人事學者安能到得曰此猶是望空
談事未嘗實用功也若是實用功時只在中和處
做不必在位育上責成卽位育亦不必到地平天

成民安物事而後爲功也位育不離中和中和不
離性分性分不離民物此中天體渾然無偏倚乖
戾之旅便是中和靈臺經緯不淆便自清寧便是
天地位處一人一人得所處一物一物得所便是
育民育物從此功夫無間即此中和是中和即中
和常是位育雖大小遠邇不同但能真體常在自
然物各得所只做我性分中本等功夫自有真切
處也

或問先達云增一分情識則減一分純白長一分華

采則消一分本實此說如何曰此語甚善眞僞離
並著情識增則純白減矣華采長則本實消矣不
止一分

人己原是一箇虛靈便涵至善無人無我者虛也能
應能和者靈也使呼應倡和全此人己虛靈便是
人己至善使呼應倡和全此舉世虛靈便是舉世
至善舉世至善無疆矣快哉

本體無念也隨感而應應而不留念而無念也如鑑
之未照初無妍媸之分也及其既照亦不留妍媸
之迹也與物俱化鑑未嘗有也本體如鑑之無我
爲則廓然也

學問必如太虛之體始得太虛無物也太虛之生物
無心也無心而後物之生生爲不窮而太虛自若
也人之一心淡然無我事至而不溺視聽言動一
無所著斯太虛矣

屏去見聞猶然退處則一於內一於內是謂內障不
知內之合乎外也專事見聞泛然徇物則一於外
一於外是謂外障不知外之合乎內也必也聞見

之合於性者取之聞見之不合於性者去之不屏
聞見而亦不倚見聞斯爲合一之學

或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功夫如何用曰道
非兩途功惟一致方涵養時未嘗毫無所放即此
便是敬再用敬多一敬矣涵養便自虛明便已包
致知在內分別求知即靠見聞非致也曰修己以
敬何如曰敬修只是涵養涵養貫乎事物涵養致
知不相離以此修己以此安人以此安百姓學問
原無人己遠近之分何也纔爲己便帶人纔處近

便帶遠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睃日當空目所共睹而瞽者不見雷出地震耳所共聽而聵者弗聞蔽於獘也然瞽行必前其手審夷險以濟明之不逮聵者每笑視人顏色考其意以補聰之未逮是以若有聞也若有見也乃耳目俱全之人偏有不見不聞之病而不肯求通以擴其未及是心竅蔽也心蔽竅吾無如之何矣
仰見天覆萬物皆一體也俯察地載八荒皆一閎也中念人羣億兆皆一膜也約人心為己心擴己心於人心庶幾乎同體之義彼異視而不相恤是謂自孤之民
樂仕進是喜事功喜事功乏遯世無悶之意甘恬退是與世無情無世情歎萬物一體之懷其必用舍行藏無與焉斯庶幾孔顏之樂
學問只天真運用不前有我之私徇人有我蔽天真者也
日用間涵養沉潛是功比擬稱量是病真切專一是功忌躁因循是病

或問真境曰真境靈源天體也天體不染人為染人為非真境也欲求真境入境方知
明新隨在是功隨在皆是盡性性無人己明新安有人己對人而新亦明也反己而明亦新也一體也
聚吾精潛吾神凝吾一養吾中精不雜也神不惚也一不二也中不倚也一而已矣
見理者不動於氣養心者不役於物知天者不誘於人
以物喜必以物悲以得為樂不得必不樂是有待於外者也
自損者必受益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而後益可入道非有益也由所受反其初之無物而已
天下惟天性之善可以語良是吾黨用力去處所謂本也道也立則俱立生則俱生一也若曰本立而後道生是兩事也恐務非所務矣

透性第二

人之趨向差起於性學未透為學須是透性性不透則以精微為異端而聖學晦以支離為正脈而大

路岐以佛老之言釋孔孟之旨爲見道而眞僞淆
遂使無聲無臭之原不睹不聞之與純白易簡之
眞虛靈精一之妙茫然不知爲何物任道者所宜
究心也

斯道不著一物而實體乎物不掛一事而實貫乎事
聲色爲末務故無聲無色者精聞見爲形迹故不
見不聞者至今之人率拘拘於聲色聞見之中而
不敢直超乎聲色聞見之上性學不明而舊習拘
也間有不以聲色見聞爲事者則又竊二氏之緒

餘爲高妙而俗學又羣然宗之爲卓識而不可解
其爲弊視拘拘者爲益浮聖道將無時而明矣孰
謂聲色見聞非吾人日用事棄蔑不理耶

不睹非離目以爲功也不聞非離耳以爲功也貫乎
耳目動靜者也皆心也二節皆一時之功也非二
也睹的時節做的也是不睹的功夫聞的時節做
的也是不聞的功夫不睹功夫便是眞睹不聞功
夫便是眞聞分隱顯爲二地是二也非吾心之一
理也何也睹非以目爲功也聞非以耳爲功也皆
心也皆心無隱顯也故曰一也

或問甘泉謂孔門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何爾不睹無
形矣胡容戒愼不聞無聲矣胡容恐懼乎曰道合
隱見顯微爲一機功合隱見顯微爲一致必待睹
聞而後用功則不睹不聞時都空空過了況不睹
隱矣而獨睹一點昭昭不昧卽此時爲眞睹不聞
微矣而獨聞一點惺惺其機卽此時爲眞聞古人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蓋見諸此不然是舍眞睹眞
聞而不用力也況戒懼卽爲有事卽是愼獨卽屬

動而獨中洞徹不擾又是動而無動也道固無動
靜者也不然事上求仁則仁爲粗迹動時着力則
功爲間隔爲膚淺非性命之學

或問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浮雲然曰此語猶似
過高之病猶未識堯舜之心者然昔執中數語咨
爾丁寧四海困窮憂懷若溺其心何心也彼浮雲
之聚散何益吾身之輕重下民之休戚實關吾心
之敬肆況二聖之兢業都俞其敬惕爲何如者詎
不以治爲足耳與浮雲之視不同

晝起無事本體常明物來平平應去曾無仔㠯晝亦
樂也入夜惺然本體昭昭不昧閑念不萌夜亦樂
也
或曰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說如
何曰夫人安有兩心一心安有事使道心者心之
未淆而出于正心之初也人心者道心之變而趨
于邪非心之初也觀之水一而已或澄而清或淆
而濁此人心道心之別也若謂清濁在王出命
何在主聽命是兩心矣

食取充腹卽淡勿厭衣取蔽體卽素勿厭珍味錦章
卽衆好勿奪本性自淡本性自素彼異物乃滴吾
之本性者卽衆好何爲
或曰天自以事試人福善禍淫毫髮不爽曰普物無
心天安有試也爲善天福之福以善耳天無心也
爲惡天禍之禍以不善耳天無心也況善卽福謂
吾心有充然者在也不善卽禍謂吾心有嗛然者
在也不然善人而處貧賤便是清吉之福況自有
安平之樂不善人而處富貴便是穢濁之禍況自
有傾危之虞或人慨然謂曰吾是以知禍福之流
眞
心本圓融不役於物見乎彼而心不役于彼見乎此
而心不役乎此如鏡之照山川方其未照初不設
爲山川之象比其當照亦不染彼山川之形迨其
旣照亦不滯彼山川之跡蓋山川照吾鏡中而鏡
初未嘗移于山移于川何也靈不逐物而流也
言從性眞處說便是善言行從性眞處做便是善行
性眞無染只從不染處運用便是安當若在世情

上求安當未免徇人止流爲鄉愿非本然之善
學問只在本體做不必在事端上模擬不必在物理
上揣量本體精明則事皆性之事性明而事自理
物皆性之物性定而物自正人已原是一箇成已
成物工夫只是一件纔分人已學問便不合一眞
而非眞矣
或問忍曰忍非學問中第一義事雖不行中猶未淨
但能本體粹白俗塵不掛分外霧淨烟消無與於
我

吾心之神與鬼神之神原來只是一箇惟不欺於吾
心之神斯無歉於鬼神之神吾人之性與天地之
性原來只是一箇惟不虧于吾人之性斯無虧于
天地之性
淡泊可以淸肺腑安淡泊則無妄想之念不妄想卽
是本體在
或曰士君子立身寧使上之人訝其不來無使上之
人病其不去曰此猶是以形迹立身非以道立身
也如以道立身去不使訝來不使病蓋過高便非

中道顧相接何如耳幾不我投不敢自衒適有當
答不敢過矯
問君子可以爵祿人否曰爵祿公器非人臣所私據
在我尚當擇賢而授君子常存一體之心皆是與
人爲善之意提攜開悟如衡之在懸一絲不倚斯
則人人受益便是不爵而爵不祿而祿
或問鄉人妄誕柰何曰君子只自責自修平實而[illegible]
平不高深物可往來實不虛幻物可倚仗如是
妄誕可消卽不然尤愧在我倘逆且獨是我[illegible]

妄誕也內省不疚于人奚卹
初學得明道之賢相引翼如盲者依識路之人跬[illegible]
從渠步步不差友慈祥如近芝蘭友醇篤如烘爐
日慈祥相與則惻怛之念日生醇篤相親則眞朴
之味日洽
或問學當治生乎仲胡爲貽君子之譏耶曰學之道
一則純二則雜君子譏之者爲其中之二也何也
旣已爲學又欲治生一萌治生之念則必有務外
之念而志不篤方比兵汙我中原正學日晦乎仲

只宜以道自任爲多士倡而亦爲是言其中可知
矣君子安得而勿譏耶何也治生本吾當然不萌
邪念生亦正也爲學本以謀道一萌非望學亦僞
也
天非自爲一理也與人共爲一理也惟人不能全天
天人始分爲二矣其初本一也天人合一性命合
一人己合一內外合一知行合一動靜合一體用
合一隱顯合一終始合一取予合一修短合一治
留合一出處合一言行合一心事合一巨細合一

炎涼合一生死合一開落合一宇宙合一[illegible]
一遠邇合一形神合一理氣合一
我無侮物之行則不怨我無駭世之行則不[illegible]
而已矣
特己第三
或問持己之素本以完不染之初也而人或忌之素
洵曰亦盡其反觀之道云爾果以樂而形人之不
素則素爲可忌果懼物之宛己而自素是滌換之
道也彼忌也聽之而取害也安之

以本體之明觀書則書皆吾心之所發見如是而言
雖今言亦古言以本體之明處事則事皆吾心之
所時措如是而行雖細行亦善行
處貧賤而見道則不羨富貴之樂處患難而見道則
不羨安平之樂
或曰仕思廉臨民思仁何如曰此做在事端者也非
盡性之道也仕方思廉臨民方思仁未仕未臨民
之前恐都無事茲惟本性用事不思廉臨財自廉
不思仁臨民自仁若在事端上做一不思便差矣

不起非大人尚志之學
賢智則遜之安吾之所不及也安不及則賢智可與
同歸愚不肖則矜之憫人之所不及也憫不及則
愚不肖可以共事
道中本無一物亦無物不有空其境宇也一於空無
害道道可以兼空空則不可名爲道也嗟乎大造
中自有真機妙用徒言空者非透真機者也
或曰靜中默識心體何如曰默識者不假言而自識
者也非一於靜也靜中默識動中不可識耶心合

動靜者也功合動靜者也隨時涵養隨養默識隨
識心體在無事時默識此心即默識爲有事即默
識心體在有事時默識此心便是默識處應用亦
便是應用處心體在須有合一之功始得
有問鄒學憲公學而時習之何以悅者答曰習便是
悅不知何以曰習便是悅乎曰悅便是學或默然
乎復申之曰悅是心之體習是心體上做
本體純白無纖毫之翳反觀亦純白無翳便是不欺
即此不欺內境坦然順適便是無惡一點清明惺

惺常在便是天體充融便自人不可及

心學明則其處權力茂如也奚惴奚懼視榮進泊如也奚趨奚赴

獨學而不公諸人是也是不見性之合人已誨人而忘自修逆也是不見學之有本末恐學非所學矣

好勝之人純是血氣用事不必論他日墜與不墜只好勝一念已墜落血氣彀中

君子不愛名亦不嫌名只在實處做名不名無關於我

不計人之慢我惟恐我之慢人則敬至不計人之傷我惟恐我之傷人則愛至敬至則皆敬人之人矣愛至則皆愛人之人矣此極美之俗也吾安得見之

不以一物掛心則真宰寧不以一事撓已則本原靜

君子盡其在我不計其在人脫有一非道加我過也既無蚤識安所事較譬之冷風沖面拂袖可也與冷風較則誤矣

或問賑貧解難勸善救失仁者事乎曰凡此雖皆仁者事隨分而處之時其可而為之不必一[illegible]已也何也君子只本原處做從四者[illegible]作意而為之也

或問鄉人屢犯須何似而可曰不容則激容之則肆寵言亦容之而已彼犯之不止吾容之亦不止人孰無良我不有其失人亦自消其失故容之為貴大曰容之不幾於徇乎曰徇則求悅其意者但不較之而已

或曰仁者曷為而訒言也曰人見其言之訒耳本心

常在自無妄為之事知為之難者何心自知言之訒者何心非視行以為言也與告顏子同乎曰聖言無二理知言之訒則非禮勿言可知矣知為之難則非禮勿動可知矣知言動則視聽可知矣

禍莫大於心不祥莫大於心險心平則中境坦然自順在我心險則崎嶇百端難言可盡

勤則日生儉則日省由學為勤儉始真何也日日本體用功便自不惰便自不奢本體分外無營故爾

者情皆心之肆

安節第四

嗟來欸呼覩暗室不愧就正八珍充筵覩菜根滋味孰雅錦衣炫耀覩敝布掩形孰適非厭彼取此也淡泊也吾安之豐裕也吾節之但不爲世味所移耳

寬是寬了此心刻是刻了此心愛人者良心日生害人者良心日散

人人都有勇只是都錯用了不肯勇於爲善

害人即自害非受人之害已也即此害人之心將原

來的本心着此惡念虧損豈不是自害愛人即自愛非必人之愛已也即此愛人之心將原來本心心着此善念培植豈不是自愛

辭受取予日用間少不了的只本心上順應一於清便過高便使人難受便使人生情欲如伯夷豈不是清之極終自遠聖王之世至於出處去就辭受常事如人家會容可往則往可來則來從[illegible]牽係又如代人任事事至則任事終則[illegible]不終而當已一於去終是本心上[illegible]

廻顧盼有我之心未去紛猝聚散俱是浮景以本體照之如澄潭之鑒萬類有而未嘗有也人能完完全全還上天一箇本體便是生人實受用處彼浮雲竟何用哉

天道好生不但春來俱有生意雖隆寒剝落百卉生意充然勃欝於中乃知好生便是生物之心人能體此生物之心處人接物安往非善人無知愚賢不肖只看他是非同處便是良心所觸此處可驗性善只是無人提省

善言如和風善行如甘雨和風所披非不洒然鼓舞然亦纔拂便過未若甘雨之浸灌施爲自洪惟仁人君子之言雖善言亦善行也滋其根心之言可爲典要可爲敷施其入人也必深其潛物也必廣非若世之區區作好言語可相論列

胸中純是天理言自善言行自善行只要涵養此心涵養既純何施不可或有誦善言樂聞善行以期言行之修者此浸灌之說非澄源之論蓋涵養作去則聞見亦涵養之資專事聞見恐不見不聞

舊病又作矣

能慮第五

慮非思慮之慮乃是既安之後源澄見徹天機不由人力件件迎刃而解如止水湛然萬象畢照非求有以照之也

起來無事日誦論語三二條潛玩聖賢爲學之旨以體察於身心便是當時親授聖人之教

時或獨臨書案涵泳遺編以𥡴識性體或偕二三儕輩優游樹底以養天和或徐行壠畝觀草木之生

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自浸灌雖啜粥飲水併日一食此中皜皜無疵若水之無波月之不翳日之皎爾中天便是貧而樂

人有不說於我者必我之取憎設有可好之實將愛我不暇而何事爲疾我有不悅於人者必我之未宏設有一體之義將容人不暇而何事爲較

以無求爲福以能讓爲勇以無識爲聞以無位爲尊

以醇和爲藥餌以兩忘爲精神以無間爲脉以淡泊爲充足以陵轢爲切磋以無念爲自料以受人爲培植

行善欲勇勿以逆緣掛樹爲善欲真勿效傀儡登場

不可以精力衰而懈吾爲善之志不可以年數長而怠吾爲善之功

室中無人寂然靜坐一點塵慮不起室中有人坦然應事一點塵氣不侵無事自適有事自適道固適也無事不侵有事不侵道固無所侵也

靜而不悔便是靜中純白其天定其機活滚動而不

擾便是動時安適其境逸其機妥當

感述續錄卷之一終

且如分兩斤鈞有權也推而食息起居辭受語默
出處有權也皆正也皆不可以妄意行皆之行盡
正而行經也或畏泥塗而收轍焉權而經也原其
謂吾不旁行而必涉泥塗爲守經焉惑矣天下事
皆類此義理不以大小拘也世徒執在人之行事
每出於俗情之所未嘗爲輒曰彼不得已也彼固
有權在也不知凡不得已者皆天理民彝之不容
已也既曰天理民彝之不容已皆經也皆權也何
則經正理也權所以稱此正理也匪權則正理不

明昔人謂權者一時之用吾則謂權者無時可離
或者乃謂行不去爲不得已而後用權必待行不
去而後用權彼此猶妄行者日用間正準爲經
理中斟酌稱量爲權
人人都有本來權只看稱時準不準
或告予曰古言萬法歸一未審一歸何處曰一便是
歸一又求歸是一外求一也非居家求家者乎或
曰一歸於無曰一是天授之中本無渣滓無二三
無中求一是杳冥也又何一焉蓋一者妙理也無形
色無聲臭無形色無聲臭便是天然眞切之一必
欲歸則一猶未一也一猶未一無亦寂寞昏昧之
無不足以爲歸矣而強求歸之一不如無歸者一
無定形求一則一不可見歸無定在求歸則歸無
所處何也一之理圓融本不執着歸之味活潑本
無着落予不覩於天地之道乎曰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人得一以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清寧正
非三也陰陽剛柔仁義非三也皆一也皆一則無

容歸矣天地之道寧有迹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
一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云而已
矣者是無餘無欠而道至矣盡矣至盡則無容歸
矣審是則沉潛焉爾涵泳焉爾順適焉爾不容以
擬議焉耳其味無窮要皆至理而或者必欲求歸
是舍精微易簡之一而求玄遠之一陷虛無寂滅
之一而非至當無二之一不足以爲一矣
自朝至暮此中純然無累便是一一之學臨臥惺然
夢寐安適便是夢寐之學今日精明覺得昔日猶

有未盡次日精明覺得今日尚有未盡便是與日
俱新自少至老無少放逸便是一生之學臨終翛
然無少昏憒便是送終之學

存心第七

問釋氏言三心不可有何如曰心安有三天地間惟
此見在之一心而已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
渾然一體者也心無未來云未來者至先事而逆
探之也云逆探則見在之心以逆探而失心無過
去云過去者主後事而追逐之也云追逐則見在

之心又以追逐而失援事宰物之時宜以何者爲
當不知心惟見在則未來之心不待無而自無過
去之心不待去而自去見在之心又非可以矜持
把捉爲也天體純全澄然其無事而已無事則存
擾則不存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心之當
存也明矣心存矣一思患之將不嫌於未來一省
愆之際不嫌於已往

問玄之又玄曰嘻世有兩玄哉理本平易玄已失中
又玄益非矣云又玄者益不知至道之無奇也剛

容而不空曰此言自相矛盾道本真實言不空者
益自覺其前空之爲無著言空者又自覺其不空
之爲有礙云爾益不知至理之非妄也道不必淺
言之也淺言之則粗道不必深言之也深言之則
杳善乎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其逝夫乎
之言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夫子繫易之詞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亦曰行其所無
事夫不徒曰費而必曰費而隱見費隱爲一機不
徒曰微而必曰微之顯見顯微爲一致不徒曰寂

然而必曰感通見寂感爲一心夫言費言顯言感
通非有也言隱言微言寂然非無也不言有事不
言無事而言行所無事則又事事而不滯於事非
有非粗也非無非杳也非空非玄也深言不入虛
無淺言不涉形器然後知中庸之道爲無敝也

平易近民者道也玄非道也有物有則者道也空非
道也

或曰何爲無念曰澹然一無所係曰有知乎曰虛靈
自照安謂無知曰知乃又有念矣曰識乃念之始

只是不著在那向知非念也不知則昧中撓藏矣
日景象何似曰體寂神澄若是爲調曰應事時如
何曰應之以澄然而已矣着意則溺忽則忘澄故
無事曰應事安得無念曰正念一無所狥無妄焉
耳矣詩曰思無邪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邪之思無思也爲而不
有無爲也感通而不動寂然也至於寂然念無容
說矣曰安能至此曰心境炯如本無念也念起於
欲欲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清湛澄也非可以聞

答求也

問知能曰知是知非知也行是去非能也真知自能
真能自知真知天知也有待而知非天知也非天
知非天能矣真能天能也有待而能非天能也非
天能非天知矣

勿以俗氣汙身勿以怒語陵人勿以盛氣侮物勿
以所爲自是

造化之生息無限量吾心之卷舒同焉宇宙之真機
無紀極吾心之妙用同焉

宏師曰學問不進受病處只一拘字不知體性真容
舒奚拘也

或曰對富言貧恐爲巳施也對貴言賤恐爲巳援也
曰此猶是世情語士無貧言貧貧病我矣士無賤
言賤賤病我矣奚必對富貴言爲不可哉曰何爲
士無貧無賤曰吾道自足自尊奚貧奚賤

今之論教人者每曰法可傳心不可傳不知心何物
也傳何事也法又何因也即言即心即心即法一
而已人之入有淺深耳當其傳法之時心已俱傳

之矣學者之神不遇耳故月授之而不受不然徇
于百世之下一覩聖賢之書而即悟乎學問者不
悟者不責不傳者世之學者凡遇聖賢論仁論恕
論忠恕處即以心學目之而自遜自此之外不以
心學名者尚多也不知吾儒之日用而不講者幾
非仁乎孰非敬乎孰非忠恕乎亦孰在而非心學

道之不明不行不但百姓日用而不知

衆人取必于外故常不足君子求得于心故常足何
則心我所自有也無待于人安往不足[illegible]

此心純是天理便是一日盡性至命即聖功矣古
人學要緝熙有此日則盡此日之功不問所歷之
修短居此地則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崇卑[illegible]
此身則循此身之分不計所奉之厚薄

人有好侮者見侮輒怒見人輒侮之不知所以致侮
者乃其所以侮人者也怨人侮己而以侮人爲快
悲哉斯人之不悟也

忍非太虛之體人情難遽消什過觸便解久之客氣
自融解之者何本性原無此物也不然有觸即發

無復能解者矣忿而不懲是遇火而忘水也無忿
而懲是未火而求熄烟也學要解不要忍解則陰
雲可霽忍則怒火猶藏

鄉人有行年五十深追聞道之晚者予曰學然後有
聞聞非晚也不聞斯晚矣子誠有聞雖晚奚計徒
悲而安于莫及不益晚乎夫學也者覺也人生如
夢夢必有惺惺斯覺不惺無覺矣覺斯聞不覺無
聞矣善學者識其晚而常覺焉斯當聞矣其人喜
而起曰吾今乃如始寤

人有揚人之善者雖人之善亦己之善人有誣人之
惡者非人之惡實己之惡或問揚人之善未必躬
爲善也何謂善誣人之惡未必躬爲惡也何謂惡
曰揚善善心也誣惡惡心也即念即行即言即事

對外而言謂之隱當其在內則已發皆迹也對內而
言謂之見當其在中則有覺皆事也何爲無迹曰
澄斂無迹何爲無事澄則無事然則卒無事乎曰
動以天奚事

格者則也物之正也詩言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故物

之理既正心之知自全誠正修齊治平皆是物皆
各得其則者也詩言順帝之則以此是物格而知
至也前輩訓物格爲通物情恐於格則之義猶尚
未悉

日用間無論賢愚貴賤長幼尊卑所處皆有至當只
這心無欠缺便是纔欠缺便二矣何爲二曰惟不
在性體上做雖當只是彌縫故二

學問只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落腳求本體[illegible]
做自然能好能惡若著在好惡上便分了

如惡惡臭二一句頗難看惟天然用事者自有分辨
或問妙契疾書前人記以目觀耳先生何爲論書曰
妙契豈不當書但疾書似急於有言惟不用論故
無契若時時天體用事時時妙契也時時妙契有
問皆真語也今大鑑未常求照也而有照者有也
契是本體之明君子復本體耳求契求書有二也
契可書但不必一於疾書

前輩云處天下事要商量學術尤要商量此言似亦
未辭夫事無內外無人已天下事皆吾儒學問中
事其商量一也纔分事學便有內外人已矣其說
不合一以此言學術似猶未商量者

忠恕第八

人道曷嘗遠于人哉謂易從盡仁盡道者驅經以從
傳也析經者也遠人者也子曰道不遠人故不遠
人者可爲其遠人者皆不可爲者也所謂不遠人
而可爲者以人治人而已矣爲人之理則忠恕是
也忠恕之所施則子臣弟友之當盡者是也道曷
嘗遠于人哉所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欲所
不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不欲故子臣弟友
之道皆忠恕之道而忠恕之道則吾心之實理也
道曷嘗遠于人哉

天下一家無人無我有盛有衰如盈如涸有生有死
如開如落盈涸開落之際看的似乎盛衰生死之
時便覺着重人已相形之際看的又重把生人之
理都錯認了爲人非必事業掀揭并必謂我較量
只不孤負了此生又不孤負了並生便是能不孤
負此生一順一寧兩無惡矣能不孤負了並生皆

人皆我兩無歉矣

問沮溺曰沮溺等亦是高人只因無有天下一家萬
物一體的意思所以分人已分去就合下便截住
了在夫子則無我無人無可無不可

或曰昨每遇事過後覺得是妄既知是妄必須尋箇
義理之心替他不然妄終不解矣曰何必別求義
理之心知妄斯不妄矣曰知妄安能不妄曰知妄
明心也明心便是本心本心便是義理義理其從
目耳何必他求譬如走路

步只在脚下奚必他往

問志伊學顔氣格甚大曰此語尚涉兩岐曰何爲兩岐曰兩人所造各殊志伊學伊志顔學顔可也志伊學顔功夫如何做得且如天民先覺耻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所志豈不甚大但未仕時一於處既仕時一於出不是員轉消息孔門無此學問然則何如曰顔子不在出處上落脚一於仁而已矣一於仁則無我顔子幾于聖人以其無我也故任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然則伊尹不可

學乎曰伊尹豈不是好但願學孔子者不爲彼始也任處終也任出執着那條路上未若仁在於仕則出仁在於止則處用舍在道不在我志顔學顔未嘗遺乎尹也何者志在即學也學在即志也求有志彼而學此者

道生物物生於道道生物而道不知其所以生物生於道而物亦不知其所以生惟不知故能生生而不已使有知則有心有心則道窮而物亦窮以是知生生之理不自知也故天地無心而成化

水有洶湧山有巉巖此水此山我曰登臨而我不敢怠顯則豺虎暗則魍魎此魍此虎我日與遊而我不敢觸不敢怠不敢觸而我賴以全孰謂幽險怪奇而非予有益之境耶

天地間有形必朽有象必滅惟無形無象者不朽不滅君子遊神於無形無象之中亦得不朽亦得不滅非賴軀殼永也非藉空虛存也本性與天壤不蔽也或曰無形無象不幾于虚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者之事不思不勉形色以上自有精微

非虚也

雨落于天爲至清雪落于天爲至潔一染于塵則清以濁潔以汙涅而寢失其初惟吾之本性得于天匪雨以清匪雪以潔出入塵埃易濁易涅夫本性安可忽也

或問程伯子曰伯子是大賢以上人純白坦易古道所稀

問朱文公曰文公苦心力學以著述爲道統本原猶尚未快

問王心齋曰心齋一生只說愛言動炫燿雖日講學
肅然非學庸之旨觀語錄自見儒而俠者也陽明
亦已識之
問陳白沙曰白沙語未甚悉洒然有儒者風味
問王陽明曰陽明天生豪傑真知蓋世惝然超悟宗
旨言行卓有可法臣職越乎常俗取善不遺微渺
千世之一人也
木至柔也寒至則凝通途行刑車載若忘其柔者以
是知柔不終柔有時而剛又其變也蕩木石衝城

廓一掃無餘徒柔爾哉金至剛也爲方員利器庸
隨人所制若無賴於剛者以是知剛不常剛有時
而柔又其變也解十二牛驅千萬旅而硎若新發
徒剛爾哉剛有時而柔剛不可恃柔有時而剛柔
不可忽世之處剛柔者知剛柔又知剛柔之變而
無失矣
五行四者皆以形用火之用也以神四者皆以迹著
火之顯也以象三者皆有損益火傷不然烈之發
千萬炬無奪于一炬之微省之爲[illegible]

其外之用四者皆自爲物火則依于物以爲[illegible]
中有火鑽之則焰方其未鑽若無火者木雖有火
而木無傷也不鑽則不焰也不中有火擊之則燃
方其未擊若無火者石雖有火而石無傷也不擊
則不燃也夫暴怒火也觸暴恐鑽擊也處人之暴
怒而擊鑽不事當無暴無怒矣
火之焰嘗藉草木捨草木而謂之火則非火也去草
木而求火則無火也火不可見也其既焚也爲燼
謂燼爲火亦又非火也蓋火之神征矣微可使著

著未嘗增著可使微微未嘗減倏起倏滅倏熾倏
熄不可把握者其惟火乎水不積則不大分之則
微惟其自上下者倏忽而萬頃皆波卷之曾無一
勺水之用亦神矣然有以使之火之用則無待乎
積者其炎也草木附焉草木盛則勢揚草木微則
勢凝而火之神初不係于草木之盛與微也火之
熄也無朕水之消也亦無朕其消也蓋日炙之風
蕩之土縮之火爍之也火之神則不知其所往亦
不知其所來斯民咸日用而不離蓋日中有火[illegible]

空有火木石有火而月空木石之火未嘗灼灼見
也不知其故矣唯不知觀其用又觀其不測之神
藏用哉
水木金損益有微土則無微焚之亦然而既焚之土
亦無損衡之亦流而既衡之土亦無損刈之爲溝
渠矣而溝渠之側有丘阜分之爲溪淵矣而溪淵
之旁有山陵此去彼存益無適而非土也故惟土
可以兼五行之用謂生木注水蘊火藏金皆是也
故觀五行可以識損益盈虛之數而損益盈虛有

不顯隨而變者故因其變又何以識禽受之神[illegible]
火不係于物亦不離于物猶性之在人[illegible]其有性而
不可指其性之所在也然則可以見火而非火也
感則可以見性而非性也故觀火可以識性

性善第九

或問性善何狀曰所謂性善者非有物可指也無渣
滓而已有小能無渣滓何事不可做
上天生物甚廣愛物甚周爲之防患甚密於並生並
育之中寓曲成檢制之詳如走之類用爪牙矣其
不能瓜牙者則疾其足以遠害若兎鹿之屬是巳
飛之類兢羽豪矣其不能羽豪者則迅其飛以避
攫又不能則依簷宇以自衛若鴿雀之屬是巳冬
則生軟毛以禦寒夏則生凉羽以嘗暑其不能毛
羽者則又使生水澤與波出没或深淺以自沃或
穴汙以掩形若魚蝦之屬是巳或爲之巢或爲之
窩擇便栖孳靡所不備其惡甚者又不使同百物
生化如虎狼蛤交梟獍戕本之類隨宜檢制去惡
以存善亦生生之意也亦不欲泛遂其生生之意

也
氣一也寒極則和氣生和極則熱氣生熱極則凉氣
生凉極則寒氣生推遷代謝消無紀極皆莫知其
然以是知造化有不測之運有不息之機
月自晦而朔其光漸生不知其所以生及所由來自
望而晦其光漸減不知其所以減及所從去日常
明月有時而虧陰陽之義剛柔之體男女之別也
使日晝常明月亦夜常明是兩大也其於屈伸往
來盈虛消息之理不備

日月星光各具矣水火珠玉金石光各具矣亟夜行光亦各具矣物各生明無相假也其間小遜大微避著亦尊卑之義若泪借日爲光彼自寓言不此滯也

陰陽無處無之無物無之無事無之無時無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爲陽根陽爲陰根一氣之屈伸爲往來非若物之判然爲二也說者乃謂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際不知既有生長自有收藏生長用也

收藏亦用也非生長時止有陽非收藏時止有陰也不然陰既積於無用矣謂陽又安在耶又不然陰陽豈代相生滅而不屬耶蓋大夏亦自有收藏大冬亦自有生長大冬亦自有陽之熱大夏亦自有陰之寒以意化裁之可也執一則鑿

天之道以神用故日月星辰以象顯地之道以形用故山川草木以迹著說者乃謂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風雨露雷之化爲草木不知草木托根於地風雨露雷特滋養震發之耳非以其化爲也蓋天自有星辰亦自有風雨露雷地自有草木亦自有河岳山海各得天地之氣以成象成形運行鼓舞焉耳使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而河岳山海又誰之精所爲耶果爾是地能生天之象而天不能成地之形也又自帝座前星以下蓋天子百官民物之象而非止如或者之說

人倫之道皆天性也雖兩間至微之物苟一節之良出於天者要皆不自知而自爲不自由而自至不自知不自由所以爲天性爲能歷萬古而如一物

且然況人乎或者戕性真以自放曾物之不若矣

浮雲能往浮雲能來浮雲能生浮雲能滅其往來者風飄拂之其生滅者氣消息之而浮雲無與天下之物皆浮雲也天下之生滅皆浮雲之消息也知消息之無與浮雲自可忘情於盛衰之際

耳聞有聲非物之聲非吾之聲宇宙間共有之聲目視有形非物之形非吾之形宇宙間共有之形知其爲共有之形聲則形聲之可好者吾所勞吾力況所好自有真耶

風清物也一吹于塵則濁為之易風之變于塵也冰
平物也一激于風則暴為之易水之蕩于風也天
地間至清至平者果受變于物哉
食𧉅之禽虫出乃見食粟之禽隆寒自有物與所生
也鳴樹之蟬翔弗及草鳴草之蝨高弗及樹物與
所乘也水潛之魚鱗如水之波穿山之兎甲如山
之吞物類相屬也
夏月六燈薰灼滿室冬閉幽爐燠弗及背物不能逆
時也

依在是渾然全體功夫如人之着衣全不用力藝不
止六藝游不但游適游字與依字相影響日用間
百務應用皆藝也皆藝皆游皆依也皆依皆游皆
心皆道也道是心體本然故日用惟依仁最切游
是游處依志據依游一事也道德仁藝一心也後
指游藝為小物便分內外分內外便非全體之學
或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是否宏師曰如此說
天下便沒有為惡的不是善既是性故盡善便是
從盡性惡亦是性則為惡亦是盡性天下將胥趨惡亦
是性中有的率天下而入於惡此言警之如是則
性惡之說荀卿不得罪於聖門性善之說孟子無
功於天下後世矣謬甚
或曰道體一定學問有消長耳或曰道無終窮安能
一定不然何以曰堯舜之上善無盡耶子曰學道
者易言哉以包羅言則廣博而不可窮以真機言
則微妙而不可測以常體言則一定而不可易以
氣化言則流行而不可止是故人性之有五常本
倫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運五行之推遷夫誰以

易之而生人生物盈虛消息之端則雖聖人亦莫
知其然而然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
其間條理變易而不可以定拘如結繩易之以書
契巢窟易之以宮室汙樽易之以簠簋之類又胡
能先事而料惟是天性之在人心者生生不已之
妙有先聖不敢謂已盡後聖不敢謂已能天地人
之至與參有道無盡而學與之俱無盡者又安能
以一定言耶如日也是是死局子而非性真生生
之秘矣中庸謂天地聖人有所不盡是道無盡乎

是學無盡乎漲體之當必有得

孔子教人只於天機活處應接指引如仁敬孝慈究

信敏恭忠恕之類日日提撕只是名目更不說本

原所在以本原無物恐人或騖於空也說弗畔說

失之者鮮說默而識之亦不指為何物欲人自識

之耳子思說自得亦不指為何物孟子始說本心

指羞惡言之說人心指仁言之亦不以空言也如

釋氏說空便令人無下手處不知至道自有真機

實未嘗著空也

或問仁心體也告顏子以復禮矣告仲弓乃在事端

上求仁恐事端與復禮相違柰何宏師曰請指孫

同皆禮皆仁也見賓承祭出門使民禮無往而不

在也不欲勿施則隨在皆禮矣與告顏子無別曰

得無涉於外乎曰心合內外仁合內外則功合內

外功合內外則事皆心也曰邦家無怨視歸仁不

少狹乎曰歸仁以我包涵人言一體也無怨以我

盡己心言亦一體矣語有廣狹理無精粗

涵養第十

涵養復本體也涵養純便是本體純學者由有功業

做到無功夫由費力處做到不費力處天體渾然

無疵便是天然自有之體亦便是天然自有之功

性體原無渣滓本自純白簡易本自平直活潑潑平

常則蕩而極于玄遠玄遠非性也薄淺近則虛而

淪于寂滅寂滅非性也何則性無外者也而亦非

遠性無內者也而亦非近觸處洞然要在自得之

耳

心之虛靈之謂聖或曰何謂也曰天生人惟此虛靈

此外更無一物人不作聖只是虛靈不完不知天

地者虛靈之原也聖人者虛靈之至也人能全此

虛靈便是全吾天命之性

或曰空便是道否曰道體本空空便不可以為道也

如以空名道只宜以空名已矣又何以道名耶且

如道家談玄只說道如是其玄玄便不可以名道

也知此則知心本無物只說心若是其空空便不

可以名心也曰然則何以見心曰靈處是

或問真體曰真體即是本體對不真而後見真初非

以真名也曰何以見曰真體本自純白只爲[illegible]
處默會便是純白何能會得曰子讀論語否曰[illegible]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道無物性無物空亦無物似不甚遠今何取之
甚也曰道運萬化而不息性含萬有而不滯主道
道無染雜主性性無染雜主空則萬境索然是染
也曰空又何染曰索則萬有俱廢是染於空也染
於空是又以空病也曰何似而可曰連空不用不
更通快乎哉道性原來只一箇

只當下心好便是好何消說過去未來時時存當下
心過去未來都不中用
禪家於一切事都視爲妄棄而不有此便是妄中之
妄何則妄妄也不妄真也合真與妄都視爲妄而
棄置之即此身已墮妄窟
順適易縱困苦易收凡不如意的去處皆是鍛煉之
藥正宜反觀內省
未疾時能養精神可以無疾既疾時能養精神可以
减疾不萌閑念則精神不擾不留初念則精神不

存益精神者吾人之元精元神也精固可以[illegible]
神完可以攝精不亂斯不耗原來之靈明爾已
莫不也不見乎此隱言隱也不顯乎此微言微也隱
微此獨也獨即不睹不聞之本旨也或曰得無一
於內乎曰獨合內外者也非內也未事之中當事
之和一獨也言性分中惟有此無有他也到中和
地位則常中當和慎獨之功渾然無朕蓋致乃功
純而自至非用力以至之也至此則天地位於一
心萬物育於一心位育於不睹不聞之真機而已

通宇宙此獨也
釋門說空已矣却說靜久神光照目百靈集耳又說
諸佛見身作偈又說諸佛隱身而言又說鳥獸人
道又說舍利可質是有也幻也魔也與起初說空
處天淵背馳
曾見無生要義首言忍又言力制便非真空直指於
世間倫常大典都視爲幻併自己說道之身亦幻
矣天下事寧無大壞
或曰吾道近有乎曰不沾滯不聲色有非有也然則

為無乎曰不沉空不含其無非無也然則為有體
之體乎曰持兩可之論將六中之知有無之間擬
又非也然則何如曰易簡真實精微切要處倫物
之中而有功倫物居乾坤之內而翊贊乾坤廣大
而幾微不露全體而纖悉靡遺渾涵而無迹可泯
而順應色色分明當可事事真實不二握一心於
大地萬物不謂之囊含天地萬物於一心不謂之
渾合天地萬物之屈伸翕闢皆一心之真宰執用
不謂之幻道固昭昭不掩也渾渾無迹也使天下

群然歸有歸無道術裂矣宇宙亦又何如
釋氏自拈花示衆之後率多隱機非簡易平直易知
易行之理其徒又筆之於書以為是如男作女孫
人來面壁堤詞明正非禮相嘲之類如飲竹氣水
化蝙蝠悔悟成聖游魚作天子雉雞聞道之類何
學彼則求得欲遂不學彼及非彼必有災殃廁中
相招悖牛猙謂之類尚可說乎果超衆於地獄
乎抑自沉於地獄也乎儒者又為之作書闡揚之
何說乎今其書與其徒猶俱傳也哀哉

天命之性便是中和本體位育真機非剩也率性之謂
道非泐也修道謂教非外也不賭不聞非滅也莫
見莫顯非迹也中和非空也位育非幻也皆一理
之正
盛夏而雨氷隆寒而凍解亦氣之變人之一身怒則
灼懼則縮亦氣之偏
一念之非禮即已得罪於天地况敢著之於其迹之
言之少戾即已獲咎於鬼神况敢二之於其行
或問中庸合言忠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論語專言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豈忠恕為二
耶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如心亦忠也一也朱儒
謂忠恕猶形影謂無忠做恕不出似未達一貫之
旨善乎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矣一語渾融無迹
前輩云若用半點欺終無人不知若用半點術終無
人不識為戒世人用術欺人被人看破無益者發
君子自處則不然蓋心非可之心著不的一毫
偽妄欺則全欺術則全術無有少留半點而猶有
不然不術者與之並立而不去也亦恐人知者

不用吹術術非爲善本自益欺則妨吾存誠之意
術則妨吾居正之心正亦誠也術亦欺也惟人能
破而不用似未盡善
大地間無在而非物即物即事也無在而非事即事
即道也無在而非道即道即心也無在而非心即
心即人也舍物不可語事矣舍事不可語道矣舍
道不可語心矣舍心不可語人矣非學何以自立
哉是以無在而非學也
或問安居之樂門不遠也由我禮門居我仁宅出入

從容俯仰舒泰茲居也茲吾之所自有也樂非
外
我不學佛心自善我不持齋志不昏我不受戒行來
是我不談空語更真
或問不遷不貳曰此是顏子好學之功一處謂一則
無怒也無怒又何遷一則無過也無過又何貳何
則謂一常淨也自忘怒　一常純也自不疚曰此
是顏子克己之功否曰顏子純是復禮功夫克己
費力非第一義也曰坐忘等語何如曰坐忘非言
事也有坐馳意
仁義禮樂非兩途也彼泛泛然分之又泛泛然忘之非生
於是乎不知道矣
問卓爾曰卓爾非所見益親意如曰所見益親似又
涉瞻前之見益未聞博約以前不知高堅前後不
是道體仰鑽瞻忽不是功夫從此夫彼所以不能
自立既聞博約以後真見的天地間隨在皆是此
理隨在燦然可即隨燦然處又皆渾然一致功夫
不待外求文是此禮之文禮是此文之禮隨博而

約功夫卓然在我而不爲想像探索所奪若是乎
顏子之立於道也到此地位雖欲從事於仰鑽瞻
忽以從之亦無由而從也已便是顏子真實學問
擇乎中庸註解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似又求之
於外宇宙間只是一理安有許多中是心之之體
即此便是所性之善擇是反觀真切人都有此本
心不是迷而不覺便是纔明又蔽各各有失顏子
真見得此中在我一反觀而不蔽常常使此中不
昧便是服膺勿失非泛泛然於衆理中求也非[illegible]

便不放也

或曰儒者專言良知今武人横矣良知可以禦武耶
曰究得良知何事不可做禦兵易易耳人惟良知
不存是以上不體君父之心下不體士卒之心外
畏强敵内顧已私無所不至國家又奚賴也不知
良知眞知也眞知眞心也以此事君卽吾之父以
此待下卽吾之子以父事君君事之緩急卽吾身
之緩急以子待下士卒之苦樂卽吾身之苦樂我
旣以父事君士則卒必以父事我我旣以子待士

卒士卒必以子自待父子同心視國家之仇卽我
之仇仇視敵人不顧已私未有不同心禦之者非
必一於捨身蓋自有破敵之誠心耳誠心運謀便
謀不藏誠心制敵何敵不克推而行之〻冠可捷
也曰得無有難之者乎曰內廷無中制之擾同事
無掣肘之人寇在吾掌握中矣

或問道理難求曰不怕道理難求只怕心不光霽心
誠光霽道在我矣曰光霽可以語道乎曰道本無
物無物便是光霽人惟爲物所誘則我自爲一物
始與道不相屬胸中無物無物卽道矣

或問子罕竟從來皆以利命仁俱罕言子獨以命與
仁不罕言何耶曰以本文書法知之以聖無擇言
知之也蓋曰子罕言者利而已所不罕而與者命
也與者仁也何也四教文行忠信並言矣雅言詩
書執禮並言矣不語怪力亂神並言矣絕四意必
固我並言矣今不曰罕言利命仁而必曰與命與
仁上有罕字下有與字則二例矣况孔門論命不
下數條論仁猶多而許罕言猶如此其餘不罕言

者尚有多於二者之論耶况聖人一身全體性命
開口便是性命指示雖名目不同皆命皆仁也今
觀論語中果有不二不命之語使誠罕言命與仁
則非聖人之言矣此百代未明之惑不得不正

或問知識曰言知識無用孔若矣昔者孔子曰生而
知之曰默而識之此知識之正上也謂不言而默
識吾心之理也周公之言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非不用知識也不任己識而惟順帝則以爲識此
天然之識眞識也不任己知而惟順帝則以爲知

此天然之知真知也夫知自內明識從外入…也
而能得其正則一矣後世舞弄機智窮探隱索揣
摩測度以爲知識殊異乎聖人之謂知識者
有一友偶悞悔之不已
先生聞之曰悔過便是改過認得是錯一悔便休莫
在岐路徘徊又生過矣
門人有仕者問爲政
先生曰孔子云政者正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萬世論政之要無以踰此以爲言政者非溯源

之論
門人有入孝出弟專事成法自以爲可終身由之
者
先生曰敦行固已是好學問不可拘執堯舜在精一
上做故其孝是精一的孝所以特雍風動而天下
化之不然所謂孝弟而已矣者豈稱孝弟之謂哉

咸述續錄卷之二終

咸述續錄卷之三

茌平素秉趙紳新著

文

宋山先生敎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游宦永平之昌黎以遊乾日
遠乃取平日敎言刻之自勵
先生聞之曰吾言不可執以爲至也前之所是者今
或以爲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以爲未然學問
無窮安可執以爲至雖吾言之亦與衆共商確之耳

刻何爲哉新復於
先生曰道貴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千萬人
聞之之爲廣一世誦之不若百千萬世誦之之爲長
爲其鳴於世而刻之則書不可刻爲其公諸人而刻
之則不刻不可也雖刻之亦與天下後世共商確之
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後世從而是之亦與天下後世
共是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是也天下後世從而
改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
未是也君子之學也如日月之明爲亦與天下後世

其照見之耳明晦又奚恤也

先生曰不然著書猶寫眞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精神命脈廸乎其殊傳眞以言不若傳眞以人恐夫人據迹而遺心是又以吾之自誤者而誤人也新日是亦卽寫

先生之眞乎

先生之道在心

先生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

先生長矣群弟子離散分處當其時猶不能記

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況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爲世重見之者之過也使後世以眞感眞諒必有得

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之敢忘孤裘羔袖之嫌哉

蓬萊閣記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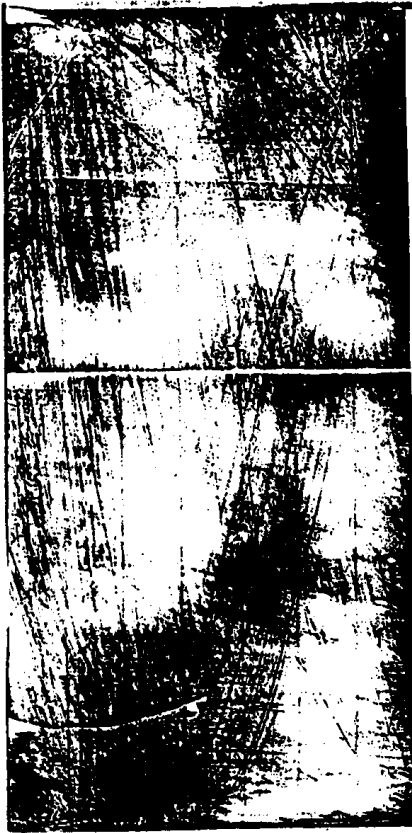
閣峙備倭城丹崖絕頂下瞰海窟煙蒸霧鬱俯于渤澥之墟勢若蒼虬躍濵渤而海嶠雲構軒突兀巋然東方一巨鎮也昔之建是閣者或以三山冥昧窅邈遐不可涉步汪想於虛無漂泊庶幾乎安期羨門一一遇迺於夷情出沒方隅與禦之敵澂不嬰情其登探則翠然縱耳目之觀遠中瀾水汪洋舒嘯若民之魚鱉乎不祗脩乎不又恝恝囿介于懷惡用樓閣爲哉登臨山海之勝闕據登之勝雄跨滄津盤礴壁立

乘高遠眺尺寸千里其陳兵而守也足以控制倭夷潛消寇伺俾東陲晏然什當宁左盼意擬之猷治之米立在焉後者果孰爲當否其時然而駐也將使環海犹獼星羅棊布翼巢巍巍若岱岳之上摩穹昊擧山拱列寧不使鯨鯢息沫波不輕揚而知中國有聖人哉昔人以偕登仁壽爲蓬萊眞境以海市爲幻影而冀民安吏稱貽治世之澤俾洞庭彭蠡之觀而懇懇乎先憂後樂之念蓋古之君子不貴仙跡微祥而貴世登臨舉不言觀遊奇壯而言四海無虞不以一

君之升沉爲忻戚而使吾君吾民獲久安長治之休

豈爲快其於閣之樹也不尤爲永建不拔耶

客問

初問曰時既春矣柳色花香鶯簧蝶拍可與遊乎

曰吾不如子美念惟而是郊疇農祥載事此時朧

畝躬耕俯仰皆樂無愧乎努天乎付帝力於不知

客再問曰南薰布矣槐幕清軒荷翻翠沼可與適乎

曰吾不如茂叔念惟溽暑蒸霖束薪若桂此時斧

斯林月樵橫岩雲負荷歸來不敢忘所有事

客三問曰金飈透矣野芳若沐籬菊吞黃此固亦灑

酒之辰也翱翔乎未曰元亮則有之念惟萬寶希

登桂樓吐曜此時釣艇優游水天一色疑乃烟霞

直接富春一線

客四問曰彌發凝矣雪漫前村梅舒右朧此又亦亟

寒之候也往觀乎未曰浩然則有之念惟天布黃

綿茅簷背曝晚來孫映忘寒袁眠若煩伏窩潛玩

歸蓮倚九春融肺腑

祭中書馬公文

士之生於世也允出乎百載之上者誰不爲[illegible]以一善得名者孰不爲賢喆而未若翁之正且直[illegible]俎敎也當公之未遇也訪世務不茍干時之念孰如其識以草茅待王公之屢召而後起孰如其正以爲哀護人主之知遇而立致相位孰如其遭此足以爲公矣談者曰諷議每關人主線路曰文章無一字[illegible]獄曰政事關當世之機宜此足以論公矣抑不思假儒時常何不言公公必不肯效請關之獻使者不[illegible]

輩公必不肯爲輕身之徃每悼已之不及事親而勤君以親親之念此公之自樹哉古之人有以出處卜其事業者吾惜其出而公之出也以匡時有始進者充而事業克益前愆者吾惜其處而公之處也以守正自榮者釣渭之風遠如公者可易得哉夫士蓋嘗於傳記中仰公之高而夠茲同土也陳牲設醴以奠公也因以風勵乎後之人

祭宏山先生文

嗚呼一方之道脈其自先生始乎自文成公倡良知之學先生以艮半約之然則先生益以繼文成公之道脈也已東魯絕學後一千載無與契者先生以此艮半契之離謂絕學之後於先生而始續亦可也先生自弱冠迄於今孰不曰一方之有道行者乎孰不曰奇偉人乎孝友人乎又孰不曰識卓悟敏足以開後學者乎又孰知所養以至於斯也知先生所言無非性命而不知先生所動無非天機知先生所言所

動皆天機而不知先生不言不動爲天機之昭著知先生居安處正之爲道而不知先生遇變涉險之爲常知先生之可知而不知先生之不可知非知先生者矣先生簡易爽夷一見知之久而益知之久而益有不知者愈久而愈明非先生之難知也不履滄海無以知滄海之深不陟泰嶺無以知岱峯之峻學不及先生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坦率類程明道而剛果不移嚴毅類朱晦翁而精敏不滯明辨類顏子而卓爾之見相爭孝友類曾子而忠信之篤[illegible]

辨惟初見者知先生之樂久見者知先生之深未嘗
見未嘗久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使我輩識
仁始知無心非仁使我輩識心始知無性非心使我
輩識性始知無天非性使我輩識天始知無在非天
是以知此之謂知學此之謂學眞切簡要明透無滓
此我輩之幸聞於斯也往者我輩觀教言先生曰觀
我言語爲機活爲味融教言止教言耳嗚呼先生往
矣觀言動無從矣所觀止教言而已矣向之示我以
簡要者得無自此而支離乎向之示我以眞切者得

無自此而浮泛乎向之示我以明透者得無自此滯
逆而莫之省乎嗚呼哀哉人之於世親生之師成之
成之固所以生之也嗚呼昔孔子悲道之無傳我輩
悲傳之無自由今以往又孰成而孰傳之也去歲告
終于今數月追容慕履裹腸益切嗚呼先生其知我
輩之哀也乎其知我輩之過於哀也乎嗚呼我輩猶
爲先生望也

詩

讀書樂四章

讀書樂樂好書開卷須分正閏餘正言是我明心鑑
曲說蠅聲祗益非就中寧無片語當萬斛沙叢
一粟恐淄純白陶然遲昔賢當日曾遨戒樂處
觀非聖書

讀書樂樂在勤勵志須教寸陰濒源經子功宜
活深文章造欲深莫教安逸來此身請君試擬
草發坐看生機與日新折膠爍金不踰限那計觀

書過夜分

讀書樂樂在心心源豁處自天眞書是古人當日識
觀書如我對談文一念悟來渾映月言開處地
升雲此中契會好相尋書中聖賢折相對且溥餘
芬利衆人

讀書樂樂有成聖言與我渾相同百花頭上梅開蕾
赤鯉乘時已躍空甘霖洒處民獲潤披拂遺編觀
品生書卷何曾孤負人古來雪夜讀論語喜將半
部佐昇平

書

辭王子舉行書

恭聞察院舉行執事以僕應之執事非知僕者也僕惡足以堪之僕不堪執事以為堪者益僕之慚也夫察院自舉有行之人耳如僕奚足舉耶養不足以遂志而以為孝學不足以知道而以為賢拙不足以補過而以為正惰不足以趨時而以為守僕之有負於執事也多矣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前此不知至此始知古人日新之功自見其前行

之有未安耳僕知己之非而不免日蹈於非希古人而每不逮古人惡乎可也今夫席前之地人見其塵而不知塵之未淨初弦之月人見其明而不知光之未完僕之失正類此與其無實而冒善行之名曷若使僕就實而釋僕之慚夫就實行則士之敦實者且益衆矣如此則雖不舉僕而愛僕者固自有在也惟執事者諒僕達諸同執事者共諒之幸勿舉僕以益僕之慚

辭陳化峯舉行書

小兒歸自城中聞吾兄以孝行舉僕者甚盛心也僕何孝之可言哉兩度丁艱雖見憐於有道寸衷莫副曾何益於吾親以僕爲孝則士之稱孝者衆以僕舉孝則士之當舉者亦衆然則兄之知僕豈如僕自知之審哉何則實鮮而竊令名懼私心之獨歉也古人云士之相知貴相知心夫其知之也以心其見知也亦以心何爲而不知也益知之者見其華而以爲不知者恐實德之未稱耳僕敢謂兄爲不知己哉知之

而不諒其衷是以爲兄爲不知己耳孔門諸賢皆孝之孝以養志閔子之孝以感親子路之孝以盡力僕於三子有一乎夫孔子之言後世之法也僕無三子之行而兄舉之舉一人不足爲多人勸適足以彰舉華而增僕之慚耳如僕者奚以舉哉縱如兄之愛憐僕一念之哀戚然亦人子之常事正如直木之在目中所覩者歷影耳無益於時也無益於事也無益於吾親也無益於時於事分量弗及也一舉行而無益於吾親於僕心奚忍哉不可忍而忍之非榮也罪也

僕以爲罪兄以爲榮僕何以謝於兄哉如僕者勿褒
可也前書遺 某公處祇勿舉僕而復瀆此於兄非 某
公諒僕而兄未之諒則以 某之不諒者而復蒙兄之
不見諒也兄之愛雖頓首何以言謝僕之私心正不
如此也在兄亦必有以諒之矣是以不謝而敢辭惟
兄其止之其止之

辭劉志齋舉孝書

不肖遭先母之變承老伯撫慰再三賜之歌行大抵
激切時事雅意勝美不肖感傷愧歉赧然不敢以謝
老伯不以不謝爲罪又爲之稱舉於學冀有所表揚
以示風勵蓋愛護之盛心也不肖踰月方聞之愈益
感傷愧歉赧然復不敢以謝老伯又爲之極意稱揚
詩歌贊詞累千百言而不足盡其稱美昔人所謂無
以爲而爲不肖言之至此也不肖愈益傷歉愈不敢
謝豈惟不敢謝鄙意且亟爲辭之夫以哀戚寂寥之

門承老伯之奬觀稱揚出蓋譬如深涯沒溺之人有
道者不以爲汙反爲之提攜洗滌而升諸衽席此雖
百拜階前不以爲過而有所不謝者不敢當故不敢
以謝也昔者曾子之孝亦云至矣而孟子以爲可夫
以曾子之孝猶以爲可則凡未及乎曾子者皆不可
者也云不可則不敢當也審矣不肖生不能隆其養
沒不能盡其心泪沒何異流俗天地一罪人耳此雖
痛自貶削與吾親無分毫益老伯不以爲罪人反以
爲孝子而加厲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反而觀之所

缺何限所缺既多責悔奚追孝子之名夫亦曷敢當哉蓋孔子之言有所譽必有所試而後世之善惡不足以公是非老伯信之久矣不肖之在今日正小善之不足公者夫不以親終爲悲而以舉孝爲榮以親之存爲已之善有人心者諒不爾也老伯以孔子之心望後人不肖以流俗之行所殊過實觧名高罪累深重夫亦曷敢當哉伏惟老伯無許其所行而責其所未備不肖亦以其所未備者自責而自勉庶不爲天地間之罪人無負老伯期待之意可也老伯不以

前此不謝者罪不肖又甚肯以後之致辭者爲不肖罪哉哀矜之人往往心亂不勝冒觸拂逆之至惟老伯裁鑒止勿復言

答朱少山先生書

先生以海內第一流德意藹然視人猶己每有發新之意即古之與人爲善不是過不肖烏敢當哉讀翰劄仰稱優禮尚祈心照蓋在情不在儀也前領教近世學者開流二氏蓋未知吾儒之爲至當便以二氏爲高知二氏之所以失便知吾儒之至當彼通於釋氏者豈不曰空乎詰其謬則曰空而不空不知至空則不空爲礙至不空則空爲虛詞蓋空字止可言境界不可言宗旨也通於老者豈不曰玄乎究其歸則

曰玄之又玄吾意前玄微矣則後之玄爲太深後玄精矣則前之玄爲近浮蓋玄字止可就窺處見不可以至極論也迴吾儒之學中庸爲至無釋氏之空而又無一物之滯塞無老氏之玄而又有精微之妙界天然自有之中具天地萬物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皆易簡平常之道真體流注不假人爲發之由仁義行孚惠率性之道只此一撥若夫摸擬古人蹤跡揣摩思效猶是義襲而取非真得也此理切近精實在形色中不爲形色所拘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言空言

一管見如斯不敢自斷在老師必有至論

以慰郝紫薇庭願聽受

答孟我疆書

拜領佳音恍然如愛先師事表揚繼述惟吾兄所優

如弱弟安足數正如人家有宗子有庶子隨行逐隊

以少備名位則庶子不可盡無至於克家用譽以表

率斯人雖百庶子不足當宗兄之萬一吾丈之於弟

正類此先師往矣煢煢無所依矣自分落寞退縻如

陷溺無人援適吾兄一諦救之此正宗子之出遊追

念弱弟之家處者落寞也退縻也以一語援之茲悲

起我於陷溺者耶愛莫愛於斯矣篇中舉中和吾丈

之的畢空谷兄爲對症之藥夫氣質未融正是爲弟

之患兄言及此叨中切中顧學問無滓淡泊而已純

正而已淡泊純正一中和也剛柔則滓矣識得滓則

識得剛柔克識得剛柔克則無剛無柔無沉潛無高

明一中也中一和也此先師之的也古今所共有此

的也終日惟此一事終身惟此一事事外無學學外

無人即學即人僕何以得此哉惟吾兄教之而已讀

未發論圓融洞達八荒皆在盏末終篇脫洒洗滌盧

襟爲之一快領大教在午歲使弋早即行欲脩爲先

師述二帥匆匆未及備不聚尚容補正不一

感述續錄卷之三終

感述續錄　卷三　十八

素襄先生行畧

先生甫二十歲聞宏山先生講良知之學遂執贄稱
弟子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幾罔此生
矣因大問答諸篇爲宏山教言日諷誦之並示學者今
教言行於世先生學有原本點點滴滴俱歸一處其
論心曰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
只時時存養默識默契不求不索都不中用又云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即中皆和即未發皆發即費皆隱即
顯皆微即內皆外即文皆禮即博皆約即知皆能即

感述續錄　卷四　一

物皆道即心皆人夫道一而已矣其論學曰學問只
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落那果在本體上做自然
能好能惡若着在好惡上便分了其所論造多近世
儒者所未及先生居常自言時或獨臨書案涵泳遺
編以咀識性體或偕一二儕翁優游樹底以養天和
或徐行隴畝觀草木之生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臥
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自
浸灌雖啜粥飲水併日一食此中偏偏無兆苦水之
汪波月之不華月之皎爾中天其自得如此先生四

[illegible]巳令兩任學博邑令重其人累以百金爲壽郡廷
重其人亦累以百金爲壽先生一無所取取其所應
得而已常自言曰心境淵如本無念也念起于欲欲
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先生至性純孝執親之喪五
味不入口隣人聞其號哭無不流涕久之柴毀骨立
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邑人悲其意爲作詩慰
贊之已公舉於官先生不悅曰以親之苦爲己之善
有人心者亮不爾也力辭之有辭劉志齋陳化峯二
書載集中久之撫院聞其事束帛加璧表其門先生

失偶五十年義不復再娶其子以爲言曰爾欲爲伯
奇乎吾不能爲吉甫汝母易簣言之矣竟不娶終其
身嘗築垣得藏金一篋工人陳一清持去公不頣囑
之曰幸勿泄泄則人姤汝矣人以爲管幼安之流云
李瀛陽守東昌躬造先生之廬談經樹下從容竟日
已又延之郡中召率同志講學信從益衆學者稱爲
素果先生先生爲瀛陽公言請建專祠於郡祀其師
井東郡之素以理學聞者於是建四先生祠先生素
貧茄有地數十畝其弟青衿亦貧先生乃割所有貲

弟所得廪祿悉與其之先生醵金立館名曰尊祖半
供展掃半周貧乏所著有聚族碑記并尊祖會序藏
于家邑庠生孫世祿家貧甚廪次後先生然自念其
文之不易得嘗也過此無望矣以素果故好義其幸
憐我乎則私所知偈先生先生慨然曰此吾志也但
不忍啓口遂先孫生肩督學命先生作慎獨說盡心
解其慎獨說曰宇宙間惟此一端更無他也天與真
覺靈扃中寓玄竅淵涵毫無他預或念內萌或感外
入悔吝得失有觸斯著此其機在我而不在人非獨

之說乎蓋自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一而已矣其
盡心解曰此直指盡心之全學也存養盡心之功也
殀壽不貳不悑其盡心之功也聖學不偏于知不可
以知而遽謂之盡之也學者以爲獨得孔孟之旨先
生雖卑官然所在立教率先孝弟而後文藝皆以至
誠先之故士子服從其教循循禮法邑人亦皆薰然
而化嘗自言古人學要緝熙居此地則明此地之道
不言所履之崇卑存此身則循此身之分不計所奉
之厚薄學者以爲曹月川先生後一人云先生嘗自

言上君子當嘗有六合同春之味故鄉居卒里人爲
崇正會與人子言教以孝及人弟言訓之弟所居里
士安其賢民化其德同邑孫佐周將秉仁施厚輩皆
執弟子禮商河張虛菴亦不遠數百里造先生問學
先生以心要序遺之年九十二猶作詩有惟有清明
一念虛之句無病卒遺令家人勿用浮屠焉

名公評附

王泓陽曰宏山早歲得文成之學深思力踐充然有
得當時門人孟秋趙維新獨契宗旨

張陽和曰宏山與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日夕相琢磨
無一言不契于宗旨文成之的傳其在茲與

孫月峯曰先生潛心性學品格孤高經史不釋于手
名利不入其心

羅近溪守東昌造先生論學脫粟一飯終日依依於
是扁其門曰貞儒

鄒穎泉督學東省聞先生論學嘆曰齊有是人哉於
是聘主湖南書院以訓多士

裘洛源曰在平宏山張先生篤生鄒魯之鄉潛心洙
泗之學念近世學者馳騖虛遠沉酣二氏至語及
學庸語孟之真詮直弁髦視之先生憂滋甚故囿
所精研體驗而有得者時與二三子辨質趙公秉
衷與孟我疆俱先生里人且同侍門牆得先生之
教尤深顧先生不喜著書人罕覩其制作今哲人
既萎不幾與先生俱湮耶趙公懼於是纂其微言

述其遺事并抒其心之所得與生平所爲印正於先生者筆而爲書根諸理竅而寫本真言不必盡於先生要靡非先生意旨斯稱感述也已嗟呼六籍散漫大道非傳先生往矣所賴前有所承後有所啟其在茲錄乎遐家大夫曾宦茌亟爲予言趙公賢既而余宦章丘趙君博長山章去長僅數舍余往來其間士民猶津津頌之不容口大都所自淑與所淑人悉如家大人言蓋真得宏山之傳而與我疆相伯仲者

感述續錄　卷四　末

感述續錄卷之四終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趙維新撰維新字素衷茌平人官長山縣教諭明史儒林傳附載尤時熙傳末以維新師張後覺源出時熙故也此二錄即維新感其師之言而述之故曰感述前錄首記後覺講授四書之義續錄前二卷皆自述講學之旨第三卷爲詩文第四卷則附錄維新行畧及張元忭孫鑛諸人評語也師弟所述無非禪機而轉相神聖以爲不傳之秘蓋姚江立說之初亦不料其末流至此矣

治平言二卷

〔明〕曾大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平言二卷》提要

叙

士有鬱於中則言言之而未必效效之而不以為迂且誕而有當情事惟恐不得當其人者此非徒才與識之為而精誠為之也世治則言貴世亂則言賤世非能貴賤言也君與相有一於求治之心而言者適投其中之所誠然則羣然貴之一當因循苟且之世而徒徵其言之幾效

於其先且以爲非時以爲中忌
以爲出位或言不越其時人豖
逮其言與時所係而例矣者今
委而棄之此有志之士所爲歎
其言以發而自隱其文衰退歎
象　十
矣曾端甫先生博通瓌奇淵古
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議論不
風人意旨而於
國朝典故時務兵刑名實方畧
人才升降胥備而燦畫一一深

中竅會而目擊時艱有鬱於中
擇其可行而無弊者攄而成治
平一家言綜貫委曲根極理要
施之未嘗不可行行之未嘗不
可久書成而不出以示人而先
象　一
生已沒固索其子尭臣乃得之
卓識剏論橫絕今古且讀且快
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嗚呼悲哉
當天下右言之時而斯人不獲
以言售而卒老一諸生窮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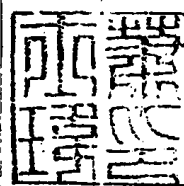
書取信後代君子以傷其志焉夫陳亮一儒生志存經濟議論風生紹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益力學著書淳熙詔闕上書極言時事致天子改容欲用种放故事召之爲宰相所阻後光宗時卒得進士首擢而其年不永亮亦未爲不用也天限之也使先生晚有同父之遇則其言一一操諸左券而竟厄於知己幾與

陋儒之言迂且誕同廢然先生精誠貫金石昭日月海內人士讀其書無不知有端甫先生其人者而先生之書亦漸以顯書成於

神宗朝其時治平日久已豫爲長慮卻顧之圖會

神宗賓天北嚮痛哭失聲此其意可與庸俗人言之者乎余少從先生游先生謂余子如艮黨宜

自愛如艮馬見鞭影即馳者也今余髮種種矣先生可作牽馬操壁而前曰馬齒加長矣而壁猶是也余能無媿哉感先生知己之言而發其平日所為文有當於用以不晦先生之志使知世有如先生而猶不敢以言用而自甘諸生以老則夫秉禮蹈義之儒避跡跐不羈之譚鬱鬱於窮廡之陰緘口於休明之世其湮沒又何可勝道哉先生所著述甚富茲刻其治平言以行

通家眷晚生蕭士瑋頓首序

治平言序

嗟夫此曾朱端甫氏治平言也天下大患海内晏然名為治平無事而寔有浸漬蘊伏之禍變莫能言其所以然迨至禍起矣變生矣而首尾並敝

智勇俱困如學醫人費而迄無一濟曷及乎然則天下之可言者無如治平之時豫防之則不至急更之則可止也故曾朱治平之言殆天下之至言也且夫世之為儒小儒也操行修

潔聊慮沖寂斯亦足自善矣頗有進是者簡乎所謂大儒之效是也夫大儒行不必不修潔慮不必不沖寂而其志嘗在於有其及物之功不以小已自樂也意在天下顧不能見諸天

下登高而四望曷不有異事必有異慮何者誠病乎亡其及物之功耳夫功之及物亦不可以驟也達而引諸政事窮而著書虛寔之分雖懸要期於內有所見與外有所濟簡誠內有

所見與外有所濟即何必身自為之而亦何不可以諸生老哉余蓋反復所為治平言而知生之志之不但已也

神宗上賓生北面長號失聲此其志蓋可知矣今夫當事者於局中之利弊不必憂也即憂之不必知也即知之猶有半塞揣摩之不必如是其確也即一端確矣事多而智少官多而涉少不必如是其遍有所確也今取曾生治平言而按之於古今成敗國家故實為窮詳其摘而議之與酌而救之者為至不可易計深思遠感慨係之真適達國體之言而將之以忠誠者也使曾生身當事任即不然輦上諸君子或取其坐而言者而見諸行則防患既周而近日之變將有所移何至忡忡陸陸究至於不可支語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生之所言要皆使振飭其小雅所載之道焉已矣

乃知天下未嘗無士士亦未嘗無才
患徒託諸言又患言從以傳而不一
用也夫自既沒而其言驗士之志定
不悲哉或謂曾生深於性命之旨若
通釋諸書參會絕微奚先於治平言

是取余憮然曰子且以性命為何如
者哉拱手高談而漠視君父之安危
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
也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
至于痛涕其人生氣益如矣而此外

別有性命乎然余聞曾生十五好擊
劍論兵二十精禪律既而為詩歌古
文辭即又精詩歌古文辭人得其著
述以為秦漢間人也嗣乃益折節學
聖人之道喟然以四海之感與世儒

相抹摋孝友天至父母兄弟之間依
依戀戀終身孺子焉蘊義生風赴士
之阨困不以有無為辭迨其生平及
物之功性命之旨殆兼懷而合鎔之
余以是想見其為人則夫是書固有

所以表矣嗟夫余之論其人讀其書
而風于澤宮者又豈獨為曾生也哉
西江學使者陳懋德維立氏題

序　十

序
余讀曾先生治平言而憤然感也士
有意當世凡經國籌邊錄名練實必
先定於畎畝中抒而為言措而為政
兩者並足不朽故戡禍亂潤太平與
夫攘攘搖役枯管能各攄其所懷來
則立言立功異以異乃今之讀書取
官者翾恂恂却顧不難屈折以遠忌
諱卽有矢謨曾不得自伸其喙先生
以一縷掖感憤時事好為深言而不

序　一

顧條天下利害洞若觀火是非有驗於前而成敗不爽於後如五穀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伐病究窮故敢言斷其所蓄積殊也夫

神廟時稱極治已　朝無敗道官無失德賦無竭澤蒐無伏戎中涓無奇權之隙而先生書之常若種種之憂旦夕有未測者何也古古君子必憂治安而危明主惟以憂危之心立言故深言不顧而畫然無不可用第不用

先生耳昔范文正在天聖中已先天下憂為萬言書遺宰執天下誦之及身為將相所行事無出此書者假使生得時而駕斯言可勝用乎雖然言之至者悲可以窮遼遠近論也太息流涕痛哭當昔言之然已甚誼雖不偶以死而其言畧已施行至所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孝文即未及用歷兩朝後主父偃昉而行之漢室以安先生言之疇昔而今時一

一若左券

督學雲愔陳公業因其言俎豆其人矣異日有掖循而昉行之如主父偃者吾言立功久矣以興余故欲以其言於丗以竊附夏澤危明之意

泰和令徐行忠題

附

陳宗師批允鄉賢祭語

看得秀才以天下為己任凝哉古人固以身務而非徒以言務也乃故生員曾大奇學抉性命之淵微識周當世之大務經綸具有本領道達洞中幾宜即其治平一書成於

神廟之時而符於數十年以後成敗得失有如持券使數十年間有深謀蚤見如其人者豈遂周章無緒至此此則身雖未見而其言固已見矣況其碩著述參究天人文章力廻漢晉躬敦孝謹方正自持或感時而代民請命或遇患而身急振危皆卓然不愧古人而所遲有難於古人者也今世方求訐謨而責儒效可勿崇臧以風多士贓仰府即行泰和縣查古製主迎本生入鄉賢祠崇祀繳

治平言目錄

卷上

卷下

泰和曾大奇端甫著　男文饒謹較

經世議

按古今而論，有一世則有一世之患，有一世之患，則自有一世之雄駿特達，潛識幾先而救挽之。得志見諸行事，不得志則著方冊，垂空言以待夫明君亮臣，庶幾有一人焉，聞吾言而張設其救天下之禍敗，若秦越人華陀之禁方，無不

立起也。雖然，其有形者，皆可易圖也；其有形之釁而屬於一事一端，尤易圖也。是故晉實羯戎於關中，江應元爲作徙戎部之；唐五代節鎮擅命，叠亂分裂，趙則平請削其兵柄，令守宰經隷京師。當是時，使晉武有二世之思，盡散氐羌，關隴便寧，豈致五胡之亂；而宋太祖以開天遠謨，故聞言而杯酒遂定。由此觀之，一事之患，更一事而已。世之爲患不同，彼世之患，非此世之患也，則彼世之救患，又安知不爲此世之大患哉。天下蓋有無形狀之患焉，以爲患而上恬下熙，大難之端未由起也；以爲不病，而秦越人已望而走。此其患殆有不可言者，姑嘗妄以今日言之。今之時，北望而邊備之未振也，水利之未興也，鹽屯之未復也；南望而民力之告罄也；顧中原而漕河四瀆，蛟龍爭道而處也。天下鼎矣，而貂璫雲翔，張其封豕之角牙以吞噬方國，

天下毒痛。憂時之君子，能無隱乎？曰：不憂也。之數者，關切於國家至鉅矣，而以爲不憂，何居？曰：是非其綱也。是患在無綜核之相，不能知人課實，故天下不蒙休。是故有張仁愿、王忠嗣，而何慮乎邊備；有史起、鄭國，而何憂乎水利；有桑弘羊、趙充國，而何慮乎鹽屯也；有耿壽昌、劉晏，而何憂乎民力；得鄭當時、賈讓，而何畏乎漕河；王旦、韓琦相，而何懼乎大璫之不戢也。且天下未嘗

無才一世之才自足供一世之用特患受人家國之任者無意廣求無意憐愛是以失功業治蔭其故曰非其罪也天下恭有大變為君不親其臣臣不得見其君君臣之相隔若秦越萬里間關重阻之不易通且古今上下之分至本朝極矣而人主至中葉深花終歲不一出從禁中決事雖以公孫藏閣古所稱元首股肱亦且望其君如在僻霎隱霧三天之上而不能近

此其勢必有所藉以通君上之前而中涓於是重矣上憑此以通其臣臣憑此以達其君雖天下之大而針孔之線盡偏此二三刑餘之人可不為寒心乎嗚呼亦幸今

主上英明獨斷而中涓無甚不肖者耳假設有險臣如趙高仇士良其自恣縱也既完既固而漸雍蔽主明坑弃人主於股掌之上而天下莫如何盜起而君不知滅劫殘傷元氣蒸霧而主不

關天下將奈何即中涓無有辨權作奸如是者而外臣適有雄智邪污之人如分宜肖子倚為城社而專為其私以亂天下卒坐不可去則天下之禍起矣夫是者今之所未見端也而吾畏其卒也且今之時君英明而疑其臣好獨斷而私其柄其賢正者固已束手矣稱之以聖神中正懿鑠之壽問而不能動其歆也激之以貪冒辟邪褻惡之醜名而不能動其忿也天災屢彰

駭而不惕也六服搖搖而不省也夫主以深居不信臣兼以見定靡搖如堅壘之不可剖危石之不可鑿此雖有智者無所措謀勇者無所措力雖有匡國救世之臣如霍子孟諸葛武侯王景畧姚元之之輩亦無由入其術行其志而況此未嘗學之小臣嘵嘵喋喋欲以空言回天不既淵乎然則天下將終不可為乎吾聞之也無有不可為之時所患者臣無致主之術無絀主

之誠徒以所聞仁義禮樂迂遠不切之論言上格其君故其君益厭若有淵識瓊覽之士出爲別道以予之則以爲可驚可駭相與詆訾以敗其成但取名美不顧事實但務求於君不顧已之未嘗行以是爲忠號於衆曰吾忠之不見諒也豈不痛哉且主不明則何不可因也主獨斷斷何不可成也夫以明獨斷者古所稱天下之利器而微密之骨壁也夫何不因其明何不

因其斷幸不逢昏暴柔優之君何謂不可爲哉愚以爲當今之時要在結主而結主之術莫如先置其身於無可指摘之地使雖有猜心不容不信我同塵合汚勉遂其欲成其所快使雖有暴行必且欣然不忍舍我而後可以唯吾志之所欲爲夫整身以求信新莽之所以移國也同塵合汚以求不舍我李林甫之所以堅寵也凡小人之迷主擬國不告而同然矣而君子恐道

之曰不然莽林甫以之行其私而吾以之成其公莽林甫以之希大物固祿位植私門愚耳目以閉塞天下士而吾以之尊主威定國是絕浮議課百官飭制定法以救生民安天下如此則又何害其爲求信何害其同塵合汚哉故主而雄略自用如漢武則公孫弘之讓非阿也主而躭湎殘暴如文宣則楊愔之術非佞也不觀管子之相齊乎以齊桓公之三大邪好田而晦夜

必至貪側好酒日夜相繼好色而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其淫汰破義固賢君子之所掩耳不忍聞也而管敬仲皆以爲無害於霸國淫與淫國奢與奢同塵合汚撒乎無間而後乃安然行其覇天下之術耳今之人主未及齊桓之行今之人臣未有管子之具而今之人臣之責編其主也往往出於管子之所不敢與不能則亦宜其上下之愈不交而天下焦焦不得受其[illegible]

獨斷之益亦無怪矣且以管子之才桓公之深信鮑叔之薦賢容可一朝相傾倚而管子求易也初諫繕兵弗聽諫伐宋弗聽敗於宋而諫後修兵弗聽諫伐魯弗聽敗於繆而諫從修兵弗聽督盟而諫去兵弗聽歲五年而後桓公始一以管子爲規也惟管子言無不聽而不急於求信待其事後必符一一如左券而後桓公安其教信其言雖欲少參雜焉不敢矣故管子相齊

四年之中國彌亂鮑叔曰奈何管子曰吾君惕其智多可誨姑少胥其自及也神哉淵乎故以管子之賢桓公之智鮑叔之薦而結主如此其難也嗚呼今當此英明獨斷之君而誠結變不携則又何患乎邊備之未張水利之未興鹽屯之未復民力之告罄與夫漕河之四潰哉而況於貂璫乎顧古今以來邪臣結主以成私賢臣寧得罪其主而終不欲失天下各生民何時得

太平也

論事必入腠理必中膏肓而剖析變化抑揚精警類似老泉至結主須誠不務名高真有年之龜鑑也

主術議

古智王之治天下也欲天下之忠不敢望天下之自忠也而必務以作其忠望天下之自忠百不得一也有以作其忠則雖庸邪可變而貞良而足跂兩途者可使一其趨何者誠有以激發其義心也父子之親也而有不必孝之子鄉鄰有好義樂施一飯不負人者人必樂趨之非薄父子而厚鄉鄰也樂其不負人也由此觀之天

下人之於君非遂有子父之澤也其乘時自奮見及時自競勞枯筋蒙死而爲上者非盡以爲當然也曰冀上之不負我而恩我也而上之人往往不憚負之無赫赫之過盡棄其夙勞小者貶退大者幽辱重者沒更重者戮而天下始憤惋矣夫非獨令勞心首公之臣重寃也且以鑿天下之勞心戮力者夫不聞張惟孝乎惟孝以五千人復溳澧諸州報鍾蓺英之知已而終不有著名姓以效國家也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難余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不知朝廷何以負人而令遠覽之士先幾而避至此乎又不知朝廷何苦於負人而令天下英雄智勇之士杜口裹足以遠朝廷乃爾哉且使是時惟孝率厲其衆義勇奮倔可以復溳澧矣不可復荊襄獎乎又不可保障湖南乎一惟孝奮而九嵒居留處之爲惟孝者不感時同奮乎則天下

勝敗當未可知也而彼直以朝廷負人遂老死江干谷畔而無悔而宋竟以無人樂胡故社稷爲墟宗廟滅絕腥膻及於海崖悲夫夫朝廷又何快於負人而不令國益哉前者江陵之受托

我

穆皇以輔

今上也値

今上冲齡天下百事未有定而江陵勠心䇿持

一邊
高皇帝約束而斷行之益自　嘉靖之季南紆
倭北結虜大司農傑傯仰嘘呼而官吏積蠹幾
如宜陽之戈甲雖以
穆宗威明而中央之人擅撤御座撾捶御史擅
行織造擅授錦衣以長君臨御闕豎猶四出無
畏忌如此苟在沖齡又不知如何矣而江陵謹
固其栫執綴正立遂能使中央之人肅肅無敢

譁以太緩則僥以度支則溢也政則樂陞田則
出豢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
肯之滌積垢如釋重負天下之神氣出於一內
治張矣復以胡虜款伏邊鄙敉寧坐
幼主天下之上而有爲天泰山之安雷靈電照
之威託孤之業自金匱以來未之有比也謂安
有非常之崇崛異之褒十世之宥以風厲天下
忠公勞勤之臣身死之日骨肉未冷而人臣乃

有因其瑕釁反脣而劓刄暴其蟄惡沒其家入
老母在堂而無食羣子蹄躐而近死傷國家
之大體辱朝廷之紀綱端莫甚焉且江陵何如
功也昔吳起之於魏績茂矣將三軍使士卒樂
死是能使士向方也治百官親萬民是能使國
治也寔府庫是能使國富也守西河而秦兵不
東鄉韓趙賓從是能使國強也古天下有一於
此者必蒙茅土封矣而吳起兼有之以是自予

雄而反見屈於田文何也豈非立效於長君之
世者國勢定而無虞而扶傾於少主之日者變
自出而難措也哉故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
不親當此時而能不震不驚拱揖指麾而居國
於不傾此其功雖其臣能以國強不敵也雖其
臣能以國富不敵也雖其臣能以國治不敵也
雖其臣能使士義而向方不敵也而況兼富強
治義之效於主少國疑之日如江陵者哉一旦

從而藉沒之竭其家室削其爵謚毋無食而子
無官何罪而至此故至今遠覽之士莫不討度
以爲江陵功累世不可及江陵尚如此雖復破
絕筋骨隳祛神形猶復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
夫人臣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嗚呼若及今不
念帷蓋之施急破讒邪之門復其爵謚官其子
孫遣使祭塋以慰其靈令塊然以絕無訴則大
臣之欲勤國者江陵爲鑒矣其孰肯盡心所事

也哉往胡司馬宗憲以平浙閩倭有社稷功而
楲者極口必殺之而
世宗制曰若殺胡宗憲今後誰與我任事者
天恩深隆故惻語悲懷動人骨血人主而如是
報功也朝廷負人之誚免也夫
有識者謂江陵功過不相掩今　國家多故
中外須人天下愈思江陵之功而竟畧其過
矣頼
上聖明報功之典追及泉壤而先生之言符者
左券此昔人所以致嘆於新息也

輔臣議

嘉靖初言官張逵疏曰竊惟朝廷之政柄必有
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宮闈不在宮闈則在近習
歷觀前代治亂其政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乎
在宮闈近習而治者有幾乎故今日閣臣之任
不專而政事多缺君子曰諒矣逵之達國體也
今夫萬金之家僮僕衆田宅多勢不能一一躬
親之則必委一二家督以總率諸舍人而後諸

舍人奔命一心事因有濟況夫爲天下主而可
無專委乎而可勞形怵心一一親之乎曩者大
僉王少傅疏閣臣之失職而曰閣制於部部制
於屬閣制於部則安用閣也部制於屬則安用
部也夫閣與部凡患苦多制矣部之屬又寧能
長有此權也則是權也安歸乎嗚呼亦幸今
聖明之英斷而宮闈近習不敢大肆焉耳昔山
陽亡徒藉令之蕞跖藉名都大都求竄與索隨

和而亡逃匿之意而漢楊福曰此皆輕量大臣
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嗚呼人主之心不過忌臣下之得權耳而豈知
匹夫爭衡大慾肆逞要皆自輕量大臣始國無
砥柱之臣則上與下兩無所倚始而輕執政繼
而輕主威而天下凌夷漫濊禍不可彌言矣且
是權也上既不欲人臣分之矣大臣獨不可自
攬以報國家乎今大臣之膴膴而不敢自操者

吾知其故矣曰權不美之名也吾攬之未必有
益於國家而先已起天下剸刃吾腹之心以我
爲威福以我爲擊斷非吾身之利也非吾子孫
之利也吾不如徐徐乎下苟且塗附官高祿厚
日過一日而身名俱利矣而不知誰者先任所
謂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以之公小人以之
私君子以之仁小人以之虐君子以之振紀綱
明法令收英雄絕浮議誅貪獗翦奸慝爲社稷

透體而後皆是千古快論不棄其文之妙

黎氏百世之計而小人以之竊公室強私門樹植黨驕朋互以閉塞天下士既荷天下之傾又禁天下之是此所以異也且吾之自齊而小人耶即無權安可若此彼也即不然而自知無益於國家亦當解印脫組以無妨賢者路莫如此志行不果也又不容處自非濟借口於不專權以盖其陋夫吾恐其以避權爲聲而以避事爲實也避權猶可避事其可乎夫惟權之名不美

故小人常假之以斷君臣制股肱以亦人之嚥似而排君子於無容之地而惟其事有必濟故君子必不敢避之以廢誤國家之事不敢避孤特之是非曰非爲我私也不敢避堅明之黜陟曰非爲我八也不敢避定議之生殺曰非爲我成也蓋先處其身於無可指摘之地而誠心潔行強正者乎故雖其君亦深信而不疑有所敢約而不敢爲非古之人有行之者李沆是也沆相眞宗眞宗嘗劉美人一夕遣黄門持手詔以爲貴妃沆引燭焚詔語使者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遂寢嘗起時眞宗未聞以沆爲跋扈不恭也左右諫大夫亦未嘗以沆爲跋扈爲不恭也異哉惟沆之生平足暴於天下故臨時專斷鎮若嶽屹視若無事今無沆之平日安得有沆之臨時乎委靡如此即若權近或有所囑請有所崇擢假中旨以顯拔匪人必不敢抗矣何解

明之也唐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奈何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令日便不可止既而果寢詔可塗況其他乎其君且敬約而不敢爲非何有於下彼二君子寧不知避專之取禍權名之嫌避其無以國故而利害禍福非所計也使若此者可以無媿於大臣矣

子瞻策論不過如此非熟時務通國體安得此剴切痛快真大儒之言也

輔臣議

人有恒言君擇一相相擇百執而天下理矣此非迂言也此堯之所以成雍熙無為之理日月照而四時行用此道也蓋自堯得舜於服澤之野而授之政因日主道無為而臣道有為吾虛靜恬澹而萬物成理矣及舜受堯之後宜將愁其五藏於其血氣一一理之而顧令禹宅揆稷司農契司教皐陶司刑夔司樂伯夷司秋宗益司山林垂司共工若是種種者各有司存而舜何所事也然則君相之道槩可知已今

皇上攬大阿不信臣天官章數上多勿問簡擢從中出則不但不信輔臣矣將無效明皇事類耶夫明皇黜銓曹之多私也分吏選為十曹以他部尚書若它官十人主之試判訖上親稱制臨決焉用左庶子吳兢言遂止然其後欲大拜蘇廷頲以咨擇擬問宰相相曰惟賢是顯何敢

之計從之則明皇之不信餘曹未必不深信輔臣也是猶之肖委人也未有若今日疏隔不相信之甚也夫不信天官曹猶可言也館閣之臣名須機務造膝陳說備詢咨而不聞張目吐膽能進一賢拔一才者何耶上之不信耶館閣之自無權耶昔馮瀛王至貴矣猶曰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吾初入也能用吾丞郎再入也能用至遺補三入則州縣爲止矣是時輔臣權且積漸以替也況今日乎吾謂君之卜輔亦掄選志斷君以亂國者而去之可也若其英烈端亮之臣能體國幹國知人愛人者則亦必務親之倚之篤信之厚任之是勞天下而自逸之計也乃今卒不聞輔臣之能進一賢拔一才者何也且吾之拳拳焉欲信輔臣之權而語信權必令輔臣得自用否則有說矣曰紀綱者治天下之大柄也而上有紀綱下亦有紀綱

鄉總於縣縣總於府府總於省會省會總於京師京師總於輔臣以達於天子此紀綱之形也所用之縣府用之京省一不得其人毋論流毒下國而天下且旁指而議之其所議者是則吾之紀綱詘矣其卒不能不辱奪改易以就下之議於是其不肖者不以爲上之以賢易不肖也而曰卑可踰尊也疏可踰戚也賤可妨貴少可凌長新可間舊也而覬陵覦之心生矣其究上之各分之紀綱祇爲無用之階級而下之是非之紀綱反爲把持之權術非所以習天下也卽天子欲自用乎夫必待人主之躬親而後得賢是所謂人主必耕以自食服戰鷹行而後民乃肯耕戰也彼深居九重之主又安察其大德小德大賢小賢又安從知其誠詐良惡智愚勇弱哉則其勢耳目必旁出矣耳目旁出則其勢又必緣隙以弄權而妨人幾幸輩輩相引自用

可行 挾怨 何其言之中款而透膽也 經濟家讚

則失察耳目旁出則滋害天下將奈何故愚以爲欲振紀綱莫若審用舍欲審用舍莫若一其權於輔臣而責其成何者小人之空人國必搆大臣可忌之名勢之使不敢不畏必假大臣可嫌之迹級之使不敢不避可忌之名者端也可嫌之迹者黨也於是大臣始𢌞惶喘縮不敢親一人不敢崇一進退躍躕其所指而立功立事之臣亦遂狼狽國顧而無所倚甚者偶一人之

而切中事 識足持世

失舉偶一舉之先效小人輒叫呼爰詳而大臣愈自危夫自危誠是也抑不幸天下有倉卒莫必之禍艱鉅難明之疑彼大臣者置之與其訴之也謀之而所與者誰也將與夫平生不相知肝膽不相孚才智不相習之人與嗚呼既平生不相知肝膽不相孚才智不相習矣又孰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故吾曰英烈端亮之臣者亮則知人端則持心平英烈則其氣足以壓天

下者好之聽而不撓於鼻吠其誠足以作天下爰倚之患而不囿於條本無黨何嫌於迹本非尊何忌於名鞭域外之觀排已有之誠開救奇之津程實見之績削浮虛之議輔臣舉之天子用之以天下實理天下事各得其職而天下治矣又何待天子躬親而後紀綱振舉也哉或謂輔臣堅明尊寵使能固天下福倘遇聰察之君縱任我而一時意見各別且如何曰於是何

言也不聞趙韓王呂萊公乎趙韓王嘗薦人爲若官藝祖三不許他日復奏祖怒裂牘擲地聲色儼厲韓王顏不變跪而拾之歸他日綴集舊牘奏如初祖乃悟卒用其人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呂萊公將疏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萊公三舉其人對上怒擲牘投地曰卿執乃爾耶從容而對曰臣豈敢用媢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家事直由陛下未詳耳搢紳俛拾

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象我不如卒用之果稱職藝祖太宗非不知人者也唯韓王襄公之識鑒明故人不負所舉其體國誠故必用而毅不折鳴呼戊巳之閒建寧死長洲去袁州欲用其所親歐尚書爲天官而尚書望不慍惟天子亦厭之也三疏不省袁州則親待命於西苑丹墀中自辰至申必得報乃退此何異韓王

襄公然舉非其人爲天下嘷唾然則輔臣而欲爲國家振紀綱別正用舍而不至小人搖動也則知人又最急矣

經生持論莽鹵則迂只是胸不明眼不快識學未到耳先生史學最精故其言親切而有本奚徒作文字辨辨看過

明法議

人之言曰立法莫如嚴行法莫如恕治世之要術得其梗概矣曰非也立法嚴則煩瑣深密不勝其勞而下不勝其犯其勢足以增天下之疑畏繁天下之手足而不敢展其卒也令有所必不可行而勢有所必潰則其法反歸於輕而行法恕則寬緩迂柔足以啓天下窺見之隙而長天下玩侮之實且所窺見而玩侮者非世之

庸人而世之慧黠狡悍之人也夫慧黠狡悍之人習聞夫法之嚴則深恐其才之必中吾網而不敢爲國家用而又習見夫行之恕也曰是上之人姑爲此嚴法以恫喝我而不必用者也吾雖有所彈於其外駕於其內彼未必直以法繩我即絕我而金錢可通神賕販可活身吾猶可得當以逞吾志也吾何爲不犯哉然則立法嚴是教之犯法也數出重法而犯者衆則不能不

出於隱忍隱忍則法不行數出重法而犯者滋則不能不出於私顧私顧則法不行數出重法而奸人窺見其不必則失轡難御難御則法不行且法者非從天降非自地出天子與天下晝一守之者也故椎鍛以平不夷也榜檠以矯不直也法者以法不法也法立而不必行行而復恕之則是法者徒上木之威容嬉笑之揣摩耳則又安取夫危法以恫喝天下為哉故任其不

夷何用椎鍛矣任其不直安取榜檠矣且人之賢者其氣懦其心朴其顧忌必甚彼徒見法之嚴也而未審夫行法者之未必嚴也將惟法是顧惟避跌是虞內縮外廻祿祿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其勢令彼黠舞文之吏徒援此競法以百中人百欺人而將官不得其毫芒之用耳若是則嚴與恕皆舛矣曰吾將立法嚴而行法亦嚴可乎夫是者亡秦之續也誹

後古來有

之令人起詩

謗族偶語棄市令天下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夫為天下者亦何必乃令天下凜凜阽危如此哉所謂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益一錢而死者是也故嚴而嚴者秦也恕而恕者元也人知秦之亡本於酷矣而抑知元之早亡本於法寬傳而政姑息也哉故偏嚴非也偏恕又非也若是則嚴與恕皆舛矣曰立法莫如恕行法莫如嚴夫何故立法恕則蕩佚簡易使天下之賢才得

展布其四體而不困於維縶而行法嚴則必罰必誅能使天下慧黠狡猾之人惴息而不敢失足其中故立法恕則人喜於自見人喜於自見則事功立事功立則主尊國強立法恕則人樂其平易樂其平易則愛戴深愛戴深則人和洽洽行事甚恬愉居此甚安佚若是而有詐臣奸吏豪民猾賊敢犯吾法內之禁者必誅不赦剔天下肅矣故法內之禁秋毫不可假貸其法外

之所可疏濶者一切與天下自便毋以嫌似相
註誤毋以憎讒相黜汚此明王所以鼓舞萬方
長執重勢而獨收天下之利者此道得也辟之
善馭馬者其鞭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
之不右則必絶之若其奔逸絶塵可以追利辟
害而不免踶嚙則亦姑少聽之而已吾觀西漢
之治大抵其才力雄異之人皆得以便宜從事
而無拘以文法及其法行雖貴倖必戮嗚呼此
所由盛治不可復繼也

宛切透快絶無齧縮囁嚅之態其旨明而筆
斂可與韓公子蘇端明方駕

責成議

昔者
高皇帝之治天下也設官分職棼然鱗雜襲然核
其要不過曰以大制小以小制大以尊制卑以
卑制尊以衆制獨以獨制衆以親制疎以疎制
親以天下人制天下人纖悉無荷横無輸重而
國家坐受其長安無危之慶夫
高皇帝之爲謨鴻悠矣而其末乃不能無掣肘
而相牽觀望而交相誘相牽則功不立相誘則
禍不彌日玩月愒養成其不可復拾之釁此非
細害也夫吏者民之本綱也聞之曰善張網者
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魚魚久矣其沈
於深淵之下引其綱而魚已襲矣故聖人治吏
不治民今夫守令者近民之最官也而將帥者
捍塞之最臣也然則欲百姓之又安則莫若責
守令欲邊徼之強固則莫若責將帥今守令之

上而相牖之官亦既多矣將帥披甲持戟以與
胡奴爭命於原野鋒鏑之間而廣置不諳武之
文臣坐而制之八使十連動相牽掣事至借限
守以逃責事成務分功而諉過十羊九牧莫此
爲甚愚請先言守令先正曰得一良令無與勝
兵三千得一良守無與勝兵三萬守令何若斯
重哉夫渤海盜起二千石莫能擒龔遂至而盜
立解永始元延間長安中探赤白丸薄暮塵起

死傷横道尹賞至而長安清當是時即令校尉
暴師露衆曠日煩費未可力勝而此二人者不
煩一戰不費斗糧卒令大黨震壞寇徧而農還
唯其不拘以文法而謹督其成故二臣功見言
信雖然當龔遂未至漢未聞以渤海盜不可擒
而別增一府官以壓之也尹賞未至亦待夫能
者如賞耳不聞別設一督捕以尸之也何則官
多則權分權分則責可逃往者青羊盜起余尚

書言後以知判叙卑判貳不由科目識力有限
清建寧州爲府以府河東府亦謂府勢尊嚴人
心伏憚矣然至磁盜自冉化入宜城姑熟張太
司馬往贏議以千里遥遥無一憲司請特設兵
備於池陽則是又以府勢不足壓人心不足懾
也夫天下事惟賢才足辦耳今不求賢才而責
官級不督守令之吏治而徒徒增設高巍是直
以沐猴之衣冠土偶之尊哉爲足以之屏之翰

遊且州不能勝盜則曰州輕而建府府又不
能治將復何設府不能勝盜則曰府輕而建憲
司矣憲司又不能勝將復建都乎且 書中
兩軍息以饒故戢黃侍郎矣則亦將以侍郎不
能壓而適置尚書可乎夫侍郎非由科目來而
稱識力無限者乎何以有此敗也夫守令者比
古次國諸侯小國諸侯有守土之責爲民正長
可言輕哉即今円州縣官被盜破城池此守土

將帥抵死此何如職也而每一盜起輙別設尊秩不程功明罪謂之何哉且民雖剽劫而長吏不任責可乎又況於城池之破陷乎吾意但嚴督州縣官效死力戰彼畏死必百方討賊矣然此非居乎遴才而嚴勸懲焉不可也若謂州縣官級卑而權輕必待建府必待建憲司則是州縣官雖破盜破城池固無傷也何也級卑而權輕也州縣官級卑而權輕而必待建府必待建

憲司況是士之入明以州縣官不足恃也無兆雖有陳勝劉廣李密黃巢之寇州縣官固可安坐勿慮矣何也有官高而權重者若府若憲司任之也則又安用設州縣爲又安用坐立兆衆誅之決哉其日者

毅皇帝之初中原盜起肇屋而食吾江右爲四方逋逃藪賊旣平督撫增縣至今不下十餘夫將[illegible]治則是以設縣爲不能治而增此以助

之也彼不能治矣而此獨能治乎哉此而不能治又復何設民援賊煩無拔於亂此何異痿痺之人手足不舉不思瘳其手足也而別以木手補之高骰躡之庶幾冀其持行不亦悲乎故愚以爲欲其守令之治宜莫如遴才而專責其成倣古西漢之治許以便宜從事毋以嫌疑相詿毋以懵讒害成賢者得展布其四體而不拘以文庶幾乎民安而尊舉兵練而盜弭乎若夫邊

塞猶是也以將帥節戎以總督大臣一人督轄之而別設主餉官足矣又何爲有監軍諸職紛紛擾之乎不聞狄武襄之征廣南乎此非云之聽言也　嘉靖初兵部以虜警請大臣經畧

天子曰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嘗得人故有事無策輙擬增今邊務責廵撫矣緫餉者所司矣今勤心而可矣遣經畧滋擾何爲煌煌聖謨

典

高帝爭烈。嗚呼。人主而欲建安强之業也。但內責守令。外責將帥。中責輔臣。其於平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輔臣别有議。議在主術。

漢治之所以與惟得人善任職專責重。後世以體統名分誤天下事多矣。此言何周至而縷切也。

富國議

今天下之財廪廪矣。取之官而官告匱也。取之民而民告窮也。是竭天下也。大司農持籌束手靡所措。欷曰

主上躬節行儉。爲天下先。有司催徵以時。幸年歲豐登。冀萬一之少瘉而已。夫今

皇上可謂至儉矣。而度支不加饒者。非土木禱祀賞賚諸役。即不節而所後能幾何。即節而所餘能幾何也。民方顛頓經溝壑。而有司且以嚴辭佐其竭澤之漁。又安所得倉廪腴都鄙盜。如先漢陳陳之世哉。大司農又以內帑饒。度支匱。期望

皇上盡發其內帑以佐國用。毋示天下私。毋樹私膈公若胡越。直以計無所出。故不得不盡此策耳。雖然此亦非經國慮遠之長籌也。夫度支雖匱。尚可濟內帑之饒也。今日雖堅嗇不即厭。

安知他日之終不用也度支匱矣盡發其內帑
內帑發復匱矣又安取者乎不問其日江陵當國
之餘乎今何存也何所費而更無餘也問江陵
物逝時大司農所儲千七百九十萬無何六七
年而向所餘者蠲然矣何所費而更無餘也夫六
千七百九十萬不可不謂腴矣無其旱相乘之
憂疆埸意外之變坐而用帑輔臣不加節司農
不加節今議者復藉責內帑之盡發吾恐發竭

三四年而　國家復如度支罄矣卒然有急更
欲何發乎故曰非經國慮遠之長籌者此也乃
有慈切之備恤民之長策又引
高帝之屢詔蠲租
文祖之不貴錦繡
昭皇之禱泒出產以爲計慮至深此以紓民力
可耶國方大屈饑以相恤群若主人饑倉而禁
庖廚之進食命之曰吾恤庖不亦難行乎吾嘗

反覆思之千金之子門戶鉅賓客煩酒食衣服
輿馬僕從之費歲不勝博則其漸必不給販夫
小人歲不滿十金量腹進食忍寒節衣一身之
外別無異耗則其勢反寬然若有餘何者其所
出之塗異也今民之所以困者國之賦厚也賦
之所以厚者出之塗濫也不嗇其塗賦雖不厚
不能爲國故欲薄賦者莫如嗇其出之塗而欲
嗇其出之塗者尤莫如汰天下不急之枝官蓋

嘗觀于唐其始太宗懲末世官冗國費定制六
百四十有三員喟然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
矣其後末季文武官遂至萬八千八百餘員故
宋呂祖謙非之曰官之冗莫甚唐也雖然以今
日較之又何如乎京師員千四百七十六人矣
南員五百五十有八人矣外官二萬二千九百
餘人矣而武職復不下八萬有若土之毛不加
益而官日增天下財產何得不竭生民膏血何

御史安移鎮當塗而外設官衙於采石以月更
望沿江防汛以懾姦宄奠南服即　朝廷無
南顧憂矣猶未也外服之職若賦稅若學校若
督施聽訟若軍伍百工之技倘郡縣之所得轄
理且轍籍彼也及夫事連兩郡營出大衆則必
有監司以臨之乃足矣今守巡之外别立數銜
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維爲吏不奉該議民不
聞姓名不亦濁乎愚以爲自兩臺及三司使及

督學大夫外諸一切若屯田若水利若清軍若
驛傳糧儲宜咸令各所部守巡轄其事而兼理
之守巡之稱也則以所部屯田水利糧儲諸職
交委焉巡泉之稱也則以所部清軍驛傳諸職
交委焉兼革之請去代攝之患消事其濟乎經
歷典文移可也何謂必佐以諭事照磨理卷宗
可也何謂必佐以簡校理問典刑名辨疑詞名
可也何謂必佐以副愚以爲皆可省也其諸郡

邑首領及夫所云吏目者皆可省也所云寨巡
簡者皆可省也巡簡者無事徒與僻陬窩猾爲
猾鼠有事不爲獸竄即汚劍血耳縣既張官置
吏所衙又設武戶鎮之不此之責功而彼之分
祿何居乎猶未也建武之初光武懲前世冗官
之弊裁天下州縣四百當是時兵戈擾攘盜賊
陸梁宜益官鎮撫而遽行省併何也蓋聖明課
實恤民之慮悠遠矣今縣有二里三里者何也

夫不責功程績而徒多設沐猴之衣冠鬼哉之
士偶以爲足以維城維翰不亦末乎愚以爲自
定海崇明諸邑外其他戶稱賦簡方二三里以
上至五十里以下者宜併削入附近之邑其附
近之邑必原設武衛乃可而别置丞一員填其
地所設丞或由科目或超遷擢以優其權副千
夫長一人百夫長一人佐之若其官屬之盛學
校之設吏卒之額諸道上官之供億亦斟酌省

人所附近者爲一邑猶不恭省乎。猶未也。百姓之困宗祿極矣。天潢之派浩衍無涯。極周晉二封專爾州南山西之歲入不足以供之。而他可知已。說者請於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倍其分典。非也。諸鎮奉案無中人十家之產。無王公爵位之稱。一旦遽裁祿入。是坐令向隅而憂凍餒耳。非所以明 朝廷親親也。愚以爲其賢者宜令與兒冀鴻逵之秀。

同隸金閨之籍。而其不能者授之以京東輔郡負山控海之田。開西北水利。令與民雜作。使得贍產爲子孫計。而官給其資。金湯附而轉輸省。宗支厚而民力紓。爲利至博。顧初不嘗試相與行之乎。猶未也。京師之冗也。莫甚於錦衣。洪武初錦衣官二百十有一人耳。至 嘉靖初損裁濫劇。猶存千七百餘人。覦覬歟亦既加矣。陸炳用而所遴緹騎驍勇者至七千人。所召募三

輔秦晉齊魯閩騎爲超乘之士千有餘人。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噫極矣。以戰則曰吾非戰卒也。以守則曰吾非守卒也。大司農持其籍仰屋嘆而已。謂宜有術漸損之。如 嘉靖初年事可也。他如騰驤十二營之士。光祿無名之饋。邊塞無用之官。歲餉數溢之數。武闈世蔭之官。所可沙節者不止累巨百萬。吾不能盡者於冊。然所可言者止此。嗚呼。爲民

設官。官劇而擾民。謂功賞借限守以逃責。無事則飽廩祿而游談。又況所稱宗人衛官種種虛糜乎。天下將奈何。然吾考元和初。憲宗竟以吉甫奏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卒能平淮蔡。威澤魏致中興。吁若今之時有 聖主擇天下英烈碩亮之臣。堅明約束。徐容有術而斷行之。令藩省官稽其所省祿俸之數。歲時輸入。而別貯在外諸府庫藏。勅度支勿擅費。歲終令給事

御史簡之而人主又以節縮加意嚴實三四年
後蓄積多而倉廩實國財損而度支饒然後議
薄斂之定法淘宿逋之民困諸稅悉吳越滌章
之賦十可減三四國有貫朽之福野有含哺之
慶其於以富國强兵赫然致中興又尚萬在元
和上矣。
議不通千百年利弊不能一一談如指掌雖
蠢陋儒之臆貢備經國之采

賦役說

今天下無大水旱之災無大兵革之擾而閭閻
焦焦有哀嗷之聲若病阸之人氣息僅屬不以
溫劑厚補之後雖有盧扁亦無以固其生矣民
之羸餧若是其甚者何也賦役困之也自我
高皇帝躬親民疾苦既在位加大德於天下稽
古定制以版籍覆丁甲以地肉定賦稅時特蠲
天下賦甚者減全蠲不征又嚴贓吏之誅以安

養之已論嚴實為賦長督其鄉之賦而面命之
作大誥以告之遣天下務定圖冊元氣肇復耳
目一新民淳鮮所朘削濫貪嚴發致清請賦長
知頓重又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儲利無
兌淮之遞官少王徭十國稱易供故上利而下
安也其後建鼎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輸京
食百官京衛軍而宗室日益以蕃百官日益以
增邊費日不訾而他府之市日相尋無已比其

勢雖欲不增賦固不得免賦長之法窮而後韓
中丞雍撫江西於是有里甲之則諸欟目視部
所下派剋亦之即升斗靡不均即鮮陋悅民知
布算雖不脫也里甲無由浮斂而上下其手於
是江西之民尊奉韓中丞則如金科玉條誦言
之至今後周尚書忱撫三吳則有平米法有均
徭等法三吳民甦而財裕比之劉晏其後法益
圮不復論丁糧而第專於里甲均之矣里甲均

徭之法窮而後歐中丞鐸撫三吳則有徵一法
龐中丞尚鵬撫浙則又行一條法皆便民至計
民甚其德若頃之閒中丞如斗撫江西主龐公
議上之會遂卒民巷哭失望而會劉中丞光濟
來奏可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命之曰四差不
分年不廣設諸名富者不返官役人不坐名募
人不復致抑勒法至便民間亦多少鼓腹遊矣
乃民之疲餓日川巳甚而閭閻焦焦若病悸者

今天下欲究心民隱者當熟思此篇

何也在今甲法外科率者類有禁今天下理大
物傳四差編派諸目視兩初業倍十之矣末流
之勢於所編之目復增行增益而民不知其故
夫天下惟昭揭其名則民曉然悉其成法墨吏
不得增侵漁今如許而為里甲民弗知也如許
而均徭民弗知也如許而驛傳民兵民弗知也
聽縣官之所編耳縣官以為如此則如此矣又
其黠者故布派式以詔之而陰遂其私其在省

郡有監司若守而民易自通者猶得存法守之
什二他僻遠之邑去監司守且遠吏得行恣雖
而民不易赴愬山谷遠民畏事而憚官不復覿
吏門陰蠹事但見今歲每石額增二三分矣明
年每石額增二三分矣民蹐足屏氣聽之耳不
知其故矣易知之單不直截臚列其數而依昔
舊制繁稱隱會汗漫其目乃極天下之難知也
愚以為速御二介不則示不易之則而勒之石

使郡邑巍巍無可訛乃徒令墨吏私派患未有
解也又非但官箴而已郡邑之猾胥及郡邑之
氏倚倍倚域者多出其利以與督儲門中之老
胥通矣於是督儲有歲之則丁視他邑增甚矣
督儲不知也縣官不知也其民不知也增之甚
而後郡邑之[illegible]門中之老胥紫伍而
利之矣夫　即又増有大甲兵大工役未嘗加
一賦也即所部事與而費不訾亦嘗明奏　朝

廷而後下之郡邑安得令歲一則明歲一則乎
朝廷未嘗有加賦之令也所部未嘗有事也其
所征輸按往昔一歲之則征之足矣而今歲一
則明歲一則何也自非　朝廷之加賦所部之
事與而何以一歲各有一則也則不聞其加少
而嘗見其加多然則則之下適足爲郡邑之猾
胥與督儲門中之老猾作儋食資耳故愚以爲
不刊其成制而絶行歲之下則雖有賢敎之民

患依然不避也又有甚者貪吏之追輸也甚於
暴子弟之索逋也恣增其數不啻暴子弟之倍
蓰月也輸者至而羨不滿額而刑之稱曰何以
尚不足也貧民不足於毫釐也註之籍務以責
之籍之所註者僅毫釐而後之所補者業倍蓰
矣況權有吏廠有吏種種陰耗而歸咎直歲之
失金者又不皆乎故愚以爲不亟繩墨吏欲民
之少甦不可得也舊之逋也而逋征也未來之

賦也而預征也夫舊逋固爲不可蠲矣良民畏
法莫敢不畢輸獨奸豪劇猾猾相與十五均
其利藉何災傷覬蠲免赦蠲積逋所以惠奸民
不可也雖然亦何至聚先任者之所不敢盡取
而吾一時妄濫漁乎即有能追繩猾吏償其嚙
者之飛皆而隱食者而乃以歸私橐故政雖善
而民不皆服又況以預支之費不給而暴行預
征之賦乎故愚以爲不緩征輸而遊征而預提

欲民之少甦不可得也辛丑之剛江陵行度田
法愈民之殷厚者爲弓正而殷厚之民樸淳不
請盡爲流民黠吏所賂及其數不及格則又於
弓正之身滿之故弓正之家往往虛賦多而子
孫狼狽縱盡行賤鬻莫爲供其賦者於是弓正
家之田去而弓正之虛賦猶存雖破家舍賣妻
孥猶不勝矣其在士大夫之理田不過權又可
知也故愚以爲田疇不清欲民之少甦不可得

也謹按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
四百餘兩而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
兩會一歲所出以計其入所存者尚一百六萬
五千二百餘兩歲歲儲之可謂不訾而距今戊
戌之冬曾幾何時大司農上言總大倉庫中止
存九千七百餘兩亦大懍懍矣是尚不能當江
南中富之家卒然有急何以備之乎何以懸總
至此乎故愚以爲冗官不省浮用不節逃欠不

汰欲民之少甦不可得也嗟乎賦役大事理財
大計也生財大道則曾子言之矣世之學者既
不講經世之學又不問素自操潔動以理財爲
粗鄙而詆桑弘羊劉晏爲不肖嗟乎今安得有
上足國下足民如桑弘羊劉晏者

法弊相維上下相胥言之井井至抉黠吏老
胥因緣爲姦如趙尹韓公發部隱伏幾無遁
情可稱達儒

治平言

泰和曾大奇端甫著　男文饒謹輯

兵制議

曩

文皇帝身犯矢石甚苦暴露從馬上得天下亦既瘁矣既得也吾意當自安恬逸因循舊貫乃置金陵汴而之窮邊極寒之地者

文皇帝非愛之也

文皇帝深惟社稷之重規恢萬載之策以天子之尊而身親為天下障強胡使四方無虞故雖瘁弗計也

文皇帝既定都矣當又自安恬逸因循舊貫可矣乃歲伐胡　天子親度漠南望北斗虜偃尸脅息鼠伏鳥竄明正告其意曰吾都燕也將使取便徑易出兵伐汝也以神京之重百官萬姓六師之所輻輳虜既內懾於出塞又　天子數

蕩沙漠百戰餘威令子孫帝王安承其休而天下無事此其計萬世不拔之業也夫以天子之尊而身為天下障強胡則天子安可不知兵大臣佐天子為天下障強胡則大臣又安可不知兵異日者虜乃在甌脫去神京數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大寧東勝以間之猛士如雲健馬如雨殘虜尚無慮數十萬而五福一不慎則十萬之師殪又況於與和廢開平荒套河不守界乎

虜為衝山南山北河內河外袤地各千數里無河山以關之無大寧東勝以間之此其為禍必百此矣由間道絕松林直指居庸則呼吸可壓七陵下若以千騎躁上谷以三千騎壓雲中使彼此不得顧而以三萬騎道開平攻薊焚燒廬舍大掠人畜乘風雨之勢以逼閭闔則九廟驚矣遏采類絕廣寧越山踰河徑潮河古北扼我吭而軍距神京一日耳故夫都燕之急兵也甚

於都汴洛金陵萬萬也何者以退胡大熠也然則天子安可不知兵爲大臣佐天子又安可不知兵乎雖然不知兵制不可謂知兵知而不能勤習練不可謂知制蓋嘗論之　永樂初京立三大營營無昧兵之將將無失練之卒然　天子猶時時親臨試賞信罰必用極勤懲又著按月開報之條故兵數用不困蓋明示

聖子神孫天子若大臣不可以不知兵者固如

此三大營不相統而後於尚書謙奏簡精強十五萬分團十大營而後團營之制立至　成化初以輔臣劉定之密疏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爲四班班四萬與京衛蓄上其十有二萬分設十二團營而後十二團營之制立至　正德時復選十二營精銳別設將統率以待各邊警而後東西兩官廳之制立至　嘉靖中以侍郎王邦瑞言更制合十二營三分其兵爲舊制設戎政府以一事權而後三大營之制復立蓋我

列聖若大臣之於兵則亦既歷歷矣若是豈兵弗強甲弗堅虜悄倰沮膽而虜至往往一矢不加避者非獨侵削害重而役占獎滋也則亦由兵制之未精而知兵者少耳嘗按鄭給事林以軒轅氏破蚩尤陣教京伍其畧曰黄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主旗鼓八節如環繞悉聽指

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是也自此京軍隊甚齊足當虜不雖然自謂是法也與起以下莫知則亦不自知其言過矣夫此特大畧耳若夫攻殺擊刺坐作進退之方不得其精神鼓舞熟習妙密而還責其彼此之相援也如鼓答桴以摧堅決勝不

幾武宗未必有此志置

亦淵乎。蓋吾嘗聞之方外逸人矣。練兵之法至未易言也。今姑舉綱維。有內練。有外練。內練之法六。一曰練心。二曰練氣。三曰練手。四曰練足。五曰練目。六曰練耳。外練之法亦六。一曰練陣。二曰練營。三曰練藝。四曰練地。五曰練將。六日練勢。請得熟數之。何謂練心。心萬事之君主也。練萬卒之心則尤難。故其教曰始以仁。何則。愛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是也。繼以禮軍士飲食

必先隊長。隊長必取其次。以教讓是也。又繼以信。賞不遺仇讎。罰不阿貴親。法如金石之不可搖。而令如入淵之必死者是也。又繼以節制。上統乎下。下承乎上。截然不可紊也。假令一隊長。即斬其所部之軍。曰此統下之節制也。若一隊之軍先却。即斬其所隊之長。曰此承上之節制也。四者備而專軍并銳。并力一心矣。氣之練也。激之使必鬪。習之使勃勃乎其欲試者是也。

手之練也。有增重法。有輕法。足之練也。有走法。躍法。不可不知也。目之練也。其精者習觀的法。久則可使懸蝨如車輪。而粗者熟旗幟若其身之衣。耳之練也。其精者有甕聽法。久則可使聽十里外兵馬之聲。如在堂階。而粗者熟金鼓亦若其父母之聲。此所謂內練之六法也。六者備可以教陣矣。陣之法或用三。或用五。今夫岳武穆之受兵法於周同也。三法也。王靖遠之受兵法

於異人也。五法也。三法者。每三人鼎峙足立。擇一技衆者爲長。而稍前。二居左右而稍後。亦足成犄角勢矣。由是倍而三之。得九人焉爲伍。再倍而三之。得二十七人焉爲隊。又倍而三之。得八十一人焉爲總。又倍而三之。得二百四十三人焉爲營。曰是正營也。其鼎足而立。猶之乎三人者之勢也。別置副。副勢亦如之。數亦如之。計二營之卒則四百八十六人矣。陳之必有副也。

更迭而進。更迭而退。使力不患竭也。其進則半戰而半止也。退則半抵而半抽也。夜而防警。則半起而半息也。分數明。而御將軍力。其緯緯矣。故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向開威大將軍之教陣於蓟也。襲川其法井井。而乃不置副。又不作犄角勢。此所未備者也。陣成則營之法要矣。雖陣未成。我一出兵。即欲安營休士。故營不可不練也。夫古之兵止則不可犯。而今之兵止則不

免於衝。是其故何也。古之營。築土自固。而今之營。濠淺易越也。愚以為西北山川曠漫。車戰最便。近命總兵大猷制兵車。為獨木輪。人推挽可上下。壁。安營可以防突。追奔可以致遠。對壘而陣。不動。交鋒而矢不及。翼以強弩。神銃而敵不支。此衛青以武剛自環。而馬隆以偏廂轉戰千里者。皆是物也。營安矣。而何以禦敵。以禦敵則藝不可不練也。藝不可不令專工。亦不可不令

旁通。專工。則技神。旁通則盡變。今夫鎗之家十有七。刀之家十有五。弓弩之家十有四。棍之家三十有一。拳之家十有四。馬上器械之家十有六。諸此類。不可枚舉。此外法有假之者。有辯之者。吾厚禮而致其師。擇所近而教其士。賞信罰必。以課其成。無不精矣。次練地。練地者。如過山即習登。過水即習涉。過市即習巷戰是也。次練時。練時者。如遇寒風則習屏氣。遇暑暍即習向

日。不可不知也。若夫練勢。則兵家稱至玄要語曰。善戰者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而至於漂石。勢也。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三軍之衆。疾如怒雷。氣勢也。狹路斷津。羊腸道。龍蛇盤。一夫守險。千人莫敢過。地勢也。因敵情。因敵疲。因敵饑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因勢也。六者備而外練成矣。豈乎幾惻。必設重兵。跡幹弱枝。乃自古已然。況逍拓川脥閒哉。其朔方

士馬雄天下則李郭建其勳矣而　嘉靖中蓟
昌則歲召客兵　隆慶中督臣則主增南兵不
此之服習而彼之招募徒令往來騷騷何益於
勝負之數哉誠得威明之將能統綸之子寬中
制淵文法付以便宜得吾內外練之法習之二
三年如胃頭之教嗚鏑使吾兵聚若淵魚散若
飛鳥奔若姬忽應若率然如此者雖得三萬人
可橫行匈奴焚老上封狼居胥縛中行而笞之

將又何必紛紛召客兵增南兵而聚十五六萬
疲弱無用坐食之軍爲哉雖然孰是可以畫兵
乎吾聞之教無常行無常故曰與飄飄往與忽
忽來昔者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
各出其意或問其所以勝答曰古者人情尙樸
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存中三軍望之以齊進
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

今虜之馳突正與昔異然則勝之者抑亦在無
將耳夫將有如巡其人者雖不用法可也雖然
如巡其人者而又爲之郭令公之識量則　國
家尤全倚其定傾撥亂之能矣故將將而知兵
之君臣尤不可不知維將
　守其正將其變師其意悶其法古由今也至
重內練而薄外援其有鑒唐藩鎮之敝乎
今天子所以注意京營也

養兵議

方今國家之患莫大乎殫國力竭民膏血以養兵而兵不得一日之飽而國家亦不能得養兵秋毫之用養腹兵則腹兵無用也養南兵則南兵無用也養京兵則京兵無用也養邊兵而邊兵日前贍不得養費日增兵日變兵不可廢而府庫日益空國計日益詘民貧困日益不支大命將乏莫之振救此剝膚之禍也何者往流藏起薊州無幾暨子耳聚中原之衛所而不能出一矢以相當故曰養腹兵而腹兵無用也 嘉靖中倭寇從海上發五十人餘耳轉掠十餘郡至應天門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故曰養南兵而南兵無用也自庚戌三大營以來京兵不下十五六萬人操之不過五六萬人而已常司農之給餉抑何人之兵也及司馬之籍發人又何乏也避嘗而簡之則僅一二萬人耳

治平言　卷下　十一

邊二三萬人外團營與老家幾無異矣而此二三萬人者雖怒馬騰奴固不能與虜角其戍之役虜瀰三輔燹九門司農所素餉京兵十五六萬人者皆亂影自完雲翔而不敢校督營大司命出城擊剿而營大半空其存者弱不任旗鼓故曰養京兵而京兵無用也若乃夫邊餉則援餉甚矣考 嘉靖己亥論各塞歲發僅及五十九萬耳自庚戌而增至二百二十一萬矣又八年而增至二百四十餘萬矣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矣其末也計爲萬者二百八十九則亦大浩矣奈中西鎮尚守其舊合其寧延固其爲萬者三十八爲千者五而已合四鎮之兵二十餘萬人爲十餘萬既邊廣紆而濶莫詰其歲發乃僅足當大同之主兵耳 嘉靖丁巳癸大同餉爲萬者二十二其後至二十七其後以益兵故又益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例矣然則四

治平言　卷下　十二

塞尚不足當一塞費也雖然以大同歲費計之
又不足當薊州之十四何則今度支所歲發薊
者不下百九十萬矣此其　朝廷之所以養兵
非不厚司農之所以給發非不時也然兵日樵
悴顛踣不克振此其故何也吾聞之客兵之所
以困者一尅于將帥之侵漁再蝕於家兵之抑
勒三逼於倉攢之削索則支發愆期四害於主
兵之姦逸而置之極衝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

督責難堪六苦於徵調之太遽而跋履無聊矣
枵腹稱戈裂指荷插此在平居已不能自存一
旦有急又安能以奄奄之息捍百戰方張之虜
哉故舉一客兵而主兵又可知矣前是數命大
臣稽覈勿令空報支目要之所稽不過籍耳彼
於營中剝錢而此於紙上覈數則亦何異夢中
之擒賊哉愚請姑以薊之一鎮頌言之往薊之
兵止四五路嘉靖中分為十區矣十餘歲

而副參遊守不啻倍蓰兔戚將軍來而門下客
紛紛官少不能相容則有一路而分之為二一
營而分之為二一官而分之為二者況重之巡
撫兵備隨軍種種坐食之官乎故冗員宜省也
往薊未有客兵歲所調發盡薊兵耳其後秦隴
之西三晉之卒遠左之戍征調無時水土不習
工役不休死者常十四五而費役不訾則何不
專練鄉兵以求實用乎夫漁陽突騎河朔勁卒

非古所取勝乎故客兵宜免也往兵在邊止用
防秋耳今戍守無虛月矣且無虛歲矣事多用
煩年例徵不增乎原其弊起於將吏之剝拙故
無以起破傷之氣而大創獸胡終日惴惴不得
不備故將吏宜簡也諺曰卒不可用以將予敵
今鎮之老弱多矣存此無用之老弱以糜軍實
何也明知不能發一矢張一戟姑聽而存之此
又何也務精不務多何憚乎汰之而於什

中選五於五中選一別財其貲以募拳勇標悍之人則兵精食足矣故老弱宜汰也武臣以捍虜也而文法吏往往重繩之故其勢武臣不得不厚相承奉或賄賂以干薦達雖所養盡臺無不款極此之所承奉而款厚者固皆軍食之餘也將安得無冒兵而兵安得飽故文法宜寬也邊文武臣具矣而行邊之史猶日相望於道所役邊之兵也所供億之資迎送之費軍之餉也

行邊御益徒令山而瘦削耳故差遣宜簡也在令甲將帥有抽一人一騎私用者軍法從事今軍已任役使矣而鼓吹軍牢匠作之屬自中軍至百總各若干名往往混支正餉則雜餉何用乎故餉法宜整也將帥之侵冒軍興則前言之已薊昌之地計二千里有餘然較宜大則兵爲獨少乃歲餉幾不下二百萬較各塞則餉爲獨多夫餉爲兵設故因兵計餉兵少而餉多何者

考 隆慶四年分布之日得主兵八萬五千有奇而六年會計總主九萬五千矣參錯如此得無有王成僞增者耶且薊昌主兵原十一萬五千有奇後逃逋者三萬有餘矣而年例之請益依然不減客兵之減者十一枝矣而度支之發餉依然日增以兵則如此其少也以餉則如此其多也虛張軍數濫于支發於以愚上網利如此餉安得無頻而府庫安得給耶故兵實宜覈

也務此八者則食者無蕩財之人而用者非多孔之出防禦之途不多而無名之饋盡塞驛騷之擾既杜而空列之食頭減薊歲可省餉累巨十萬而兵亦少裕因漸滲猶不至路窮至於九塞之經費則興屯爲急宜大之地荒則營田爲要則議是者人人知其說人人能言其效吾無以加矣在力行之耳嗟乎以天下之大供九塞可用之兵而令九塞之兵猶然腹饑不得食肩

寒不得衣軍士爲國家捍禦敵衆衛桴家難總
負存鋒身窟穴中能於刀金卒不得一日之饒
而歲蝸內帑累巨萬以與虜市運府庫之財塡
廬山之壑而不悔長此不已吾安知其尾乎
談邊事不入底裏不如不言如此眞令人娓
娓中聽媚於邊者不可不知

讀往事如指令能何

廟筭議

天下之事必先備備不張則弛張則害於不中
度而弛則害於不復張之二者皆過也何者往
肅皇帝懲庚戌事操法御下獨計以爲厚賞嚴
誅以激懼其臣則莫敢不盡力故一開虜入輒
逮當事內樞臣外督撫鎭將棄市者不下數十
人蓋三尺凜凜矣然庚戌之役大將軍鸞擁四
十萬衆聚闕下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

天子卒受其罔而其後邊督臣備守策應卒亦
不能自強是其故何也則張而不中度之患也
吾嘗深究之往一失機　朝廷即逮督撫鎭臣
而監司部將一弗及於是督撫之令不能行之
於監司而鎭臣令不能行之於部將彼二三臣
者阨於上下之莫可如何故雖殊才莫措一失
也虜雖蹦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齊故法乘
其未集一利也既聚矣必四散剽掠散則可掩

矣二利也比滿載歸幣重爲累凡四五夜不少休乘隘而襲其惰歸又無不利矣今虜方入而邊大臣已囊三木向長安市矣即有可乘孰爲決策代者未必即至至者以初試之方懼亦未必即能辨比代者至而虜已安步飽去矣二失也兩軍交鋒期於致死雖殺傷相當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今制曰戰而卒五人死者將戍虜入境殺十人以上不報者止降級若是夫誰

治平言　卷下　廿九

肯嘗蹈死之地以干亾伍之誚乎此趣之退歸保而延寇入三失也當格鬬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稍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暇復戰而敵乘之矣況非殺已降則或自良民及勢要強奪不一而足乎制曰不能取彼級則不得論功復以其罪罪之不嚴擁衆退縮縱敵不擊之誅而嚴我軍被殺及無級之罪將帥安得不退縮隱匿乎四失也邊總兵擁數十萬師敵干砥刃以修

扞王靴任重矣命文大臣一人官總督調度之而令戶部分司一人給餉以足其食無不具也今又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又設閫是文武大臣矣又設巡視御史矣又設監司兵備矣又有勘功罪之巡察矣而巡察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然則爲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下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皆無不可控制之也敵至調度撫臣檄之東按臣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

治平言　卷下　三十

之守機當守又檄之戰矣或機當預擣其前檄之合勦其後機當勦其後檄之預截其前矣又況兵部之經調愈緩不及乎爲總兵者安所得一成之畫而趣其成五失也

天子既身親爲天下障強胡當時時閱武簡將親習其能否而厚任之顧自壬寅以來所不御朝二十年餘矣中間所恃以耳目者柄臣耳內侍耳而狠貪惷毒之柄臣子往往乘父之勢陰

綠內侍而鼓玩之、

天子果聽柄臣子之鼓其催也。而使之專其利。賄重賂則可遯也其輕也雖功可罪也每虜一入。便爲柄臣子生涯之一資。因設其患而已不輿其憂。是故趙文肅貞吉倡義明庭則擯之明非肅松督學山西上疏發憤則擯之置之必致之地以挫其威。餘之者可爲之勢豈容其口若日爾臧再言邪爾則有顯戮從可得禍何爲

妄救忠以形在位者耶而

天子安聽其所愚於是邊文武臣不復思立功飭備。但思幻兵以欺上。雖有極敗隱皆曰無憂。吾嘗是固矣。俄而高拱果繼之矣。故以肅皇帝之威。罰而邊政不修。兵不強。虜不大創者。刑非所刑。而所懲者適足以懲其無賄於柄臣子者。此六失也。有此六失。邊備安得飭而兵安得強。故愚妄論往事爲張而不中度者此也。

乃今則何如乎、　朝之政無不泄泄矣避之事無不泄泄矣。

天子莫爾覺。輔臣莫及。又大小臣僚。既以煩誕取厭。遂使上有不任其臣之心。所不御朝接下者亦十五年於此矣。會社稷休長。虜無橫志。避數有功。　御延又能厚賞以獎成之。然諦觀域中之象則亦[illegible]之落如人之髮而上方以爲天下果無事。詔曰善者能實其氣以待人之

虛也。不善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今國之民氣實耶虛耶。大度之書曰。聚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聚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利也。今之於此四者何如乎。因虜馬之利而虜以恣惡來。則教器備利。則中堅將耶。勢可及遠耶。所爲

法度何如也。是爲有賞罰否耶。度支計一歲之入。尚不能當其出。計數何如也。前之撤法如所謂不御朝及我軍被殺等條。既未之悉更。而前之振捌。又今之所不舉。愚恐當今之將。雖有衛霍班陳之將。亦必不能摧堅深入雲徹席卷。以必得所欲。何以故。內氣虛也。故愚妄論今事。爲弛而不復張者此也。夫書生議兵。命之曰遥度。若夫譚廟筭則請處於狂夫之言。以待聖人之擇。

上下百餘年之內張弛之論備矣莫作陳言一讀過

馬政議

北方之民。害未有甚於馬政者也。此非國制之害。而楊械吏制之爲虐烈也。令民十五丁養一馬。一馬死責之償。學生不速數者責之償。豈不自以爲蹠熙寧故智令牧養不乏人哉。然而在宋則猶有恩貸焉。户馬則獨科斂。熙寧五年行者是也。保馬則獨征役。元豐七年行者是也。馬端臨詳之矣。其大旨猶聽民自願。不遥抑而所

免草束納錢諸勤恤。亦不一而足。故政雖徵無甚害。今不問其願否矣。丁足則與之耳。科斂如故也。征役如故也。所徵責於非一端矣。而又於郡邑長貳之外。增官於郡牧之外。別立群長使身當二役。無所恤。夫既以人之故。養之。又爲馬之故。役之。民既備徵輸以給公家之用矣。復備芻秣以飼公家之畜。此其爲困殆不可殫言矣。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於械汙縣官

割其[illegible]剝其嵬馬所從產則責馬所
從[illegible]必歷纍纍瘢雖彼瘡祈屋鬻妻孥尚不
堪償矣此
仁宗所以令官贖還寬責駒而
宣宗所以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也蓋至　隆
慶初復以太常武金言并省種馬徵收價料今
太僕價日盡不復存而種馬遂廢矣夫
祖宗天挺神智備嘗諸艱其制又覆曲盡百世

不可易而不經之臣一見小利妄行更變以重
困邦畿赤子勢至不可救挽則崔文敏所謂入
仕大易者固矣且使民竭力飼馬而官得其用
猶可言也今所養者何如耶雖馳逐數十里不
憊耶及其給之於軍則無幾何而馬已有立何
以故不幸有壯馬則官假之私假之家屬假之
未已也又奉身以隨之陵阿奔跋遂不堪命夫
軍則何利而瘦極馬兆哉且也軍皮實者賠可

免也其或不可免而至領牧則亦窶者亟已實
者之所居則做屋也其食則待餉也做屋則馬之
無棲待餉則食無餘餓之渴之驅之驟之馬之
死者已過半矣而官之所以給秣者則又寧損
馬以全餉毋費餉以肥馬何者試言存操之馬
自四月至于九月僅料備而已問芻則闕然矣
若下場之馬自十月至于三月方全給耳他時
則闕然矣馬安得不餓而死乎而況能衝鋒破

敵乎說者謂薊鎮依山阻險馬無所用故昔在
嘉靖癸丑虜騎四斥兵部請增馬而督臣楊執
不可曰薊以守為主無所用馬也後戚總理疏
亦云昔遭虜患時凡騎兵臨陣皆舍騎匿諸林
藪以一人控三馬置之不用故騎兵三千則已
令一千不得向敵矣所以令一千不得向敵者
又以控馬於不用也則薊昌亦何利於有馬哉
故言軍備則不欲馬肥論官之給秣則又不能

使馬肥而稱其實用則薊空乎不空戰空步不
空馬然則亦何苦令畿內生靈廢產拆屋鬻妻
孥以養無用之馬上廩　國家歲費百萬之餉而
無秋毫之用徒使根本重地困頓不支乎且養
馬本以翰民也乃先無事之時而自弱之不鄙
乎愚以爲編民戶之制宜急更也雖南京畿及
河南山東之戶馬亦皆可盡罷也病者此揚[illegible]
之謀困苦民之敝法非　國家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七

祖宗之本制也更之將奈何曰請以官牧馬如
唐人制而聽民自畜如漢人制益今　國家提
封萬里凡古今宜馬之地具在版圖而不得秦
彭彭伾伾之盛者閑校之事固非讀書射策之人
所曉也列乎苑寺官不振極矣資淹而樵輕雖
卿佐銜乃無異司稿故人有苟且自救之意誠
遴天下善養馬如秦非子王毛仲其人者雖在
[illegible]屠陋室之中不以布衣故而徑登苑寺先[illegible]

之各邊令體統崇峻勿於兩臺受制勿於二司
降志聽其措畫無中掣期數年不易有成績則
以尚書孤卿厚相寵擢而不任者輒顯黜之以
明絀急事則天下不患無善養馬者應矣舍須
得地耳唐牧馬置十八坊四十八監其地在岐
豳涇寧間後不能容則析八監列河西豐曠地
益中割隴之田跨數州善水草處爲牧放之
所而又得人司之故其盛至一縑易一馬今代

治平言　卷下　二十八

汴之間如樂羊山魚兒川滴水崖馬跑泉諸處
水泉繁茂宜畜牧誠嚴勢要侵據之法令專壹
監調簡居民之善圉者爲閑廐其資勞馬之蕃
息可計日而須也所謂以官牧馬如唐人制者
此也在漢勸民畜馬馬一匹除復卒三人三人雖
徑富厚而科歛征役一勿之然民之不養馬者
[illegible]情矣至邊塞之間縱民畜牧無所禁故烏氏
[illegible]寨則致馬千羣橋桃[illegible]然[illegible]致馬千匹於時

騾私蓄其有費之言

孳牸牝者猶不得會聚蕃其盛也今民慮官司
之抑配與依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弃其源之
旁出者且涸竭之矣詔亟嚴抑配依輸之禁縱
民畜牧少如漢復卒之令以激勸之而受其用
可也所謂聽民自牧如漢人制者此也且户馬
之法罷則幾民不繫馬矣幾之民既不累於馬
而令一歲中每馬出料草價七緡輸送以備養
馬之資則　國家歲可多七十萬之入矣吾計

劇馬亦不下五萬有奇歲常耗料直二十萬今
若以守地之故汰其五之二則劇亦歲可省八
萬料價矣　國家歲可多七十萬之入劇歲可
省八萬之出于以佐死亡之資養馬者而幾之
民又永無養馬之害以舒沉瘼至便也以固根
本至利也以裕閭閻以備雲錦至順也　國家
何憚不爲此嗟乎　國家都燕燕古冀北朔方
地也唐李郭以朔方士馬雄天下克復兩京然

天子之都乎此而乘其雄以掀滅驕胡變如從
龍上騰除而二百年乃不能摧虜一鋒冀北馬
之所生號空羣而今至困黔首畜之猶不得一
善馬而牧之胡夫都燕之吾君若大臣何可因
循哉
張景順開元時爲監牧副使牧馬二十四萬
後乃至四十三萬其蕃育如此皆王毛仲之
力也今時獨不可仿而行之而徒以令甲敗

乃公事何也斯議鑿鑿可施之行

言路議

言路之闢國之福也言路不闢而舉[illegible]取容則雖有壅閼之神奸宄天之隱禍無與陳列矣此虢公齊湣王之所以喪社稷亡逃而後悔其莫告也然自宋以來議論多而實績鮮責人至苛細刻言曲辯華華成章御史大臺諫十旬無章者罰之曰辱臺此本出於廣聰明通撤蔽至意然使切責之以督其言而人主又以

覺大柔厚世相優至故彈擊之臣愈横恣不可忍䕃人以自成醜人以自名激人以肆毒天下而不顧其後其禍到於今於時高宗蕭相趙鼎曰臺諫論事許風聞固也然須審實若務大體不摘纖瑕以強貫人於過豈惟陰德亦足以銷刻薄之風可諫臣不為　朝廷愛惜人才而至令君上反以渾厚相訓誘亦足悲也夫風聞言事此武后之所以鉗奸慝制群下古未之有也而

高皇帝以胡羯大亂之後禁奸防詐不可廢其制故特存而意綱所著猶必以明著年月陳指實跡爲訓其捜求細事及一切挾私則有禁懼善類之螫傷處正士之謗射也歷年二百言路與大臣互有伸屈而癸未以後則天下不堪競矣詆君父有同奴隸詆大臣如劫盜攻同類如犬彘捜不可見之隱慝指不可聞之暗過惡無

微而必發過無小而不大其罪無可質其言無可據甚者行實難議則攀摘閨門以相汚務令人終身志意蟠屈不開堂堂

天朝乃無異市井之鬪棍村嫗之詬罵蓋至於僞不長蓋虛不久而他日之所以受攻者乃即前日享直號之人矣然則交氣疾乎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幾說一爲貸手以自殴也豈不信哉夫人必有其實然後可以名加之必有其

罪而後可以非常之。此其於人也亦既無憾矣。然而有道君子戚戚然猶慮夫僞失之註誤意外之變跌未可喪人生平也而况人不詳正邪。事不察實虛徒以其嘴口利機唆其瑩腊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益甚吁論人如此其於以論事又可知矣有事於此甲以爲利乙以爲害已又有附甲而云利已又有附乙而云害兩家之難膠而不開挐而

不解。如敵國之不相容試之於事乃了無當論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播宣之今甲實未嘗見其利也而云利附甲者實未嘗見甲之利也而執甲之利乙實未嘗見其害也而云害附乙者實未嘗見乙之害也而執乙之害天下條貫國家喪囊俱付勿問而兩家之難膠而不開挐而不解如敵國之不相容此徒令國是播而朝廷厭耳往者丁大參之事孫大宰與洗司馬

交譏附大宰者章百餘上附司馬者章百餘上附彼則指此爲工兜附此則目彼爲刁牙擾擾衡訌幾半歲無寧欲令　朝廷成何景也往者朝鮮之役石尚書主和親而朝臣主征戰恣言博論人人自謂孫吳　朝廷見主戰者之紛也令簡一二人前行督征而面面相盼莫有應者吁向者何言之快也今又何懲也蓋至今日政府民愁臣惰天下之事未知終始而刑餘之人

方且征利四横道路嗷嗷而諫官始束手無出矣嗟乎向者毛舉纖瑕於正臣才臣英臣功臣之身惟恐不一網盡不一宿去而今乃束手於封豕長蛇之貎瑺乎故使上之不信臣者言路也使上之不任臣者言路也使主威損而國勢弱者言路也使國是亂而邪臣縱者言路也使上下不交而奸弊萌滋者言路也何也言如此不確也而　朝廷安信乎言如此不一也而

此語切當

朝廷安從乎言如此多而無謂也而謂　朝廷不厭乎言如此浮而無實也而謂　朝廷不罪乎言如此其侵而無上也而謂　朝廷不怒乎國家設諫諍則以辨忠邪叶嘉謨上益聰明而下達欺蔽而貲知禍至若斯烈哉夫言非謂緘口卷舌之爲可也謂夫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取厭於上而激極之勢反令可聽者盡塞也今有實理者其一人嘵嘵不已五反六覆則人必從而嘗之其一人從容致辯問乃答唱乃應氣和語簡不越一二言而人自服矣欲上之重言官宜莫如慎重其言欲慎重其言宜莫如爲　國家愛惜人才而欲爲　國家愛惜人才宜莫如輕視名爵不敢厭人以自成有輕視名爵不敢厭人自成之意則必不好異既不好異則必不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必不叩頭流血輕赘其主令下受辱上得非而况於

大小臣寅乎蓋宋之時議論雖多而往往乃有念人才之難者曰國無事宜爲　朝廷愛惜者主素是也曰國多事尤宜爲　朝廷愛惜者王縉是也吾讀鄭端簡史言　本朝陳尚書壽在諫垣孤特而不評常自曰我父戒不得作刑官何以故枉人故也刑官枉人言官尤枉人嗚呼諫臣何獨不聞此

後世言官一語不當情事令人主取厭安得

此長者之言而稱之

資格議

夫銓選之論資所由來久矣非獨魏崔亮之停限唐裴光庭之聖書也自漢魏之間已有之蔣濟與衛臻書曰昔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由若言觀之則是以離亂拔異而承平守資不可論易也夫天下惟賢才足辦耳傅說以版築爰立永闍武丁有屯難也范雎以廁上殘魄相秦未聞昭王遭紛糾也若謂牧野不同於成康斷蛇不比於文景必待緩急無措乃始越格擢材是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其勢且令天下英乂喜亂夫何故不亂則終不得越格擢不得越格擢則才終不得見也天下之蠱必生於治安要處之日其君臣狃為無事如堂燕厝薪弊日叢官日玩隆寒極暑其末也遂不可救故聖人於卦之蠱論之曰君子振民戒偷也曰幹蠱戒無事也夫朝不肯試相與求其蠱之者誰乎治之有蠱任官據之也爵不試德祿不課實職不度功歲滿則拱手遷去不滿則陸沉其職猥鄙者以累資躐高僚材傑者以歲月與不位走以雖有異能無顯寵以聳人之心雖有殊功

循資遷以待滿夫使異能殊功者與庸汚貪黠同俟深資資滿而從循格以晉之與庸汚貪黠者不異如此則居官者又何愛而盤功能何慮而不為庸汚貪黠也哉故世之隆盛也必百官職業之修也其衰亂則百官職業之廢也其職業之修也必上有大勸懲以鼓盪其氣而後人人自勵以赴功也其廢也則官祿祿政悶悶上無以作新其耳目而人人有苟且待次之意也

故格之爲害能使假當者容而材傑者憤能使人安步徐食以待日至之時而豢越其民事之所以利吏之所以蠹法制之所以頹壞潰裂職此其故矣曰格定則下無攀援之私而人主無愛憎之懸不亦可爲道揆法守乎如此者則是以法爲之限也夫不特賢才之能宣化道君而特恆條以守國也後世所是號爲令人主其能不自創法也哉且庸無奮乎況今 國家內外官歷階而進其等級大繁歷歲不能闊而坐困英材以循資是聚退風之足爲寒士之登也急以爲 國家宜別設一科以待天下布衣之異能者如 國初故事毋使尚不佞黃巢李振等竊竄於山澤之間而居官者寧厚以不次之典使久於任毋拘歲月之限以循其資吏治庶幾其振乎此其說在崔文敏別錄傍蓮謝林策議中不其論獨思以爲使賢變化安能舉此也

使爽而舉於斷爽必不屑欲察其賢而陞以不次之遷猶易能也察其賢之必可勝任不易能也察其賢之必可超上位而毋拘以文尤不易能也此其責必有總其要者故愚以爲郡縣藩臬之察覈則必宜慎選撫巡之眞能識治體愛人才者付之察巡撫之眞能識治體愛人才者則必擇天官之眞能知人者付之擇天官之眞能知人者則必有綜核名實之輔臣操擬吏治開動耳目而後天下從風而靡也夫無綜核之輔臣而談超資格以待非常之人是塵飯土羹之說也

資格所以待庸愚沉滯者而才俊卓犖之士無不惋憤前人有舉而行之者君子亦力爭之則擇輔臣以爲知人之本又古今之通論也

君子所以審使

覈舉議

夫論官程吏則廉誠尚矣周少宰以六計弊羣吏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註曰廉之言察也夫周公既以善敬正殘德以能法辨程才矣而獨不及操潔介特之士將於官者固可不廉乎吾曰廉之爲言也潔已奉公之謂也夫人性無全而德必有病慈切者或時不能自劉恭莊者或幽不能無染執持者或

不能不怵於利則善敬者正法者之不可不繩以廉固矣若夫能辨之士幹練揆衆又何如其英異足用也即不能自脩於欲　國家緩急賴其用足矣又安任夫謀以廉淡修潔之行哉曰官之不廉也自取利不利民犹至乎自取利不利民而無所不至矣官安可不察廉也不觀漢治乎漢治近古文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景帝詔則曰其惟廉士寡欲易足毋令久失職宣帝

詔則曰舉廉吏欲得眞斷斷乎其規貪厲恥是以吏稱民安東漢中興重選官曹自茂材外三公歲舉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一人廷尉大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益不獨以論官且以論士明以榮舉之權燿天下以必趨風之所鑄人知自重迨其末季權歸犬閹肆虐跋扈而黨錮君子欲以名教是非逆折

其鋒用雖不成而風格標持瞬然高烈嚴氣正性比質霜琨廉所風厲不既重與魏晉以後不聞復以廉察舉故風亦日以頹明興
高皇帝首以廉勉之飭風天下而竭意於剗貪自戶侍郎郭桓贓貪亂政布告天下連逮其下四部胥以駢首不復問孤卿制郡邑取六十兩以上許民詣闕訴盜又明以刑威戮辱作天下羞惡風之所激遂有靖難諸節臣九族刀鋸了

不可奪。然則舉廉懲貪信屬國家俗之一大欵。會也。若是以辨官程吏足乎。曰未盡也。在金世宗有之。曰凡稱政有異迹者。謂斷事有軼材也。僅僅清廉自其本分。以貪污多故顯其異耳。曾生曰誠哉是言也。廉吏之恥貪。猶貞婦之恥淫也。夫婦亦當令事舅姑相夫訓子安上撫下。中饋饎潔豈家茂業種種有成耳。若守貞不淫。固其所也。且婦豈可以其守貞不淫爲功績哉。

夫今之士脫青衿而躡甲科。或膂纖未經事。或起寒薄無遠識。庸材或以闒茸開贏豢士。或以跳脫長奸我迂而枉民吏緣而叢弊如此雖百伯夷在堂何益於廢最也。人之好官爵甚於好利。不廉則官廢。夫又安知不遂矯爲廉以保有此官也。善乎仲長子光之言曰。君子居位爲士民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

名。以小知居大位。旋績不感。焉得拘素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武帝欣泛駕展用斯馳。故漢之吏治莫盛於文景宣元。而功業莫隆於武帝。以此耳。何令黨錮若子有一洞識異能。不患闒茸不去。即靖難中有臣如此。豈令文皇帝罹此苦哉。然則如之何。曰才而性自廉者上也。于少保謙。曾中丞銑是也。亟舉之。廉而不失爲才者次也。柴侍郎車。朱中丞紈是也。亦

亟用之。才而不必廉者。王威寧越。胡少保宗憲是也。社稷之鎮。不可失也。廉而不必才者。自海中丞瑞而下。諸將皆是矣。昔開元帝謂相懷慎。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假卿鎮雅俗。可寧獨任相哉。

國家官才以能風世。以節廉可以矯而不不可以僞。盧懷慎自處儉約。而一切決事委之姚崇。此可以處廉能之際矣

聽訟議

聽訟之難尚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一日無訟之世也而孔子云無訟何居曰子言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吾不能保世無無情者而能必吾使之不得盡其辭也然則吾不能保世之果無訟而能必吾所以使之者雖有訟而無訟也人之不齊也如瀉水流漫雖亭毒不能齊古今一也是

故很剛之民挾其氣而不能下則訟狡害之民挾其智而不相恤則訟愚心躁欲之民不知其不可而有所利之不能自已則訟很剛之民訟而恬善之民不甘則亦訟狡害之民訟而敦拙之民大恐則亦訟愚心躁欲之民訟而循本依天之民無以自明則亦訟其辭一其號屈一其引經傍憲一其對簿之時聆望士師之顰笑而緣以迯轉又一其指天畫地呼神忘生作爲蹙

頷捶胸之狀聳聽者以偷覬一時之勝又未有異也訟之難也而烏乎聽之人有言周禮以三訊斷獄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兼聽並觀而思過半矣曰不可何則訊羣臣是謁鄉大夫之請托也訊羣吏是授吏胥門子之權令之橫舞吾赤子也訊萬民而鄉有約焉人有中焉其屬私而不可凭者又十之六七矣彼奸人者多散誕得之財不惜錢刀之謀交私與

摟陰奪耳目飾理外之理而脫法內之法其至毒害蓋莫甚羣吏之戶而幽蒙縣官方以爲訪之甚可據是故士訟民輒曰吾恤小民而不知此慓滑之小民也小家訟大家輒曰吾恤小家而不知此横挑之小家也成見先入牢不可破顛倒無倪驕長豪奸其妄自信者則又不愛耳目而自爱也曰每事必躬驗之夫特已之躬親而以爲必無惑乎吾嘗見之矣甲有訟舉者縣

聞興恐後民之從世世有之

官方按視而乙家已陰置其親戚故舊著其與衣艸歷歷故作行道之人示無意而過之縣官呼而問焉詭罪甲縣官不知其爲乙家布列之私人而以爲無意行道之公人也吾又嘗見之矣甲有訟水者乙之田高原而磽甲之田平陸而肥各有所競求而乙潤乙患其涸也盡挽其陂瀆以溉其私會縣官方按視而乙懼甚夜决其瀆以還之甲家不知也縣官至以甲誣而重苦

之此非所稱躬親乎闔奸舛其形陰智奪其目彼又安從知之悲夫罪生乙禍歸甲民有號天而泣耳然而一不服則捶楚之下逼之使從極而定百脉死狶愁亦弊不用矣於是彼又知民之終不服而必上愬也拘繫之乃從維之嚴越訟之法以重相牽制使之不敢不吾聽雖然民身則既困矣而民之心亦安能變白黑甘寃危而使其從吾服哉其勢必不容不愬於郡郡之

不得又不容不愬於監司若兩臺矣愬於郡與郡之少申我也愬於監司若兩臺與監司若兩臺之少申我也今若郡若監司者則不然愬於郡郡仍以付縣矣愬於監司若兩臺監司若兩臺仍以付郡矣夫民之愬於上者矣非有聽不得已非意氣不得前奔斥則耗力聯證則耗財舉室瞻聽則女廢其績畢家遠叩則男廢其業日月浸移則一歲之功無時嗟嗟愬上豈易易

哉今民以縣之枉我也而愬於郡郡仍以付縣縣豈肯反易以明吾非乎民以郡之枉我也而愬之監司若兩臺監司若兩臺仍以付郡郡豈肯反易以明吾非乎夫上即自聽吾猶恐下官之求勝結僚友以佐說也而况更付之原聽之官乎其鍛鍊羅織毀於前雖有酸醋武健百倍以惴嚇其民者矣曰爾何敢愬上也况寃愈沉一伏枉愈伏蔽如數掌以喉笑戾辭嘔血而莫顯

然有激而言者愈說愈悽

此其能自白者已如此。又況夫能不肯股肱不利叫呐則期之戕乎。其勢雖暴奪其黍稷狗彘不敢不聽。雖暴擅其君廬舍妾不敢不聽。雖暴擄其父母宗祖之丘墓不敢不隱忍。嗚呼可為痛哭者此也。夫無訟之治邈矣。上之如文王之於虞芮。次之如韓延壽之於馮翊。皆能使無訟者也。不可幾也。若夫聽訟則有道矣。聽訟之道奈何。曰人之情偽不可知。雖然誠之不可揜也。

入情如此便可結正而治之根本論

其心無慝耶。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情慤。其視聽不亂。其言語不二。其心有慝耶。則其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情遷。其耳目皆惑。其言語前後左右自乖忤。吾虛心以聽之。至誠以動之。潛幾以體之。亦居可知矣。行歷之素信也。心神之素孚也。仁澤之素深也。元元信我如列肩矣。更參此以驗之。十不得八九乎。即欲廣耳目乎。訊之士大夫。訪擇其堅正高潔之夙聞。如舉賢

公之鬭孔子曹平陽之合蓋公可也。不然無訊也。訊之羣吏。必擇其竦心自意捐直之吏而操縱之。如黃次公擇長年廉吏司察而屬令周密可也。不然決勿訊也。訊之萬民。毋以其私好惡亂我聰明。如張後之所謂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於其黨得其實可也。不然亦勿訊也。毋主先入。毋作好惡。毋執一成之見而匪石不轉。毋重越訟之禁而鉺民以逞。至於諸道上官之所愬。更勿以付原聽之官。而毋憚平反民之不冤。何待於公。嗚呼。世之聽訟者。苟以修已積善為心。幸毋易視為可也。

從前閱過之事。有動於中而極陳之。如暮年人談其苦涉歷。遂傾人耳。此國家所以尊老更也

宦豎議

宦豎之說自三代未之前聞也而管敬仲已言之其說曰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又曰賢不肖之知於上也必由中央之人則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財力之貢

於上必由中央之人則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兼上下以環其私則爲人上者危矣管子曰中央之人何罪使中央之人自固而操柄安行無忌卒潰決糜爛不可解則人主之過也浸假人主任天下賢知材武相親相信早朝晏罷與通天下之志與定天下之業與除天下之疑而此等輩一聽奔走此雖有百千中央之人何害城社又何勞如崔徹等召兵誅勦使宦豎盡上

霄也故天下之賢知材武可輔安國家振黎元不少也而人主必好信中央之人何居豈周秦之制不可復而漢武作俑乎曰嗚呼劉鋹見之矣鋹之委政龔澄樞陳延壽等也曰羣臣皆各自其家室顧子孫誰與我盡忠必盡忠也惟宦者可任遂委政澄樞等作刀山劍樹以明珠玳瑁飾殿離宮數十刑酷斂重宗廟竟滅絕身爲俘澄樞等身首分於千秋門外夫人臣居官任

職固不可謂無家室子若孫矣雖有家室子孫亦何害其爲忠君愛國也哉必忠君愛國也而出於無家室子若孫者則如澄樞等爲無家室子若孫者也而何以鋹之臨厭巧淫竟坐其宗廟社稷也且人臣之念家室顧子孫負贓圖私固不少矣抑豈遂無有輕家室不顧子孫以效忠畢智捐軀也哉今鋹以人臣之念家室顧子孫者而不任之可矣則胡不遂求天下之輕家

室不顧子若孫而一意奉公皆而遜以委之無
家室子孫之謚樞李抗薛崇譽等以亾其宗廟
社稷則豈不失慮甚哉嗚呼古今之不信材賢
而信宦豎其見未有不出此者也自以爲得委
矣疑者非所疑而疑於其可託國之材賢信者
非所信而信於其必敗度之宦豎可不傷乎蓋
本朝宦豎之禍幾與先代同而 本朝宦豎之
稱賢則往往溢於先代之外如阮安之清而碧

績也金英興安之智也懷恩之正也覃昌之恪
也王岳李芳之直也視漢之一呂強唐之一高
力士後唐之一張承業抑何其寥寥迥殊哉緣
綸無簿銅牌以失
高皇之制既不可率復而 景泰中各鎮守之
制復肆四方矣
天子深居不信羣臣當此時也雖有甫嘉
韓琦坐視莫如何此大概之族也視此行遲怵

然爲戒之曰雖有斤斧非人臣所敢尙矣有提
刀四顧耳愚常討之若有執政淵識得結主術
使君臣上下如魚水歡則罷各鎮守內臣及銅
牌之制猶尙可復也張承嘉是也次則寬之使
不吾畏結之使不吾貳借其威勢以爾其橘展
吾志而安行無後患則天下惟所爲張江陵是
也毋已而陰搆其黨使自鬬乎不然者則請從
大計黜擧之例行黜陟別賢惡用懲其不肖者

而激勸其賢者其庶幾有風乎夫不勸其賢而
徒概抵其不肖未有能行者也聞長者言 正
得中浙鎮守鄧文欲自理刑訟徑拘問官司而
諫臣戴金等糾止之其說曰如河南鎮守呂憲
山東王恩敬皆靜約奉法百姓相慶輿論許與
之臣豈敢有外言于時文同類中覽疏至此皆
重咎文之橫軼而文亦內慚恧以爲公論稱其
同類率縮縮不敢如所行讀戴公疏有之此語

當不謬呼如戴公者可謂動力甚微而謀然其已解者

宋宰相欲以王繼恩為宣徽使以討蜀寇功也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以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之聖主舉動如此故可為後世法鋹不足論矣雖鋹之智者抑何其比比也讀此可為三嘆

治平言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曾大奇撰大奇字端甫泰和人明神宗之末萬事叢脞門戶之禍大起大奇是書分經世主術輔臣明法責成富國賦役兵制養兵廟算馬政言路資格薦舉聽訟宦豎十六議而輔臣議分為二篇凡十七篇其體例指陳時弊畧仿賈誼新書而文格則多近蘇氏策論然論弊則明而論所以救弊之道則往往泰以書生之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云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貞部二十四卷（一）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林子全書要語

天以一中分化人以一中立命道一而已教何云三教之三也世人岐之吾師合之非創說也天下義

理賅備於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吾儒之眞體實用也牟尼氏以空虛爲體無相爲宗非易乎

清尼氏以清靜爲體不物於物爲宗非簡乎先師仲尼氏無意必無固我取空虛清靜之體而互印之有異乎否耶其示子淵則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勿動何嘗有物何物於物及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弟友言弟友循循誘人與慈悲度世直相映發

他日有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合一之旨自了然矣世儒讀孔孟之書淺者訓詁深亦臆解非禀神慧孰窺大全如奇偶彖爻四聖獨

契無言之秘迺逗陰陽之精奈何僅得半班以見知見仁而離岐之耶夫西方聖人之須猶龍之稱豈無見而云然者哉吾

師龍江先生洞天人之秘窔究性命之本體憫庸愚於迷途拯賢智於覺路故其緒論眞切引譬詳明繼往開來悉萃於此海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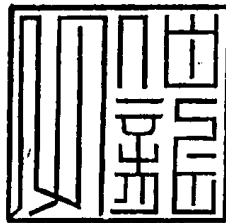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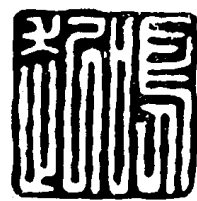
學不能盡登其堂聆其指授得是書而私淑之則易簡之理可與成位同歸萬物其咸備矣上人了玄從㓜授業獨得眞解欲廣吾

師之傳使一切形氣各悟本來奈上智最稀頓悟者寡不得巳借巳病之法爲點鐵之丹使錮疾可瘳則昏迷亦可醒也收胔掩骼

完其功行一念孜孜無非闡明合一之旨揭日月而行中天端有賴於斯人歟

端有賴於斯人歟

旹

崇禎歳辛未節端陽漳弟子馬鳴起書於敬事之精舍

林子全集自序 録分内集舊文

子谷子龍江兆恩

余生平所著三教書旣標之曰三教分内集而又曰歸儒宗孔非非三教者豈不以儒不孔子道不黄帝老子釋不釋迦故以三教者流之非而非之而歸儒而宗孔也夫曰歸儒曰宗孔曰非非三教是亦足矣而必曰三教分内集者匪他也論語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是皆宇宙内事是皆吾人分内事

也豈非聖人所以盡人而持載之而覆幬之而無遺人邪尚書曰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亦皆宇宙内事是亦皆吾人分内事也豈非聖人所以盡物而持載之而覆

幬之而無遺物也故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若道釋者流亦人爾乃獨無分於至治之咸若配天之尊親者何與逃墨逃楊歸而斯受而既苙且招殆非聖人昊天之心之大也孔子曰吾非

斯人之徒與盖聖人亦昊天也而尚書之咸若中庸之尊親不謂之盡物而况於楊墨道釋者流而爲斯人之徒者乎此余三教合一之書之所由作也

以上原缺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爲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尚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爲異也。或人乃問何者爲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明心。安能見性。余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

非眼能見。夫既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既有悟入。便有眞知。既有悟入。便有眞見。眞知無知。無知者知。名爲性知。眞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爲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既曰自

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此言性而附錄於全集内自序之後者蓋自度以度世而爲性之盡也

又

或以林子修性之旨既聞命矣敢問所以修命林子曰修命必本於修性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若或徒知所以盡性而不知所以至命雖有慧悟終落空無故孔子之不惑孔子之盡性也我而能盡性焉而人物天地之性亦皆在我矣故以我之性而人之物之而人物之性有不自我而盡乎以我之性而天之地之而天地之性有不自我而盡乎孔子之知天命孔子之至命也我而能致中焉而天地萬物之命亦皆在我矣以天地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自我

而位乎。以萬物之命。以育萬物。
而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則知天矣。此言天。卽命也。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
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故

天則自然有是命。而命則自然
有是性也。夫孟子曰知者。何也。
知也者。知之也。知天地之化育
之知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
物。而曰知曰作。其義一也。猶今
所云知府事。知縣事。非徒曰知

之也。若也未能盡心。而存心之
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盡性。而養
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
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然心
卽性也。釋氏有言曰。真心是性。
真性是心。故夭壽之不貳其心。

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
性修身以俟之以立命。由此而
進進不已焉。可以知天。夫夭壽
不貳。固不以形骸而貳其心矣
而修身之功。其義將何取焉。身
也者。身也。體也。乾爲首。坤爲腹

腹亦體也。坤曰。正位居體。鼎曰。正位凝命。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亦曰。立天下之正位。惟此正位也。以言乎其大。則足以包羅乎天地而無外。故謂之廣居。而大道從此出矣。老子所

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正位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謂之生門死戶。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

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原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即尙書所謂考終命。而形骸非所論也。故

君子曰終。蓋言終之而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而孔子朝聞夕死之言。正此意也。又不觀之圓覺經乎。圓覺經曰。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以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

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而後世修命之士。有不認鑛以爲金也亦寡矣。余昔所論著元神實義。有所謂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非他也。乃所以銷鑛以爲金也。故修命之士。惟當在於氣

穴圖之。老子所謂深根固蒂也。然兩石相擊。而火生焉。兩精相搏。而神應焉。盖我之精氣。包藏於氣穴之中。若我能以我之所相搏之神。凝而入之於氣穴之中焉。殆所謂立天下之正位。以

居體。而凝命也。昔者孔子嘗言仁。宋儒所謂杏仁桃仁者是也。盖菓核中之有兩片者。一陰一陽之道也。而其尖處之幾希者。仁也。繼之者善也。故始而坎離交。以胎陰也。而得其陰之所以

爲陰者。豈非從父母形化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親之所生。而爲孝子矣。旣而天入合。以胎陽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爲陽者。豈非從天地氣化中來。一點之幾希

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天之所賦而爲仁人矣。又既而二陽偶。亦以胎陽也。而得其陽之所以爲陽者。豈非從冲漠無眹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露我全眞。

以與太虛同體矣。夫既露我全眞。以與太虛同體矣。則命自我立。而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者非虛言也。古人有言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夫以精氣神而鍊之以還虛焉。則精爲

元精。未始精而能生精者也。氣爲元氣。未始氣而能生氣者也。神爲元神。未始神而能生神者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盖以其不依形而生。而無可死之道也。若不先之以見性。而卽曰我能

修命。則余不能知之矣。此言命而附錄於全集內言性之後者。盖修性兼修命。而爲學之全也。

萬曆歲戊子穀日七十二叟兆恩

合刻三教先生集叙

儒釋道三教之聖人無日不在天地間盖天實生之以撐持世界濟度衆生者也上古帝王人人是儒人人是道人人是佛天下陰受其福而未甞標儒釋道

三教之名三教之名顯于衰季之世曰此爲儒此爲道此爲釋揔之至神至靈太聖大賢之化身流轉變幻隱現出沒于古今世代之中陰用之而不得則顯出之而上天救渡生人之意愈

苦愈微何者三代以後之人心世道既不能如上古之渾沌醇龎帝治王風邈不可追列國之君互相吞噬日弄刀兵死于鋒鏑者大半天下皆嚣然喪其樂生之心上帝哀之故孔子老子

並世而出以拯拔一世孔子明五帝三王之道以詩書禮樂之教號呼于天下老子曰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不若返于太古無爲之初老子之意玄微幽渺雖後之人主用其一二亦足

以致清淨寧一之治而遁迹流沙人莫得而測其踪跡而孔子之道明白正大天下萬世由之則治悖之則亂遂以尼山之一匹夫爲中天之砥柱而天下橫騁之夫乃有顛倒决裂而不顧

者此亦孔子之教所無如之何者也佛倡爲因果輪廻之說以震懼天下爲惡之人以陰助孔子之教之所不及發其蔓于漢之永平而昌熾極盛于五代擾攘斬伐之際亂轉劇而其教轉

盛如達磨之至于蕭梁而鳩摩羅什之起于姚秦譬如沃清泠之水于鑊湯之中而耀日月之燈于暗室之內而上天一種悲憫世人之深心扳濟羣生之隱念至是苦矣三教宗旨雖人人

殊而孔之仁老之慈佛之悲其主于濟世一也孔子之于老聃至尊之爲龍此時佛教尚未入中國也而孔子巳預知之爲商太宰稱西方之聖人則孔老佛三聖人心心相印如印印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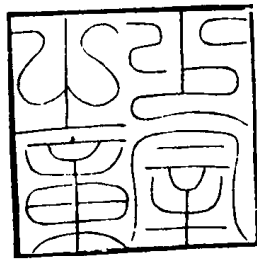
後世之拘儒曲學淺渺無識不能深知孔子之意至操戈以相向薄責于老而厚誅于佛乃自古迄今三聖人之教竟鼎立于三才之中而不可磨滅則環擊而聚攻之者毋乃揚其波而煽

其焰也哉嗟乎此林先生三教合一之書所以作也非林先生合之而三教原自合也余生也晩不及見林先生而欵啟寡聞又不能深窺先生之精蘊而先生之弟子了玄上人取先生之

書散見而雜出者彙萃合刻之索敘于余故爲之說如此然上人寓居金陵十餘年弢光埋照不求人知施棺掩骼不知幾十百千萬使泰山之籙北邙之魂皆有所歸植德種福無量無邊

又能以術善巧方便巳人之病往往有效潛行默用皆濟人利物事與三聖人仁慈悲之旨合則上人于先生之教非徒口誦說之而躬行實踐之矣至于愽綜羣書洞明深奧以馳騁于筆

墨文字之際特其剩技乃知市廛之中風塵之内未甞無人而探奇搜異者須另具隻眼其可旹

崇禎辛未孟冬葉燦題

刻林子三教全集序

夫三教合一之旨往往見諸載籍及諸傳聞言之不啻詳矣然究其所合間與猶甚幻惑請以聖門宗旨窮之則虞廷之精一魯論之空空大學之明德新民至于格致誠正中庸之未發已發推之位天育物孟氏養性知天備萬物而歸於我盡之矣若夫玄門宗旨無形生育無情運行無名長養三者旣悟惟見於空至無而無之無無而復無之常應常静寂無所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盡之矣至于禪門宗旨本來無物色空俱泯一切圓成不離見聞超然證覺盡之矣以上三教宗旨符而錄之可以合儒道釋之原委統天地人之一氣也不然此古聖設教行道敷演之文字也文字解

理之由。能生理障。故執之者。卽落階級
且蔽性眞。烏能合之哉。若欲合之。須尋
三聖人內外自同。終始無分。乃可。牟尼
教人以明心見性爲極。空中歸一爲則。
淸尼教人以修心煉性爲極。守中得一
爲則。仲尼教人。以存心養性爲極。執中
一貫爲則。尼以丘山不動表眞性不移
之義。中則漠然無朕。先天先地。未有儒

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一乃無朕中命出
端倪。謂之性也。中一者性命之大原。極
則之絕學也。故抱一爲天下式者。將以
順性命之理。貫天地人之同氣。例儒道
釋之未分也。以此佐而合之。不亦了然
明與。此雖古聖提唱。然但描頭畫角。以
爲正印。恐落下駼。且今道流以修命爲
高。而不及性。釋流以修性爲高。而不及

命。聖門則罕言命。罕言仁。而性與天道
遂至後世而無聞焉。性命相左。竟落於
空矣。以此三家分門裂戶。立異變常。於
人人本地風光。反至恍惚難決。故終其
身迷焉。不肖永昌。幼習舉子業。壯年叨
列鄉薦。遂不復留心仕進。卽有志于三
教歸一之旨。始枯坐着空而學禪。遺世
碎糧而學玄。詞章窮物而學儒。搜括半

生。形神槁瘁。屢入邪途。致成疾疹。抱痾
二十餘年。醫治罔効。偶張明甫商于敝
邑。亦得病無藥。艱於起止久矣。一日脫
然惠顧。昌駭然異之。訊厥所繇。云得三
教心法。受持數日。卽脫此苦。遂徵其傳
曰。周中常先生。西江人。旅寓滄洲。昌卽
儁贄馳謁。先生夷然不屑教也。加意懇
祈。然後命疏讀而焚之。乃知綱常倫理

之大。爲生人之戒行。以艮背行庭要旨授之。乃知心身性命之微爲萬古之常經也。時中常卽南還。昌佩服至教。歸而行之。不三日間。卽得水火旣濟之津梁。心身泰然之竅竗。披閱心聖直指。讀體胖由於心廣。暎而本諸根心黃中通理。四肢宣暢。見得靈異。濁垢盡除。其變幻顯赫。不着思維注想。而有顚倒陰陽之

驗焉。七日之內。痼疾頓瘳。氣體食息。倏異平日。次年中常先生復來。授以三教會編。林子十札等書。因知南都有了玄大師。建祠倡教。刻書度人。兼行施棺掩骼。無漏功德。四方問道。法席恒滿。應荅人世。如海潮音。聞之不覺。心神馳動。超然而不能自已也。恨山川修阻。趨謁未由。隨修書幣。慇懃請益。詎師誨人忘倦

千里指示。猶如面命。鉗錘棒喝。披剥精粗。半生沿習。一時放下。身輕神爽。獲見本來。不啻起死而肉骨矣。或懇求九序至理。師慨然指出未生之前。冲漠無朕。渾然中也。本無虛空之名。故曰虛空粉碎。此何思何慮。太虛之本體。虛不能無氣。氣能結神。神能生精。而精能生形。形能物物色色。而無窮矣。故世人爲物形

拘累。而精不顧氣。氣不凝神。神不致虛而一身之精氣神。已自分而裂之也。將何以合三教而一之。所謂九序之法。詢艮背行庭通關。不過就物形中。收拾諸念。而攝其精。以化其氣。又用安土採取凝神。而煉其氣。以化其神。如脫離生死超出天地。虛空粉碎。不爲返神以合其虛耶。虛卽以證極則極且難言。而況曰

則。曰證。特借言以發明吾身中三教無分無合之廓然者也。人人一身。皆具三教本無分。何用合也此三代以前。當如是也。

吾夫子林先師降生度世。主持三教。闢漢代以來。之異端。補當世未爲之缺典。良工苦心建立諸法。莫非収斂衆生之心。著作諸書。剗平三教蹊徑人人讀其

書依其法而修之。則精氣神自然會合。而歸於心。心存而身自修。身修而家自齊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太平。而不返於唐虞三代之盛之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未之有也。況今天地日月。山河大地。比之唐虞三代。何曾少蝕。幸

聖主貞明。至仁敦化。於都哉唐虞三代之君矣。若賢相大臣。能以臯夔自任。明良相與。一德同心。萬姓而下。孰不聞風向化。而樂享於唐虞三代也。然唐虞三代實無難矣。上下無欲。人心不欺。儒而經世。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道而忘世。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屏去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釋而出世。棄華就實。力行造於

安行。自利推之利他。吾師之度世。使之泯其跡。而同其道。隱其形。而通其心。而聖宗。而玄宗。而禪宗而中而一。摠然合之而歸於我之心。之精之氣。之神。之太虛矣。太虛茲然。無儒無道無釋。亦無無儒。無無道。無無釋。而出世。而忘世。而經世摠不外之度世之心。而返於唐虞三代矣若挽二氏于歸儒闢儒門之性命。

兹集載之悉矣。是書鏤板未備。玄師背蕺雲水。四十餘年。偶緣就令時。得吾鄉涂左垣先生。任刻其半。昌謀諸同社。孝廉于廷陳等。續竣其事。而留都名公鉅卿。暨諸文學。較讐參閱。實爲詳焉。玄師遠徵昌叙。昌不文且寡陋。其何敢妄有以弁之。唯是具述入道因緣。附贅于後若分教之任。得吾師授受條理。詳細付

囑。而吾滄已領半席矣。敢不躬行。及諸親友子弟。同倡而大之也。日所存者。心身性命之學。所行者綱常倫理之德。所談者三教合一之旨。所居者已爲唐虞三代之世。矣是爲序

旹

崇禎辛未孟冬北滄水盐山倡教門人

劉永昌百頓首謹識

林子全集序

應天門人姚家凱識

爰自盤古以迄羲皇渾渾噩噩何從見道道道既無名教亦不立教且不立安所得三教三教之興其諸衰世使然乎昌言乎衰世使然也昔在唐虞治水明刑敦倫司稼教

各不同總歸於治即如周初姬姜兩先公治魯治齊所尚已不一道然不可稍之曰分門別户也及其成功一而已矣周之初衰世道荒蕪人心晦昧老子以柱下史闡清淨無爲之旨爲後世道教宗尼山祖堯舜而宗文武自周迄今二千餘

載儒術之尊如北斗泰山然孔子不云乎西方有聖人則釋道之興又不自漢明始也第言各異而旨各不同於是三家之徒互相尊絀迄無定論者迨今亦二千餘載然愚以為三教興於衰世而後人智慧聰明竟無有踰三聖人者是以不能

二

窺其閫奥而要其指歸譬春秋無孔子安知後世不指揖遜一教而征誅一教乎何從知祖述憲章之總歸於一途也譬諸戰國無孟子安知後世不指伯夷一教而尹惠一教乎何從知清任和之總歸於一聖也使三聖人之後果有

闡明三教其人吾知必能原三聖人憂世之心與其立教之意合其岐而同其異而第無槩尊儒者既樂儒之明顯而遂指釋老為寂滅而虚無矜釋老者又希心於成佛作佛之異而謂儒之空言無當不知釋老儘多匪人而儒中

三

或有敗類皆後人之用其道者非也而其教固自千萬禩而無弊吾以尊釋氏而得禍莫烈於梁武奉老氏而罹殃莫慘於道君莽操杞檜曷嘗不謙恭下士而究為後世三教敗壞之口實然三教之昌立斯世固至今炳若日星也則三

教之殊途而同歸固可知矣
龍江林先生崛起於萬曆之初年
心慧鑑空眼明手快乃撮三教之
同歸者著而為書有九序心法教
人益却病功夫濟世已行寰宇
若干年　了玄上人出自
先生門下自閩來南倡明斯道建
祠奉祀
先生神像都人士翕然皈依者益
不可計量矣志掩骼已不下萬
有千數功莫大焉其於
先生惟能獨領懿訓接其武而
契三教之精第念茲書京師未
備乃復彚帙而梓之以公諸海内

夫三教之本同而異也自漢迄今
言人人殊而統於晰一而三之則
三教之自異而同也有
林先生之彚集而更得　了玄上
人之著明渾然三而一之書成屬
各為文以弁首予不文知無能為
先生揚扢也然義不獲辭因散
序之如左
肯
崇禎辛未仲春望日書於中
一堂中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蓋自微言圯絶條流紛糅百家騰躍人挾其喙莫不自以為有當於聖人之旨而囂〻嘐〻以相攻伐要其所歸三教而已柱下最為首出致虛守篤以觀元化及其弊也流

為荒唐乾竺氏披剥本根斬理如牛毛精且密矣然由其教者至絶屬族判倫類而始可入道此可以出世而未可以治人儒者貫天人徹外内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而相連于盡性至命之旨要

其精解藴而不傳以俟人之自得後之儒者拘牵于文義沒溺于訓詁不能緣聖人之功用以見其精微而但相與堅守其膚毛以為聖人之道盡于是矣其諸玄邃者皆異說也如是則道之在天地閒也二氏攫

其驪珠而吾儒祇寶其糟粕既不足脈天下奇穎有智之心而儒者復諄〻排二氏不置無惑乎天下之有所恚而愈趍也近代學者亦頗知三教合一之理曰猶之天也漢人以為天而匈奴則名之撐犁洲矣

然而不明其所以合又不務會通其設教之旨以棄其短而取其長以相輔而行辟如手劈空虛而截分之或合之世尔豈有能信之者哉龍江夫子承絕學于千聖之後貫三教之奧而溯出之使三聖人心精

了然相見無間毛髮而更少為次第其工用之所先後其攝氣以養心護命以遂性如艮背行庭之旨則老氏之初機釋氏之權教而吾儒之善誘也其明心以盡性致命以達天如太極無極之論則

儒者之心傳老氏之極則而佛門之了義也微之可以徹性命而鉅之可以著綱常顯之同民患之吉凶而幽之知鬼神之情狀不離飲食日用而宇宙一切瑰奇併詭神靈變化悉範圍焉使後之學者由其一皆有濟

而遺其一皆有契猶之趍三聖於一堂而左提右挈以治千萬世之人心世教也猶之日月寒暑之無不相濟而太虛之原未始有分也嗚呼至哉涵少承　先君子之教竊有志於性命之理而材質駑下無

所發明須　了公大師爲先生高
足弟子倡教金陵及門之士鱗附
羽集而漁亦以千慮之得時蒙印
可因獲縱觀于先生之微言緒論
退而歎曰子聖之秘盡在是矣後
有作者其蔑以加矣今了公刻其

全集以傳而漁又獲與讐較之役
微論其扶剔玉精蕩削谿畛揭
奇曉曚千春不夜即其瑣者諸
如井田兵食之說闢而通夥而不
詭
今聖王之宜有事也使學者得

書而讀之足以知儒效之非紆而百
家之紛紛論論以相詰擊者亦可以
少休矣不然不實見其所以同而
務斟酌損益以借之于跡斯又子
莫之執中而非先生之道也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正月上元日

門下弟子周景濂頓首拜書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竊以洪濛擘破。而太虛中之眞陽。拱之於天。而天之神。寄之於日。日者。太陽之精也。咸池初浴。扶桑始明。兩儀分象。萬彙聿新。尼夫化化生生。色色形形。皆得太陽。以亨以成。而月之懸象。星之森列。亦不過竊太陽之餘光耳。夫吾人之身。等於天地。而元

神之烱烱。卽太虛之朗然。故太陽亘千古之不磨。元神歷萬刼之不壞也。粤考古昔。迄於今日。其所以禀太陽之精。紹三教之統者。可得而遡矣。羲皇之上。茲不復論。堯舜撫運於明時。仲尼獲麟於叔季。窮達異勢。陽德同亨。顯被一時。垂休萬世。此則太陽之盛。純乎其純者也。大禹之光。猶聖域之未優。武王之光。則至善之未盡。曾參衍其光於一貫。子思述其光於中庸。孟軻見知。知言養氣。若老氏之光普矣。悲其莫續於後。而釋迦之光大矣。惜其猶限於西。達磨振教於中國。惠能了悟於黃梅。呂曹韓白。老氏之孽宗也。程楊李朱。孔氏之裨將也。石馬跋摩。釋氏之偏官也。要而論之。堯

舜日之卯矣。仲尼老釋日之午矣。孟軻日之未矣。惠能日之申矣。至於程楊李朱呂曹韓白。石馬跋摩。許多流輩。不謂之日行至是而西。而復沒於西哉。是由星明月朗。借餘光於太陽也。夫西沒東升。不終冥晦。一輪紅轉。復見昭明。惟我

三教先生。元神正氣。充塞兩間。倡道東海

之濵。畢集三門之士。著作諸書。所以闡太陽之理者備之矣。以一身之純乹。爲天地之一陽。盖欲擴而充之。以盡人物之性。以成叅贊之能。使三教合一之理。光于天下後世。晃朗焜耀。如日中天。此則先生之太陽也。夫仲尼所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成。而先生所以統仲尼釋迦老子之盛者。亦

惟此太陽之正氣。不蝕滅於萬古宇宙間也。不肖真懶。幼叨門墻。先受立本心法而一貫至善之旨。致中浩然之大。盡性至命之學。明德親民之訓。不獲推明。又於入門立極。清静無爲之理。無形生育之德。真常應物之用。寂無所寂之奥。於茲執著。難曉其義。及至壯歲披緇。荏苒方外。惑于立地

成佛。幾乎落空。而筏喻渡河之法。捨筏登岸之旨。覺迷不二之由。色空不到之處。真心實地之義。亦未明達。茫無所知。恨與道之無緣。痛捨身之不死。遂艱涉山川。歷四十寒暑。背戴此書。静即讀之。神領之下。常决疑義。心性始明。今且老矣。乃知昔之昏蒙如坐長夜。而今之契悟者。若抱初陽。似

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正通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乎。于中符節精微。寓意難測。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真懶因倡道于茲。闡明全集。諸友日望心印。而京師鏤板未備。津梁缺然。頃爲搆祠接待。寓止十年。施棺掩骼

萬有餘身資用繁費故未功及近得保定安肅門下涂生文輔慕道愼篤托黃生文泰受法不幾月間津津有得隨詢是籍印證心源皆說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來也詳細玩味嘆服不已毅然捐金授梓且遠聞於河澗滄洲之塩山門下孝廉劉生永昌孝廉于生廷陳分教門人張生德位醵金助刻又門下應天文學姚家凱謝璣周景濂許桐等同加披閱而得先師孫子明經選士林生不息重承叅訂今梓事已登而諸君等強余爲之序余焉敢僭余亦請諸君各爲之序諸君曰此時

聖明中興正陽當令吾輩精神孚契意氣脗合所謂教同道同道同心同故命意亦

同而修詞之際無有乎不同者也各任標題擴而張之必惟協取吾心之陽與天太虛天地之眞陽炯然常照貫徹古今洞三教之至理耀吾師之言傳不謂斯文之大幸而思與天下後世者共之云爾

皆

崇禎四年辛未中秋之吉金陵倡教不肖

門人眞懶百拜謹序

林先生三教全書序

龍江林先生度世至人也慨異流之熾與虛聖教之將絕聚三門之說陳列大義求其是以廸乎世而又非有甚深之辭因其可曉為之喻衆則入道之塗莫有近焉　昇從了公大師覔心指獲誦　先生之

書而知　先生志切于歸儒宗孔也謹按宗者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之義也夫立教者為之本而可法使人尊而主之者皆曰宗而後之學者亦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為宗如儒宗孔道宗老釋宗佛三門之裔其趨而歸之也亦以為之本

而足法焉爾為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為主尊之以為主則各是其是而二氏崇虛將與吾儒敦本鼎峙而爭而吾之所謂宗者亦幾幾乎莫定其趨我　先生辭而闢之示以周行諸如言中言一言敬言仁性命之蘊通其致而畢著夫

所以然其斯謂發前聖所未發乎乃予獨深味于孝弟立本之言也豈故紬夫修性修命者哉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繇通於禮樂則性命孝弟無復有精粗本末之殊且吾聞之二氏矣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

親最神也曰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民王道爲之成則二氏之教咸禀孝弟爲先務寔有與吾儒相發明者此三教之所以合也其流弊察率以絕倫遺世獨修獨證爲二氏宗風亦大失其教旨矣天下未有

不孝不弟而能成仙入佛者茲語不信然歟夫然後人知綱常萬古爲重而孔子之傳誠足爲之本而可法莫不尊之以爲主而趨而歸之矣故曰孔子者儒之宗也雖然人孰不欲爲聖賢惟見異則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于虛無寂滅

故始雖知有孔子之傳而終或入于玄與禪者卽曰從事焉尚微而所務未加厲也要無表章之人故至此今試受是書而誦之天下羣趨孝弟而人必返于天世道齊于古於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本之以爲法尊之以爲主繇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伊誰之力哉故曰孔子儒之宗而　先生者則宗孔之宗也設微　了公大師梓其全書公諸天下後世道雖盛弗傳故曰　先生者宗孔之宗而了公者則宗　先生以宗孔之宗也

應天門人朱應昇頓首百拜書

林子全集目錄

元部共十二册

第一册

自序三篇附諸門人序跋

目録

五切不可

作聖

仲尼天地

度世

道無不可

三教無遮大會

第二册

道一教三

萬古此綱常

綱常敎之本

復古之道

宗孔之儒

孔門心法

權實
寓言
破迷
三教異端
持齋辯惑
念經辯惑
第九冊
心鏡指迷
絲銀喻

七竅
易解俚語
著代禮祭
祟禮
歌學解
詩文浪談
第十冊
六美條答撰以下六目係列在第十一冊
井田

導河迂談
山人
徧叩三門
天人一氣
帖門辭謝
跋二篇
亨部共十冊
第一冊
論語正義上一卷

第二冊
論語正義下一卷
第三冊
大學正義一卷
第四冊
中庸正義一卷
第五冊
孟子正義上一卷
第六冊

三教合一大要一卷

頌章一卷

貞部共十冊

第一冊

分内集宗教至法身無法三卷

第二冊

分内集性命至聖賢禽獸之分三卷

第三冊

分内集問仁至時人按劍三卷

第四冊

分内集知往藏來至三教以孔子爲宗三卷

第五冊

心聖直指一卷

第六冊

道統中一經三卷

第七冊

寤言錄二卷

林子書札一卷

第八冊

醒心摘註一卷

聯句一卷

第九冊

林子行實一卷

金陵中一堂行實一卷

第十冊

林子文畧

林子五切不可示戒諸生

一切不可爲古先聖人之言以濟其私。

一切不可流於荒唐枯槁以斷棄綱常。

一切不可以講學爲名結交貴顯者流。

一切不可談及理亂黜陟言人陰私之事。

一爲學有序。切不可不知立本而遽用入門之功。不知入門而遽談極則之大。今以儒教言之。三綱五常。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極則矣。而道。而釋。亦復如是。

門人 涂文輔 劉永昌 仝㕘閱

作聖篇

或問夫子既以三氏爲教矣不曰玄學禪學而必曰聖學者何也林子曰此余歸儒宗孔之本旨也夫如是則二氏之教勿談可乎林子曰余特取之以爲印證俾聖人之學得以益明此乃余立教之大都也作作聖林子兆恩

林子曰君子不爲學則已而學則必學聖人之學以爲學也不爲道則已而道則必道聖人之道以爲道也而其所以學聖人之學道聖人之道者無他心而已矣心無古今亦無聖凡故心吾之心者乃所以心聖人之心也心聖人之心矣豈非所以道聖人之道學聖人之學哉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爲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爲

之必要其成者之爲難也。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眞知眞覺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靑。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靑。日復而明。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林子曰。行盜跖之行者。盜跖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乎。

林子曰。夫毁譽榮辱。利害死生。果足以貳孔子之心乎否也。若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孔子之心也。其何以爲孔子。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亦果足以貳盜跖之心乎否也。若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盜跖之心也。其何以爲盜跖。夫盜跖之徒。非眞能不貳心於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也。而其所以不貳心於毁譽榮辱。利害死生者。我知之矣。豈非欲濟其惡。而肆小人之心邪。或問盜跖亦可以爲仲尼與。林子曰。仲尼盜跖。只在迷悟之間爾。但仲尼不貳心於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以爲仲尼也。盜跖不貳心於毁譽榮辱。利害死生。以爲盜跖也。

林子曰。世之人。孰不以離父母。棄妻子。而後可以學道也。殊不知離父母。棄妻子。不孝不慈之人也。豈不孝不慈之人。可以學道。而道必待於不孝不慈之人。而後可學邪。又孰不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後可以學道也。殊不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之人也。豈游手游食之人。可以學道。而道必待於游手游食之人。而後可學邪。世之人。孰

不以聖人者。上天之所獨厚。而非夫人之所能學也。殊不知夫人之心皆堯舜也。惟其心皆堯舜也。故其人皆可以爲堯舜。余亦人爾。而其心豈不堯舜邪。但惟恐爲氣質之偏所勝。不能自反以存此堯舜之心也。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脚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眞無可住脚處邪。惟聖罔念。即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出此入彼之機。其嚴

如此。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息也。

孔子曰。學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朱子曰。敬者。心之主乎中也。林子曰。豈非以心之神聚於中以主之。而惟精惟一。是乃堯舜允執之學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葢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葢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二字之義不可

不知也。能知此天下二字之義。而此心之本體。則亦何有於思。何有於慮。自不憧憧往來。而無朋從之患矣。

夫堯舜既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也。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也。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

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䜣謂堯舜之不可爲邪。此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也。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已矣。

論語曰恭而安。蓋恭之見乎外者。以禮之主乎中也。故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者。動之不以禮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林子曰。達之所以相天下者。周公此心也。吾心一周公也。吾復吾心之周公。是亦周公也已矣。窮之所以師萬世者。孔子此心也。吾心一孔子也。吾復吾心之孔子。是亦孔子也已矣。

或問聖人果易學與。林子曰。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由書與孟子之言觀之。豈不聖人之易學邪。若或一念之不協乎天心也。一事之不協乎天心也。卽與天地不相似。而謂之聖人可乎。此其所以爲難也。然則書與孟子而皆易之者。何也。林子曰。我自有之。我自爲之。豈不易哉。故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故謂學聖人之易者。以聖人之在我而不在外也。謂學聖人之難者。以聖人之純德而難爲力也。要之爲之自我。當如是。豈其以聖人之純德爲不可幾及也哉。

或問何以謂之狂也。念之而卽能作聖邪。林子曰。念也者。念天之所以命乎我。而我之所以成其性者。一聖人也。苟知所以念之。則必知所以作之。作之不已。是亦聖人也。但人則不知所以念之。不知所以念之。則不知所以作之。雖不爲惡。亦不能善。無所短長於時。故謂之鄉人也。是亦草木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爲草爲木焉。是則可憂也。顧乃不之憂而必欲爲草爲木爲鄉人也。何與。又況蕩其狂於聲色貨利之間。功名富貴之際。不復顧畏。無所用耻。故謂之狂人也。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爲禽爲獸焉。至大垢也。顧乃不之垢而必欲爲禽爲獸爲狂人也。何與。

誠可謂失其本心而爲下愚之不移者也。

門人 涂文輔 仝叅閱
劉永昌

仲尼天地

林子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無不容。如斯人而不爲天之所覆則亦巳矣。如斯人而爲天之所覆也。則亦爲聖人之所容也。如斯人而不爲地之所載則亦巳矣。如斯人而爲地之所載也則亦爲聖人之所容也。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之大。天地而已矣。龍江兆恩。

仲尼身家天地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爲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爲一家也。

林子曰。孔子之身。身天地以爲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孔子之家。家天地以爲家者也。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之。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

仲尼家天地以爲政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旣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又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夫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爲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

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爲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流以峙。以生以育。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以政之。則又安能處之有道。而照而臨。而鼓而潤。而流而峙。而生而育耶。

窮達各致有用

林子曰。儒者之學。達則爲天下。窮則爲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此儒者之學之大也。昔者孔子之所以栖栖皇皇。而席不暇煖者。豈無謂哉。蓋以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眞有不能一日少忘于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畝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則悉紀其言於魯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內事。皆我之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內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辯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林子全集　仲尼天地卷之三十

仲尼不爲已甚

林子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歸斯受之矣。則亦何嘗有已甚之行也。故互鄉之進也。豈其無潔己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與之。安知其不爲聖賢乎。

公山弗擾之召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往之安知其不爲東周乎故孔子處之而設科也不必皆才子弟也歸斯受之矣出之而行道也不必皆明君也召斯往之矣

仲尼設科之大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即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

之旨者則亦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又不能使之人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若苟有悔心之萌也而孔子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旣苙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旣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爲之謀伐顓臾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即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

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即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

史記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或曰夫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孔子弟子豈皆磨不磷涅不緇者哉林子曰余嘗考孔子弟子若顏回不改其樂曾參我以吾仁閔損善爲我辭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至於狂者則有曾皙浴沂風雩三三兩兩狷者則有原憲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家語曰季次未嘗屈節爲人臣孔

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之附益。夫豈其本心哉。余於是而知孔子度世也。而三千之徒。悉皆容與於孔子之持載覆幬中矣。

史記子貢一出說齊。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又宰予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又七十二賢。而公伯寮與焉。或曰。公伯寮乃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宋儒嘗謂其不當祀。又嘗考之家語。無有公伯寮名姓。惟此三者。豈非太史公傳之者妄。而不可以不辯也。余初以聖人不可毀也。而毀之。爲之愕然。既而思之。設言門弟子果有是事。則亦何傷於日月。更足以見孔子之天地。無不持載覆幬矣。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記曰。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不終絕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人有言曰。孔子遊於方之內。而未嘗遺世焉者也。原壤遊於方之外。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亦遊於方之外。亦未嘗遺世。亦未嘗不遺世。無方無體。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故曰無可無不可。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夫人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者也。夫人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而孔子則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者也。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林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順以應之。而無所希於世也。故孔子遊於

方之外而遺世者以心不以迹。而夫人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迹不以心。此非特孔子爲然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豈非聖人之心。未嘗遺世。而遊於方之内者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豈非聖人之心。未嘗不遺世。而遊於方之外者乎。余嘗曰孔子出世間矣。而以世間法敎人者以此。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棄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絶者。何歟。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無外之心

或曰。設使孔子復生也。豈其盡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邪。林子曰。孔子。天地也。若道釋者流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則是孔子之天地。亦有不持載覆幬矣。豈其然哉。

帝王無外之心

林子曰。孔子之心。帝王無外之心也。若曰我儒也。而於道釋者流則遠之。以非儒也。士者與之。而於農者工者商者則拒之。以非士也。豈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天地哉。縱得成其儒者之名。是亦列鼎足而三之。謂之偏安一隅可也。殆非帝王一統無外。而爲孔子之心之大矣。

一以孔子之儒

夫既曰三敎者流之非。而非之矣。而又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正所以非之也。故以其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學之。是以其不知有三綱五常之德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德之。是以其不知有士農工商之業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業之。是然道釋者流。既外孔子以爲敎矣。闢之可也。而必非之。而必合而一

之以孔子之儒者，又何也。林子曰：夫道釋者流，豈非斯人之徒也。顧不可以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邪。且斯人之徒之所以爲人，而不羣於鳥獸者，以其有此人道也。若夫心身性命之學，乃人道之本原也。微乎其微，姑且未論矣。而三綱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不謂之人道之最切，而爲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邪。故有此人道，則可以爲人。無此人道，則不可以爲人。而余之所以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教者，乃所以德之業之，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也。且余歷觀斯世之所以爲道爲釋者，豈其心之誠然哉。蓋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宮梵宇，而問其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者，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而世之儒者，槩以其道與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誠使世之儒者，而能察其不得已之心焉，而有以德之，而有以業之，而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矣，則彼原無爲道爲釋之心也，其有不樂其德，不安其業，不怡然懽忻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乎。此固不闕而自息，殆非卑微之分之所能爲也，故托空言，以俟來者。

門人 涂文輔 仝叅閱
劉永昌

度世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况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况人乎。龍江兆恩。

學以度世爲大

或問林子每云度世。豈其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悉皆度之以爲儒爲道爲釋哉。林子曰。此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儒固在我矣。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道固在我矣。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矣。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而亦非余之所能爲也。

釋氏度世

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纖惡不除。不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度天下萬世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孔氏度世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林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以信之。少者必

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林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林子曰。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

皆孔子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為其心為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内事也。又非徒為其家為其國為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内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為君。親聖人以為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即所以尊聖人以為君。

親聖人以為父。而生之而長之者矣。今由血氣尊親之言觀之。則知堯舜仲尼度世之功大矣。豈獨釋氏為然哉。

堯舜仲尼之春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有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

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老氏度世

或問老子豈度世與。林子曰。然。又問老子未嘗設科以爲敎矣。而子乃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夫度世不在於設科。亦豈必設科。然後謂之度世與。然此乃度世之迹也。而非聖人之所以度世也。道德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其老子度世之微旨也乎。常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

不覆載於天地者乎。又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夫日月且賴大道以運行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運行之外。而不照臨於日月者乎。又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夫萬物且賴大道以長養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長養之外。而不與萬物並生者乎。若老子者。蓋與大道相爲渾淪而一之焉者也。何處非物。何處非道。何處而非老子之道。由是觀之。老子之道。謂非度世而何。或問孔釋豈不設科以爲敎與。何不並其迹而俱泯之者乎。林子曰。聖人不同敎。而其度世之心。則自有神機妙用者在焉。則亦何迹之拘。而有所同異於其間哉。

度人自度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者嘗竊聞之。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林子曰。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焉已哉。亦且度世。大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衆生。然後作佛。

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爲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巳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巳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淸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非爾極夫后稷敎民稼穡以粒食萬民矣而天下萬世皆賴之以生以養者豈非其至極之德之足以配天也哉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殆爲是爾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故顯于西土者而西土之衆則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光于四方者而四方之遠亦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

度世自度

林子曰自度者以其身爲身也度世者以天下萬世之身爲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爲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爲身也或問窮達異矣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林子曰窮達之迹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爲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身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爲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

度世度人

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

程明道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流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全是心而已故不知有天地之心則不知有天地之身不知有天地之身則

不知有天地之四肢百體夫天地之四肢百體皆我之四肢百體也若也不知我之四肢百體而精神氣脉本相流通本相貫屬而故楚越之謂之能仁其身可乎明道又曰醫書以手足痿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通其心故也故既通其心則必能仁其身而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者此也豈可謂之非我而不知所以仁之者乎此余度世之敎是雖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矣。

或問所以度世之旨。林子曰。夫人以其身爲身也而一身之內。皆其分內事也。聖人則以天地爲身也。而宇宙內事。皆其分內事也。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爲吾分內事者。何也。林子曰。聖人之心。包羅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嶽河海。以至於昆蟲草木。生生化化。而無盡者。則皆我之形也。

夫心天地之心以爲心矣。氣天地之氣以爲氣矣。形天地之形以爲形矣。則是天地之間。只我一心爾。心一則氣一。氣一則形一。不謂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邪。

擴此心之分量

林子曰。夫人之心。心有其心也。而有心之心。只此一點已爾。聖人之心。心無其心也。而無心之心。同體太虛。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而度世之敎。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而非有所加也。

並生天地皆我同胞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並生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並生天地皆我形氣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

者。豈非人之心邪。地。形也。天。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邪。若道釋者流。則亦形天地之形。而與我無異形也。氣天地之氣。而與我無異氣也。而世之人每欲驅而遠之者。其殆未聞同形同氣之大。天地之心之仁乎。或問天地之心之仁。林子曰。氣不獨氣。而合天地以渾其氣。形不獨形。而合天地以一其形。不謂之天地之大。吾人之心之仁乎。

林子曰。心既爲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而楚

越之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四海之外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而謂之人也者天地之心之仁也可乎哉

孺子入井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歟此其無知入井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

兄弟無告

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其能無錫類之思乎

援溺以道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且從而遠之者何歟是使道釋者流

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之心能恝然乎

父母兄弟心豈能安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毋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

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蓋眞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爲僧爲道情非得已

林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之心必不忍其人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聖人以好生爲德則聖人之心必不忍其民之爲僧爲道也明矣父母孰不愛其子也則父母之心必不忍其子之爲僧爲道

也明矣。人孰不愛其身也，則人之心，必不忍其身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而其所以必爲僧必爲道者，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豈命邪。

痌瘝乃身

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若痌瘝之在身，而諄諄言之不置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大，一人之身也。今道釋者流之必棄去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豈非吾一身之中。精神氣脉之不相流通不相貫屬者乎。故道釋

不昏，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天地不位。天地不位，則萬物不育。由此而無父子之仁，由此而無君臣之義。故昏道釋者，正所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育萬物，以仁父子，以義君臣，以流通貫屬我之精神氣脉，以成吾之身爾。

精神氣脉流通貫屬

林子曰。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民物古今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並育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

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崆峒，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伊尹耕夫，太公屠叟，傅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轀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

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存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况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

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並育不害

或者以既欲合斯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群斯人而分之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歟余初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爲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列之行之且十年矣詎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於是

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爲儒道自爲道釋自爲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敎之庶乎其不相爲害也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君子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君子之精微也

仲尼公道公心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

與儒者爲一孔子爲一也夫孔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公心行孔子之公道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冐天下萬世於無外矣求敎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爲一已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

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鱉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如兄所云則道釋者流不惟不之仁亦且不之愛使斯人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鱉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興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來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

則已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與我若邈然之不相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况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須之頃尚未叩兄之蘊以聆明教為恨且兄之學以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之所以為人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是亦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鱉思所以咸若之而况於人而為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為朋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趨於

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絕之而亦不之安不之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見所謂羣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蓋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天覆地載之內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可以復還唐虞三代之

盛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敎之。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劉永昌　仝叅閱

道無不可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該者也而學道之人可以三綱可以四業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以之爲巳可以盡巳之性以之爲人可以盡人之性以之爲物可以盡物之性以之爲天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龍江兆恩。

道不離事

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即業之勞非所以學道也林子曰昔者禹八年於外以乘四載股無胈脛無毛而文王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非惟儒者之書爲然也是雖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心其心矣而不知即事而即心者則是槁滅其形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即心而即事者則是外馳其志也

林子曰君子之於道也以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以繼往聖以開來賢此其所以有貴於道也夫道也者文之而足以定太平武之而足以戡禍亂故爲道者不曰廟廊之上皆可爲也是雖三軍之中亦皆可爲也若三軍之中之不可以爲道則黄帝涿鹿舜禹三苗湯武放伐周公東征孔子夾谷是皆不可以爲道與故辟世非道離人非學

富貴貧賤皆可學道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

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葢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後方可謂之道

須臾不可離道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涖官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涖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歟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況涖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

次則又難矣況涖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道術學業不相妨礙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舉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若明經條約乃余之所譔著者二三子其時而習

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者乎幸而得第焉能不自以為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為悲者乎以此應迹常自反照其為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既多乎

商山羽翼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匡匡守一淮陽山者亦大有間矣

韓崇仕宦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拔書佐表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

逢萌掛冠爲絕三綱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林子曰余覽神僊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爲重如此余於是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嚴平賣卜以惠衆人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林子曰與子言孝與弟言順與臣

言忠是道氏之教教人以人倫也如此

山棲禪坐之非

或者以不山棲不禪坐不能成佛道顧可儒之以儒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也是子之言何其迂歟林子曰佛之教莫明於六祖佛之書莫明於壇經余嘗覽壇經而考六祖之蹟矣壇經曰父既蚤亡老母遺孤艱辛貧乏於市賣柴當是時也採薪以養猶恐其不給也况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又曰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充母衣糧能安置母畢不

經三十日。便至黃梅。當是時也。兼程以往。猶恐其或遲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又曰。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當是時也。破柴踏碓。且有所不暇。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在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當是時也。避難獵人隊中。且不能以聊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在家則有以養母也。辭家則有以安母也。孰謂釋氏之教。有外於三綱邪。市柴可也。踏碓可也。獵而守網可也。孰謂釋氏之教之不可。不可以四業邪。設六祖而山棲也。而禪坐也。則為佛者。而山棲而禪坐可也。然而六祖之不山棲也。不禪坐也。則為佛者。奚必山棲禪坐。以蹈釋流之敝。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

慈悲大義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也。顧不可以為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

如幻三昧

昔者善財童子。忝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者舜之誅四凶也。而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如幻三昧者與。無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以語此。

道之用大

程子曰。虛者道之祖。抑豈知道也者。能生天。能生地。能運虛空者道邪。余於是而知道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

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全集

三教無遮大會

門人 涂文輔 劉永昌 仝叅閱

或問會以大名。而又曰無遮者。何也。林子曰。惟其大會。故曰無遮。蓋此心之分量至大也。上而天。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下而地。而山嶽河海卵胎濕化。與夫形形色色。生生化化。而無盡者。莫非我也。莫非我之心也。夫既曰我。我之心矣。其誰能外我。外我之心。而得而遮之者乎。此無遮之大義也。若也不知此心之分量。而自我之。而自小之。而自遮之。殆非所謂大道為公之盛心也。龍江兆恩。

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林子曰。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余請言余之所以為教者。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余每以三氏為教。而其教人也。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老者。壯者。少者。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而諸凡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矣其爲教也始之以立本既之以入門終之以極則或語之以上而所謂出世間法也或語之以下而所謂世間法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或中乘下乘多方以教之矣而又不凌節而施焉者葢欲將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之中者余之教余之心也余以是心而設教也二十有餘歳矣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故余之教有所未明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歟林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

子無遮大會之心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故其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之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之中而無外矣洪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令人不驚不駭如何林子曰子之言善矣然必曰儒門便不廣大便不無遮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書曰鳥獸魚鼈咸若程明道曰仁者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豈惟人哉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豈惟物哉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豈惟天地儒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釋經曰徧大地是我法王身而此心亦且無遮於六合之外矣而余所謂無遮大會者特以示其迹以寄其心爾洪生曰敢問無遮大會之眞實義林子曰而所謂眞實義者亦惟在於心爾苟不迹以示之則其心亦有不可得而見矣於是而徧諸天下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會而語之以儒之所以爲儒而儒則

未始儒也道之所以爲道而道則未始道也釋之所以爲釋而釋則未始釋也語之以立本未也而申之以入門語之以入門未也而申之以極則日而語之而繼之以月月而語之而繼之以年年而語之至死乃已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豈其儒也無有乎孔子道也無有乎老子釋也無有乎釋迦出乎其間者哉借言無有孔子老子釋迦出乎其間焉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迦之道得以

倡明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與知之。人人得而與能之。而若是乎其大者。蓋亦不過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俾其有所遵而守之者爾。洪生曰。其如弗尊弗信。而人之我遮何哉。林子曰。夫弗尊固弗信矣。而人之弗信者。則當知是人之自絕以遮乎我。而非我有所峻而絕之以遮乎人也。然事有待於尊。而人信之。信之者其迹也。人則得而遮之矣。事無待於尊。而人信之。信之者其心也。人則無得而遮之矣。故以其迹之有限言之。能會於會之所及。而

不能會於會之所不及。以其心之無窮言之。不惟能會於會之所及。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夫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矣。則迹惡得而限之。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夫既如是矣。則所謂無遮大會者。直以心運之。不亦可乎。而奚以迹爲哉。林子曰。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蓋心之所以能盡者。固有出於迹之外矣。殊不知迹之所在。心之所存也。故迹以寄之。雖曰顯而易見也。而人之得於觀感者。斯得而興起之矣。心以運之。雖曰微而

難知也。而人之得於默契者。有不知爲之者矣。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不亦異乎。林子曰。不足異也。儒者亦有言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足異矣。而曰天下爲一身也。不亦異乎。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而天下之大特在我一身之內。方寸之間爾。舉心動念。其運至速。此感彼應。其機甚微。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而廣運於無外者。夫何爲哉。恭巳正南面而巳矣。故干羽舞矣。而有苗格。簫韶成矣。而鳳凰儀。此蓋不過

以吾一身之運用。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余今復與汝而申言之。設言盡四海之內。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又設言盡四海之外。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此皆有迹而會。而會於會之所及也。故必會於不會。不會而會。精神之所潛通。氣機之所感召。而諸凡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吾身也。皆吾身。則皆吾氣也。皆吾氣。則皆吾虛也。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

以爲身外於我之氣以爲氣外於我之虛以爲虛者鼓而舞之而動而變而化其誰爲之蓋有不可得而知矣然必至此而後方可謂之無遮大會之眞實義矣

林子全集

門人　于廷陳
呂　維　仝叅閱

道一教三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爲道焉豈不謂之教三而道亦三耶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爲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

自道以爲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爲道也　龍江兆恩

三教之所由始

林子曰孔子之教未嘗曰我儒也而學孔子者乃始命之曰儒黃帝老子之教未嘗曰我道也而學黃帝老子者乃始命之曰道釋迦之教未嘗曰我釋也而學釋迦者乃始命之曰釋

教本不殊

或問三教同與林子曰其道一其教三也然則三

教異與林子曰其教三其道一也譬支流之水固殊而初泉之出於山下者一也。

孔氏之教

或問孔氏之教林子曰三綱四業世間法也以與世間人道也性與天道出世間法也以與出世間人道也然孔子之道雖曰高矣美矣而其教人也則必以世間法爲先。

老氏之教

或問老氏之教林子曰凡人始生之初而所以主

張乎形骸者果何物也一點靈光乃人之所本有。老氏之教教以此矣。

釋氏之教

或問釋氏之教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而所以不屬乎形骸者果何物也一片太虛乃人之所本無。釋氏之教教以此矣。

三氏之教酌裁後先

或問林子之教林子曰余惟酌裁三氏之教而後先之爾故人倫日用教之所當先也既知教之所當先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有既知人之所本有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無然而三教果可得而一之乎林子曰教之所當先者先之而先其所不得不先也教之所當後者後之而後其所不得不後也本末兼統以無遺始終條理而不紊昔統之而一者既以分之而三今分之而三者乃復統之而一三教既一風俗自同不矯不異無是無非太初太朴渾渾熙熙此余三教之大都合一之本旨也。

或問三教三矣何以統之而爲一也林子曰余之設科也有曰立本者是乃儒氏之所以爲教也有曰入門者是乃道氏之所以爲教也有曰極則者是乃釋氏之所以爲教也而其教之序也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故不知立本則人道不脩無以爲入門之地不知入門則心法不持無以爲極則之先。

或問孔子之教非以立本與若今乃以四書爲教者何與而所謂道家之入門釋氏之極則則亡矣。

而謂之三教之大成可乎。林子曰。孔子之教雖以立本爲先。而所謂道家之入門以明心法。釋氏之極則以體太虛。則四書備之矣。而余之所以集三氏。而必以四書爲教者以此。子其滌去舊聞。而徧討之四書本文中。便能知之。則亦何必汨沒於三氏之載籍以自侈其博乎。又問漢唐宋以來。訓釋四書者多矣。敢問何者爲正。林子曰。余惟直誦孔曾思孟之書已爾。而不知其他也。

儒教立本

或問儒教立本。林子曰。夫所謂立本者乃余所謂世間法。而爲人道之常也。人道不脩。則本不立。本曰可以窺聖人之門墻者未也。而況乎不可使知之道。可得而知乎。

儒教入門

或問入門之心法。豈非所謂孔門心法與。然而何者謂之心法。林子曰。心法也者。事心之法也。論語所謂敬而無失。復禮爲仁。居之無倦。大學之止至善。格物致知。中庸之致中和。致曲而誠。孟子之居仁持志。易之直內。止其所。詩之敬止。書之欽厥止。禮之儼若思。是皆所謂孔門心法。道教之入門也。

儒教極則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是皆所謂聖神功化之極。釋氏之極則也。

儒教由入門而極則

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知。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

道釋立本

楊生問曰儒以立本爲教由是而入門由是而極則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夫二氏之教豈亦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夫焉得而異之余嘗謂二氏之教若不知所以立本則亦安能而入門而極則耶

或問道釋之教之所以立本林子曰忠孝者其立本也從古以來豈有不忠不孝而能成僊作佛者哉道門張順少事母孝嘗語人曰不忠不孝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

林子曰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今

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則是黃帝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爲魏相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大傅則是老子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爲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則是釋迦之教亦未嘗遺人倫也

林子曰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是釋氏之人倫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而道釋者流其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苗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若道氏之教則亦曷嘗不昏不嗣哉而其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

廷柱生問曰道釋不以孝爲重歟林子曰不以孝爲重者道釋之妄也傳之失其宗也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又蘭期精修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二親之神神於天地神明而精修孝行能使日月以明萬物以生王道以成如此則其所以孝其二親者而又安敢有一毫之不盡其誠耶獨不觀之孝經乎人之行莫大於孝通乎神明光乎

四海。無所不遍。其於道釋之旨。亦有何異。此三敎立本之同也。

道敎極則

道書曰。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此乃道敎之極則也。豈惟釋敎爲然哉。

釋敎入門

釋書曰。念所受法。常當自勉精進。修之。又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此乃釋敎之入門也。豈惟道敎爲然哉。

釋氏以道敎爲入門

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卽能成佛矣。豈共以道敎爲入門。釋敎爲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金剛經曰。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夫曰來世。曰五百世。則是釋迦成佛。其難且久如此。而子則曰當下卽能成佛者。何也。余不敢謂釋迦之圓通。反不及於子。而子之慧悟。尚有過於釋迦乎。胡姓者曰。夫釋迦豈有法與。林子曰。有。金剛經曰。法尚應捨。若無有法。而與釋迦授記者何也。林子曰。以若有法。而不與釋迦授記者何也。若釋迦者。豈曰忍辱仙人已哉。蓋亦嘗爲帝釋矣。亦嘗爲善慧仙人矣。不謂之以道敎爲入門邪。故始而有法者。道敎之所以入門。而不與釋迦授記者此也。終於無法者。釋敎之所以極則。而與釋迦授記者此也。又按梓橦化書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辭榮而歸。道逢隱者。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

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反生死。死而不亡。終成正覺。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爲神仙。夫未成正覺。先證仙果。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爲不誣矣。

入門真實義

夫釋氏以道敎爲入門。則吾既得聞命矣。而所謂入門之真實義者。願夫子明以敎我也。林子曰。儒氏盡心以知性。釋氏明心以見性。是皆所謂依法

修行入門之真實義也。道經曰。真常得性。又曰性由自悟。若也未能了心。豈曰悟性。殆非自根自本之學。而天命之性。蓋亦未之知矣。安能率之而可謂之道乎。故儒氏謂之異端。釋氏謂之門外漢者。豈非其不求端於心。而未入門内者邪。

夏

林子曰。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卽儒是夏。谷神不死。卽道是夏。如是降伏卽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

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林子曰。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

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林子曰。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而皇帝

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岳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並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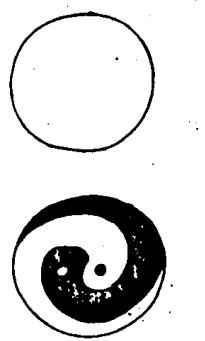
林子全集

門人 于廷陳 呂維 仝叅閱

萬古此綱常

或問道釋之教所由來尚矣。而林子必欲昏之者。何與。林子曰。若兆恩者。特卑微一布衣耳。安能羣道釋而必欲昏之也。故孔子之於亂臣賊子也。孟子之於楊朱墨翟也。則亦徒托之空言已爾。而况兆恩之庸庸者乎。然而有男不昏。有女不嫁。殆非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乎。谷

子龍江林兆恩

原宗圖

原宗圖說

林子曰太極分而爲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爲宗道以黄帝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

林子曰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而一陰一陽者天之道也地以一而剛柔之而一剛一柔者地之道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道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以斷棄此三綱者何與

三綱人道之大經

昔者魯哀公問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惟此三綱人道之大經也經焉既正庶民斯興由此而夫婦以別由此而父子以親由此而君臣以嚴故余之所謂三教而三綱之者反經也

天地氣運繫之綱常

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爲道也余今亦曰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人倫之爲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爲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矣然則二氏之淪三綱也可勿正乎

太昏萬世之嗣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林子曰大昏者人之所以配天地而嗣其嗣於萬世者也顧乃輕棄絶之者何與

此身所繫最重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絶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爲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爲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恐於斷棄倫續而自以爲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

道家不昏自宋太祖始

或問道家以不昏爲大歟。林子曰，夫道家者，何嘗以不昏爲大也。宋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後諸親故，多竊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自是生齒日繁，每起爭端，宋藝祖深疾之，遂詔令天下宮觀不得畜養妻孥。是道家之不有妻孥也，自此始。然而釋氏之苦空也，豈其以不昏爲大歟。林子曰，釋氏亦何嘗以不昏爲大也。豈惟釋迦，是雖維摩詰、傅大士、龐士元者流，亦皆昏也。六祖壇經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出家亦得。又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夫心固在我矣，豈必出家不昏，而後可以覓心求玄邪。

道釋靜孤之非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及黎庶，以至於昆虫草木，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靜孤者，何也。抑豈知綱常最重，而爲天下之達道也哉。

霖雨放宮人

昔者宋太祖嘗以霖雨放宮人者，豈非其積陰之極邪。由此推之，則凡天地間有爲陽之亢，而陰之極者，亦足以傷天地之和矣。而爕理進退之義，其有不可不知也。

所知者三綱五常

或問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豈其有此三綱五常邪。所執頗堅，難與致詰，林子但應之曰，不知也。其人艴然不悅曰，聖學統宗四十餘集，非子之所論著乎。然皆道釋之綱常也，而今則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余不知其他也，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若黃帝老子釋迦之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固當遵而守之，而三綱之矣，而五常之矣。若黃帝老子釋迦之不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豈宜尤而效之，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以爲名教之罪人哉。但予生平之所論著者，乃得之載籍者然也。然則載籍果足信歟。林子曰，後之君子，欲以考古而論世焉，舍載籍其奚以也。如其足信與否，余亦安能知之。

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

傷今思古

林子曰。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茫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黃之世。人文始畫。制作聿基。媒妁既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氏既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文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既叙。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也。辟日中天。能無昃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時則有孔子之聖。而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惟枯槁。踈蔓支離。異端並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宗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敝也。夫由渾敦氏至於今。而所因者三綱。可考而知也。由今而至於千百世之遠。而所因者三綱。亦可逆而知也。但三代以前。斯道在

上而不在下。三代以後。斯道在下而不在上。三代以前。不惟斯道之既明。亦且斯道之既行。三代以後。不惟斯道之不行。亦且斯道之不明。三代以前則如彼。三代以後則如此。然則身斯道之責者。能無傷今之意。反古之思邪。

門人 于廷陳 仝叅閲
呂　維

綱常教之本

林子曰三綱五常教以立本也不知立本而曰我能持心法以入門體虛空以極則者余弗能知之矣龍江兆恩

聖人身任綱常之重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

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即不育與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癃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不惟疲癃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癃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癃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於懷也

文王所必先

林子曰今之僧尼道士散處於寺觀之中者雖曰不饑不寒矣然乃於不父不子不夫不婦而是芉焉者何歟不謂之失其本心哉此兆恩之所以不忍而思有以先之也或問何以先之林子曰父之子之夫之婦之所謂文王先之也

孝慈為先

林子曰使我學道而父母有不豫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孝也蓋孝即道也安有遺孝而可以謂之道邪使我學道而妻子有不畜焉則是我慕道

之名而遺慈也。葢慈卽道也。安有遺慈而可以謂之道邪。

因其明以開其迷

林子曰。黄帝老子釋迦之道。莫不有倫屬之常。而學黄帝老子釋迦者。始不知有倫屬之常。而入於邪。而僻於異端也。設使學黄帝老子釋迦者。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僻於異端。則黄帝老子釋迦之道。余亦何爲言之諄諄而不置邪。設使盡天下後世。惟知有孔子之儒焉。而信之。而學之。則黄帝老

子釋迦之道。雖不明於天下後世。固無害也。余之意。以爲世之學黄帝老子釋迦者。惟知有黄帝老子釋迦者流而已矣。夫惟知有黄帝老子釋迦者流。而語之以黄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葢所謂因其明而通之。庶幾言之者易入。聽之者不厭。不然教之以孔子之儒。是亦足矣。又奚必歷舉黄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諄諄言之不置邪。

德禮代刑政

林子曰。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徠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内。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待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

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又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夫羣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輙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

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子有屬望焉

補人道之缺典

承諭補缺典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爲兄詳之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

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區區歸儒之敎之所由立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虫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區區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歟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

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敎之以稼穡無以引重而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易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況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區

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敎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三綱卦

一卦以乾坤日月爲象

一乾爲君坤爲臣日爲君月爲臣

一乾爲父坤爲母日爲男月爲女

一乾爲夫坤爲婦日爲夫月爲婦

一卜用三錢三錢俱仰爲純陽爲乾三錢俱覆爲純陰爲坤一錢仰爲少陽爲日一錢覆爲少陰爲月

一時日方向先卦以乾戌坤未日午月子後卦以乾子坤午日卯月酉

一乾之數三坤之數四日之數二月之數一

一三綱禮之大者殷因夏周因殷而莫之有改也故循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吉者逆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凶者由是觀之吉凶無常亦惟在於三綱之循逆而非他也故以三綱名卦以前民用仰二氏者流各率乎嗣續之常而盡其人倫之大也

先乾後坤卦

純陽純陰三綱旣明

先坤後乾卦

純陰純陽三綱旣張

先日後月卦

鳳凰噦噦三綱始備

先月後日卦

牝鷄喔喔三綱日隳

先乾後日卦

純陽而陽陽道未亢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陰陰道未極

先日後乾卦

陽而純也陽寖昌也

先月後坤卦

陰而純也陰寖長也

先日後日卦

日中而昃。三綱漸失。

先月後月卦

月盈而虧。三綱漸非。

先乾後月卦

純陽而陰。剛乎中也。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陽。柔乎中也。

先乾後乾卦

其陽已亢。厥咎外緜。

先坤後坤卦

其陰已極。厥咎內怨。

先日後坤卦

陽變純陰。女戎方獗。

先月後乾卦

陰變純陽。陽德方亨。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也。綱以明人倫也。然性命之微。非有上智不可得而知也。人倫之大。雖有至愚亦可得而由也。噫。占者能明乎綱之理。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別。邦乃其昌。家用以寧。而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後世也。若占者復參諸易。則性命之微。亦思過半矣。但人倫之大。尤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為趨吉避凶之要路者。不能違也。

門人 許汝謙 胡應 仝叅閱

復古之道

或問林子三教之說豈不變古之道哉林子愕然異之曰余何嘗變古之道敢問余之所以變古之道者何也或曰二氏皆棄去三綱四業以爲道爲釋而子必欲羣而三綱之四業之不謂之變古之道而何林子曰若二氏者流悉皆變古之道以爲道爲釋矣而余則必欲反其教而三綱之四業之以復道釋之古道也昔戰國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楊墨之言豈非變孔子之仁義而兼愛而爲我而使孔子之古道不著邪孟子懼而闢之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是禽獸也故必本之於性善而仁義之以復孔子之古道也若余之所以必欲羣二氏者流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仁之義之父之君之而不流於荒唐枯槁之歸者是余之心也竟托空言以

告諸道釋者流龍江兆恩

民棄常道之所由始

林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莫大於三綱故均是人也人皆有君臣人皆有父子人皆有夫婦而道釋者流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是道釋者流獨非人乎道釋者流亦人也而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者何也豈天既生其人而固薄之邪抑亦其人無分於斯道之常也蓋由於好奇索恠之士不識寂滅清淨之旨而妄倡爲寂滅清淨之說於是聵聵之徒遂從而信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謂寂滅清淨之教乃在於此者惑之甚也又有一等之徒求其寂滅清淨之旨而不得乃從而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爲寂滅清淨之教亦不過如此此三綱之所由以滅絕而人道不幾於廢乎

民棄常業之所由始

林子曰余歷觀天下人而士焉人而農焉人而工焉人而商焉而獨道釋者流不士不農不工不商

者。何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固有在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歟。抑其寂滅清淨之旨。亦非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之所能學也。蓋由於遊閒之侶。而樂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遂妄倡爲寂滅清淨之說。有不在於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此民之所以無常業。而道釋者流之所以充斥於天下也。

率天下而禍常道常業

林子曰。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者。常道也。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者。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常道常業。而後可了此心身性命之學。則是學也。是率天下後世。以壞常道常業之首禍也。而二氏者流。飄然遠舉。而自以爲高且潔也。何歟。

道釋常道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可考而知也。則夫道釋者流。豈必入山隱處。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不忠不孝。以乖陰陽之和。而爲名教中罪人邪。

道釋常業

林子曰。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且不可以爲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豈非東漢孺子非其力不食邪。

唐虞三代之盛

林子曰。余嘗考其道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唐虞三代之爲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唐虞三代之爲民也。均之爲士。均之爲農。均之爲工爲商。而無異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也。故托空言。而必欲正之以君臣之義。正之以父子之

仁。正之以夫婦之別。庶乎其無異道。而道唐虞三代之道也。正之以士。正之以農。正之以工以商。庶乎其無異民而民唐虞三代之民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盛。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及者。豈謂無其故哉。盍以唐虞三代之時。無有乎所謂和尚者。無有乎所謂道士者。無有乎所謂女和尚者。無有乎所謂女道士者。無有乎所謂妓者。故其時無有不三綱者。無有不五常者。無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降及漢唐宋。和尚則充斥天下矣。

道士則充斥天下矣。女和尚則不爲不多矣。女道士則不爲不多矣。至於妓者。傷風敗化。至賤至垢至無耻也。亦且無處無之。以此之故。故其時。亦有不三綱者。亦有不五常者。亦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此則漢唐宋之時然也。若欲復返唐虞三代之盛。則當羣斯人之徒。而爲之娶婦。爲之嫁夫焉。如此則人人皆三綱也。皆五常也。皆士皆農皆工皆商也。風俗豈不淳美。生齒豈不日繁。而漢而唐而宋。豈不唐虞三代。譬如一家而生三男三女焉。三男而皆爲之娶婦。三女而皆爲之嫁夫。不謂一家之內。無怨無曠耶。由此而男孫女孫。內孫外孫。生齒日繁。而家道從此興矣。若或三男而不爲之娶婦。三女而不爲之嫁夫。一家怨曠愁苦之聲。且不忍聽。豈曰父母之道。而家道從此索矣。爲父母者。果能憣然悔悟。而三男必爲之娶婦。三女必爲之嫁夫。無怨無曠。生齒日繁。昔日愁苦之聲。今則反爲室家之慶矣。夫天下之大。亦一家也。故知所以父母其家。則知所以父母天下。而反漢唐宋於

唐虞三代之盛也。有不存乎其人哉。此余之所以夙夜乾乾。而不能自已於懷也。

所當先者常道常業

或曰。道釋一念存主之微。而與聖人異者。可勿正乎。若徒正其不三綱。不四業也。亦末矣。林子曰。何哉汝所謂存主之微者。或曰。道釋之所謂中者。豈曰堯舜之中。道釋之所謂一者。豈曰孔子之一。此其存主之微也。可勿正乎。林子曰。余不知其所謂中者之謂何也。又不知其所謂一者之謂何也。而

徒逆其存主之微而正之以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又安能得其罪以服其心邪况余不能中不能一而欲正之以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不亦難乎且世之儒者亦有言中矣豈真所謂堯舜之中邪亦有言一矣豈真所謂孔子之一邪予欲正其中之非中一之非一也則請自儒者始若道釋者流則教之以三綱教之以四業是亦足矣又安能得其一念存主之微而正其中之非中一之非一邪

所可信者常道常業

或者以子之信黄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綱之必四業之者何歟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邪林子曰使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不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即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奚必黄帝老子釋迦之是信邪今余之所以信黄帝老子釋迦者以黄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常業而足信也

常道常業必信於人

或曰三綱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既諄諄言之矣其如天下之人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吾信也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而不三綱而不四業亦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

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矣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也然余之言非苟焉而已也是雖仲尼復起必信余言矣仲尼復起必信余言則夫天下之人豈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而不余信以信仲尼之所信邪

原本以還天地之始

或問林子之道林子曰余安能知道而余之所以倡明三教合而一之者非他也蓋自其未有儒未

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言之也願聞其旨林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

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益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或問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仁也又問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

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夫豈終無可得而言邪

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

門人 許汝謙 胡應 仝叅閱

宗孔之儒

林子曰。唐虞三代教出于一。而秦漢以來。則始有三教之名。而道術於是乎裂矣。或問道術裂矣。而三教可復得而一乎。林子曰。歸儒宗孔。教復于一。龍江兆恩

孔子之儒隨分取足

或問教三道一。而必曰歸儒宗孔者。何也。林子曰。若孔氏之儒。盍有得其大而可宗也。故其所可使由者。世間法也。所當然之理也。以所當然之理教人。則天下萬世。凡得名之爲人者。有不可以與知。不可以與能乎。其所不可使知者。出世間法也。所以然之妙也。以所以然之妙教人。則天下萬世。有不世出之資者。有不可以盡性。不可以至命乎。此孔氏之教。所以使人各隨分願而取足焉者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巳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故天下之大。有一夫而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萬世之遠。有一人而不與聞仲尼之儒者。余竊憂之。

羣三氏以歸儒

林子曰。世之儒者。事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傳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

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荒唐。不枯槁。是亦儒者而已矣。

儒宗孔子之儒

或問既曰歸儒。又曰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以羣三教者流。而歸之於孔子之儒也。又問曷歸孔子之儒也。林子曰。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

儒也夫既儒矣而曰儒歸於儒者何也豈不以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邪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羣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

或問孔子之儒固三教者流之當宗矣而其所從入之門也於斯朱陸二子何先林子曰余惟直欲上宗孔子之儒已爾而不知其他也余嘗考朱元晦之學蓋得之伊川矣其曰日格一件豈堯舜所謂不徧物之知者哉又嘗考陸子靜之學蓋得之

禪伯矣其曰學不貴存豈孔子所謂能守之仁者哉余故曰儒歸於儒以歸於孔子之儒也

或問孔子之儒儒矣而三教所歸之儒此何儒也林子曰此所謂儒者能知立本以了此世間法已爾者儒也故余欲羣三教而歸於儒者歸於立本之儒也羣立本之儒而歸於儒者歸於孔子之儒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乃有漸之教也又問不知立本而可以謂之儒乎林子曰夫儒固當知立本矣獨不有所謂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自以為儒者儒邪

己巳之春有二方生來訪林子於武夷之止止菴林子與之語者終日喜而謂林子曰領子所談可謂能得三氏之微矣而曰道一教三則雖聖人復起莫之能違也然子何不令三氏歸道歸釋而獨曰歸儒者實我二人之有所未解焉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

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也以禮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在下則有皐夔稷益伊周之為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

今日在上而爲君爲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爲師爲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敎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子以爲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敎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旹嘗以道釋之敎爲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若道家所謂收拾心身歸之一處

以復我一點靈明者非儒者所謂心之精神之謂聖邪雖曰猶有可得而言者然終不若孔子之敎皆天下萬世之所易知者易知則易從而余所謂歸儒宗孔者殆以其所易知而易從者以與天下萬世共之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强人以必知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

宗孔只是宗心

余之所以爲學者宗孔也余之所以宗孔者宗心也蓋吾心之孔子至聖也故吾一念而善也一念而惡也吾自知之人所爲而善也所爲而惡也吾亦知之豈非吾心之孔子至聖之明驗歟非特吾心之孔子爲然也則雖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無論智愚賢不肖也而其心之孔子亦至聖也若夫近代名儒心之孔子與吾心之孔子原無異也而其言之載於典籍也何其與吾心之孔子有不同邪故余直以宗孔爲正宗心爲

要爾

儒通天地人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从人从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

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而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惟其爲萬世之一大儒也故萬世之儒之道之釋所當合而宗之而歸之於孔子之一大儒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汝謙
胡 應 仝叅閱

孔門心法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焉者也龍江兆恩

心要有主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言法服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

主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

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黄勉齋曰。敬是束得虚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中矣。

或問堯之欽。非孔子之敬與。林子曰。欽與敬一也。心之主乎其中也。然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他如經傳之所紀載。有所謂艮其止。止其所者。有所謂安汝止。欽厥止者。思不出位。緝熙敬止。在止至善。不息則久。益有不可得而悉述者。是皆所謂敬也。是皆所謂心法也。以先立乎其大。而不爲小者所奪矣。

儼若思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余最愛一若字。如有能會此一箇若字。則便知所謂主敬真實工夫。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心存於内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亦常存於内矣。故曰儼若思。

敬靜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其曰主靜者。非以靜爲主也。以其心之有所主也。故靜然而主也者。豈非定而主之以立人極者與。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岩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然馳乎其外者。不能敬也。

直養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而曰直。不可不知也。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又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

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初之本如是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即事即心。無內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

雞犬喻心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耶。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事心之法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

者曰。即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耶。林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無其法耶。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雞犬之法。就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雞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之難馭也。益有甚於雞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

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所以求放心之法。而林子乃以腔子裏之真去處者以語之。胡生喜曰。此非其事心之法耶。林子曰。然。

此心馬牛不可使風

林子曰。夫事心固有法矣。而心之難持。殆有甚於風馬牛之不可得而馭也。古人有言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不有絡之以馭馬也。馬其可得而乘乎。不有穿之以馭

牛也。牛其可得而服乎。而孔門心法。乃所以馭此心馬牛而不使風也。

懲忿窒慾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既疎乎。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孟子所謂舍之而亡耶。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既敬矣。夫既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

而可窒耶。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

顧諟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目在之耶。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安仁居仁

孔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中道中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堯舜之所允執者。在此中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磨樞舟舵

林子曰。磨之利於人也。以其樞也。若磨之失其樞也。則亦無所用於磨矣。磨無所用。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利於人也。以其舵也。若舟之失其舵也。則亦無所用於舟矣。舟無所用。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人也可乎哉。

吾身北辰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人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故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北辰乎。

攝心之難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用微。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呆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弟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

看未發前氣象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

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耶。

明道得易之意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林子曰。此非有孔門心法。不能知也。縱能深思自得。須當就正有道。則庶乎聖人之所以示人者。爲不差矣。

學貴得師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孔子聖人也。亦有師歟。林子曰此非惟孔子爲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疇。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

斯。武王學乎虢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又問講論經旨。亦是學歟。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然而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趙括父書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耻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莊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

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梁。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辨也。有胡姓者闇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爲天下之良工也。既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梁。則不能斵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嘆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知。終不適於用矣。

司人之財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歟。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

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實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吾身之內。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風奴富貴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鬭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已

之見。以人之聞。爲已之聞。又且訑訑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爲孟子自得之學哉。

訟扇是非

人有言曰。陸象山禪者。余嘗疑之。以象山志於天下國家者。豈其後世之所謂禪者。至覽象山訟扇之答。乃始知其禪者。其言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謂某甲是某乙

非矣非本心而何楊慈湖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何有也由是觀之非禪而何昔者孔子之答子路也曰修己以敬曰安人曰安百姓卽是更何有之旨也但敬則心存矣而謂某是某非而得其本心者不曰落於空而所謂孔門心法則亦未之知也

落空漢守尸鬼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眞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乃曰心要放者何歟若也不知下學之有

爲而著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歟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著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歟

林子曰心不存則氣質之性不除心不放則天地之性不見

下學上達

或問曰學以無爲爲大歟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若有工夫則是有爲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耶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耳順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不樂而生而能惡可已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直與堯舜等爾而無待於反之之力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豈吾子乃誠者本體本自寂然而無待於

誠之之功耶

林子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下學上達之明訓也若也徒誦行遠登高之言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斯乃下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心或亡矣。操而存之者。能也。然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懈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謹獨

林子毎以大學毋自欺語二三子曰。人其可得而欺也。心其可得而欺乎。心之所以不可得而欺者。以吾心之鬼神至聖至靈者在焉。夫誰得而欺之。或問所以能不欺於吾心之鬼神者。豈其無有所謂心法也與。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愼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所以爲大也。

門人 許汝謙 胡 應 仝叅閱

九序

或問身其身也而身中之真去處者非竅與林子曰惟此一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竅中亦復有竅然吾身亦有天地亦有太虛吾身之太虛則以天地爲竅吾身之天地則以吾身爲竅而推原其本豈有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故以此竅而身之即是一人之身焉爾已擴之而身天地也不以天地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充塞兩間叅贊化育又擴之而身太虛也不以太虛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包羅無際斡旋天地龍江兆恩

其一曰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

易曰艮其背背字从北从肉北方水也而心屬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養之於北方之水焉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者是也其曰以念而止念者蓋以内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然聖人貴無念而内念雖正是亦念也豈程子所謂内外兩忘邪此蓋以妄離妄以幻滅幻而古先聖人所相傳受之心法也故必先忘其外而後能忘其内者學之序也

其二曰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極

心爲太極而乾旋坤轉周乎其外者所謂四時行焉而吾身一小天地也

其三曰通關支竅光達以煉形

能知所以通關以煉形矣而所謂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與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其不由此而入乎

其四曰安土敦仁以結陰丹

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八萬四千里而天地之間適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若人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臍相去亦有八寸四分而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中處也其曰土者何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

吾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旣濟乃結陰丹

其五曰採取天地以收藥物

亥子之間天地一陽來復而吾身之天地亦然巳午之間天地一陰來姤而吾身之天地亦然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旣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天地之陰夫旣採取天地之陰

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天地遠矣敢問所以採取之方林子曰天地非遠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吾身相爲流通吾身非近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爲聯屬故天地雖甚廣大然亦不過取之吾身而有餘矣

其六曰凝神氣穴以媾陽丹

兩腎之間名爲氣穴竅中之竅玄之又玄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若能以心臍之間之所凝結者而下藏之氣穴焉送歸土釜以牢封固蓋以俟夫眞陽之丹自外而來也然神卽丹也移丹於土釜卽凝神於氣穴也

其七曰脫離生死以身天地

夫天地則甚廣大矣而曰身天地者豈不以天地之廣大而以爲我之身乎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故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能氣天地之氣以爲我之氣也旣能氣天地之氣以爲我之氣則能以我之氣而融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爲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

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爲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

其八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

夫太虛則至空洞矣而曰身太虛者豈不以太虛之空洞而以爲我之身乎蓋我之虛太虛之虛也故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爲我之虛也旣虛太虛之虛以爲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太虛之虛爲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

結。而與我之丹。相爲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含
利光也。

其九曰虛空粉碎。以證極則。

此其至矣。不可以復加矣。何思何慮。無意無爲。
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
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
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
廣大以爲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爲未也。以太虛
之空洞以爲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

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況
於天地。況於身乎。到此地位。而求之三氏。蓋亦
鮮其人矣。

林子全集

門人　王大儀　崔維嶽　仝叅閱

心是聖人

林子曰。心其一聖人乎。卽心卽聖。卽聖卽心。而
外心以求聖。則未有能聖焉者也。龍江兆恩

聖人不外心以爲聖

或問心。林子曰。聖人是也。又問聖人。林子曰。心是
也。心之本虛靈能知覺者。聖人也。

林子曰。至虛至靈者。本體也。由虛靈而知者。先知
也。由虛靈而覺者。先覺也。

林子曰。不思而知者。先知也。聖人也。不慮而覺者。
先覺也。聖人也。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爲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
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
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
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

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神明不測者心也聖人也變化無方者心也聖人也。

林子曰渾然在中者渾然一聖人也粹然至善者粹然一聖人也。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皇帝王不外此心

林子曰三皇以其心之聖而皇也五帝以其心之聖而帝也三王以其心之聖而王也。

聖人能權不外此心

林子曰堯授舜也舜授禹也湯放桀也武王伐紂也伊尹放太甲也周公誅管蔡也此數聖人者豈非其心之能權乎心之能權心之聖人也。

孔子之時不外此心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見知聞知不外此心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

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事天享帝不外此心

林子曰惟此真心何思何慮一致而同歸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此真心乃吾心之天吾心之帝也故聖人以此事天以此享帝。

聖人真常之心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書曰烈風雷雨弗迷林子曰聖人之精神氣脉其殆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

心則自有真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我。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孔子王者之心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爲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陶唐之民得蒙至治之澤矣。而堯則何嘗有所驩虞於天下哉。不安排。不擬議。行其所無事焉爾已。萬世而下。得聞大道之要矣。而孔子則亦何嘗有所驩虞於萬世哉。不安排。不擬議。行其所無事焉爾已。由此

觀之。夫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也哉。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

林子曰。人之所以蔽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就不以其心之既蔽。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即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謂心之聖人之一明驗邪。

大人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道本至足。各足焉爾矣。余故曰聖人之聖。非有加乎其性也。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者。大人之赤子也。叩兩

端而竭焉者。大人之無所不知也。

林子曰。余嘗即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若大人也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非有以益乎其性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

耶。

文王孔子赤子之心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即此擴而充之而已矣者，何也。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之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知，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充之矣。

孔子原是我心

林子曰，心無古今，亦無凡聖，昔孔子著論語書時，我元在孔子腔子裏，而孔子特爲我以筆紀之而已爾。今我讀論語書時，孔子元在我腔子裏，而我特爲孔子以目觀之而已爾。若不會此意，而曰能識真心，善學孔子者，未也。

或問孔子聖人也，豈其心之本體原是一聖人歟。林子曰，非特孔子之心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非特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之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愚者不肖者之心，亦一聖人也。但孔子以其心之聖人而爲之不厭焉，故能爲聖人也，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終於智愚賢不肖者，豈其心之聖人與孔子異哉，特其所以爲之而不厭者，與孔子之心有不同爾。

靈關神理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爲

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

平常見在

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

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而神之乃所以異之邪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為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充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鳶魚之自在相為

飛躍邪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聖凡乍見不異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而不能不與聖人異也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

也。而不能不與凡人異也。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聖人心凡民之心。而充其心以成聖也。故謂之聖人。凡民心聖人之心。而牿其心以入凡也。故謂凡民。

忠孝丹心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歟。林子曰。然。即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其孟子所謂始燃之火。始達之泉者乎。

詩文可以見聖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即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黼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攔霞侶翩逍之章。若子者。亦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有如此者。況以子

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聖人之心圓融不測

或問心是聖人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非中心之心耶。林子曰。爲學莫先於識心。而聖人之所以聖者。乃圓融不測之心也。變動不居。觸之即應。蓋虛空中露出一端倪。而自有真消息者在焉。無方無所。無内無外。是乃圓融不測之心。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寂感之際。其端甚微。老氏謂之谷神。蓋此

感彼應而不疾而速一何神也又謂之玄珠而圓
神不滯殆不可以智而知以力而得也故曰乃使
象罔釋氏謂之圓陀陀赤洒洒然亦没可得而把
者又謂之實相然實相無相故曰於不見中覩見
親見中不見

聖人不多見

或問心卽是聖人矣何其聖人之不多見也林子
曰常人屈於物欲而不識心也學者溺於所聞而
不識心也旣不識心又安能聖

卽真卽妄

林子曰見得真心便離妄心故聖人之學不離妄
以求真

卽妄卽真

林子曰離得妄心乃見真心故聖人之學不求真
以離妄

真妄不二

林子曰無真無妄乃是真心

求真心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旣識真心聖人見成
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真心正覺

林子曰我本無心也無心而心乃我聖人之心也
我本無覺也無覺而覺乃我聖人之覺也然而我
其有聖人之心我其有聖人之覺乎殊不知先乎
我而聖者此真心也此正覺也後乎我而聖者此
真心也此正覺也先聖後聖其揆則一真心正覺
無古無今

門人 王大儀 崔維嶽 仝叅閱

須識真心

謝上蔡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爲太極也可乎哉

龍江兆恩

通天地人心二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即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即我之心惟我真心即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即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即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心本無心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無心也感其見聖人之心乎

心之所由以妄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爲也思則憧憧矣爲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無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心本無妄無無妄

或問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矣爾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既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既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

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況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況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

心無巨細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故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故物之細。不足以擬其微。

心無先後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太虛之心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華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若也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

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天地萬物皆我身心

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在腔子裏而心存耶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即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即在耳而能聞矣余嘗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即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即其石而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心無内外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先生則曰莫

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物。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皆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為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明鏡止水之心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爾。

鳶飛魚躍之心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者。乃吾心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即境即心

林子曰。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

心之本體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

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天心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卽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疲癃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疲癃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也。縱或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旣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心大天地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故天地也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萬世不易之常心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人心道心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中心之心

林子曰心卽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也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而土之正色黃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爲腹爲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也故曰誠以其不貳也故曰一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無所倚之真心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

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歟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即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即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

門人 王大儀 仝㕘閱
　　 崔維嶽

艮背行庭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故命之而氣也性之而神也天然之真機也夫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神馳氣散而艮背行庭之功其可以已乎然余所談艮背行庭皆有權實存焉此有漸之教不可不知也龍江林子兆恩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何謂也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爲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爲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

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旦晝梏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裏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即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然豈曰口念之云乎哉而耳之所聽聽於無聲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視視於無形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無體殆有如孔老釋迦之真心而無異於吾之心也夫如是則諸凡有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時而消鑠者乎以此持念以此攝心而耳之聽目之視自能中乎禮而不違矣此乃初學之先務而爲入德之門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

林子曰目或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息乎耳或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息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與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邪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學而時習之句。卽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裏。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

見乎。又皆從四業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傅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靡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四業。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

或曰。三綱四業。以煉心也。敢問何以煉形。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眞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汚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要而言之。惟

其心爾。故心之主乎其中也。神其有不定乎。神旣定矣。形其有不清乎。神定形清。卽有如周公之囷內。孔子之囷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之要道也。

或曰。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與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

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與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

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況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朱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眞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眞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即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

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覩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覩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覩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

或問行庭者中心之中也而曰天地之間者何義

也。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故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然而何者謂之天地之間乎。知天地。則知吾身矣。然而何者謂之吾身天地之間乎。心臍相距八寸四分。是乃吾身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獨不觀之鷄子乎。鷄子之中。黄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

易曰。黄中。是亦中黄之義也。中黄之中有一點者。鷄子之太極也。故中國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鷄子之中曰黄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黄中。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巢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内矣。况鷄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黄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

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乎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

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覩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

天之行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或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羲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世之儒者豈曰諱言之云乎哉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邪又況羲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與余益闡之羲文周孔而不敢諱言黃中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以我為非也而併羲文周孔而異端之則亦有所不能恤矣

門人 袁承祖 全叅閲
劉滙之

煉心實義

林子曰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之義也蓋自上古至人無有不從百煉中來而聖而神而文而武也或問何以煉之林子曰學以三綱五常爲先務而古先聖賢有從三綱五常而煉其心者學以士農工商爲本業而古先聖賢有從士農工商而煉其心者學以拂亂所爲爲能動心忍性而古先聖賢有從拂亂所爲而煉其心者學以傾覆流離爲能了脫生死而古先聖賢有從傾覆流離而煉其心者然靜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人或有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邪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嚴焉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敎人靜坐然孔孟巳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巳之心也乎谷子龍江兆恩

心要在腔子裏

林子曰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分動靜時時刻刻以煉心爲主若要煉心不可不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裏矣夫心既在腔子裏矣而存養省察以煉其心者其可斯須而或離乎故金不煉則不能精玉不琢則不能器木不繩則不能正蠖不屈則不能信

坐臥時當知煉心

林子曰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

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臥時亦然亦如常臥亦要心在腔子裏

林子曰晝而坐夜而臥理之常也夫坐臥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裏則無晝夜之分矣

林子曰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即此坐馳便是放心

應事時當知煉心

林子曰應事之時須當時時刻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林子曰應事之時如或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戒如果能不動心不動氣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尤當益加勉勵

無分動靜以煉心

林子曰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腔子裏則自然不動矣

林子曰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

林子曰夫所謂能持孔門心法者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顛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

察識擴充以煉心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嘑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觳觫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

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爲仁無所往而不爲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即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爲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修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巳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

煉心以變氣質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徽之以柔其性僻者守之以貞其性躁者訒之以默其性鄙者達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臨者擴之以量其性迂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踈者愼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四煉

林子曰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使靈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使淸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敢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即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困内困外者是也

煉之以三綱

林子曰煉心之法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能心在腔子裏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

果能心在腔子裏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大。而不知所以先之。而曰我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妄。殆非余之弟子也。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辟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

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毋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

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言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行拂亂其所為者歟。

煉之以四業

林子曰。士者心要在腔子裏以明經。農者心要在

腔子裏以力田。工者商者。心要在腔子裏以居肆以服賈。至若廟廊之上。三軍之中。又至若諸凡食息起居。好惡取舍。無不心在腔子裏。然後方爲能持孔門心法。修已以敬而無失也。

胡生以其商之足以妨道也。遂棄其商而受業於林子。林子令復商於浙。浙人必欲低其值而易之曰。道人之商也。必不類諸商矣。若計其資本以取什一之利。殆非三教先生之教也。胡生復入閩。以其言告林子。且曰。學道者不業商。業商者不學道。

今欲低其值而徇之。而浙人且有言矣。不若棄其商。學道之爲愈也。林子曰。我之所謂道者。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所以樂堯舜之道也。許衡曰。學者以治生爲先務。今吾子必棄其商。以其足以妨道也。則是率天下之人。而廢士農工商之常業以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不養不畜。不謂之不孝不慈。而爲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安可謂之道。設大舜之歷山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農可也。傅說之版築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工可也。膠鬲之魚鹽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商可也。然而農之工之商之。皆不足以妨道如此。則夫學道之人。奚必棄去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而爲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

居塵足以煉心

壇經曰。能離財色名兩足尊。夫財色也者。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

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與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

蒙難足以煉心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羑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邪。無

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爲繼者。殆爲是爾。

操存堅執非以煉心

林子曰。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

習靜者流不知煉心

林子曰。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亦既迷矣。又況不仰事。不俯育。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自以爲高且潔者。斯其爲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真弟子也。

門人 袁承祖 劉滙之 仝叅閱

世出世法

或問林子以世間法教人者。是耶。以出世間法教人者。是耶。林子曰。以處世間。而能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教人者。其上也。不知出世間法。而專以世間法教人者。其次也。若或棄去世間法。而專以出世間法教人者。又其次也。龍江兆恩

世出世法不可偏廢

林子曰。大矣哉聖人之道乎。而學道之人。甚毋習於所見。足己以狹人也。故志於世間者。雖以世間法爲重。而其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不知也。志於出世間者。雖以出世間法爲重。而其所可使由之道。不可不知也。

師道之所由立

林子曰。釋老以出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輙舍世間法。而釋氏之清規。道家之女青天戒律。可考而

知也仲尼以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輙舍出世間法而曰命曰仁性與天道可考而知也若宋之邵康節周濂溪程明道諸儒能知出世間法矣而又能以世間法教人此其所以能爲後學之師也程伊川朱晦翁張南軒諸儒能持世間法而不敢少違然亦知有出世間法此其所以能爲後學之師也

體用合一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心性倫屬不相妨礙

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遯不續綱常以爲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絶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睺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廨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道先世間釋先出世

林子曰道家之教以少壯時在家孝養娶妻生兒以盡此倫屬之大至四十不動心乃出世間依法修持以了此性命之學道書曰人生以十六歲爲春十六歲爲夏十六歲爲秋十六歲爲冬春夏發舒秋冬閉塞釋氏之教槩四十有餘歲而不能得道者仍遣之歸家娶妻生兒藏經曰婆羅門法此云淨行種入山修道道業未就歸家婚娶由是觀之道先世間而倫屬釋先出世而心性此二氏之教亦有所不同者

世間法爲重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三綱五常不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故心法也者所以振

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爲也將以此而爲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爲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爲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遊食者之所爲也奚足道哉

林子曰縱知心身性命之學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且不可謂之人矣而況曰道人乎若或不知心身性命之學而能三綱焉五常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固不可謂之道人抑亦可以爲人矣

或問心身性命矣而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可謂之道歟林子曰蔑德遺業安可謂之道然則何者謂之道林子曰易而易知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也而謂之道簡而易能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能也而謂之道以之正心而心正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也而謂之道達而有堯舜之事功也而謂之道窮而有仲尼之事功也而謂之道

可與知者道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釋老之教焉得不爲人之所非耶

林子教人嘗曰世間法而又曰出世間法敢問林子之所以教人者孰先孰後孰重孰輕林子曰余之所以教人者雖曰兼之以出世間法矣然而不能不以世間法爲重而亦不能不以世間法爲先故不知世間法則不可以爲人不知出世間法則不可以爲聖不可以爲仙不可以爲佛若古今之言出世間法者何限也而儒之成聖道之成仙釋之成佛者可得而數矣而況於人道不修而曰我

能以聖學而聖。以仙學而仙。以佛學而佛。余盎弗能知之矣。夫孔子豈不知有出世間法哉。而其所以教人者。必以世間法爲重而先之矣。故能達之天下而不違。行之萬世而無斁也。如或舍此世間法。而必以出世間法語人。其孰能知之。故至善之止。而定。而靜。而安。至誠無息。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惟精惟一。變動不居。善養浩然。能知化育。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無言也。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其世間

法之最大者。又至於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言之必信。行之必謹。辭受取與之常。進退儀文之節。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雅言也。余雖無所用於時矣。亦必以世間法爲重而先之者以此。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恩之學。則異於是。必也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既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可爲也。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門人 袁承祖 劉涯之 仝叅閲

在世出世

林子曰。在世出世。猶釋氏所云在家出家也。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猶出家。而曰不可以行世間法者。未之有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心猶在家。而曰可以行出世間法者。未之有也。故學

佛而知所以卽心而卽佛焉。在家可也。出家可也。在家而出家可也。爲聖而知所以卽心而卽聖焉。在世間可也。出世間可也。在世間而出世間可也。龍江兆恩

出世在心不在迹

陳生問曰。大道初來受業。得聞先生所謂歸儒宗孔者。而曰孔子之教三綱而已矣。四業而已矣。旣而又聞先生之教而曰孔子之教。豈曰三綱已哉。豈曰四業已哉。夫昔日之言則如彼。而今日之言。又如此。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昔日之言。以語世間人之可使由者。以立本也。今日之言。以語出世間人之可使知者。以入門也。亦以極則也。然而所謂出世間人者。豈非其入山之深。而謂之出世間人與。林子曰。殆非也。以其可語以出世間法者。出世間人也。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行此出世間法。或問出世間心。林子曰。以其心不著於世間也。故謂之出世間心。又問何謂出世間法。林子曰。堯舜之

執中者。出世間法也。孔子之一貫者。出世間法也。至於大學之所謂知止至善。中庸之所謂致曲而誠。孟子之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是皆出世間法也。夫所謂出世間法者。豈必山棲谷處。圜室茹素。以辟世離人。而後謂之出世間法哉。

林子曰。道家以心性爲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爲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島者。不亦惑乎。

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

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妄也。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相。是有父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爲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爲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林子曰。若釋迦老子。世所稱出世間人者。今不復論矣。至於堯舜之帝天下。孰不以爲世間人也。殊

不知堯舜在世間而有出世間心者。故能蕩蕩則天無能名。巍巍天下而不與。又至於周公之相天下。孔子之師萬世。亦直以其出世間心而周旋於世間。而爲出世間人爾。若曰堯舜周孔。是世間人而無有所謂出世間心。出世間法者。余弗能知之矣。

余生問曰。所謂出世間人者。豈其身在世間而亦能出世間歟。林子曰。然。蓋身雖處於世間。而心則超出於世間之外者。出世間人也。是故心也者。通乎九天之上矣。通乎九地之下矣。前乎古而無古矣。後乎今而無今矣。上天下地。前古後今。而皆不得而囿之也。如此。而況於所謂世間法。又況於所謂世間瑣瑣不美之事。得而拘之乎。獨不觀之孔子乎。世人每以不可爲而不爲。而孔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世人每以辟世爲高。而孔子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世人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有降志辱身者。亦有隱居放言者。而孔子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非其心超乎

天地之外。故不棄世離世。而自能與世間人異者。孔子之出世間人也。若必棄世離世。深棲遠遯。是乃巢許者流。非余所謂出世間人也。

果哉末之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出世間心爲用甚大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而諸凡世間瑣瑣不美之事悉皆不足以入其心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外生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忘是非而多口有所不恤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定危疑而寵辱有所不驚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而塞乎天地之間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則心無其心而心太虛矣可以包括乎天地可以同體乎太虛

門人　黃文泰　霍應明　仝叅閱

性命

林子曰夫學之大莫大於性命性命之學不明於世而以神氣爲性命者比比皆是也豈非其玄微之致不可使知耶或有以氣爲命者曰我玄學也而以修命爲宗或有以神爲性者曰我禪學也而以修性爲宗此玄禪二學而性命之

所由以分也道門張用成嘗曰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教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此言得之龍江兆恩

天命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何謂也林子曰純乎天而不人者是乃天之命所謂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以其不純乎天者人也故率其天命之

性。則謂之道。若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可率乎哉。率之而可謂之道乎哉。

性本於命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絪縕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矣

故既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神本於性

或問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神也。林子曰。性之萌而神也。昭昭靈靈。炯炯不昧。故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而性神之說。莫辨於此矣。

性命各正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而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性命妙合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相搏焉。而一點之善落於黃中之中也。成之而為性。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男一女而構精焉。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也。成之而為人。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知之道乎。

性命而神氣

入藥鏡曰。是性命。非神氣。然則何以謂之性。謂之

神。何以謂之命。謂之氣。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

性命而心身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性命不二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之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

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

草木性命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太虛同體是真性命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性命爲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爲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率性之謂道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矩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致中位育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已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天地萬物皆我性命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聖人成能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耶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聖人天地迭相終始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廼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

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廼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

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歛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遠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

也

心性

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本來之所自有亦猶火之蘊於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

林子曰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者真火也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者真心也

劉生問不生不滅林子曰火在石中而火則未始生也而石中之火得而滅乎然而心即火也有生則有滅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然而性也者豈其因心而滅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矣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若云此心是所謂思慮之心也思慮

林子全集

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耶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感而常寂本體照然若云此心是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耶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

無所不包也。

盡性至命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欛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也。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始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於命爾。

仁義根於性善

兆豸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搥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而固搥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爲仁。未有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有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性情才

陳生問性。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陳生問性之義。林子曰。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陳生曰。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目形也。而目之性必悦色。耳形也。而耳之性必悦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虚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

陳生曰。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陳生曰。天地之性。固皆

善歟。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氣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則未始有氣也。何清何濁。未始有質也。何厚何薄。此天地之性之所以為善也。

陳生問情與才。林子曰。此皆有成説矣。故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者。情也。欲為忠即能忠。欲為孝即能孝者。才也。陳生曰。才有不善歟。林子曰。才無不善。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陳生曰。才既善矣。而曰不才者。何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陳生曰。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鑿其智而小之。故小。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陳生問曰。若是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即孔子所謂才難才美。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

者。即後世所謂才勝德而為小人。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陳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勝德之才。謂之未嘗有才焉可也。林子曰。然。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率性之謂道。所謂堯舜性之者是也。若氣質之性。則不免有克治變化之功。故曰君子不謂性。

門人 黃文泰 霍應明 仝叅閱

性命仁丹

或以丹爲邪。而曰卽仁卽丹者。何也。林子曰。若此性命之丹也。或得之彼家爐火。以爲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可。若此性命之丹也。乃從父母之種性。烹媾而製煉之。以爲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不可。　龍江兆思

丹

或問何者謂之丹。林子曰。是乃孔子之所謂仁。一點之性命也。惟此一點性命。孟子之幾希也。故有此幾希則可以爲人。由是而賢而聖。無此幾希。則不可以爲人。由是而禽而獸。

神丹

或問幾希性命之仁。非世所稱丹心一點炯炯而不昧者乎。然而何以謂之神丹也。林子曰。幾希卽是性命。性命卽是神丹。故惟此幾希性命而落於子宮。卽是我之神丹也。由是而五臟。由是而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知。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神丹而何。故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

要識眞性命

黃生每談性命。林子曰。汝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黃生荅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而幾希落於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眞性命也。既有幾希。便是有形。既曰有形。亦便有壞。

結丹

或問結丹。林子曰。孔子所謂爲仁也。盖人之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卽落於我之眞去處矣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既之而在於肉團之心。

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故結丹之法。而以其散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然後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人道矣。又將以肉團之心。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陰丹。既得陰丹矣。又將以天地之間。而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陽丹。既得陽丹矣。又將以我之真去處。而復返之於我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乃證佛果。然而欲得陰丹。而非有爲不可也。欲得陽丹。而非無爲不能也。故有爲者可得而言之。而無爲者不可得而言之。然豈其無可得而言哉。縱老子言之。而亦有所不能言矣。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亦無待於言者。蓋我既有陰丹矣。而內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天地合德。然後能得陽丹也。故曰丹自外來。其曰自外來者。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耶。

丹從太虛中來

或問丹也。豈其從太虛中來耶。林子曰。然。汝獨不聞人之始生乎。人之始生也。始於氣化。既氣化而形矣。形之而復化之生生不已。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而族類之繁。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豈惟人哉。若羽生。若毛生。若鱗生。若甲生。而至於極微極細之物。則皆形化也。然而形化而未有不始於氣化。氣化而未有不始於太虛。故初開池塘。未始有魚也。而此魚也。則從何而生乎。人身之中。未始有虱子也。而此虱子也。則亦從何而生乎。是皆太虛中之氣化爲之也。夫物則皆有然矣。而曰一顆真丹元從太虛中來者。汝又何疑焉。

仁丹是真種子

夫曰卽丹卽仁矣。敢問仁之用。豈其與丹異耶。林子曰。卽丹卽仁。而皆本之於性命。性命本之於天地。天地本之於虛空。是仁與丹之本體。何其大也。夫其體也。既以太虛之體以爲體。而其用也。則以天地之用以爲用。今先以仁之用言之。仁生道也。生生於天地之間。而未嘗有暫息也。然五千言言壽者一。死而不亡者壽是也。豈不以長生不死者

神較然而彰著哉若論語言壽者一而曰仁者壽果何義也近世有釋之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復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夫樹固不可以億萬計而其實也則從可知矣而各以其實而復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豈曰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徒是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从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之壽乎而道家之丹亦猶是也。

仁丹心性命

林子曰孔氏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仁道家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丹兆詰生問孔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鷄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仁也人心也丹亦心也又問既曰性命矣而又曰心者何也林子曰卽丹卽仁卽仁卽心卽心卽性命而非有二也

仁丹心中一

林子曰允執之中發皆中節致中致和以位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皆由此中而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一貫之一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上而天也日月星辰而照臨下而地也山川河嶽而流峙中而物也親上親下而無盡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本無仁也仁從何來而能惻隱邪心本無義也義從何來而能羞惡邪而其所以能惻隱能羞惡者非仁而何非丹而何

仁丹萬物母

林子曰中而未始中不可得而中也而况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可得而執者未始中而中也一而未始一不可得而一也而況可得而得乎而其所可得而得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中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中而一者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乃余三教之本旨入門而極則也

見聞億逆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玄門之大道而玄門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耶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者存焉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

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
體之於身邪。

林子全集

常明教

門人　劉永禧　呂克諧　仝叅閱

常明先生以聖人之學。倡道于南海之濱。一時
有志之士。從之遊者衆。璋不自知其年之邁。遂
介贄門下而受業焉。俄頃之助。即有觸吾本體
之常明。不自退讓於仲尼之聖。而卓然以爲已
任者。或問之曰。聖可學與。曰。有爲者亦若是。本

體之常明。途人之堯舜也。尚書曰。惟狂克念作
聖。即使狂者亦能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故人人
皆性善。則人人皆堯舜矣。曰。聖可學也。則吾既
得聞命矣。而道釋之不綱常也。其來舊矣。而誰
與易之。曰。此固先生之心也。先生視天下。即其
家也。男而昏之。女而嫁之。其亦父母之心乎。紀
而帙之。以傳信天下萬世者。孟子所謂必來取
法。而爲王者師也。且孔子之道大矣。當春秋之
叔季。而能免於削迹伐木陳蔡之厄也幸矣。而

萬世而下信之惟恐不篤學之惟恐不及者。何也。豈非其道之大寖遠而寖昌與。大抵先生之教以聖人爲可學以綱常爲已任嘗有言曰道莫大於綱常。舍綱常之大非聖人之學也。又曰赤子之心聖人之心也。又曰聖人每同衆人以爲聖愚人每異衆人以爲愚。又曰聖人之道易知也易能也語道而衆人之不可以與知而與能者非其道也。凡類此者是皆常明之本旨也日夜莊誦傳而必習。雖以垂死之年。而聖人之

心法則亦不敢斯須而或怠也門人劉璋

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本體也。常明心性者。工夫也。

聖人者心性常明也。賢人者。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性之也。常明心性者。反之也。

聖人者。明之而至於盡。無常而無不常也。賢人者常而明之。不使昏也。

以其生意之謂仁。以其常惺惺之謂敬。以其寂然不動之謂誠。

聖人之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惟此常明之體。隨感而應爾。

日月常明也。深穴而處之。而謂日月之不常明。心性日月也。一點昭靈。炯炯不昧。晃朗宇宙。照徹古今。但常人狥於私欲。學者謬於意見。譬深穴而處之。而謂心性之不常明。

人知動之之謂妄。而不知靜之之謂妄。常明則無妄矣。

常明有動靜與。林子曰。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靜。未嘗不靜。惟無動靜。故無寂感。寂然不動者。此常明也。感而遂通者。此常明也。

夜氣之際常明也。而旦晝則牿亡之。

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喜怒哀樂者。情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適也。惟常而明之。則能御乎其情。而安於所適矣。

何思何慮者。常明也。憧憧往來者。不常明也。常明之謂一。常明之謂中。

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者。常明也。

常明則識量自大。常明則渣滓自消。

常明則譽不喜。毀不怒。利害生死不入其心。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常明矣。

德之不修。修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常明之學也。

心性有一刻之不常明。則不足以合德天地矣。

心存便是主敬。主敬者。常明之工夫也。

造次顛沛能常明。方是工夫無間斷。

行不著。習不察。不常明也。

心有一毫之偏向。卽是不能常明。

變故一臨。而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之。是不能常明也。

抑亦先覺者。常明也。逆詐億不信者。不常明也。

常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念念不怠者。常明也。

必有事焉者。以常明爲事也。

怠之則不能明。助之則有以傷其明。惟勿怠勿助者。常明也。

視聽言動處事應物。無非此常明運用。學者當常自提撕警覺。

正心者。恐其不常明也。勿正心者。亦恐其不常明也。

讀書不務博。欲以印證此真常之本明也。

堯舜與人同者。性善也。真常之本明也。

不能人人而悉之。假之論者。以發揮此常明也

常者。常之也。常之而復常之。故存存而罔懈。明者明之也。明之而復明之。故昭昭而不昧。人人有箇大常之道。不可得而易者。與天地相始終也。人人有箇貞明之道。不可得而熄者。與日月相炳煥也。擴此常明而大之。欲盡天下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天下。欲盡萬世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萬世。斯謂之一體之學。盡性之功也。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惟擴此常明而大之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禧
　　　呂克諧　全參閱

本體教

周子曰寂然不動之謂誠誠也者本體也惟此本體孔子得之以爲儒也黄帝老子得之以爲道也釋迦得之以爲釋也先生得之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儒之所以爲儒也道之所以爲道也釋之所以爲釋也夏之所以爲夏也惟此本體

堯舜文武之所以君天下也惟此本體皐夔伊周之所以相天下也惟此本體仲尼孟軻之所以師萬世也以此本體上而爲天則有天天者存而天道以清以此本體下而爲地則有地地者存而地道以寧以此本體中而爲人則有人人者存而人道以明以此本體微而爲物則有物物者存而物道以生以此本體而行達德則知爲天下之極知仁爲天下之至仁勇爲天下之大勇以此本體而行達道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昆弟以序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本體之功用固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焉盡之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與能者若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焉卽非本體卽非聖人之道也門人劉獻策

本體教上

常明其本體與林子曰日月有明者本體也容光必照

本體之昭昭者明也本體之不息者常也

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

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本體也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本體也

虛而能靈而知而覺者本體之自然也

寂然不動者本體也而感而通之者利於用矣

知來其本體之神乎藏往其本體之智乎

洗心退藏於密者復此本體也

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本體之謂中乎。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本體之謂一乎。本體之寂然不動者，誠也。本體之神妙無方者，聖也。

本體則本自廣大，故曰浩浩。本體則本自靜深，故曰淵淵。

明此本體則建諸天地而不悖，明此本體則質諸鬼神而無疑，明此本體則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

本體教中

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者，本體也。

生身之源受氣之初者，本體也。

本體則湛然常寂，本體則常應常靜。

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

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道曰自然者，得此本體而常自然也。

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以復自然之本體也。

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本體則為鉛汞之根，本體則為陰陽之祖。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

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

守此本體，謂之守中，得此本體謂之得一。

綿綿若存者，本體之常存也。

本體謂之元始，本體謂之太乙。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者，此本體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者，此本體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此本體也。

本體教下

自性者，本體也。

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

本體本白金剛，本體本自圓覺。

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

本體本不住色，亦不住聲香味觸法。

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

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則爲不二法門。

佛者覺也。謂本體虛而能覺也。

識此這箇○麽。這箇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本不生滅。

惟此本體。故無無明。

本來面目者。本體也。

人人具足者。具足此本體也。

本體則無色無空。本體則無人無法。

本體則妙湛圓寂。本體則體用如如。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則本體之障徹徹矣。

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憍誑。亦不貪求執着。

論聖則衆聖中王者。此本體也。論神則六通自在者。此本體也。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者。此本體也。

林子全集

河圖洛書

門人 劉永禧 仝叅閱
　　 呂克諧

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或者以聖人不語怪而易繫神物者。何也。林子曰。河圖洛書。天之所以開聖人。以丕著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可得而怪之乎。若乃駭於其所不見聞也。而怪之者。余弗能知之矣。龍江兆恩。

吾身河洛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曰王中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所謂天君者是也。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

命由此立性由此出

易書分紀

林子曰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紀之易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林子曰曠百世而相感者心而豪傑之士豈有在於河圖之易洛書之書而後興哉而其所以作易與書者盖以俟夫有待而興以與凡民作印證爾

虛實奇偶

林子曰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

有心者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者乎

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九區盖取諸奇圖列八陣盖取諸偶

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麽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仁未始仁

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者其未始仁乎林生問曰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四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林子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

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而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

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林子曰夫仁固孔子之所罕言矣而況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而葉乃因衆人之所易明者而與之言爾此固聖人天地之量無棄人之盛心也而與知與聞之衆人顧乃尋枝摘葉而以口耳之粗迹謬爲聖人之的傳不惟圖之又且文之而曰如此而爲河圖而聞之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洛書而問之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先天而問之先天之

所以爲先天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後天而問之後天之所以爲後天者。未之知也。林子曰我而仁矣我卽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我可得而九疇之矣。我而未始仁矣。我卽在伏羲之先。而其河圖也。我可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古先聖人。盖直欲以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者。以示人已爾至於河圖圖矣。洛書書矣。始非聖人之得已也。而况曰八卦而六十有四乎。九

疇而八十有一乎。而又列之以圖。而又紀之以文盖眞非古先聖人之初心。而每以爲枝葉之旣繁而支離之益甚矣。後世之人。猶然不知求之自巳而所謂河圖之未始仁。所謂洛書之仁者。顧乃徒索之於其圖考之於其文。而枝之。而葉之。而使聖人之所以示天下萬世者。益以晦矣。豈不悲哉。

一未始一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眞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眞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眞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太虛天地。

林子曰。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洛書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而未甞虛。實者實之而未甞實。太虛之體。天地之

心也。

林子曰。不知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則不知有太虛之體。不知有太虛之體。而太虛得而體之以爲體乎。不知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則不知有天地之心。不知有天地之心。而天地得而心之以爲心乎。然而太虛之體。得而體之乎否也。體之而無所於體。然後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天地之心。得而心之乎否也。心之而無所於心。然後能心天地之

心以爲心。而八卦而六十有四。而九疇。而八十有一皆其枝葉。以與不可使知者道。以寄此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而不亡爾。是亦存羊之意也。

吾心寂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未乍見之先一太虛也。豈非吾心之所謂河圖邪。既乍見之際。而不忍人之真心斯形矣。又豈非吾心之所謂洛書邪。

真心實地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即有端倪之可見。或問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而實地也。而發皆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而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後天之先天

林子曰。伏羲之易。乾北而坤南者。先天也。文王之易。坎北而離南者。後天也。夫以乾北坤南而謂之先天者。後天而先天也。而非所謂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不可得而名言之者。先天也。故以乾坤以與坎離而對言之乾坤者。體也。先天也。坎離者。用也。後天也。復以未始乾坤。以與乾坤而對言之未始乾坤者。體也。體而無體。不謂之先天而何。若乾坤則雖云體矣。而持載。而覆幬。豈不涉於用耶。余故曰。後天之先天也

太玄

兆詰問曰。康節曰。太玄見天地之心。敢問何說也

林子曰。昔者楊雄之草太玄也。準書之洛書。以擬易之河圖。余嘗謂其得易之意也。惟其能得易之意也。故其能見天地之心也。若也未能得易之意以圖河圖。以圖洛書。是皆尋枝摘葉之所爲。以襲取古先帝王之粗迹已爾。而曰能見天地之心者。未也。

或問何以能見天地之心也。林子曰。得易之意也。又問何以能得易之意也。林子曰。見天地之心也。然而何者謂之天地之心也。林子曰。汝之心。天地

之心也。汝知汝之心乎。對曰。未也。林子曰。汝既未知汝之心矣。而又安能見天地之心邪。汝既不能見天地之心矣。而又安能得易之意邪。夫易之意。終不可得而得乎。林子曰。汝欲得易之意。先自見天地之心始。汝欲見天地之心。先自知汝之心始。汝自有心。汝且不能知矣。而况曰天地之心乎。

皇極經世

鄭泳生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

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卦爻

或問爻之中。林子曰。吾身天地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故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天地人之理具於此也。皇帝王之道備於此也。仁義禮智根於此也。先聖後聖見知聞知。而斯道之傳統於此也。即此爲學。便是天德。即此爲治。便是王道。

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盖指人之眞心言之。

林子曰。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即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即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然爻以象人之心也。而爻之中。心本虛也。

○以效天下之動。則爻之中。而天地之心見矣。⊙

林子曰。凡天地萬物。皆具此爻。而天地萬物之動。即此爻之動。易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由是推之。豈特將與之禎祥。將

亡之妖孽。可卜而知也。即四體蓍龜之朕兆。而吉凶有不先見乎。又豈特動乎四體。見乎蓍龜。可卜而知也。即鳴禽走獸。與夫金石草木之微機。而吉凶有不先見乎。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余嘗以人身之爻之動。而斷其吉凶焉。故一念之動而善也。不謂之一陽生。而復乎。由此而舜之徒。由此而舜。而吉從可知矣。一念之動而不善也。不謂之一陰

生而姤乎。由此而蹠之徒。由此而蹠。而凶從可知矣。故爻也者。非他也。心之變動。卽名爲爻。而一物一爻。合天地人之道而一焉者也。易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或問二乂爲爻。旣聞命矣。而曰二土爲卦者。則又何義也。林子曰。卜以知來者神也。土以神用。故能卜此卦之所以名也。昔者箕子之叙五行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叙五事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而其所屬。則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也。朱子曰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豈非所謂土以神用。思亦屬土。而以神用。故曰思曰睿。睿作聖。若風之來也。不知其所從來。而其去也。又不知其所從去。故亦以神用而屬土也。二土合則神存。而吉凶已先見矣。易曰八卦定吉凶。

卦爻字訓

林子曰。爻从乂而二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二乂合則能變。卦从土而二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土合則能卜。

或問爻之字訓。林子曰。此亦方寸之義也。而東而西。而南而北。而無有不宜者。故曰爻。易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無論凡聖。皆具此爻。而天下之道悉冒於此爻之中矣。

學覺字訓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蓋俱指爻之中心者言之也。故卽此中心而學。則爲心學德性之眞知也由此中心而覺。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乾闢坤闔

或問闔戶之坤。闢戶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塞者。盡屬之坤矣。諸凡氣而通者。盡屬之乾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不謂之闢戶而乾乎。又問乾闢戶也。坤闔也。而畫之爻。則曰乾☰坤☷者。何也。林子曰。☰

之戶本自闔也。而乾之健則徃來乎其間矣。如此則乾闢坤闔之說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而☰☷二卦之旨。盖以坤之闢處卽爲乾矣。故☷之中☰也。至於金。擊之而熒。石。撲之而火。亦非其中陽邪。

卦爻闔闢

或曰。☷之闢處卽爲☰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二土爲卦。二爻爲爻。亦豈其有闔有闢與。林子曰。汝既能信乾坤闔闢之義矣。何獨至於卦爻而疑之乎。故二土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在其中矣。二爻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亦在其中矣。夫坤闔而闢不謂之靈闢啓乎。而乾道變化於其中。不謂之神理彰乎此聖人之所以合乾坤以爲德。而賛化育以成能焉者也。

與知者道

教外別傳。嘗曰。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寓言也。至於導河迂談。則曰非寓言也。先生之言何其異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汝以爲河圖洛書。其寓言乎。其非寓言乎。古人有言曰。吾身一小天地也。既有吾身之天地。則便有吾身之河洛。既有吾身之河洛。則便有吾身之圖書。而曰寓言不可也然而何者謂之吾身之天地。何者謂之吾身之河洛。何者謂之吾身之圖書。縱伏羲大禹復生。豈其能言之。而使人知邪。則亦惟圖之書之以俟後之文箕周孔已爾。而曰非寓言也。夫誰得而知之。

門人 劉永禧 仝恭閱
呂克諧

心爻

或問學从爻覺亦从爻其肯何如林子曰即心即爻而吾心之爻之中本無心也本無極也而所謂河圖者在我一念未起未發之中也無心而有心也無極而太極也而所謂洛書者在我感而後應發皆中節也然有太虛而後有太極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五行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即一爻也而太虛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爻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又曰道有變動曰爻故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故以此爲學則爲學之大也以此爲覺則爲覺之先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易與天地凖朱子謂之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也故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知幽明之故以知死生之說以知鬼神之情狀以通晝夜而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詩人情性之正。春秋是非之公。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無所不備。而物並育焉。道並行焉。而川流。而敦化。此聖人之所以為大者。與天地同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聰明睿知。皆由此中出也。而有容。而有執。而有敬。而有別。而無不皆備於我矣。溥博如天。何其大也。淵泉如淵。何其深也。而時出之。何其神妙而無方也。然豈曰見莫不敬。言莫不信。行莫不悅焉已哉。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此聖人之所以能配天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何其肫肫之至仁也。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焉。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焉。天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焉。天固大矣。淵固深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則有大於天而深於淵矣。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非他也。吾心之爻之中也。夫誰得而知乎。得而見乎。故能不動而敬也。不言而信也。不賞而勸也。不怒而威也。篤恭不顯。百辟其刑。故曰無聲無臭至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夫豈有聲臭之可言邪。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　之爻之中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

吾心之爻之中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韶樂之盡美。而又盡善者。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曰性之也。

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爲從容中道之聖人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者誠也而形而著而動而變而化亦皆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孟子所謂故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當仁而卽仁當義而卽義當禮而卽禮當智而卽智者利也故一也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也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傳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林子曰天下之至尊至貴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爵固在我矣故曰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林子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孔子之時中則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順以應之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乾知坤作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易知簡能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精在我矣

林子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

中而天下之至變在我矣

林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神在我矣

林子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其所以則之效之象之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

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而舞之以盡神。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修己以敬。而心主於吾心之爻之中矣。而安人安百姓。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大也

林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神也。

林子曰。孔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真樂也。

林子曰。不識不知者。文王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也。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空空也。

林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無窮盡無方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自有真知者在焉。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子曰。不慮而知。知之本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正覺在我矣。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詩曰。有覺德行。孔子曰。抑亦先覺。孟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者。中道也。立者。立此也。從者從此也。而躍如之秘蘊於此矣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爻之中。所當止之處也。而大學之所謂止至善者是也。若中庸所謂不明乎善者。蓋不明乎吾心之爻之中之至善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而顏子尚未之見邪。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可欲之善也。而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以盡吾心之分量。而非有他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自有德之可尊。自有義之可樂。故達則為天下。窮則為萬世。而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在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林子曰。不忍人之心。乃吾心之爻之中之真心也。人皆有所不忍人之真心矣。以心感心。豈不月天下於無外哉。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乃百姓之所日用而自不知爾在君則用之以爲忠在親則用之以爲孝莫非吾心之爻之中之所作用矣

林子曰人之有道也而皆有此秉彝之常性也而曰使自得之者蓋得其所自有之常性而各具於吾心之爻之中也

林子曰堯舜以此吾心之爻之中以開道統之傳也而其所見知聞知者蓋不過以此吾心之爻之中而見而聞而自有相感通者在焉

林子曰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一皆本於吾心之爻之中而自有曠百世而相感通者在也故曰莫之能違

林子曰至大至剛之氣而塞乎天地之間者蓋自吾心之爻之中以直養之而非他也

林子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自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者義也故曰義内而根於心此孔子之所以無可無不可也

林子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日月照臨光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夭夭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者必變見冕與瞽者以貌不尸不容變食遷坐色勃足躩趨翼踧踖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之爻之中發出來爾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可以明於天之道可以察於民之故

林子曰能知吾心之爻之中則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也而學術貫乎天人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也而心思通乎性命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而天地之所以覆載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而日月之所以照臨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而四時之所以錯行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爻之中以爲學。而鬼神之所以屈伸者在我矣。

林子全集卷之終

門人 劉永嘉 許允文 仝叅閲

常道篇

或問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非一也。未始一者常也。又問未始一。林子曰未始一者。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其爲物不二。不二之一。而徧滿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有二也。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淸。地得此一以常而寧。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孔子得此一以常而聖。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釋迦得此一以常而禪。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時。而聖而玄而禪。皆得此眞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如此。故作常道。林子兆恩。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淸淨經所謂眞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林子曰。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有而復無則是斷常而非道矣。若道屬於無。無而復有。則是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林子曰。余今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例言之。故色可道也。空亦可道也。而色空俱泯。不可得而道矣。有可道也。無亦可道也。而有無俱泯不可得而道矣。

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而今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為道其有乎。汝以為道其無乎。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而況無無者乎。故無無無有。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而無而有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夫既曰無無無有。而又曰而無而有者何也。林子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無無而有無。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為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之大。大於道而已矣。

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卽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卽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

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知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復其根。繇是而靜。繇是而復命。至於復命。乃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蕩蕩而無有偏黨也。惟王乃天。浩浩而無不覆幬也。容而公。公

而王。王而天。此眞常之道。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眞常之道矣。身雖沒焉。而眞常之道。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或曰。老子豈不以長生爲學耶。林子曰。老子之所謂久視者。老子之所以長生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耶。

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爲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耶。或問老子之

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說。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爲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長生也。

或問無生長生。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迦之常道。釋迦之長生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

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眞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何謂也。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知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故我以無欲觀之。不安排。不擬議。自然而然。而衆妙之門以啟。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而安排。而擬議。則衆妙之門不啟。既非常道。便不自然。而又安能不落於

徼邪。或問何者謂之徼。林子曰。徼。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〇。麽這箇也者。這〇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〇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刼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

〇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〇。天地之這〇天地之真常也。汝以爲天地有壞。而天地之真常。其有壞乎。其不壞乎。其有所安之處乎。其無所安之處乎。知天地則知聖人矣。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夫豈其有此心身。而聖人之這〇。然後有可安之處乎。亦豈其有此形氣。而天地之這〇。然後有可安之處乎。縱或有可安之處。則亦無可安之物也。然而無可安之處。無無可安之處。無可安之物。無無可安之物。語大語小。莫載莫破。其爲處也。不可得而限量之矣。其爲物也。不可得而擬議之矣。命論說

白真人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性則神滅。故見性盡性。而元命自我作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曰可者。豈曰不屬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神亦有時而滅也。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長生不死者。而形而神。皆非所論也。

或問性本空也。而況命乎。然則命其不屬之無乎。林子曰。命若屬之無矣。而天地萬物。安所資之以爲命也。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林子曰。命若屬之有矣。而天地萬物。又安所資之以爲命也。然則命其有邪。其無邪。其非有邪。其非無邪。林子曰。無命則無生。有命則有壞。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而自有不壞者在也。

或問我之命。其不屬之我乎。林子曰。我之命而屬之我矣。則我可以長生。可以不死。若我也不能長

生。不能不死。則我之命。不屬之我也明矣。
或問天之命。其不屬於天乎。地之命。其不屬於地乎。林子曰。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天則不壞。至於天之氣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可知矣。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地則不壞至於地之形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可知矣。天地且然。而況人乎。而況於人之心若身乎。
或曰我命繇我不繇天者。何也。林子曰。此乃養成之效驗也。余所謂自立性命者。其此之謂與。夫既

曰自立性命矣。則命自我立。夫誰得而死之。故天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天者。無時而壞也。地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地者。無時而壞也。人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人者。無時而壞也。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仁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繇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

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爲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此乃長生之學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巳之命巳也。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巳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

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巳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
或問天地我與。林子曰。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又問太虛我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

林子曰。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爲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爲一息也。或人疑之。林子曰。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爲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爲一息也。故天地之形氣壞矣。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吾身之心身壞矣。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

林子曰。闔闢之機。呼吸之義也。故吾身之呼吸。以胎吾身之陰也。天地之呼吸。以胎天地之陽也。虛空之呼吸。以胎其陽之所以爲陽也。夫陽之所以爲陽者。其有陽乎。其無陽乎。不可得以陽而名之非無陽也。非無無陽也。故有陰則有壞。有陽則有壞。而至於非無陽非無無陽。夫誰得而壞之。

易曰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眞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旣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眞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旣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天地。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眞丹。落乎其間者。其始不可得而擬議之。不可得而名言之者乎。

或問林子所言。出自何經。林子曰。夫言必出之經固也。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邪。余則以爲卽心卽佛。卽佛卽經。經固在我之佛。而佛亦在我之心矣。然而以心爲經也可乎。林子曰。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乃作佛經。老子以其心之正覺而道之。乃作道經。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乃作儒經。故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我之心。聖人之心也。而聖人之心則以我之心而心之。以爲萬古常寂之正覺也。我之覺。聖人之覺也。而聖人之覺。則以我之覺而覺之。以爲萬古不易之常經也

林子曰。夫經不本之正覺矣。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夫覺不本之眞心矣。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嘉 仝叅閲
許允文

無生篇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真常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釋氏亦曰真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真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真常是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古人有言曰大家團圝坐共說無生話夫無生豈可而話哉而無生之作亦非敢以話無生也葢直欲與天下萬世以共明此不可使知之至道云爾 龍江兆恩

稽古無始氏無生我也生混混沌沌時我生而無
生
無生始生氣氣生而爲天無生始生形形生而爲
地
變化正性命沖和以爲人人旣有性命安能無生
死
夫誰知無生能證於無生夫誰知生死出離於生
死
至人知出離頻悟我無生頻悟我無死出離於生
死
出離於生死生死豈是我生死不是我無生乃是
我
我也先天地無生即在我我也後天地無生在天
地
我我天地我何者不是我夫豈曰天地太虛皆是
我
太虛皆是我而況於天地天地皆是我而況於萬
物

我也致中和未嘗位天地天地自覆載覆載自成
位
我也致中和未嘗育萬物萬物自生成生成而自
育
位育在中和中和本無生天地從此生萬物從此
生
天地從此生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生萬物從此
育
日月與星辰而有此無生雨風與露雷而有此無
生
山嶽與河海而有此無生昆虫與草木而有此無
生
人其靈於物人人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靈於
物
蠢動皆含靈物物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貴於
靈
超出此身外即我即天地超出天地外即我即太
虛

我也是太虛何有於天地 我也是天地何有於吾身

我也無身心太虛固在我我也有身心太虛亦在我

天地無形氣太虛在天地天地有形氣天地亦太虛

我謂我太虛太虛即非我我謂太虛我我即非太虛

無我無太虛無太虛無我無我是太虛無太虛是我

我也混太虛我也自太虛天地混太虛天地自太虛

天以氣而天天也不無生天所不到處無氣不名太

地以形而地地也不無生地所不到處無形不名地

無生無可到既曰無可到而又安有處夫誰得而到

無人得而到到者亦非人既曰無有處有處非真處

身也原有生安得身不死心也原有生安得心不死

身也有生死身也自生死心也有生死心也自生死

我也不是身我也不是心我也本無生我也本無死

我也本無生無生安有死我也本無死無死安有生

我也有真我真我有真心真心是真性真性是真常

老氏之長生真我萬古生釋氏之不死真我元不死

豈曰釋老已孔子至今存萬古日中天釋老與孔子

求仙願身生求佛身不死願生願不死癡人每如此

老氏不長生釋氏豈不死癡人枉留心念念在生
死
古今誰長生古今誰不死長生與不死癡人乃迷
此
迷妄有長生迷妄有不死長生而不死古今誰者
是
老氏曰長生長生在無生釋氏曰不死不死在無
死
孔氏而知生知生知無生孔氏而知死知死知無

死
一生而一死是名爲輪廻生死而死生輪廻無窮
已
輪廻不在身輪廻而在心一日十二時輪廻千萬
遍
至人不知生至人不知死生死總不知何名爲生
死
生非我所有有生不爲生無生是真我無生是真
生

生也不在身亦不在於心古稱長生人都在心身
外
外心身曰生生矣而無生誰識生死中真我不生
死
何名爲生死名生不爲生名死不爲死不名爲真
我
何名爲生死實無有所生實無有所死是名爲真
我
何名爲生死有所生非生有所死非死不名爲真

我
何名爲生死無所生者生無所死者死是名爲真
我
生死與真我邈然不相關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
死
何以爲知生非知生者知何以爲忘生非忘生者
忘
知者知無生無生無可知忘者忘無生無生無可
忘

無生無可知知無生者誰無生無可忘忘無生者
誰
知之無所知乃名之爲知忘之無所忘乃名之爲
忘
若言無所知不可謂之知若言有所知不可謂之
知
若言無所忘不可謂之忘若言有所忘不可謂之
忘
忘之於所知無有能知者知之於所忘誰復有忘
者
聖人雖有知不能以語人欲語不得語聖人忘所
知
聖人忘所知無知乃真知真知不語人聖人亦無
知
聖人赤子心赤子豈有知赤子既無知又焉有可
忘
赤子不知生亦不知忘生赤子不知死亦不知忘
死

豈曰忘毀譽毀譽有不知豈曰忘榮辱榮辱有不
知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赤子安有知赤子安有
忘
赤子聖人心聖人豈無知聖人既無知而無待於
忘
聖人雖知生而忘乎其生聖人雖知死而忘乎其
死
雖知有毀譽而毀譽自忘雖知有榮辱而榮辱自
忘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聖人悉皆知聖人悉皆
忘
聖人而赤子無知其本體赤子而聖人有知以爲
用
若其無知者無知無有忘若其有知者有知寔難
忘
聖人雖有知無知如赤子無知如赤子斯眞於無
知

聖人無不知而又無不忘無不忘無忘斯謂之真
忘
無不知無知無不忘無忘而純一之心無有不赤
子
赤子之純一純一而無知聖人之純一知已而無
知
赤子之純一純一有何忘聖人之純一忘而無所
忘
文王而不知孔子而無知文王與孔子何異於赤

子
赤子而入井赤子忘所知羑里與陳蔡抑亦忘所
知
赤子忘所知赤子也癡癡聖人忘所知聖人也癡
癡
赤子也癡癡不知此無生聖人也癡癡相忘於無
生
不知此無生癡癡爲真癡相忘於無生癡癡而非
癡

癡癡爲真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真
癡
毋謂赤子癡更有癡赤子毋謂聖人癡誰知聖人
癡
世人不癡癡而已聖人癡聖人癡不癡而曰我真
癡
聖人癡不癡癡從無生癡世人不癡癡反癡聖人
癡
癡從無生癡無生不爲癡反癡聖人癡聖人亦不

癡
知者不知忘忘以無生忘忘者不忘知知以無生
知
忘以無生忘而又安有忘知以無生知而又安有
知
無生無釋迦無生無寂滅無生有真我釋迦此寂
滅
無生無老子無生無清靜無生有真我老子此清
靜

無生無孔子無生無時中無生有眞我孔子此時
中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釋迦我也常寂滅我本是釋
迦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老子我也常清靜我本是老
子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孔子我也常時中我本是孔
子
釋迦不是我我不是釋迦我也與釋迦而共此無
生
老子不是我我不是老子我也與老子而共此無
生
孔子不是我我不是孔子我也與孔子而共此無
生
我曾爲聖學聖從何處來聖所不到處是聖之來
處
我曾爲玄學玄從何處來玄所不到處是玄之來
處

我曾爲禪學禪從何處來禪所不到處是禪之來
處
無聖而有聖聖而不可知聖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聖
無玄而有玄玄而不可知玄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玄
無禪而有禪禪而不可知禪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禪
本來無生道是謂眞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無空
相
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頓悟無生道何貪與嗔
癡
何者是識神識神元非我何者是元神元神元非
我
何者是煩惱煩惱元非我何者是智慧智慧元非
我
無生本無我而安有我相無生本無人而安有人
相

無生無衆生安有衆生相無生無壽者安有壽者相
無生無滅度滅度不滅度若起滅度心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布施布施不布施若起布施心是名布施相
無復滅度相無生而滅度若曰我無生亦是滅度相
無復布施相無生而布施若曰我無生亦是布施相
何名爲三昧正受是三昧正見是三昧是名爲三昧
若曰我三昧便是不正受便是不正見不名爲三昧
若曰我正受若曰我正見我也得三昧不名爲三昧
三昧本無受而安有所受三昧本無見而安有所見
受而無所受是名爲正受見而無所見是名爲正見
一行無三昧三昧豈在行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行
一相無三昧三昧豈有相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相
何名爲禪定無生外離相無生内不亂是名真禪定
何名爲懺悔無生懺前愆無生悔後過是名真懺悔
禪不在於禪禪而無所禪無所禪而禪無生是真禪
定不在於定定而無所定無所定而定無生是真定
懺不在於懺懺而無所懺無所懺而懺無生是真懺
悔不在於悔悔而無所悔無所悔而悔無生是真悔

無生本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前愆又何待於懺

無生本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後過又何待於悔

離迷便是迷離覺非真覺迷覺猶在心安能離迷覺

除妄便是妄除真亦非真真妄猶在心安能除真妄

洵有於邪正何有於迷悟雖云有起滅俱無起滅處

以無邪見故有念便有邪有邪著邪見邪見非正見

以無正見故有念便有正有正著正見正見非正見

皈依豈皈依皈依不皈依昔有皈依者何言不皈依

究竟豈究竟究竟不究竟昔有究竟者何言不究竟

我也本無生無見亦無聞無覺亦無知我也是無生

我也本無生有見而有聞有覺而有知我也不無生

見於無所見無見是真見聞於無所聞無聞是真聞

覺於無所覺無覺是真覺知於無所知無知是真知

我也本無生五蘊空非空非以空五蘊五蘊悉皆空

我也本無生六陰有非有非以離六陰六陰悉非有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生無無明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生無老死

不古而不今不今而不古今古自今古無生無今古

不去而不來不來而不去來去自來去無生無來
去
或有以財施以財施者凡能不起財想財施亦非
凡
或有以法施以法施者聖若或起聖想法施亦非
聖
三身本無身不起三身想四智本無智不起四智
想
四病無可離不起離病想百非無可絕不起絕非

想
舍假以歸真不起歸真想萬境本如如不起如如
想
常寂而常照不起寂照想常明而常覺不起明覺
想
本性本金剛不起金剛想本性本圓覺不起圓覺
想
以幻而滅幻幻滅而復滅滅而無可滅無生是真
常

空空而無無無無而復無無而不可無真常是無
生
毋曰我滅幻幻亦無可滅毋曰我真常真常亦非
常
誰不證涅槃以出離生死若有出離心未能離生
死
出離生死心欲以證涅槃以此欲證心何以證涅
槃
雖曰證涅槃寔則無涅槃夫既無涅槃而曰證涅

槃
涅槃無可證證於無所證無所證而證乃名證涅
槃
雖曰離生死寔則無生死夫既無生死而曰離生
死
生死無可離離於無所離無所離而離乃名離生
死
釋氏貴無念無念以無宗心迹有起滅不自有其
宗

儒亦貴無念無念是爾祖心逆有起滅不自有其
祖
心或逐乎念念起失其祖心不逐乎念無念是心
宗
無念心不生無念心不死有念心便生有念心便
死
何以不思善思善而善生何以不思惡思惡而惡
生
因思而後善善即在於思善既出於思而不本無

思
無生則無思無思安有生有生便有思有思豈無
生
有思而有生即名門外漢無思而無生捨筏登彼
岸

跋曰

三教先生在宗孔堂門人朱有開暨汪子九經
趙子學泮侍得覽無生既卒業有開進而問曰
天地豈不在於虛空之內與先生曰亦在虛空
之內亦在虛空之外汪子曰夫如是則虛空豈
在於天地之內與先生曰亦在天地之內亦在
天地之外趙子曰先生每曰吾心最大豈其能
與太虛同體天地合德與先生曰吾心之天地
豈不與天地而合德邪吾心之太虛豈不與太
虛而同體邪於是陳子大道後至亦得與聞之
曰吾心之分量豈其若是其大與先生曰天地
之天地豈不與吾心而合德邪太虛之太虛豈
不與吾心而同體邪要而言之人人有此天地

人人有此太虛人人有此無生故無生也者無
所於生無所於不生也辟之鏡焉物來則照我
何與焉若能會此意可以知無生之大都矣於
是咸謂先生之教真可謂聞所未聞矣遂共紀
之以附輿後謹跋

門人劉滋之
于振鱗　仝參閱

太虛天地

或問何謂太虛。林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者。太虛也。或曰。何哉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太虛也。何以明之。林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是氣之而天。形之而地。冲和之而人。而其所以未始氣未始形未始冲和而太虛者。則固在矣。龍江兆恩。

聖人以太虛爲大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爲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媾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然此三者。殆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太虛爲大。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且子之學。老氏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氏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無氣而太虛耶。然則孔子之心。亦太虛歟。林子曰。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心不太虛乎。

聖人與太虛爲一

或問聖人與太虛同體。信乎。林子曰。豈曰聖人。而汝之太虛。亦與太虛之太虛。本爲不二也。夫同體固不二矣。而不二豈非一耶。又問不二之一。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一太虛也。汝與聖人同生於太虛中矣。夫太虛一虛。又安有二。然而汝自有之。汝自迷之。此其所以不能同體太虛。而與聖人異

也。

孔子太虛

或問孔子之太虛。林子曰。孔子未生也。孔子一太虛也。孔子既生也。孔子一太虛也。或問孔子既生則有身矣。而謂之太虛者。何也。林子曰。孔子以爲四肢百骸。足以礙我之太虛耶。蓋四肢百骸。不能礙我之太虛。而太虛無我。又非我四肢百骸之所能礙也。或曰。設其無此四肢百骸。其不與太虛混之而爲一耶。林子曰。豈其然哉。余以爲有此四肢百骸也。而能忘此四肢百骸也。則我也。太虛也。混之而爲一也。汝以爲太虛原與我爲一耶。爲不一耶。或曰。我安能知我。我安能知太虛。我安能知我與太虛爲一爲不一耶。林子曰。我太虛也。太虛我也。我有此四肢百骸。我亦太虛也。太虛亦我也。我無此四肢百骸。我亦太虛也。太虛亦我也。我何者而非太虛也。太虛何者而非我也。故天氣也。地形也。形氣亦何嘗礙太虛。而太虛亦何嘗不與天地混之而爲一也。由是觀之。我何生也。我何死也。太虛而已矣。我而生也。太虛未嘗不在我。我而死也。太虛亦未嘗不在我。我太虛也。我無生死也。而以爲無此四肢百骸而後爲無我也。則從古以來。死者何限。是亦皆無我歟。故生而不以生爲心者。無我也。死而不以死爲心者。無我也。無我者太虛也。

天地聖人同體太虛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

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克塞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徧滿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彌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

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孰不曰我本體虛空矣我而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然而中庸之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非歟故余惟卅守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若所謂無待擬議而修證者殆非余之所能學矣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者何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而又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耍之我自有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聖人體用太虛天地

邵康節曰聖人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用何謂也

豈其體太虛之體以爲體用天地之用以爲用耶林子曰若言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便是有箇太虛在而著於體矣何以能太虛若言用天地之用以爲用便是有箇天地在而著於用矣何以能天地然而太虛其知有體乎其不知有體乎天地其知有用乎其不知有用乎太虛不知有體而天地之用在於太虛之體天地不知有用而太虛之體在於天地之用體其所體者體其所用也用其所用者用其所體也

林子曰。聖人一太虛也。故其體太虛。若曰我之體一太虛也。卽非聖人之體。卽非聖人之太虛矣。聖人一天地也。故其用天地。若曰我之用一天地也。卽非聖人之用。卽非聖人之天地矣。

林子曰。太虛其體乎。體不太虛。而非其體之至也。天地其用乎。用不天地。而非其用之大也。

林子曰。聖人之體。原與太虛渾而為一。聖人之用。原與天地並而為三。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

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天地萬物皆我

林子每曰虛者。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

不天地萬物者。謂我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我也者。我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也。誰得而我之。誰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若必曰我卽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也。知有我則尚有我也。若必曰天地萬物卽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也。知有天地

萬物。則尙有天地萬物也。尙有我也。尙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爲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爲一乎。爲非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

虛空粉碎

或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林子曰。本體其虛空乎。又問本體虛空。林子曰。虛空且粉碎矣。豈復有虛空耶。夫曰虛空。則弟子旣以惑矣。而又曰虛空粉碎。則弟子之惑滋甚。敢問何者謂之虛空。林子曰。

汝以虛空者虛空乎。虛空粉碎者虛空乎。虛空者本體乎。虛空粉碎者本體乎。汝以爲其有虛空乎。其有本體乎。其無虛空乎。其無本體乎。汝其以虛空得而粉碎乎。其以虛空不可得而粉碎乎。汝其以本體得而粉碎乎。其以本體不可得而粉碎乎。汝其卽虛空而虛空乎。卽虛空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離虛空而虛空乎。離虛空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卽本體而虛空乎。卽本體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離本體而虛空乎。離本體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卽本體之虛空而虛空乎。離本體之虛空而虛空乎。汝其卽虛空之本體而本體乎。離虛空之本體而本體乎。汝其不卽不離此本體而虛空乎。汝其不卽不離此虛空而本體乎。汝其卽而非卽。離而非離。而虛空此本體乎。汝其不卽而卽。不離而離。而本體此虛空乎。汝其以爲粉碎虛空。然後方可謂之虛空乎。不可謂之虛空乎。汝其以爲粉碎本體。然後方可謂之本體乎。不可謂之本體乎。要而言之。本體本虛空也。若著虛空相。

便非本體。虛空本粉碎也。若有粉碎心。便不虛空。故不知有虛空。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本體。不知有粉碎。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虛空。

門人 劉滋之 于振鱗 全叅閲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既曰我而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天地天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虛空虛空我也

龍江兆恩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而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南之而復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盖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爲人蠢而爲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勳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尚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慶生上帝玉虛上宮天皇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劾法后土皇地祇五方五老

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豑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眞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釋迦牟尼尚矣。而有以祖稱者。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二十八傳。則有達磨。達磨西來。五傳則有惠能。是謂三十三祖。有以聖稱者。二十有五聖。又有以祖師稱者。列而爲五。曰臨濟。曰潙仰。曰雲門。曰曹洞。曰法眼者。五宗也。過去恒河沙無數佛。現在恒河沙無數佛。未來恒河沙無數佛。諸凡有以釋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爲儒。老子道我以爲道。釋迦釋我以爲釋。天地用我以爲用。虛空體我以爲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無我。無無無我。無我。

門人　左　集
霍遇明　仝叅閱

佛菩薩義

萬曆戊寅。林子曾草佛菩薩義。蜀有僧離空見之曰。是義也。吾未之前聞也。林子曰。余不識佛安知是義也。而不大違經旨哉。離空曰。吾嘗覽藏經或藏經中亦有之。而吾偶未之見也。但性之而情。情之而性。斯其爲佛菩薩義也。大矣。卽藏經中諸佛之所未言。亦可存之。以俟未來之有善知識者。林子兆恩。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眞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爲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爲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卽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

於相。牽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

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別名爾。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邪。而著乎其情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情。情徇一巳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林子曰。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眞體。不可得而窺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寂。而寂卽感也。旣感之後。則寂在感。

而感卽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卽我卽寂。而非我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卽我卽感。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卽我卽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用其無所於用乎。卽我卽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無所於性乎。卽我卽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卽我卽情。而非我之所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卽我卽空。而非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卽我卽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

也。若我得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

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寂。如

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歟。林子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邪。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為虛妄一也。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衍之先歟。林子曰。莫為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皆其先之所衍。不空而空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左渠 霍遇明 仝叅閱

元神實義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

之。則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余於是而知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人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為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為反識而智者。大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者。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

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中。自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龍江兆恩。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來見而問曰。夫子之所

謂夢中人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爲識神與。林子曰。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爲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爲元神。蓋亦有所由來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爲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爲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汝以爲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神。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是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爲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

乃於動靜之間。相爲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爲命也。而性卽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爲我之性命焉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爲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

豈刼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自有一神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只此士投胎之神爾自其寂

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來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來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王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爲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廻愛爲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來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來

之元神可乎既非本來之元神而謂之眞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爲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爲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爲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爲然哉而其所由來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精而一點落於子宮

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反識爲智而可以爲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既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爲我之性命也夫既爲我之性命矣則又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爲我之太虛也夫既爲我之太虛矣則又自然於我之虛空中再造乾坤而爲我之眞性命也夫既爲我之眞性命矣則又自然於我眞性命中露出端倪而爲我本

來之元神也。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來際，盡於法界。以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反識爲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真虛空，我之真性命，我之真元神，所謂如來之真實義也。從此而

返我虛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不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能知。適有奚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借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奚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願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林子曰，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

自造化如來也。故曰道胎，又曰覺胤。其與婦人之胤兒，玄門之胎仙，亦何以異。形成出胎，親爲佛子，而曰無有佛法，而當下可以成佛者，豈其然哉。

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以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

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廻心生輪廻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廻根本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當有終始若以輪廻心思惟卽旋復但至輪廻際不

能入佛海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為鑛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為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況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林子曰金鑛非金也銷之而後成金者以有金之性也種性非佛也鍊之而後成佛者以有佛之性也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林子曰心地諸種乃佛之性不因普雨豈悉能萌

由此而花由此而果然而何以含藏之何以長養之不可不知也至於頓悟花情此乃釋氏之真實第一義也而非有直超彼岸究竟涅槃者其孰能知之

或問既曰種性又曰佛性者何也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男女媾精初正性命而為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不得修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咎爾。然而何以謂之修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修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爲性命。是名爲人。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

而返虛空。卽名爲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旣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卽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之說。乃本於此。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修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雀化爲蛤乎。旣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不聞田鼠爲鴽乎。旣名鴽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鴽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無六根。旣無六根。則無六塵。旣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有六根。旣有六根。則有六塵。旣有六塵。則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耳鼻舌身

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易其身。而爲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爲正覺妙心。如雀蛤鼠鴽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劫以來。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而去塵焉。然心卽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略。及諸槃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撰著金剛統論

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爲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默契焉故不知所以正路修行則必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則必不知所以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毋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來正修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故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未之有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左　渠
霍遇明　仝叅閱

夢中人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呪之也負而呪之而曰似我似我倘能變其形而蜾蠃之矣而呪曰我形中之神而爲夢中之人邪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况我夢中之人初與釋迦老子孔子不異邪故我能自造自化以呪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釋迦者乎我能自造自化以呪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老子者乎我能自造自化以呪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孔子者乎龍江兆恩

梁生初來介贄既受業矣林子曰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

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而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生焉。不可不知也。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卽其晝之所爲。固自有不因夢而遂者矣。不虧生道。而卽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

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此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自造自化。以復還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者乎。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

林子曰。生則從何而生。而其所以生者。夢中之人爲之也。死則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以覺。則亦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爲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爲大。則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

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

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有知而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而以死爲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也。

林生問曰。人之寤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爾。惟其

以生爲寄也。故其謂死爲歸。

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孔子曰。游䰟爲變。至於吉人爲善。多夢善事。凶人爲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䰟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趺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爲愷切。聽之眞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着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説。皆從游䰟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説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爲蛤。田鼠爲鴽。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況䰟也。而爲夢中人乎。而

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願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爲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説。余則不能知之矣。諸佛不説輪迴。而説輪迴者。釋氏者流也。

林子全集三十一卷之終

門人 陳萬祺 仝叅閱
張德位

經傳釋畧

林子曰經傳尙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及可使由者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

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魯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龍江林子兆恩

易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盖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

林子曰即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摶斯謂之周所謂絪緼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邪

林子曰易者日月也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

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

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凡先天圖從天

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既謂之周氏之易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與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聖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是聖人之易一天也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書

書曰允執厥中中其無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有定位者中也中其無定位乎中其有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中也中其有定位乎

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既曰允執之中也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聖神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聖神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又問不允執而允執之言林子曰中既無定位矣則將何所執乎不知有中而其中也亦且不可得而知

也不知有執而其執也則亦無所用其力矣

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爲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而曰萬幾者何也。林子曰。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不善。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者言之。又問天工人代之言。林子曰。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天無心也。而安有幾。而安有幾之善不善。而倏忽而善。而倏忽而不善。便是有心。而與天不相似矣。豈曰能代天事。然而曰無教逸欲有邦者何也。

林子曰。夫幾則有善不善矣。而况以逸欲之心處之者乎。則有邦之衆。孰不效而尤之。不謂之我有以教之而何。故曰無教逸欲有邦。此唐虞之所以兢兢業業。有天下而不與也。

詩

林子曰。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辭。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由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即數篇之內。而異其言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即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乎哉。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詞。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

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

林子曰。在上倡之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爲風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淡。今

之樂也其聲涯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以其詩之章句焉已哉即其章句而披之樂焉而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

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與故以魯而編年

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百有一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焉是非一天也固天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天也亦天之春秋也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爲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

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者雖以補帝王之賞罰是以補天地之春秋也

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爲正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表年首事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即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

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抑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巳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也無非天事

禮樂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鍾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依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儒生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想又嘗聽佛生看金剛經令人有寂靜之心又嘗聽道生誦黃庭經令人有清虛之懷故曰樂者動於內者也以是知聽鐘聲思武臣數語蓋達於樂之情矣然木之聲濫而浮金之聲實而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且數倍豈無謂哉蓋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也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文武並用乃古之

道近臣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爲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爲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泰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其能持弓審固而至於彀乎不能至彀其能射疏及遠而爲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則曰乃武乃文詩稱吉甫之賢則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爲二而爲迂闊無用之學哉

自性真經

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邪林子曰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陳辭故紙者惑矣

一貫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頴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説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益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

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闇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無多讓卽其所開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

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乃今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乃今難之者何與。

夏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令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

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典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余故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林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此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

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非大孔子曰舜之爲君

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

行不由經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天下歸仁

林子曰此即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

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斂之而有餘矣又曰天下之春我之春也我之春天下之春也天下之仁我之仁也我之仁天下之仁也此其分量之大蓋有無人無物無天無地而莫有能外焉者即此是歸即此是斂豈必歸之肺腑斂之一身而後謂之歸謂之斂邪此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即以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為周旋處與者既審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論語曰子使漆雕開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又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使之義一也又曰可使治

其賦又曰可使為之宰可使之義一也若他諸徒之才或可仕於大夫者有之或可仕於諸侯者有之至於仲弓之德行殆非他諸徒所能及矣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此亦用才之道也大抵聖人之道達而在上而為天子焉而為諸侯焉而為大夫焉則舉賢才而用之用之以治天下用之以治其國用之以治其家窮而在下而為師焉則養賢才而使之以其才可用之於天下也而使之聽用於天子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國也而使之聽

用於諸侯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家也而使之聽用於大夫窮達雖殊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則同矣

註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而簡字且勿論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咸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罕言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擬議安排不着於意必固我不有顓臾其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

憤悱

林子曰何者謂之憤憤也者憤也憤恨之義也何者謂之悱悱也者悱也而非其心之所安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不能如舜不免鄉人能無憤乎殆非有志之士之心之所安也

發憤

林子曰發憤之旨即所謂不憤不啓不憤不發也發即啓也故憤有未啓悱有未發此孔子之所以憂也憤既啓矣悱既發矣而孔子之心能無樂乎其曰忘食又且不知老之將至此乃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也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三黜

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答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不仕答曰吾既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

子曰。若柳下惠既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故君子未嘗不欲仕也。而決擇於去就之際。而不敢苟也至於如此。故黜而辱之猶可得而和之。黜而退之。其可得而和乎。

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之制。今尙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蔡子曰。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足者。何爲也。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或執又半之說甚堅。林子曰。此不必深辯。惟倣其制衣而寢之。當自知之矣。

祭於公不宿肉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故曰不食之矣。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尙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諸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方正而不之食邪。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大學答言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北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

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

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敘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

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與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

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與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輿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

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

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旣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旣反孔子

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中庸字訓

林子曰。庸者。用也。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賛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

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為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眹。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巳而強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巳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巳而強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不可得而言矣。莫深於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不可得而言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不可得而言矣。故下文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

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廸知廸哲。實允蹈之而知邪。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

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性善仁義

或曰。孟子性善之說。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未有異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由易而觀之。則孔子亦言性善矣。孟子曰。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或曰。孔子專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林子曰。孔子曷嘗不兼言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是孔子亦兼言義矣。孟子曷嘗不專言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則是孟子亦專言仁矣。但孔子之所常言者。仁也。而孟子之所常言者。仁與義也。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皐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皐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乎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

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

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一人焉之

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尚未見其人也。噫。

聖譬則力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

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好名

陳子塡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余則以爲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皐夔之名焉。必不爲飛廉惡來。

林子曰。人以我爲好名也。嫉之。是好不好名之名是亦好名也。

由堯舜至於湯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

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賜以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兎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絶遠矣。然玉兎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

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復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林子全集

門人 王 真
湯 新 仝叅閱

德性問學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龍江兆恩

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不由於問學焉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

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或問何以尊之。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辯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而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其爲氣質之性所勝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旣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不知而恥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恥學於人焉。不可也。如無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則亦已矣。如有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而猶然恥問於人。恥學於人焉。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眞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

致廣大而盡精微

林子曰。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圍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況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知皆由中

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騖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彞。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而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日生。而爲古先聖人之所未嘗道未嘗行者故曰新。故以此而見之知也。而知本於德性。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以此而見之行也。而行本於德性。孟子所謂不學而能。其良能也。

林子曰。知也者。知之也。知我德性中。自有古人之所未嘗道。未嘗行者在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能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能。卽是古人之所能者。特古人之所未嘗行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偏物。不在於多識。而堯舜仲尼之所以聖者此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記誦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

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

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謝慓
　　　秦道生　仝叅閱

格物正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不反動其心邪。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為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

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甞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龍江兆恩。

格物在心不在物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乃記之所謂人化物之物也。大學之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乃書之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格物之用大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

堯舜孔孟公案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爲學。而徧物以爲知邪。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況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況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

明日格一件。將何爲邪。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楩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扞禦外物之非

司馬温公扞禦外物之說。余甞非之。或曰扞禦固

非矣而格去者是歟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歟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心中不可有一物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胸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胸中有物矣故心

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寘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之爲物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之爲物也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者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性上不容添一物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

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巳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非珠玉邪。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外心非學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歟。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隣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非其非心。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

存心卽是格物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仇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心存而物自格

林子曰。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眞

格物也。

格物致知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其物之所本無也。致知也者。致其知之所本有也。夫知。辟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也。格其物。則知至矣。

心本能知

林子曰。至善之本體。本無不明也。而自有眞知者在焉。若交於物。而引於物焉。則失其至善之本體矣。所謂未見其止也。格之。或問何者謂之止。林子

曰止也者止也歸宿之義也本體之自然所謂至善者是也學而至於能見其止焉更無復有進步處矣故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而孔子則曰吾見其進也

聖人之所以聖

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

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之知者亦惟在乎格其物交之物而已矣

耳目喻心

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

知要有用

或曰窮至事物之說可盡廢乎林子曰何可廢也士者盡其為士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士者不可不知也仕者盡其為仕之道而已矣而諸凡

有事於仕者不可不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而不關於士與仕者之實用也不惟不暇知而亦不能徧物而盡知矣

格亦是物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熾而兵不晨者格亦物也

有所倚附議

林子曰大學曰物中庸曰倚故倚之者物之也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愽文附議

時有自矜其文極愽能致知而格物矣問於林子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子既非矣然則所謂愽我以文也亦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何哉汝所謂文

者又將何以愽之對曰致知格物也林子曰愽我以文而朱子則曰致知格物也則以學文而朱子則曰詩書六藝之文也若詩書六藝今且勿論而所謂禮儀三百禮之大也吾子果能悉三百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威儀三千禮之小也吾子果能悉三千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夫禮儀威儀且未之學矣又何暇及於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其理乎若謂愽我以文非者非也

多學附議

集註曰聖人豈務愽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之邪

多識附議

集註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多聞附議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既非之矣其

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歟林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卽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者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謂之

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即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曰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敝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徧物附議

集註曰徒敝精神於無益者是矣而曰耻一物之不知而窮至事物以求至乎其極者有何益哉而謂其不敝精神者未之有也

門人 張德位 楊正居 仝恭閱

立本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

或問林子每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爲教與林子曰不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爲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茲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能爲人謀而忠乎交而信乎傳而習乎

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乎

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致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爲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
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省乎
林子曰能欲訥於言乎能耻躬不逮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罔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而不至於葸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巽與之言能說之而繹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承大祭乎能於己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

林子曰能爲之難而其言得無訒乎能內自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修慝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己有耻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言能必信乎行不必果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狷者有所不爲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爲己乎能上達乎能爲君子儒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己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羣矣而不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

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知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家乎能知

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覩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

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爲乎。半塗不可廢也而可以巳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願乎外。能正巳而不求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夫未能不惑。而知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好學乎。未能不憂而仁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力行乎。未能不懼而勇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知耻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強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強也。能人一而巳百乎。能人十而巳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爲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林子曰。能爲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不爲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尙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充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爲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巳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士不

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爲大丈夫矣。而以順爲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

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答。可不知所以

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爲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爲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廉傷惠傷勇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惡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爲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可以與人乎。一

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己而可以正人乎。辱己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往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往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以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至於

夜氣不存，貪獸不遠乎。

林子曰，存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鷄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令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弗之思乎。

林子曰，堯之服而不之服乎，堯之言而不之言乎。堯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為，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發聲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已乎。能知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歉然乎。

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存疢疾乎。能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怍於人乎。

林子曰，能鷄鳴而起，孳孳為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克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克無穿窬之心乎能克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林子全集卷之三十五終

門人　張近仁　仝叅閱
　　　張從善

信難

鳴陽嘗竊覽信難篇既卒業不自揣分而言曰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世而楊也吾亦為楊而已矣世而墨也吾亦為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為斯人也是從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邪故搜玄於戎服聽講之時者浮談以崇無也談釋於奴身事佛之世者禪鑽以入室也明儒於臨幸辟雍之朝者曲學以阿時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竽矣夫誰復有能知而信之者乎此先生倡明三氏歸儒宗孔之難也先生曰吾固不能為楊墨之竽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巳爾於是鳴陽謹錄之以徧叩諸同志毋卒舍瑟以寄歸儒宗孔之聲於天下後世則必有

知而信之者矣門人林鳴陽

林子曰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林子曰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為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中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中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為論辯而曰如此而為中如此而為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借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老子之無為大舜之無為也老子之不言孔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即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也可謂尊矣贊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謂黃帝為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為然者特其口不以為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不知而信之者夫既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釋迦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語之而不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之知比余言

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林子曰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

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誕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林子曰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家之玄孰不以爲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爲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爲異而程明道亦曰心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閱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

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圜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因人之所不信而不信

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林子曰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以賛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一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門人錢光祖叅閱

儒經訊釋

夫曰訊釋者。何也。盖經傳之旨微矣。故訊之以詰其義也。既訊矣。而又釋之者。何也。訊之而未有以對也。故釋之以解其疑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孔子曰性相近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也。既曰性善矣。而又曰君子不謂性者。何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所擬議而失之鑿焉。卽不名情。卽不名才。卽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爲本。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至五十而知天命者。何也。易曰正位凝命。夫命何待於凝。而又曰正位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也。既曰盡心。又曰存心者。何

也何以謂之性也既曰知性又曰盡性者何也何以謂之天也既曰知天又曰事天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若專以此身言之又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何以盡性而至於命

林子曰何以謂之繼善何以謂之成性

林子曰成性何以存存何以爲道義之門

中庸曰致中和又曰致廣大致者何致之也致此中和也致此廣大也然我之性本中和而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勝狙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林子曰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謂也夫既日用矣安得不知既不知矣又安得而日用之然所謂日用者何也所以不知者何也

林子曰既曰陰曰陽矣而又曰鬼曰神者何也鬼神何以爲德而又曰盛也

林子曰乾言大矣者何也坤言廣矣者何也易言廣矣而又曰大矣者何也

林子曰乾天也而曰乃統天者何也天一也而曰先天後天者又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方之神何以謂之無體之易何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林子曰何謂精何謂神何謂義何以入之何以致用又何以爲利用何以安身何以崇德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何以謂心之精神心之精神何以能聖

林子曰心本淨也何以謂之洗心何以謂之退藏又何以謂之密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林子曰何事於仁何謂也或曰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復禮其要矣

林子曰性一也仁肫肫者也禮渾渾者也禮見乎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

林子曰。肫肫渾渾一也。自其仁而言之。謂之肫肫。自其禮而言之。謂之渾渾。

記曰。用人之仁去其貪。林子曰。此言仁。何也。豈復禮之仁耶。抑愛人之仁耶。何以謂之仁。而又貪也。

林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何也。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為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又戒之曰勿助長。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賛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為能盡其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何謂也。林子曰。辟鏡之於森列也涵焉。況我也者。則能盡天地而包羅之者乎。

林子曰。後者。後也。承順天者。後也。坤。陰也。得陽以王之。故有常。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孔子樂在其中者。以其中之有可樂也。顏子之不改其樂者。樂亦在其中矣。

林子曰其餘則日月至焉者。謂自顏子而下。日不違仁。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林子曰。此言道者何。道蹈也。小人之道。小人之行也。故曰其德行。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林子曰。此言道者何。道路也。余宗孔答問。謂仁不仁。各所從由之路也。德也者。德也。行道而有得者。德也。其曰凶德者何。以凶人而自以凶為德也。若唐之韓愈。乃謂道與德為虛位也。豈其然乎。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林子曰日離
也夕三也離曰日昃之離
林子曰山下之火勢必炎上以觀天文以觀人文
若是其賁矣而曰無敢折獄者何也
賁曰賁其須何謂也六二以陰柔居中正所須賁
也
林子曰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在山澤謂之通氣而
君子則曰窒慾
林子曰四陽而之初者益也乾坤之交也易曰天

施地生其益無方三陽而之六者損也乾坤之交
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林子曰風畜天也而曰懿文德者何也山畜天也
而曰多識前言往行者何也
林子曰師曰師貞丈人吉林子曰丈者仗也能以
衆正故仗之也至於六五則曰長子不曰丈人者
何也
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曰
知府事縣事是也易曰乾知太始

林子曰一也者中也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一之
用也誠也者中也載物也覆物也成物也誠之用
也
林子曰惟精惟一者易之所謂精義入神者是也
允執厥中者記之所謂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者
是也
易曰易有太極林子曰不有太極也焉能周林子
曰曰若稽古帝堯曰句
林子曰鄭衛詩之聲也若今之艷曲也其靡靡矣

故聽之者蕩而不靜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
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齊而衣哉有訓又
非也長平聲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
之本體者誠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何謂也林子曰知
至而意誠也

大學曰。知至而意誠者。何謂也。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

爲戾。

或生而知之者。何謂也。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者。性生邪。

林子曰。生不苟得。患有不避者。喻義之君子也。若小人之喻利也。亦且能不顧死生。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況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況二女焉。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者何。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何。民絕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也。若既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

林子曰。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孔子曰賢人也。又

曰逸民也。而孟子乃謂之聖之清。聖之和者。何也。

林子曰。袒裼裸裎之與偕。援而止之而即止。似乎恭矣。而曰不恭者。何也。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其所不知者。不闕如也。豈聖人之心有不自邪。即不自矣。於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也。而况矢乎。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林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蓋聖人之所知者道義也若子子然必去富貴而處貧賤殆非聖人之所謂道所謂義矣林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不羞而泣之也者幾希而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

林子曰堯舜之禪授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幸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何者謂之人心何者謂之道心何者謂之中又何以允執之

林子曰堯舜之中湯之中子莫之中時中之中中道之中同邪非邪

林子曰一貫之一協一之一精一之一德惟一之一所以行之者一之一同邪非邪

林子曰無息之誠與誠者天之道也之誠誠意之誠同邪非邪

林子曰正心之正勿正心之正同邪非邪

林子曰空空之空屢空之空同邪非邪

林子曰天命謂性之命不謂命也之命不知命之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之命同邪非邪

林子曰浩然之氣精氣爲物之氣移氣之氣同邪非邪

林子曰天下至神之神與不語之神所存之神知來之神不疾而速之神同邪非邪

林子曰文不在茲與傳我以文文莫吾猶人文理密察之文同邪非邪

林子曰知止之止與止仁止孝之止艮止之止敬止之止安汝止欽厥止之止同邪非邪

林子曰明德之德不顯之德玄德之德顯道神德行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以德行仁以德報德之德同邪非邪

林子曰。利仁之知。藏往之知。術知之知。以小事大之知。同邪非邪。

林子曰。上帝何以臨汝。又將何以昭事之。豈非吾心一上帝也。而毋貳爾心。即所以昭事上帝者與。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上帝之臨汝也。

林子曰。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亦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者然哉。故曰無

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毛也。而人輶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苟能以之爲己任矣。則未有任之而不能舉也。亦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林子全集

門人涂宗禹恭閱

黃老訊議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龍江兆恩

黃帝邪正。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既以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

趙元生問曰。既帝黃帝而列之羲農也。則正之。復道黃帝而擬之李聃也。則邪之者。何也。林子曰。世人以其帝而正之。若問之以帝之所以正者。世人不能知也。世人以其道而邪之。若問之以道之所以邪者。世人不能知也。是非舛錯。任耳循聲。先入之言。難與致詰。余每於黃帝邪正之論。而嘆斯道之難明也。

黃帝堯舜並繫之易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尙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刑名不原於道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歟。黃帝之世。至和氤氳。羣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

韓者流哉。

曹參重厚長者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一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黃石公辯

或者以黃老之黃。非易所稱垂衣裳而取諸乾坤者。乃圯橋之老父黃石公者是也。林子曰。余嘗考之史氏。申韓戰國時人。黃石公初漢時人。由此觀之。則黃石後申韓而生也。百有餘歲矣。而申韓之徒。又奚從而學之耶。子其試考而思之。

仙去大義

或問黃帝神聖。古今莫能及之。而後人乃以其道而邪之者何也。林子曰。此亦有所由來矣。古人著書。率多寓言。而後人不能以意逆志。遂以其道而

邪之者。亦可笑矣。余嘗考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顚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皆寓言也。以故人咸傳之爲僊去。卽此仙去二字。亦寓言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昔者子華子有言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

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釆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錬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毋成而毋上也毋成而毋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

帝之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懐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天下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孔孟是非千古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孟氏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是觀之無君禽獸之教不謂之老聃其首惡邪孟子何不究其害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

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孔子學於老聃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答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

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林子全集

門人　史志功
郭　垣　仝恭閱

無爲眞實義

或喜黃老無爲。而不解無爲之眞實義。乃問於林子曰。有父子則有仁。有君臣則有義。甚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際。一一皆不能無爲也。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余之所謂無爲者。非無所爲也。自然而已矣。故遇父卽能孝。而孝以仁其親者。無爲之自然也。遇君卽能忠。而忠以義其君者。無爲之自然也。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豈必安排擬議。亦惟以事應事。因物付物。夫何爲哉。自然而已矣。然則夫子之所謂無爲者。豈不與黃老異耶。林子曰。不異也。亦不離仁。亦不離義。亦不離事離物。而黃老之無爲。何嘗與我異耶。能江兆恩。

黃帝制作之盛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

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臾區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

林子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此

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矣。而謂黃帝無為者。何歟。

無為本旨

或問無為本旨。林子曰。以修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為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為也。邵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又曰。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為故也。

黃帝時當用兵

史記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黃帝為天子。代神農氏。是謂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林子曰。夫黃帝者。習用干戈。教練猛獸。遷徙無常。師兵營衛。以終其身。而未有寧日者如此。而謂黃帝之無所為。不可也。

老子不諱言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又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又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又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曰。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林子曰。夫天下之事。莫大於用兵。若老子者。不諱言兵如此。而謂老子之無所爲不可也。

黄老之兵豈其得已

兵家有言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若黄帝之兵。既見之於其行也如彼。而老子之兵。又筆之於其經也如此。故爲之於不得不爲者。順事而無爲也。爲之於得已不已者。鑿知以有爲也。

老子習於禮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

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焉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鄱陽何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夫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同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

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

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舜禹無爲無事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黄帝之無爲也。黄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黄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刋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當事而無所事也。

無爲無事一本於誠

林子曰。無爲無事皆本於誠。故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矣。或問何以謂之誠。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而感而遂通。其皆誠。而神者之所爲乎。而後世乃道黄帝而儒堯舜禹者。盖亦未明夫誠神之幾寂感之妙也歟。

本來自信

陳白沙曰。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或問何者謂之欛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或問宇宙之内。似乎與我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内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内耶。林子曰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而豈有二耶。故宇宙之内。莫非虚也。而莫非我之虚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虚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闢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闔有闢。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闢。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闢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動。非

無不靜非無不闔非無不闢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又問吾自信吾林子曰觀之天地則知吾之所以信吾也故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汝以爲天地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其有安排擬議者乎自然而已矣汝能信吾之自然是天地而已矣故曰更有何事此黃帝老子無爲之旨也

門人 王潢 袁燧 仝叅閱

見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係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爲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即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着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然佛之法莫明於六祖而壇經之命意立言又爲世人之所能解也故復錄其要

而訊釋之。以綴後簡。林子兆恩

中一誠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誠

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

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石火喻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眞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眞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既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寄義。其孰得而測之。

吾身亦有盤古氏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而我之盤古氏。尚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混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爲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既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

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爲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爲之臣何者爲之民而欽若而從乂邪

威音王巳前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巳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巳爾故曰威音王巳前卽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巳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者也

盤卽胎義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卽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盖也而覆幬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旣脫胎以後而吾身之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巳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焉巳哉而鷇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些兒乃胎於玄黃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鷇鳥之殼焉巳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茅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壇經訓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卽是佛性。何以謂之眞佛也。壇經曰。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眞心眞性邪。抑豈心是地而性是王邪。

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

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眞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卽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清淨。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卽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

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

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卽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既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爲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爲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爲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爲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

一念之旨也。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卽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

壇經曰。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未見性爲然哉。至

於見性。亦須有法。而修行依法。復當叅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

之。縱有所知。都屬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爲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

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爲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曰能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既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卽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

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爲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爲大。而謂之真心之大小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

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絶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

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卽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卧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修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修爲之功殆無由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爲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爲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修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門人涂文弼參閱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爲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爲啓而神之相爲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爲啓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爲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龍江兆恩

谷神靈關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靈關靈府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歟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神理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化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

理而地之所以為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為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乍見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以利為本

或問以利為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為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言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為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鳶魚飛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無言無隱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

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爾

契機知機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爲乎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卽機卽我卽我卽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

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一以貫之

余嘗考之魯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眞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非孔子者乎

機通天地古今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固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爲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況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

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

躍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機徹天地人物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凰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況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況人乎。

契機知性

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爲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

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生機而知其性也哉。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不得吾心

孟子曰。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觳觫之心。豈眞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觳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

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爲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耶足以見其眞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盖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

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即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孟子因機利導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眞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齕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盖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即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盖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而所謂

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盖亦懵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况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即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爲不忍人之良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

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擴充轉移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爲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説焉機也者其神乎

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藴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強言顯道

林子既已論著別傳矣而又申之以機説者何也盖道之不明久矣故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不能言者亦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能言者夫其所能言者言之可也而其所能言者則亦惡得而而言詐言之愈支而道爲之益晦余既知之矣既知而復言之者何也庶天下萬世亦或有因余之所能言而得余之所不能言者是乃余之心也

風旛

或問風旛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説什麽是旛説什麽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辟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旛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旛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爲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旛於風邪抑無所待於旛於風邪本來心體蕩蕩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即非窓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

又不在於耳。或問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無情說法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旛為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黙然。惟有迦葉破顔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夫豈惟拈花為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者。亦多有之。其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我敷演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

也。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為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為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閎道為之擅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

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爲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爲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盖有莫知爲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意。何以謂之有

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人。而迷悟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了心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爲隱也。林子曰。汝以爲性其可得而言歟。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强而言之。豈不反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敘九疇。則天之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

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眞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敘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卽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爲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

以爲詩而非所以爲詩也古人之文以爲文而非所以爲文也夫詩文且然而況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爲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爲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爲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歟仁孟子之所謂根心盎背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

甚毋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更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共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致虛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跋

洪謹跋洪介贊受業於三教先生之門者亦有年矣至歲辛巳始得覽別傳機說二集玆復得覽教外別傳而教外別傳乃摘採別傳機說而以谷神神理靈開靈府平常心見在心乍見心標之卷首豈非其而神而靈都從平常見在心發出來爾若不會此意則乍見之頃何爲乎見君即能忠見父即能孝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神而靈而若是耶顏回卓爾聞一知十曾參曰唯獨得其宗

性誠而明孔亦有伋盡心知性私淑者軻今由四子而並觀之則孔門所謂無言無隱之教以啓悟我後人知機而悟性者不其可明徵乎謹命梓氏復裁數言聊紀歲月以附驥後耑

萬曆戊子首夏　日門人李洪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卷之

門人　饒有年　仝叅閱
　　　王　潢

權實

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其不可得而言乎昔者孔子之設科也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若道家言之而率以致喻至於釋氏則又有化城黃葉許多名目者亦皆權設也或問雅言罕言林子曰夫曰雅言者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所可使由之道也夫曰罕言者是乃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不可使知之道也故下學而上達者先權而後實也忠恕而一貫者先權而後實也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其所以循循而善誘者先慱之以文而所謂詩書六藝者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龍江兆恩

艮背權實

洪生問曰艮背之教豈非出於易乎林子曰然夫艮背之言雖出於易而余竊之以接初學之士者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敢問易之真實義林子曰艮其背者益於背也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艮背之要旨入門之大法也而余毎竊之以爲教者庶或有信而從之矣要之欲人都從背上做工夫而念念皆歸於背以收拾此放心望門而入之一法也洪生曰文誼甞竊窺夫子之教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或以艮背爲降伏之法亦惟存乎其人爾豈非釋氏所謂權實二用也哉林子曰然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初學者道也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其權乎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上達者道也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其實乎然念雖起於心而心之實地則本無念也心本無念而反爲念之所奪者此止念之功不可以已也

洪生問心之實地林子曰心之實地本無心也本無念也本無法也寂然不動之誠太虛而已矣然太虛未始有氣而况形乎是乃吾之本體也本體

既盛大用斯彰具大總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以我涅槃之妙心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萬法皆備而大用有不現前乎然念起於心而曰念之路頭又曰心之實地者何也林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人二其心而有念之善有念之不善者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故善念者內念也不善念者外念也內念雖曰善矣然亦不免有念念從妄起亦從妄滅余故曰以念而滅念以妄而離妄也夫爲學之人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不亦善乎而必

先於念之路頭上者又何也蓋以內而忘外以善而去其不善以漸復其心之本體者教之序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爲學之極則也尙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爲治之極功也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爲是與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旣不多得而子貢之頴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黙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中一權實

或問艮背之功似爲在後而行庭之吉又曰在中今曰俱指人之中心言之其實皆一處者何也林子曰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子其知堯舜之中乎而中者非他也中卽一也子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卽中也故艮其背焉而背乃心之中一之處也行其庭焉而庭亦心之中一之處也然而中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虫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

者亦皆我之中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中求所謂一者卽非聖人之中聖人之一矣

元神權實

林子曰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

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撰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撰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刼不能爲已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不圓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曰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爲也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眞可爲能解如來之眞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不復示人

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得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數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修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説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

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眞心而修爲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爲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戒懼格致權實

或問戒愼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愼而自戒愼。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愼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虛無權實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寂滅權實

何生初來受業。既語之心法矣。乃復問曰。何謂寂滅。林子曰。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寂滅也。再易歲復來見。乃以其能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自以爲寂矣。以告林子。林子曰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何生愕然。如有所失。長跪請教曰。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汝之心。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林子曰。汝惟守此心法。存存而不失焉。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自當退聽矣。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又易歲復來問心。林子曰。汝其有心乎。何生答曰。人安能無心。林子曰。人安能有心。汝之心。非汝之心也。而心無其心者。乃汝之心也。夫既曰無心矣。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林子曰。何思何慮。寂然而不動者。無心也。夫無心豈易言哉。汝必先了汝之心。然後可以言無心也。若或不知所以了汝之心。而必求所謂無心者。豈不反動其心。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

佛禪權實

或問佛。林子曰。佛本無佛。夫既曰無佛矣。而又言佛者。何也。林子曰。夫佛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

或問禪。林子曰。禪本無禪。夫既曰無禪矣。而又言禪者。何也。林子曰。夫禪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

門人 饒有年
王 濆 仝叅閱

寓言

林子曰三教之書率多寓言精微玄致都在言外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聖人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況其言古而邃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

得一人焉是亦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龍江兆恩

補天寓言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天

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射日寓言

初帝摯立封堯爲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狶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狶於桑林萬民欣悦莫不向服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

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並出甚言暘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灾也

母胎寓言

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憂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倮倮赤灑灑底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然乎。非歟。

佐生問剖左腋也。誕歟。林子曰。亦寓言也。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如在母胎然者。神胎也。故釋不右脇。老不左腋。禹不坼背。契不背胷。

神遊寓言

黄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臺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渉。神行而已。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

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不濡不灼寓言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

黿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曰與齊俱入與汩偕出所謂入水不濡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灼也然不濡不灼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刼而不壞道之自然且萬古而不渝也哉

鯤鵬寓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林子曰鯤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

解牛寓言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

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之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焉。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馴虎寓言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狠虎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

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狠虎鵰鶚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木雞寓言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屠龍寓言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林子曰，技成而無所用者，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

獼猴寓言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嵓間宴坐。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象罔寓言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乎，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或問黃帝，非易所稱垂衣裳者，林子曰，此言黃帝亦寓言也。黃者，中也，土之正色也，吾身之土中也。帝者，主也，以主此土中也。赤也者，火也，心之火也，火中之水者，日中之月也，故曰赤水。玄珠也者，即孟子之所謂幾希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而千變萬化，抑何玄也。而黃中之土乃老氏之所謂玄牝者是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惟其遊於赤水，故其遺此玄珠，玄珠既遺，縱有智力不能索也，故曰乃使象罔。象罔者，無相也，珠以玄名，何有於相，既不有相，又安可以智力而索之耶。至於赤水南也，而曰北，還歸北也，而曰南者，倒顛之義也。

壺公寓言

費長房初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嶽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廣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何處非佛寓言

昔者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林子曰。豈非孔子所謂在前在後。中庸道不可離之意邪。

芥子須彌寓言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渤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雷起甚處寓言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麽。還知起處麽。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林子曰捕漁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間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積珍沒海寓言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

也夫物豈能累心而心則累於物爾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沒之海也

瑞寶莊嚴寓言

林子曰玻瓈赤珠琿璖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草木俱去寓言

釋惟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勑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林子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故山河大地即我我即山河大地豈非所謂佛身克滿於法界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不曰克塞兩間焉已也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蓋大無不容小無不入佛性然也故曰若一草一木不去不得見佛

林子全集

門人 饒有年 王 潢 仝叅閱

破迷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右脇者釋迦也李樹下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也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又至於嫘祖感大星之祥而生少昊女樞有瑶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耶怪耶其足信耶不足信耶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

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龍江兆恩

羽化長生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任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爲存亡相爲終始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順受爲正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況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柰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漢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命定之天

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生人之命必有所懸矣而永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仲尼長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

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道釋亦殂落之義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曰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怕死貪生傳之者褻

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雍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道家不以生爲心故自有長生者在也釋氏不以死爲慮故自有不死者在也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而有所貳於心耶後世不知此義而即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仁壽之訓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必不然矣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

帝舜玄德

兆還生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湯嘗諦言玄也

武王丹書

明後生問曰儒者不言丹而道家謂之丹者何也林子曰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亦曰丹書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謂之赤心亦謂之丹心

自立性命

林子曰心屬火其色赤故謂之丹余嘗即此性命之心丹言之槩有其四有所謂人丹而曰紫金者昔所稱陰丹也有所謂天丹而曰黑金者昔所稱陽丹也有所謂陰陽配合而曰黃金者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又有所謂非陰非陽混混沌沌而從太虛中來者昔所稱舍利光也

只復性命之本然

文命生問曰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蝕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蔽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

然也。

林子曰，即丹即仁，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若外心以求仁，固不可謂之仁矣，而外心以爲丹，亦豈可謂之丹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以心爲丹，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

內丹外丹之大義

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漢武帝，武帝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鑠慝，欲不爲累，譬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羣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絶，雖不雜以黄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陰丹陽丹之大義

或以林子言丹之義，可謂詳且盡矣。林子曰，未也，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徒爲我一身焉已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絶谷，飄翛於緣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仲尼天地之丹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與。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涵養之，及其成也，克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温養之，及其成也，克滿天地。克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克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仲尼萬世之丹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克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

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與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與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極樂蓬島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遥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吾身蓬島

或問身之蓬萊島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心則空虛洞徹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淤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

自生西方

或問發大誓願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即心即佛即方寸即佛國之旨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此乃所謂自生西方而非有所往而生也豈非往生之真實義耶故曰回頭是岸

天堂地獄

林子曰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是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是惟地獄之苦也況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冥不謂之地獄而何

輪廻

應時生問輪廻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廻之旨也圓覺經曰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廻

林子曰輪廻者心也故人人也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是亦虎狼而已矣人人也卒變之而爲狗彘

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不謂之輪廻者心乎此之釋流之說又爲至顯而至速也

林子曰苟爲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爲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於不能自全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廻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爲君子爾能爲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寔非其所憂也

坐禪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一日將磚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甎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

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運氣

或問運氣是與林子曰非也不運氣而氣自運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蓋吾身之氣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耶余故曰運氣者逆氣也

面壁

或問面壁是與林子曰是也釋氏所謂面壁者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禪靜同旨

或問儒家之靜佛家之禪林子曰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

必在坐則儒之靜枯坐也。

逆反同旨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拔宅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即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

飛昇

仕鑾生問曰。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信歟。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神也者。丹也。謂神之歸天者。仙去也。

刑解

人茂生問曰。刑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待烹以爲孝者。其人也。丹心一點。萬古不滅。

水解

瑀生問曰。水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楚之屈子平。宋之張世傑者。其人也。耿耿赤心。萬古猶烈。

舍身事佛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儆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

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神

大本生問心之神。林子曰。儒家謂之天君。謂之主翁。謂之太極。謂之些兒。道家謂之真人。謂之神仙。謂之千變萬化之祖。謂之些子。釋家謂之如來。謂之法身。謂之本來面目。謂之自在菩薩。謂之舍利子。謂之這箇。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

神室

明珪生問神室。林子曰。儒家謂之靈臺靈府。謂之腔子。謂之中。謂之樂處。謂之真去處。謂之正位。謂之黃中。道家謂之蓬萊島。謂之洞府。謂之玄牝之門。謂之中黃。謂之玄關一竅。謂之呼吸之所。釋家謂之西方。謂之淨土。謂之極樂國。謂之光明藏。謂之佛國。謂之活潑潑地。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

鼎

韶生問鼎之義。林子曰。鼎者。身也。易之所謂正位凝命者此也。

塔藏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舍利光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傳燈

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爲檠。以戒行爲膏油。以方寸爲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因果

戒定生問曰。因果之說不足信歟。林子曰。以因果而修道者。惑也。若齊民之愚也。吾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齊民之信因果也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惡矣。

僧姓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祝髮

德光生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惟以釋氏之教見性為大而祝髮毀形非以奉佛之心也

幻妄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為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

布施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攄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為功德陋亦甚矣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鄰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為福田利益則非矣

功德

宋明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依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輙割其股嚅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為藥奚以怒為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齋心為上

林子曰齋心者內齋也齋素者外齋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

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飧。全一餐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下之治矣。

法術

爵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繫辭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眞堪發一笑。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蜾蠃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淸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眞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懺罪

宋世祖詔曇宗法師懺罪。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願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大義也。

禳請

林子曰。佛氏之教大矣。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此禳請之大義也。

寂滅斷滅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三乘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圜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在家出家

士志生問曰在家而出家也古有諸林子曰有之維摩詰傳大士者其人也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舍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修梵行

維生問曰釋氏以出家爲大歟林子曰不以爲大也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也

道釋仕宦

維生問曰達而禪也豈不以禪者心歟林子曰心禪則境寂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人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眞卿學道而忠義

平原大守顔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眞卿以平原傳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子曰歐陽永叔嘗謂眞卿忠義之節皎如日月然不免惑於神僊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曾無義士余於是乃知眞卿忠義之節寔從學道中來爾豈非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如此也。

鍾離得訣以破迷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眞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畧曰：有如飡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儒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閉門戶，勞瀌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閭爲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㜸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眞。晝夜一飧爲世用，身體尫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暘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眞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籙，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二氏之道亦不外求

唐姚崇上疏有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即心即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即心即佛，而造宇徼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爲道儔釋侶之衆也文矣。況發慈悲

即是佛子但能逍遥即是神仙清心寡慾身其康彊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三教之書難以盡信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既失眞又以已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

取數卷而數卷之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況就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書之武城惟取二三策而已又況註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意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

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曰夫焉有心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門人 饒有年 仝叅閱
顧之進

三教異端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説。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爲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爲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生。更爲釋門之異端也。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學貴求端於心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倣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黃帝老子之清淨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故儒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孔子焉。則是中在我。而亦不異於孔子矣。道教之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黃帝老子焉。則清淨在我。而亦不異於黃帝老子矣。釋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釋迦焉。則寂定在我。而亦不異於釋迦矣。

林子曰。儒教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道教謂之旁門者。黃帝老子之異端。而非正道也。釋教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

林子曰。金剛之降伏其心。道德之虛心實腹。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而坐禪以學佛。運氣以修道。支離以明儒。豈非其三教之異端邪。

學以嗣續爲本

林子曰。釋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釋迦之異端矣。道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黃帝老子之異端矣。

孔子異端

儒者終日口説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心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

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識敬字。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者。語之以眞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爲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爲博物者。有專事援引以爲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爲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黃帝老子異端

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若夫後世道門者流。豈知老子所謂無作無爲得一之微旨哉。而其所相授受者。亦皆出於億逆之私。穿鑿之見。於是始有所謂熊經鳥伸者。有所謂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茆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道。而非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

釋迦異端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淸淨。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皆得之矣。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傅大士龐道元許多等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謂休妻不是道。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明徵乎。故佛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婬。解者以爲離非梵行者。永斷色欲也。離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叅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叅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叅得禪時。在江南運使。苟知卽心卽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豈

特在家爲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若學佛之徒至於離世以爲高避塵以爲潔則亦惑之甚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呪水默訣以驅羣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覬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

三教者流矯枉之過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二氏之不釋老矣

三教者流謬相是非

林子曰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和尚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後世不知黃帝老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道士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後世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儒者而非之可乎不可乎

大抵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僞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僞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黃帝老子則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旣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爲口耳之糜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林子曰拱手安足以爲儒儒之文也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荒唐枯槁以爲道以爲釋道釋之僻也非黃帝老子釋迦之所謂道所謂釋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然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爲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爲然也雖然豈特二氏之非儒者妄邪而其所以學黃帝老子釋迦者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也豈特儒者之非二氏者妄邪而其所以

學仲尼者。亦非仲尼之道也。又曰。惟其學之者非。故其非之者非

楊墨不識心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故楊子求義於義。而不知義之本於心者。異端也。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仁之本於心者。異端也。

告子不識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夫無動無靜。心之本體也。若告子者。則外其本體以求心矣。不免有動有靜。不免操存堅執。豈其能得吾心之本體。有主而不動邪。

門人　姚尚義　葛繼臯　仝參閱

持齋辯惑

持齋以持心。可也。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爲人。而曰能作佛者。未也。若也能知所以持心矣。縱曰不能作佛。是亦不可以爲人乎。龍江兆恩

心齋爲貴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齋爲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綱。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子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綱。而孔子則釣之不綱。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砧上之肉。

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鷄鵝彘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學佛細行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箇真齋戒。口喫齋素假齋戒。真齋時時要齋心。真戒刻刻是性戒。仙佛都向性中求。口食緣何准齋戒。身心性命不知修。錯認喫菜爲齋戒。亦可謂能明齋戒之大義矣。然而何以謂之齋也。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齋。又何以謂之戒也。古人有言曰。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日持齋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

日持不迁齋

余嘗酌古諸齋。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迁齋。每日一齋。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齋。午又召燕。至晚乃齋。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迁齋者。抑何所爲。以爲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迁齋。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真齋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齋。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齋。非齋而齋。齋而非齋。亦以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齋者。記憶爲仁。是又齋心之或一道也。

大人事備

或問記憶爲仁。以修道也。而又將何以記憶之。林子曰。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而記憶之旨。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我既學道。而我之心。其可少違乎仁也哉。我之事。其可少叛乎義也哉。違仁叛義。而謂之道人不可也。如此記憶以居仁。如此記憶以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矣。

林子曰。早而齋也。須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早或召燕而未之齋也。亦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

果不叛義乎否也。而午而晚。亦復如是。

心齊心戒是真齊戒

林子曰。口齊而心齊。可也。口齊而心不齊。不可也。口戒而心戒。可也。口戒而心不戒。不可也。心既不齊。心豈能湛。心既不戒。心豈能肅。不湛不肅。必不清淨。口齊口戒。竟亦奚爲。若將以此而欲造福與雖以造福。實以禦禍。造福禦禍。豈非其惑之甚邪。若將以此而欲求佛與雖以求佛。實以離佛。求佛離佛。豈非其惑之甚邪。

口齊要順自然

諸生有惑志於長齊以爲道者。來見林子。林子必戒之曰。非吾弟子也。或問長齊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枯槁之士。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但修道之人。不有凡酒腥膻。則無以補養元和。而使之充且盈也。然則道釋二家。不長齊與。林子曰。元和既盈神氣自清。雖有凡酒腥膻。亦且厭之遠之矣。況能飲之喫之者乎。

林子曰。元和未盈。神氣未清。雖欲不凡酒。不腥膻。

不可得已。元和既盈。神氣既清。雖欲凡酒腥膻。不可得已。故道曰自然。而學道者。亦惟法道之自然爾。

門人 施懋孝 陳爲九 仝叅閱

念經辯惑

林子曰人人有釋老人人有眞經眞經之不知誦經有奚益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經也曰經要勤誦勤誦既久自有仙佛應來度汝而誦經之徒心既惑矣既領師命口不輟聲晝則忘餐夜則忘寢如此勞苦心火必旺心火既旺兩眼自昏而經師復從而語之曰汝知仙佛之來度汝邪汝之心豈不之覺汝之眼豈不之見於是誦經之徒自以爲迷也而必強以覺之以冀仙佛之我見也心既惑矣而眼又昏似若有見現形而所覺所見則皆是仙也則皆是佛也且顛且狂如醉如夢常言我得無上道常言我證無上乘我能白日而飛昇我能永斷於生死我能呼風與雨我能役鬼使神夫經有何過而誦經之敝一至於此此誦經之可非也龍江兆恩

妙義不在文字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也不能明心見性不知念佛念心而朝誦金剛暮誦圓覺如此求佛抑既勤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非能知之矣甚而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一字一拜槩百有九萬餘拜一日千拜槩千有九十餘日如此求佛抑既勞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六祖曰佛之妙義非關文字心行而口念可也口念而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豈其不爲法華所轉而與義作讐家邪然則念之一字非與林子曰六祖曰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巳法身見自身佛以此爲念何可非也特以其念經而爲經所轉者之可非也釋氏有言曰念佛一聲刷口三日聞禪一句洗耳三次豈不以佛本覺性而念佛求佛何以能佛禪外離相而開禪求禪何以能禪

正法不落知見

或問五解脫知見否而曰卽須廣學多聞者非與

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證佛之知見邪。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即以知見爲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學多聞矣。竟爲摩登伽女所攝。至釋迦已證涅槃。後

又從迦葉爲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爲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傳正法。而成佛果邪。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噫。

能歎衆生之狂

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念法華經。已及千部。乃其心中之一物也。故其有我慢幢。禮不投地。空誦循聲。以自開衆生之知見已爾。抑豈知從刼至刼。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之微言乎。後蒙六祖啓發。踊躍歡喜。而曹溪一句亡之偈。可謂能自歎其衆生之狂矣。

佛在我心之經

胡生博極佛書。而以佛之經。乃佛之所以作佛及佛之所以教人也。來從林子受業。既易歲矣。而問於林子曰。先生何爲不讀書。林子曰。余之習懶既已成癖矣。而佛之書。豈非孟子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哉。然余又有說焉。試以問汝。汝以爲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否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汝必欲求佛之言於其書者。何與。故佛縱無書也。而言外別傳。可得而知者。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佛縱無言也。而意外別旨。可得而悟者。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若必以書而求佛之言。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以言而求佛之意。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然天下一佛無二佛。而十方三世一切佛。恒河沙數無盡

佛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若能明此意雖不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能持真經可也若不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辭可堪作佛者則惑之甚矣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門人于厰叅閱

心鏡指迷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圍尺又嘗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有六是雖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涵何其深遠而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物爾而其中之所涵能深遠廣大如此又況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大非小非方非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龍江兆恩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

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鏡之塵林子曰衆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内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凝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凝而不化心豈能虚

林子曰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蝕其所以照之之體矣之

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敖惰而辟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乖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虚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虚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我則虚靈知覺在我矣虚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

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旦晝牿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屑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

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不惟賢者有此仲尼之鏡。而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塵其鏡也。愚者以其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之鏡之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邪。林子曰若曰仲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吾人之心之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則雖未有六經之先。而六經也。我可得而作之矣。至既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彼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物色色。可得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即我。我即聖

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卽我。我卽天地。而天地之心無異鏡也。

門人僧 寂能
良玉 仝叅閱

絲銀喻

昔者莆城權變之後。莆之人有以數分真金易一食。不可也。有以銀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得食。夫以真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惡何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乎。一以得食。一以不得食。此其故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闗。有利其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闗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寶。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亦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从

生豈曰金云乎哉擬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龍江兆恩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一皆純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且晝牿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

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即此一點真心殆混混之泉元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真心於其中則謂之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真心於其外則謂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興甲兵危士臣即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真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　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蓋不識仁者而以

非仁爲仁矣彼蓋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爲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爲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蓋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爲巳以守此寶藏中本色紋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紋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爲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紋銀以爲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紋銀日流於僞而不反矣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紋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寶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紋銀爲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絅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紋銀云乎哉若孔孟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亦有荒於虚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卽異於孔子之心矣既異孔子之心卽異於孔子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蓋未嘗不焜燿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之而不自知爾噫

門人邊大順㕘閱

七竅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人之心爲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旣不異矣。而内之

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豈眞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爲聾爲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常人則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聽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爲聲所奪。目逐於色。而爲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龍江兆恩

或問心是聖人。旣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子曰。然。又

問常人旣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蘇張迷其竅於橫縱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況非狂者乎。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

或問夫子每曰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

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爲經矢言爲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即能言乎否也聰明膚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即能知乎否也譬之反舌無聲竅尚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既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夫豈惟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也則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蘇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尚未開焉是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横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而赤子也心之竅尚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膚知以高萬古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

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之聰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又嘗譬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種黍稷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既有物則便不能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能知不能覺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但曰物欲之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以存乎其中焉即名爲物物則不虛虛則不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人性之初哉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既已知之矣而曰淘濁

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爲有知有識者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爲無知無識者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耳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今日盲也而胬肉攀睛則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今耳聾也而結核內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

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栩 黃虞 仝叅閱

易解俚語

易解俚語元具載於聖學統宗今乃摘而錄之而雜之以口頭俚語者何也以與少文詞者道俾盡天下萬世之人皆知心是聖人而可以爲堯舜也林子兆恩

林子曰天下後世無論智愚賢不肖一聞聖人之名無不驚怕起來無不以聖人者乃上天之所獨

厚另生一等異樣人出來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夫聖人者既非人之所能爲緣何孟子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有爲者亦若是孟子豈說大話以哄人邪孟子不是說大話以哄人底人孟子既不是說大話哄人底人而言作聖人其若是之易者甚麽緣故而其意豈不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此其所以有爲者亦若是而非難也但孟子不肯輕易

說破以故天下後世不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視之過高以爲盛德難繼縱有豪傑之士而有欲爲聖人之心者豈惟不敢爲亦且不敢講其所以不敢爲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見而笑之而以爲狂妄漢子也其所以不敢講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聞而笑之而以爲說大話漢子也余今不自揣分乃直指此心是聖人而明言之以示天下後世之要做聖人者若天下後世能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能知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便從自家心上去討聖人去做聖人做之不止即是聖人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其所謂一者豈不以聖人此虛靈知覺也常人亦此虛靈知覺也常人有此虛靈知覺而不能爲聖人者甚麽緣故物蔽之也蓋以聲色臭味者物也耳目口鼻者物也以聲色臭味之物而交於耳目口鼻之物遂引起我聲色臭味之妄心既有妄心便迷真心何謂真心赤子之心中也一也寂然不動之心也何謂妄心列之肝脾肺腎而屬之五行者憧憧往來之心也若要做聖人者必須格去其憧憧往來聲色臭味之妄心以復還其寂然不動虛靈知覺之真心真心也者至善也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自家之聖人也若有妄心以迷真心則至善之本體不見而喪其自家之聖人矣此格致之學乃大學之最頭腦工夫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合此二書而並觀之亦足以互相發明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余嘗以耳目譬喻之目中央一小點即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朶裡一箇鏡即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目之性必能看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看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人之始生也目便能看光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看光耳便能聽聲非待人教之而後能聽聲心

便能知便能覺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知能覺夫耳能聽聲目能看光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至於肚餓時便知食乳即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性而與人同爾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林子曰設以物而蔽乎其耳而耳不能聽設以物而蔽乎其目而目不能看設以物而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不能覺故格去其物之蔽乎其耳而耳即能聽格去其物之蔽乎其目而目即能看格去其物之蔽乎其心而心即能知即能覺余乃今壯矣其耳乃父母所生之耳而今較大些聽得明白些其目乃父母所生之目而今較大些視得明白些知耳目則知心矣知耳目之視聽之出於自然則知心之知覺之出於自然矣知耳目之蔽於物而不能視聽則知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覺矣知格去蔽耳目之物而視而聽則知格去蔽心之物而知而覺矣格去蔽耳蔽目蔽心之物是格去其耳其目其心之所本無也格去其蔽耳蔽目蔽心之所本無則自復其能看能聽能知覺之所本有也然心之知覺非必先知先覺而後謂之知覺也非必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爲覺善之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覺惡之不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覺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覺惡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而謂之知覺也世上人見人所謂有不是處便曰此人好無知覺此之謂也善而必爲之惡而必不爲之又且得聞孔門心法而識其真心焉是亦聖人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林子曰所謂格物者非徒與外物而相爲敵也惟

在乎變化氣質爾。盖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若能變化氣質之性。則奸聲亂色。而耳自然不愛聽。目自然不愛看。所謂變化氣質者。亦非徒於耳目上。用工夫也。惟在先立乎其大爾。以耳目之小體。而從心之大體。先立乎其大。則小體豈惟不能引而奪之。又且從而聽命而不違焉。故曰此爲大人而已矣。

林子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裡。所謂敬者是也。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

故心在腔子裡。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讀書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耕田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作工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爲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談話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食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行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應事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裡如此

然後方爲修巳以敬而無失也。林子曰。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説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夫在世間而了世間法。出世間而了出世

間法者。乃古今常談。而世人之所習。而安也。若余之所以立教者。惟要人在世間。以了世間法。又要人在世間。以了出世間法。何謂世間。在家是也。何謂出世間。出家是也。何謂世間法。在家而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是也。或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亦是世間法也。何謂出世間法。心身性命之學。儒而爲聖。道而爲仙。釋而爲佛者是也。但余之所以立教。惟欲倡人以作聖者。儒教也。在世間而出世間也。盖仙者。山人也。飄然

雲外而山處矣。佛者，弗人也。無有高下。無有男女等相。殆非人之所能爲也。故在世間，惟當以孔子爲宗者，以儒者，需人也。需也者，用也，爲世所用也。在家而仰事俯畜，士農工商者，世所需也。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者，世所需也。若出世間，而爲仙爲佛，固古人有行之者。由是而仙也，而佛也，夫豈不可。如或不能仙，不能佛，而世間之所謂人道者，則俱棄之矣。且不可以爲人。若余所云在世間而出世間者，以爲聖人也。縱不能爲聖人，亦可以爲君子。又縱不能爲君子，亦且可以爲善人。又縱不能爲善人，亦且可以爲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爲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爲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立本之教。其所由設乎。

門人　張近仁
　　　張從善　仝叅閱

著代禮祭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妣。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考，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令不相背。四代之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兩妣於東西。曾祖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崇而陳之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并懸火於前梁。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也。況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爲尤便也。如兄弟異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雖

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而庶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諸軍士之有功於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旨意須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聖祖御製臣民時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月日。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爲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百世不遷。適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釆地。故立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祀亦須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緦矣。而

親固未盡也。按禮再朞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朱諸儒。猶有所議而損益之如此。而予每曰我惟直遵

時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

天子不議禮。況

國朝之制四代也。視古諸侯二昭二穆。蓋已曲盡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悖。豈曰遵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著代禮祭神龕圖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爲重本之義。而列行伯叔者衆。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此式。絜而長之。庶妥靈之有地。而尊尊親親之道。亦兼擧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遂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爲尊且嚴也。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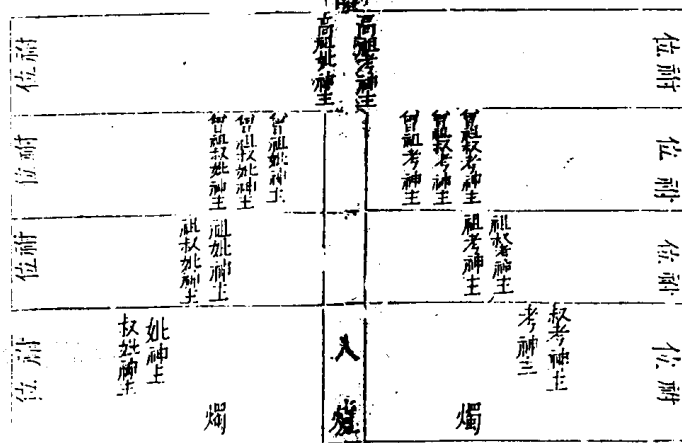
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龕中。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祔於高祖考。西向。伯叔祖母。祔於高祖妣。東向。伯叔父。祔於曾祖考。伯叔母。祔於曾祖妣。兄弟祔於祖考。妻若兄弟之妻。女兄弟祔於祖妣。子姪祔於考。子姪之婦。若女子。女姪。祔於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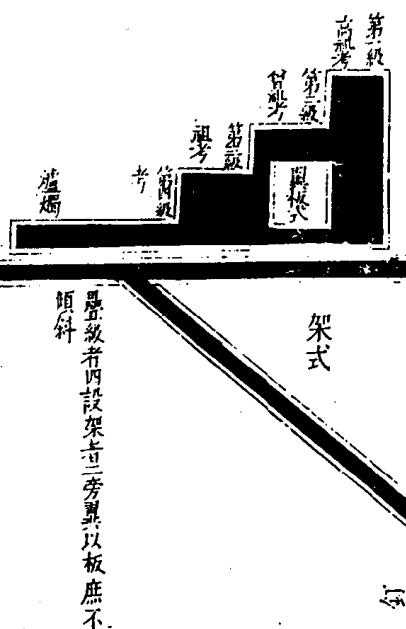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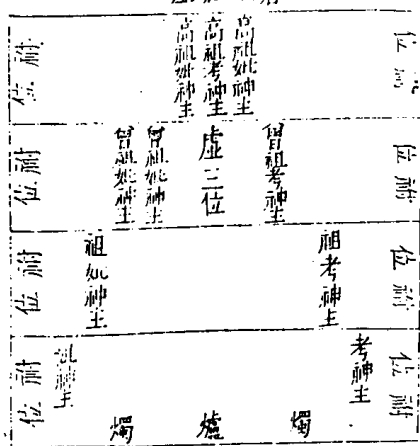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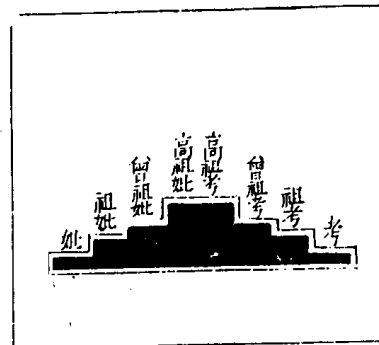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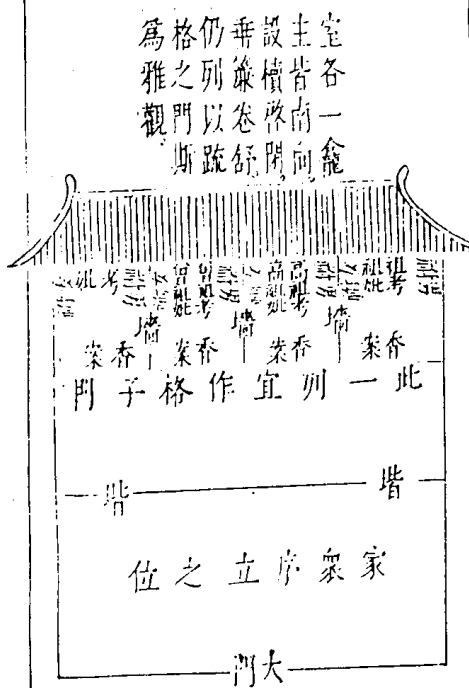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也。若曰神道尙右。而必欲以右爲尊。亦古禮也。

著代禮祭神位圖

疊級而奢 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
許位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許位
曾祖考神主
虛二位
曾祖妣神主
許位
祖考神主
虛四位
祖妣神主
許位
考神主
神位外長餘數寸以置爐燭
虛六位
妣神主
爐
燭

著代禮祭圖說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耶。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茲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爲褻也。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曾祖考神主
曾祖妣神主
祖考神主
祖妣神主
考神主
妣神主
燭
爐
燭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也。
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而量
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兩邊翼板及架式圖
廳壁
第一級
高祖考
第二級
曾祖考
第三級
祖考
第四級
考
爐燭
架式
疊級者四設架其二旁翼以板庶不傾斜
序妣神位圖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曾祖考神主
曾祖妣神主
祖考神主
祖妣神主
考神主
妣神主
燭
爐
燭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歠粥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

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曰。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崇禮

門人 黃文泰 王之彥 仝校閱

莆號知禮之邦諸凡冠昏喪祭等禮大都以朴素爲先稍飾以文雖云儉矣而不失之固近來頗失古禮之本始而文過其質燕會衣服抑以靡矣故條著崇禮一帙以與同志者共之庶或不爲習俗之所移也龍江兆恩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主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甚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餚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禮不繼以淫而内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餚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麪食春盛隨時增益蓋禮爲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婿之類再加餚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豐美費不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即前所云親家子婿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餚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況澗溪之毛既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

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既疲於爲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爲期晝申而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于茲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覩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鵞告虔豬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綢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餚麪食各致二品固非徇俗亦不廢禮

一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

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客來臨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狥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餚二菜多至四餚五餚而止若常徃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鶩鳳鷄徒爲虛費今後須陳单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表裏值銀二兩者盛之筐篚甚爲雅觀鳳鶩鳳鷄等卓以次减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臧否風頹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裝素髻者則中產之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

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婿爲讐姑婦相稽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適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反勝聘定之儀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覬其奩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償雖男家之傷廉寔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定之柬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字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宜遵家禮無已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説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

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奚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恔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斂首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

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詎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奈何。况身罹無常之變，家適回祿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蓋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須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且泛然相爲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喪次，詼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猪頭鵞或猪蹄鷄可也。然妥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壠，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

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已，則鷄鴨之類，抑亦可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儀，誠不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終女子之身則亦已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或可也。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已悖禮而拂經矣。近來尤爲僣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

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
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已甚矣。以庶人而
僭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忍。最宜痛懲。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
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
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覩之老子
乎。保而持之。其寶在儉。又不觀之胥論乎。失之
者鮮。亦曰以約。夫侈美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
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

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
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
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
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況匹夫
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
奢儗君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
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
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
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

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爲飾耳目之資。所
謂多與多取。輕施奸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
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
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
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古。亦已
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
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
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
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道者不能也。故因

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
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
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
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
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厲以
傷和氣。蓋仁與義而竝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
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
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
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家庭

之間。恩常掩義也。

門人王谷參閱

歌學解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雝雝洋洋。克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龍江兆恩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倣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

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開聲要融和。第三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閼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

懷。自得之趣。眞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 太和眞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一 春之春口畧開 氣 春之夏口開 天 春之秋聲在喉 然 春之冬聲歸丹田 相始終 冬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 口畧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倐舒也

屈 夏之春口畧開 伸 夏之夏口開 闔 夏之秋聲在喉 闢 夏之冬聲歸丹田 自無窮 冬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 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 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 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 冬之春口畧開 在 冬之夏口開 清 冬之秋聲在喉 風 冬之冬聲歸丹田 明月中 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旣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

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爲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
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囿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覩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莅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林子全集

門人劉文明叅閱

詩文浪談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君子少時之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儗於唐人何如也。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冀以附其名於藝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

龍江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

淫溺志。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即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況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

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即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邪。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即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

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今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並作、而欲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即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

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

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蓝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爲流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

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尚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況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

而欲襲其語焉。擬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戞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情性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相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擬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況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

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末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况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墾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鸖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脣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峙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嚬。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有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且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遣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邪。然詩文旣以極致

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

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即既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況可以極詩文之致邪。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門人霍遇明叅閱

六美條答

林子居武夷，浙有陳姓者，名古道，造林子謂曰：昔覽擬疏道釋人倫，欲以振綱常而廣儒教，誠可謂萬世常行之道也。敢問所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者，何如也。林子曰：我朝無隱逸之科，故凡隱逸之士，竟老死於山林已爾。然兆恩之所以擬疏道釋人倫者，惟陳其理之可行如是，而非有他也。兆恩早歲棄去舉子業，棲息於南山寺者數年，故以得知南山寺今只以南山寺寺田，條答如左，敢曰所陳六美，即可舉而措之於天下云。龍江兆恩

一南山寺，古有百庵十院，今只有廣化寺、法海寺、月峰院、東塔院、西塔院、南山庵、普門庵，共租稅四百餘石。除山地外，槩寺田六十頃。

一廣化寺，殿宇雖廣，只須僧八人，法海、月峰、東

西塔。各僧五人。南山普門。各僧二人。每僧給寺田五十畝。以爲仰事俯畜之資。而釋氏之人道斯備矣。又每寺給寺田若干畝。以爲修緝殿宇。香燈焚修之一助也。度殿宇之廣狹。量僧徒之衆寡。寺各有差。多不過百畝。少亦不下二三十畝。尚餘寺田。槩有四十頃。竊謂可以義助儒流。拯貧救荒。如下所云者。

一廉節里居而貧者。助寺田百畝。終其身。仍令其爲之講明三綱五常之大體。樂文物之盛。

與夫佛經大旨。戒定慧貪嗔癡。及何須要去妻奴。作名教中罪人等義。宋朝故事李綱趙鼎提舉洞霄宮。尹焞提舉萬壽觀。朱熹主管西太乙宮。又主管武夷冲佑觀。

一居官而持廉節者固多。中間亦有非性廉節者。夫既非性廉節矣。則未有不反思而退悔者。即不自反思。則室人亦必交徧謫之以廉節固美稱也。若廢而里居矣。將何以爲計。仰事俯畜。安所利賴。如此則諸凡非性廉節者其有不反而思。退而悔之者。亦無幾矣。非刑

無以和義。吾見廉節之難能也。設使廉節而里居矣。輒與之寺田百畝。則人咸有所利賴而願廉節者衆。此所以倡廉節也。

一學校中。有學有守之士。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俾俯仰有所利賴。得以專志明經。操持不失。此所以作人才也。

一有學有守之士。至四十五十不第。願退休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終其身。儒生少習舉子業。不知所以謀生。至於老而無所利賴。亦

足悲矣。然必其有守者。方可與之。此所以優文學也。

一時或旱澇。亦可以拯饑寒之怨咨者。此所以收歲荒也。

一僧尼道士。各令擇配。生齒自當日繁。此所以增戶口也。

一女妓非所以善風俗也。而僧道之賢者。固不願娶矣。若寄食於寺觀。而爲僧道之所役使者。隨其年之少壯。各擇配焉。是亦風俗之一

助也

一寺田五十畝募傭耕耨槩歲可入田租百餘石即未娶之先亦可以爲聘定之禮

一南山寺多曠閒餘地將歲所入田租蓋房一所令彼婦居之更不許入佛殿

夫以一寺而槩一莆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税之富殆十倍于茲矣以一莆而槩天下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税之富又殆不可以億萬計者是蓋天下之大利存焉以天下之

大利而利天下可以倡廉節可以作人才可以優文學可以救歲荒可以增戸口可以善風俗有此六美其與徒令道釋者流坐而食之而無所利益於天下者相去何如也

林子全集

門人杜文元叅閱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乎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龍江兆恩

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中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之道莫大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

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為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日國中為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

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為公田刻石作公字號某區為某夫之私田刻石作金字號某區為某夫之私田刻石作石字號至於而緜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謳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

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咲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

有無田之民之可傭邪。

或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為憂哉。然則易官。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畯保介其官矣。公田豈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再世而屬之他人者。亦多有之。第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則富人即甚愚也。其有不懽欣以獻其土於上。以享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為一帙。庶天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許　桐
　　　姚家凱　仝叅閱

導河迂談

林子居麥斜新石巖之心聖軒。有宗念九者。冠裳肅如也。來問導河之道。林子曰。余惡足以知之。又問。林子曰。余特濱海之一迂儒爾。尙不識黃河作何狀。余安能言。余惟以生平淺近心身之學。而擬議之而臆言之爾。若非有君相之位而積德之久者。則亦不能為已。子幸毋以余為迂而笑余也。龍江兆恩

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運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爾。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猶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流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於東未已。而復潰於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有癰疽之

内作也。黄河之外衝臚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衜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之癰疽内作而剝皮肉於其外乎。

林子曰黄河而謂之神河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度之矣。夏禹而謂之神禹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知之矣。夫以不可知之神禹而治此不可度之神河。猶且手足胝胼無脛無毛。而又况唐虞之水特泛溢在外爾可以疏。可以導。可以濬。可以鑿而禹之所以治之者。又豈專在於疏之導之

濬之鑿之之間者哉。

宗念九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其内矣。而黄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内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斡天斡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寧乎。地旣位而寧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宗念九問志一動氣。林子曰。以堯舜在上而爲之君。以神禹在下而任其事。其所以位天位地。自有不顯之德。抑豈夫人之所能測而知之者哉。地平天成。志一動氣之明驗也。至於苗民逆命。則亦不過誕敷文德。以舞干羽於兩階爾。夫以文德代武事。以干羽易戈矛。固唐虞之盛治也。然以今觀之。豈不迂遠而濶於事情耶。殊不知苗雖頑固。是亦人爾。余嘗以我之意逆益之志。而得其所以贊禹者。益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夫天且可以

德而動矣。而况人乎。神且可以誠而感矣。而况人乎。余復因益之志而推言之。記曰四靈畢至。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中孚豚魚吉。夫物則亦有然矣。而况人乎。故曰瞽亦允若。又曰矧茲有苗。夫苗至逆也。瞽至頑也。物至無知也。尚可以德而君之。而格之。而至之。而舞之。而孚之。况上天下地。至神至靈。顧不可以得而清之。而寧之乎。余嘗即天即地。即神而推之於人。於物。又嘗即人即物。而推之於天於地於神。反覆極論。志通氣召。則知德也者。可以

窮天極地。幽而神。妙而人。微而物。無不合而一之焉者也

宗念九問海不揚波。林子曰以一氣之相為流通。而無所於逆焉。一潮一汐。順水之性之自然也。然水由地中行。而其來也不可逆。今既內淤矣逆流衝決。不免洚蕩。又况塞而乍通。其氣自激。蓋風氣也。勢必怒號。夫水之性。既以逆而洚蕩。而風之氣又以逆而怒號。水風相薄。能不揚波。故海之揚波。猶人之喘氣也。氣之喘者。由於痰之逆而淤也。書

曰民若有功釋者曰。民猶水也。順之則有功。夫民既若矣水其有不順乎。余於是而知善治水者。豈特順我之性以順水之性已哉。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參贊之要道王者之極功也。書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由是觀之。天一之水。五行之始也。而五行之以治以汨。彝倫之以敘以斁。咸繫之矣。

宗念九曰。水一也。而曰汨陳其五行者何也。林子曰。凡水之性有不順者。以土之淤而水不能制土也。土能尅水。今且為逆流之所衝决焉。則是火也反受制於水。而不能生土。火既不能生土。而土衰矣。土既衰矣。而又安能生金。故曰汨陳其五行。宗念九曰。水自水也。而曰彝倫攸斁者。又何也。林子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倫。天人一也。而其相因之理焉可誣耶。

宗念九曰。五行之先。水也。而何者為彝倫之始。林

子曰。夫婦乃彝倫之始也。然則夫婦者五行之水歟。林子曰。非也。一男一女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一天一地也。而父精母血。乃五行之水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父子主恩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能無禮乎。而長幼之序。不可廢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四海之內皆吾同胞。朋友之交也。而無其信可乎。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蓋萬姓既繁。不有以統之不可也。故立之君以主之。使不亂也。宗念九曰。五行汨矣。豈無咎徵之可言乎。林子曰。水

汩則淤而壅壅則欝薇而不通其咎乃愆乃曠水汩則走而央决則散亂而無統其咎非偶非倫而木而火而土而金則亦可以類而徵矣

林子曰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禍當景公以景公有三善言而熒惑三徙夫熒惑之守心也尚可以善言而徙其舍矣而黄河之衝决也獨不可以修德而安其常耶

宗念九曰天不言也我不知其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而禹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林子曰以禹之心其有此洪範九疇也而天之所以錫之者蓋有以通其機而若或啓之也然則鯀之心原無此洪範九疇歟林子曰鯀亦人也而洪範九疇原其所自有也既自有之而自迷之而又安能範圍乎天地之化而使之以清以寧耶故天地之洪範九疇即吾心之洪範九疇非有二也而天之所以錫命於禹者豈曰諄諄然命之歟書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故皇極建矣而天而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無不統於皇極之中矣

宗念九曰皇極之中洪範之中也豈其人也亦有此皇極之中歟林子曰天地且然而況人乎故天則有三百六十度矣而其所以運之者皇極之中也地則有三百六十軸矣而其所以持之者皇極之中也人則有三百六十節矣而其所以統之者皇極之中也

又問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同歟異歟林子曰天自有天之中地自有地之中人自有人之中惡可謂之同然天之中即地之中地之中即我之中惡可謂之異故聖人者亦惟以我天地之中而通天地之中而非有他也

夫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豈不相爲間隔歟則亦惡得而通之林子曰天之中虛也地之中虛也人之中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儒者所謂太虛同體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是也夫如是則人皆有此中矣何獨至於聖人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相通耶林子曰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

瘀有所於壅也。

林子曰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内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瘀瘀為壅血而一身之内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為逆流為衝决而天地之内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

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為之相貫則自有眞呼吸者存焉。

林子曰土中之中其竅虛也若上不能通之崑崙下不能達之四海豈土中之中有不虛耶以其竅有所於瘀有所於壅爾譬人之黃中非不虛也而五臟之竅不通於黃中則五臟病矣四肢之竅不通於黃中則四肢病矣天地雖大豈有異於人之身耶。

林子曰洛陽土中也即人之黃中黃中之中虛也人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土中之中亦虛也天地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

林子曰人有呼吸海有潮汐宗念九問海之潮汐

林子曰人之一呼一吸即海之一潮一汐也人一吸也而至於首首崑崙山也一呼也而散於四肢四肢四海也若五臟五嶽也五嶽之中則有嵩山者天地之中也故天地之氣一吸而復歸於崑崙

山者所謂汐也一呼而復散於四海者所謂潮也其所以主張乎潮汐之氣者天地之中土中也人身亦然其所以主張乎呼吸之氣者一身之中黃中也。

宗念九曰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

宗念九曰海之潮汐果與人之呼吸不異歟林子曰豈惟海之潮汐而天之春秋亦循是也故成能

乎天地者。亦不過以我之呼吸。而通天地之呼吸
者爾。盖天之春秋。天之呼吸也。地之潮汐地之呼
吸也。而與人之呼吸相爲流通矣。余醒心詩有曰。
呼吸便能贊化工。不謂之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乎。且子獨不觀之古先聖王之所以制禮作
樂乎。其曰禮樂必待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何也。禮
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大人
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盖天地有此中和之氣矣。
而聖人亦一天地也。亦有此中和之氣矣。相爲脗

合。相爲感通。今且以作樂言之。以管實灰。而置之
土中。以候氣也。或若泰之綦先時而飛。或若周之
衰。越時而發。故必能明吾心進反之機。而後禮樂
可興也。不失吾心清寧之體。而後天地可位也。
宗念九曰。清寧之體。果可以位天地歟。林子曰。清
寧之體。天地之本體也。以我清寧之本體以位天
地。天地有不位乎。此盖以天而清天。以地而寧地
不顯之德。無爲而成也。
林子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

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矣哉。則自有渾合天地之
心。宜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燮理陰
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以贊佐天子。以參兩
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
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
建中和之極。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啓其
運。而人遘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雎水之圍而
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冰堅。夫此二帝者。豈其能
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

之順。遘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
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易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林子曰。黄中之中。吾身之河洛也。而
伏羲之圖。神禹之書。皆得之黄中之中矣。然則河
圖洛書之說。豈寓言也。林子曰。非也。天地神其迹
而聖人通其神矣。故天地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
以洩其心之秘焉。聖人亦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
以顯其心之蘊焉。惟其能顯吾心之蘊也。故能洩
天地之秘。惟其能洩天地之秘也。故能成天地之

能

林子曰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爲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爲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邈哉邈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

後世哉於是宗念九喜曰夫子之所以教我者至矣然此豈曰導河之道已哉諸凡内而心身性命之學外而家國天下之理大而天地微而萬物而彌綸參贊無不備於此矣請余紀之余乃令二三子書之而命之曰導河迂談

林子全集

門人張德位參閱

山人

林子曰夫山人也者山人也而所謂山人者豈以其山而山人之耶抑豈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耶若以其山而山人之是求在外者也舍巢許者流無復有山人矣若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是求在我者也則釋迦之鷲法靈山孔子之周流四方而其心之山也則固山人矣至於道

家則有黃帝老子雖曰垂衣裳而史藏室矣而其心之山者是亦山人也故山矣而不知有心者非余之所謂山人也心矣而不知有山者乃余之所謂山人也夫山人也者死生且不得而奪之矣而況利害乎利害且不得而易之矣而況毀譽乎能忘毀譽能忘利害能忘死生只此一心已爾只此一心則亦何者非山而槩以廟廊而山之者是皆山人也抑亦何者是山而必

以巖穴而山之者卽非山人也　龍江兆恩

山人以心爲山

或問林子每投刺於當道曰山人而所謂山人者豈非山中人邪林子曰余之所謂山人者豈巢許者流之所謂山人邪世不我用不得不退而處之者山人也余之所謂山人者卽古之所謂士也義不徃見乃士之禮而士也者秉禮之嚴守義之篤若在深山之中不可得而致焉者故名之曰山人豈其僻於山也穴而處之然後謂之山人哉故山人也者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爲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余於是而知山人山矣達爲天下窮爲萬世而其心山者山人也故南山捷徑斯固不足論矣而遯世以自高潔則又非余之所謂山人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故君子得其時而出則謂之廟廊不得其時而處則謂之山林夫既山林矣謂非山人而何昔者周公復政厥辟而曰茲予其明農豈其眞有在於畎畝之中以明農者歟若近世之仕也致其臣而歸而曰林下者豈其眞有在於山林之下以棲趾者歟而山人之所以名爲山人者亦猶是也如曰入山之深而謂之山人者則深山之野人亦可謂之山人乎深山野人可以爲山人則山人之名亦奚足貴哉至於孔孟雖聖賢矣而無其位焉是亦士也是亦山人也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則在乎天下萬世盖天下萬世之人則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萬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萬世之少而懷之斯其爲孔孟之山人也大矣然義不徃見孔孟山人自守之家風也迺斯可見孔孟山人禮義之中正也夫孔孟者豈世之是非毀譽足以動其心哉棲棲皇皇歷聘侯國上能得其君而事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此孔孟山人之志也次能得其人而教之則亦可以明其道於萬世此孔孟山人之所不得已也且古之歷聘卽今之科舉皆時王之制之所當遵也若余既棄去舉子業矣而棲棲皇皇則非其時也違義徃見亦將何爲哉是徒取羞於天下萬世而爲孔孟之罪人爾孔子曰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三樂也以繼往聖以開來學余竊有志焉而愧非其人矣若也入山之深是乃遯世離羣者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不義往見是乃曲學阿世者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余願學孔子者也豈敢違義至舍所學以徇人哉至於泰山巖巖分庭抗禮而子則曰有傷於峻似不可行於時者豈其然哉然而山人則固不可無此氣象矣無此氣象謂之山人可乎况曰天下萬世之山人乎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則塞乎天地之間者此乃天下萬世山人之氣象也不謂之大丈夫而何余今行年六十有二而倡明歸儒宗孔之教嘉靖歲辛亥距今萬曆歲戊寅二十有八年矣氣力既疲志慮又衰豈復能周旋人世而爲人之所是非毀譽者哉其曰孔子之儒之是後世之儒之非載之拙集中自有能辯之者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己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山人分內事

或謂林子山人矣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邪而之齊

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輒迹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山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辱未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幸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

分義之辨

或謂林子能重內矣。昔人有言曰。內重則能驕王公矣。若古所云見猶不可得而亟以與分庭爲禮。吾乃今於林子見之。林子曰。余安能重內。即能重內而可以驕王公乎。驕之一字。殆非有道者之所宜有也。今試與子言之。王公之可以驕山人邪。抑山人之可以驕王公也。然王公以其位焉者也。驕矣而其位豈即以其驕而失乎。山人以其德焉者也。驕矣而其德不即以其驕而亾乎。德則不驕。驕則不德。是取舍之間。而得喪繫之如此。可不懼哉。余雖固守不見小節。亦以布衣之分至微也。惟恐爲人所驕而卑夷之。而非他也。至或見矣。尤不敢輒介紹往還。然後乃敢從命。且子獨不聞周之士之貴乎。而士之所以貴者。以其能自重也。夫惟其能自重矣。故能嚚嚚而泰泰非驕也。而人每以驕目之者。非其罪矣。衆寡小大。尚不敢慢。而王公大人獨可驕乎。夫王公大人。世之所儼然而欽服之者。以其可以榮辱人。可以生死人也。一或有不悅於我。我其不免矣。然而必爲此者。何也。以有孔孟之公案在。不敢違也。孔孟公案。義是也。余惟知有孔孟之義矣。至於或榮或辱。或生或死。而有所不顧焉。此余之所以不願見而不見之非迂也。

事功之大

嘉靖辛亥。林子以三教宗孔倡教於南海之濵。最初黃生州。介贄受業。黃生州得聞天下萬世山人之說。而問於林子曰。山人山爾。而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何義也。林子曰。山而山之者。山人也。灰滅其心。木槁其形。斯固不足論矣。若余所謂天下萬世而山之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無方無所。無窮無違。而其事功之顯諸用也。又且能及於天下萬世之遠矣。夫山人。仁者也。樂山而以山名焉。今先

以其山言之山也者山也豈其一卷石之多而於世顧無所用邪草木禽獸寶藏興焉况山人也者人也豈其遊於方之外而於山反有所不逮邪以繼往聖以開來學此其事功當不在舜禹之下稽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其心山矣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舜禹之業之大也仲尼之不憂不惑不懼固其心山矣而春秋之作也殆將以天下萬世而虞夏之者仲尼之業之大也然余每於舜禹而論其心焉者何歟以其居帝王之尊而巍巍不與之爲難也又每於仲尼而考其業焉者何歟以其守匹夫之分而志在春秋之爲貴也豈仲尼之業賢於舜禹而舜禹之心異於仲尼哉余故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舜禹仲尼是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即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利賴於天下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而名言之邪黄生曰若古所稱隱吏者固非其大矣豈不以吏爲山輕於去就而其心山邪林子曰然乃請林子紀之以徧叩諸山人俾知天下萬世山人事功之大即不能爲舜爲禹爲仲尼亦庶幾乎隨其所値而不置其身於無所用也或居城市或在廟廊抑亦可以爲山人矣

道無窮達

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故内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身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遠不在近

窮亦是達

林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爲一身一家謀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爲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是皆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是皆窮之達也。

仲尼無位而達

或問林子嘗謂仲尼不窮矣。豈非以其道而達於萬世之遠邪。林子曰。君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不得位矣。而謂之達不可也。君不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雖不得位。而謂之窮不可也。故三皇以其皇。而皇於三皇之世。而仲尼。則以其道而道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皇之所以爲皇。而仲尼之道不窮矣。五帝以其帝。而帝於五帝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德。而德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帝之所以爲帝。而仲尼之德不窮矣。三王以其王。而王於三王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功。而功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王之所以爲王。而仲尼之功不窮矣。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爲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舍仲尼其誰與歸。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況能得見其人乎。

門人 楊正居 陳萬祺 仝叅閱

徧叩三門

余初儒者。以無所得於儒也。遂棄儒而學道。又以無所得於道也。遂棄道而學釋。今日叅叩儒門。或從而師事焉。明日叅叩道門。或從而師事焉。又明日叅叩釋門。或從而師事焉。其尊之也而君父之。其奉之也。而明神之。雖有珍食。不敢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瀆。又况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乎。雖余之所嚴事也。固不及黃帝之七十二師。而儗之善財之五十三叅。抑又過之。甚矣哉訪道之難也。龍江兆恩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師曰。即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即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愼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即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明日格此一梅乎。况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繽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即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强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

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而添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既如是辯識矣。豈不以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静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矣。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静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即嘿然趺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麽。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

乃曰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即非西來意者。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倘佯相傳。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齊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齊者。兆恩倘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尚昧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刼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恩倘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耶。其人遂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

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君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即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爲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即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爲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爲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睟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睟面本於根心。况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

跋

跋曰。或者以去病而小試之。以小其道也。豈其然哉。昔者箕子之陳洪範。以明道也。忘其君而奴之。似有傷乎其大而箕子猶然爲之。孔子亦且仁之。其曰去病之小。其道也不亦迂乎。且孔

子欲行道不得不小試於獵較
先生欲明道不得不小試於去病況乎孔門心法
自孟子以來鮮能知之不有試之而驟以語之
人必以我爲誣也既無可徵誰復能信獵較去
病其亦不得已之微權乎門人陳一夔百拜謹
跋

林子全集

門人 姚家凱 朱應升 仝叅閱

天人一氣

林子曰夫天至大也而其絪緼之氣其殆克周而不可窮者乎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而其剛大之氣其亦克周而不可窮者乎然天之氣之所從生也盖蘊於天地之土中而無盡藏矣人之氣之所從生也盖蘊於人身之土中而無盡藏矣故堯舜太和之氣孔孟浩然之氣皆由此土中出矣若也不知人身之土中即是不知所以養之而曰我之氣能與天地相流通也余弗能知之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

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温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此盖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

黄州問曰雲何爲而從龍風何爲而從虎林子曰水之氣上升則爲雲而龍乃水之精也故龍之噓成雲而雲自附之一氣之相感也若夫風乃東方之木魂也虎乃西方之金魄也天地之理魂自歸魄月魄也而日之魂自應之虎魄也而風之魂自應之州又問曰虎交而月暈月暈而風生者又何也林子曰天高地下而一氣之相感者無高無下也盖虎交則魄少衰上感乎月而月之魄亦不能載其魂而暈魂溢而暈則風亦魂也遂從類而生矣州起而賛曰一氣之相爲感也何其微與何其微與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寃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盖渾淪於絪緼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輙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内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内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與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緼之氣之中我卽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旣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卽我而非有二也

林子曰天人一理本無分别若我果能執其機矣其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間乎其吾身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天地之間乎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

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始終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虚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我之氣則無以位日月非我之氣則無以明四時非我之氣則無以序鬼神非我之氣則無以靈萬物非我之氣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即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即不死者身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虚而已矣夫太虚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虚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虚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固我之氣也而天

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己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與。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鼈。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心和氣和。以位以育。仁之以成其能也。

或問人爲天地之心與。林子曰。非以人爲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

人焉。則天地孰與位之而成其能乎。萬物孰與育之而成其能乎。

或問天地絪縕之氣。林子曰。譬之水焉。堯舜則澄而清之。太和之洋衍也。桀紂則濁而垢之穢德之上聞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乎天地之身。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位育萬物者乎

或問林子之所雅言者。孔曾思孟之書。作聖之功也。然而從林子受業。而病能愈者何也。抑豈其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固如此邪。林子曰。是亦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可少槩見於此矣。故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根於土。草木之根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自然生色而睟面。孟子又曰。居移氣。養移體。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能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以生色睟面而移氣移體者。又當何如邪。大學

曰。心廣體胖。心既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者妄也。至若枝葉之或憔悴而枯槁也。則又如之何。亦惟直從於其根焉。而培之。而漑之培之漑之。而生意有不復息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草木之根不病。則枝葉不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於心病。而體胖數語。乃去病之妙方也。修身在於正心。而體胖數語。乃爲學之聖藥也

林子嘗曰心病則身病。而何氏子惑焉。何氏子曰。

我豈特不釋然於林子之旨。亦且不釋然於孟子之言。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睟面也。潘生曰。子獨不見愧一生於心。而面便赤者乎。於是何氏子始以孟子之言不誣也。潘生以告。林子曰。爾之言。豈不然哉。謨蓋都君。二嫂朕棲。古今之大惡也。一見舜之項。而輒生忸怩之色者。聖人俄頃之化。睟面之明驗也。然非特睟面之爲然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不謂之根心而見於目乎。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

支。不謂之根心而見於言乎。甚而志在高山。則曰巍巍。志在流水。則曰蕩蕩。不謂之根心而見於一指之微乎。高山流水。且不能匿於一指之微。而播於聲音如此。如無有爲賢作聖之心則已。如有爲賢作聖之心。則其所以戒愼恐懼。而謹之於一念之微者。眞不可一息而少懈也。

或問去病作聖。則固有同與。林子曰。心法一也。非惟足以去病。亦且足以作聖。非惟足以作聖。亦且足以位天地。育萬物。又問心之用。至於如是其大與。林子曰。心之分量本如是而非大也。故卽此心法以去病。卽此心法以作聖。非有二也。特其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澄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者。而有大小之別爾。卽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充乎其體。卽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塞乎天地。非有二也。特其充滿於一身之內。流行於宇宙之間。而有遠近之殊爾。

林子曰。孔門傳授心法。自漢以來。世儒鮮有知之者。惟此心法。見之於言。則爲法言。惟此心法。見之

於行。則爲法行。惟此心法。小而試之。可以去病。可以養身。大而用之。可以爲賢。可以作聖。若徒藉之以去病。以養其不肖之身。病旣已矣。則諸凡有違心之事。亦或目而爲之。殆非余少試之初心也。噫

或以病造林子。而求所謂孔門心法者。林子笑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而伯牛之疾。則曰亡之。命矣夫。豈其不知孔門心法邪。譬之草木。有根則生。無根則死。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余惟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或足以與起其爲賢作聖之心。亦或足以

發明體胖根心等章。殆非孔曾思孟罔人之語爾。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爲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則爲心之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術矣。而仲尼之心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主於先入。而揣度憶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病之最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

爲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帖門辭謝

余初不知道。而徧叩三門。每自以爲難矣。抑豈知設科度世。則又難乎其難也。惟是之故。乃以心法之餘緒。而爲小試之微權者。殆非余之得已也。今不復假此微權矣。故帖門以告。以辭謝諸來者。龍江兆恩

兆恩謹告。兆恩倡明三氏。乃以心法之餘緒。少試之病者。兆恩初以爲恥。而欲棄去之。不復談者再。以非所以爲名也。既而悔之曰。我今不能忍恥而

一至於此。其如三氏之絕學何哉。欲美其名。反傷大道。於是不能自已。斷而行之。幾四十載矣。而三教之說亦頗信於人矣。乃今復以聖人之心法。小而用之。而孟浪以爲人也。可乎哉。况兆恩行年既已七十矣。畨死耄及。豈堪辱命。兆恩謹告

鹿談

時有談秦之鹿者謂天下爲鹿也可謂善踰矣林子曰仲尼亦有鹿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歳矣未聞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學庸七篇得鹿之骨而駸駸焉入於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庶幾乎骨矣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肉矣若邵康節者皇王帝覇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不謂鹿之具體乎然終少皇皇之志朋來之樂其亦不膾不脯不登樽俎於清廟之間矣載觀文

中子啗鹿之肉矣惜乎思決其骨咽之而未能即下如以其辭則亦貌鹿之形也近代諸儒若陳白沙志於仲尼之鹿者而能啗其肉矣或問朱陸林子曰夫陸象山者其吻吻於梵宇之下乎而朱晦庵則思欲悉鹿之皮毛肉骨而啗之矣

龍江兆恩

陳　標
門人張洪都全編輯
李　章

論語統論

林子每令諸生熟讀魯論。乃復訊之曰。諸生既熟讀魯論矣。魯論者儒書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諸生能爲君子儒乎。然儒之道莫大於孝。諸生之事父也。可不孝乎。儒之道又莫大於忠。諸生之事君也。可不忠乎。出則可

不弟乎。愛則可不勞乎。傳則可不習乎。友則可不信乎。仁可也。而佞不可也。達可也。而聞不可也。欲訥可也。而巧言不可也。近信可也。而令色不可也。適不可也。莫不可也。而義之與比然後可也。野不可也。史不可也。而文質彬彬然後可也。狂而肆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蕩。則斷乎其不可也。愚而直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詐。則斷乎其不可也。矜而廉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忿戾。則斷乎其不可也。孔子嘗以仁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有愛人之仁焉。有如其仁之仁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仁也。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有因禮之禮焉。有禮後之禮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禮也。其曰予欲無言豈聖人之傳道也。乃貴於無言與。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聖人之會道也。乃貴於無知與。其曰默而識（釋音）之。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豈聖人之識道也。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

自有無隱者存與。疏食曲肱。何以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何以不改其樂。民可使由之。而其所可由者何事。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至於魯論之所記者。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可不知堯之君之所以爲大乎。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微子箕子比干。而曰三仁者何義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而曰逸民者。何取也。管仲之器小哉。則曰人也。何以謂之人。又何以謂之器。小子産有君子之道四

焉。則曰惠人也。何以謂之惠。又何以謂之君子。竊比老彭。老彭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原壤夷俟。原壤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故人乎。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記之魯論。亦有可得而考也。顏回之愚。何以獨稱乎好學。曾參之魯何以獨唯乎一貫。雍也不佞。何以可使於南面。閔子騫之孝。何以不間於人言。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曾點狂者。而孔子嘆而與之者何也。食稻衣錦而曰安也。豈知夫三年之愛。分崩離析不能

守也。何列於政事之科。師商之論交也。果孰得而孰失。游夏之教人也。果孰是而孰非。夫二三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余既訊之矣。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獨無可言乎。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不食。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而其所以不繫而爲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於長沮桀溺。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其所以仕而易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其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其所以可。所以成。所以必世而仁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天地中和之德也。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天地覆載之心也。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可不知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者。體信達順之機也。而不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過化存

神之妙也。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昔者程子少讀魯論。但覺意味深長。諸生能如程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否也。其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今既熟讀之矣。而又不覺其意味之深長。知而好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亦異於程子矣。豈所以望於諸生哉。

學而時習之

論語二十卷。卷首一字。卽言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何學也。林子曰。默而識（音式）之。學而不厭者。學也。識亦知之義也。然其所欲識者。何也。識心而已矣。心卽仁也。仁卽聖也。故學也者。心學也。若讀書務博以爲學。則漢以來至於今。儒者賢於皐夔稷契遠矣。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盖指吾心之爻之中。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或問吾心之爻之中。林子曰。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中本虛也。而易之爻盖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中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中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中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其曰天下歸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其曰中心安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易曰。爻者效此也。豈不以所書

之爻。以效吾虛中之真心乎。又曰。爻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中出乎。

林子曰。堯舜之中本虛也。而其中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中焉者。中之一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孝

林子曰。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

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
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
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
母之氣。冇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
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
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
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
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其二親。莊子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

於心

仁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
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
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
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
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
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
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
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
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謂是爾。

陳子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
者。以與二三子言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爲
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況曰未始仁乎。而所謂
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盖自
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

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
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
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
其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
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
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
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
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人之
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

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亾。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嘗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元在我矣。

林子曰：果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

劉顒眞曰：只要了得核中一個仁，仁中有一點造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眞種子是也。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其有外於心哉。故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而孟子又曰：仁，人心也。其曰土中者，非易之所謂黃中邪。

蘇子問曰：既曰生意之謂仁矣，而又曰仁者，通天下爲一身者，何也。林子曰：譬之中天之月矣，而萬川之月皆其月也。

吾日三省吾身

林子曰：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巳。反求諸巳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賢賢易色

或問易色，林子曰：易色者，改容之義也。

禮之用

林子曰：禮者，復禮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故堯以欽而中也，孔子以敬而一也，太和元氣，都由此出。中庸曰：致中和。說者以爲致中自能和也，而中而一，更無殊途，而敬而欽，自是一致。余嘗有言曰：堯之中，孔子之一，皆直指吾心之眞去處者，言之也。然而中也，而未始不一，一也，而未始不中，而中而一者，體也，而發之於用也，有不和乎。此體

用一源之學。而先王之道。斯爲美矣。獨不觀之知及仁守章乎。知及之。而無仁以守之。不可也。仁守矣而不莊以涖之。不可也。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不可也。或問動之不以禮。林子曰。動卽用也。禮卽復禮之禮也。若或動之不以禮焉。殆非所謂堯之中。孔子之一。發出來爾。外雖可觀。豈所謂有體有用。大成之學哉。故曰未善也。孟子不有言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而堯之欽。以執中也。孔子之敬。以一貫也。不謂之盛德之至。而何。而動容

周旋之間。有不中禮者。則吾不能知之矣。孔子曰。復禮爲仁。豈不以復禮。而爲仁之道固在我邪。或問由之之義。林子曰。由也者。由中而出也。大舜由仁義行之由。孟子居仁由義之由。禮記隆禮由禮之由也。蓋仁無不愛。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和之所由以生乎。故禮之主於中者。能仁而愛而恭之見乎外者。自和而安。此聖門根本之學也。

或問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林子曰。是蓋徒知求和於外。而不知求和於內。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昔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非以憧憧往來之心。而深藏於何思何慮之地邪。而大易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太玄養首一。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是皆敎本以致用。而所謂蘊之爲德行者此也。或問何以蘊之。而曰爲德行也。林子曰。蓋由其所蘊者盛。而其德之所以見於行者。則皆由此出矣。昔者成湯以禮制心。豈非以心而爲萬事之根本邪又問何以謂之節也。林子曰。未發之中。發皆中節

此禮之用之所以爲大也。苟不有以節之。其能和乎。縱能和矣。又安知其和。而不至於同且流乎。

貧而樂富而好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化則無待於守矣。縱能守矣。而猶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若所謂心廣體胖。安處善而樂循理者。美則美矣。豈其能化而超乎貧富之外邪。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殆非樂而好禮之謂也。

爲政以德

林子曰心爲太極者爲德之北辰也皇建其有極者爲政之北辰也政雖本於德而爲德爲政本無二道也

北辰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我之北辰我之天心乎或問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與林子曰人之身一小天地也孰

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北辰也而疑之我之北辰者我之天心也張生子昇問我之天心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寂然不動何思何慮之心者我之天心也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是乃釋氏之所謂肉團心余之所謂五行之心而列之肝脾肺腎者是乃人之心而非我之天心也論語曰居其所蓋言天之心而原居於天之真去處者天道之自然也易曰止其所蓋言我之心而原止於吾心之天之真去處者人道之本然也

林子曰天其虛乎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太極立於中故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即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即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應物矣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而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

釋迦之空中歸一老子之守中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

三十而立

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即孟子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之立也四十而不惑此孔子之見性也五十而知天命此孔子之知命也既見性矣復知命矣而六十耳順不謂之盡性而至命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也

不違如愚

梁生文典問釋氏彼岸之旨林子曰豈必釋氏雖儒門亦有之故不違如愚先登仲尼之彼岸矣而欲從之末由者時惟泊舟於彼岸之涯涘也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堯之不器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不器也道德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老子之不器也金剛經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釋迦之不器也

林子曰譬之璞焉制而器之則爲瑚璉然而瑚璉雖云美矣是亦璞之散也故曰君子不器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敝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黄帝老子之清静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二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謂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紛爭辯不知心上工夫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入門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爲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學問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爲博物者有專務剖竊以爲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爲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

性以為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林子曰。得其一。萬事畢。若夫後世道門者流。豈知黃帝老子所謂無作無為。守中得一之微旨哉。而其所相授受者。亦皆出於億逆之私。穿鑿之見矣。於是殆有所謂熊經鳥伸者。有所謂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鶴鳳驂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覲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茅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

慕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道。非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

林子曰。釋氏者流。豈惟斷棄倫屬。而為釋迦之異端哉。然亦有着相而執而不化者。有着空而流而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咒水黙訣以驅羣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覬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袪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生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為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

林子曰。大抵三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偽。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偽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黃帝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為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禮樂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鐘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俟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禘說

林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大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至於氣化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遡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涵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視掌之大旨也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或問孔子曰不知也然則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知之而不肯輕以語人乎林子曰汝以爲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若以孔子爲不知也夫孔子且不能知矣而又安可以語人乎若以孔子爲知也夫孔子固知矣而又安能以其所知而語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乎然孔子豈有不知而亦未嘗不以之語人也余讀魯論至於視掌章而知禘之說莫辨於此矣子其試思之而禘之說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以語人乎其不以語人乎

安仁

或問中黃林子曰中黃者黃中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性由此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誠由此盡而寂然之誠在我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魯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致養之爾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敢問不違仁之旨。林子曰，仁卽中也。執中者，不違仁也。仁卽一也。主一者，不違仁也。仁卽斋也。退藏於斋者，不違仁也。又問中何以執之，一何以主之，斋又何以藏之。林子曰，執中也者，意之注乎其中，而執之者，不違仁也。主一也者，意之注乎其一，而主之者，不違仁也。退藏於斋也者，意之注乎其斋，而退藏之者，不違仁也。故意不可馳，意馳則仁違矣。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今不曰心而曰意者，何也。林子曰，意者心之發也，意之所注，非心之所存乎。敢問意之所注也，豈非所謂黜聰遺明者與。林子曰，意之所注，卽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卽耳目之所在也。故耳目雖日用事於外，而耳目之神則常在乎其中者，內外合一之功，聖人之學之大也。豈其黜聰遺明，而後謂之反觀內聽哉。故造次顛沛，耳目豈在內耶。而曰必於是者，耳目豈在外耶。

林子曰，仕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莅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曰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與。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朝聞道

林子曰，夕死而謂之可者，自有不死者在焉。然道有可悟不可聞，道有可聞不可悟。故堯舜禹之所相授受者，允執厥中也。孔曾之所相授受者，吾道一以貫之也。豈非所謂道可得而聞耶。至於所以中，所以一，蓋有無方無體，不可以心思而擬議者，可得而授受，可得而聞乎。然此所謂聞者，聞而能

悟也。聞而能悟，則聞爲眞聞矣。不有眞聞，而曰夕死可矣，惡乎可哉。

林子曰：我其聞道乎，而神則自凝於眞際之中矣。我其未聞道乎，而魂則常游於一身之外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

古人有言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

考妣。何謂也。林子曰：我生也，而不知我之所以生者，故曰如喪考妣。我生也，而超出我之所以生者，故亦曰如喪考妣。余於是而知釋氏之所謂不死，老氏之所謂長生，孔子之所謂夕死可矣者，豈非所謂大事既明，而超出於生死之外邪。

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以老子之學爲長生矣，乃今老子果安在邪。夫老子不長生矣，而後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何也。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本體，不與汝形而共斃者，長生也。故沒身不殆者，長生也。無以生爲者，長生也。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也者，眞常之道也。常清靜經曰：眞常得性。釋氏亦曰：眞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眞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眞常是心，眞心是性，眞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

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個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個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個，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個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〇麽，這個也者，這〇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

地乃此這○中之一物。卽壇經曰。刼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眞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眞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眞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眞。故這○之眞常。眞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所論也。

無適無莫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曰。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其一也。故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心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於物。則實而不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林子曰。主一主敬。而存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可也。若晉人之盛淸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言曰。萬事不礙虛。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

君子懐刑小人懐惠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懐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吾道一以貫之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眞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眞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

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一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敎也。頴悟莫如子貢、雖啟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

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益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闕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敎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勿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爲眞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今乃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

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今乃難之何與。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眞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與。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眞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眞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林子曰心在乎人之中者○也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也又曰中也者○也竅之中者○也一也者○也竅中之妙者○也今請以目喻之目之竅者○也目中一點者○也目惟有其○也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目皆得而見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可槩見於此矣故率其目之○之○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率其心之○之○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然此所謂中者可得而中也中可得而中殆非堯舜之中而為中之至矣然此所

謂一者可得而一也一可得而一殆非孔子之一而為一之至矣。

曾子曰唯

林子曰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

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非孔子者乎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

或問度世度人可兼而為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

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吾未見剛者

逢時生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鉄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

曰言矣而曰不可得而聞也何也豈其聞之而無所於聞邪若吾道一貫門人亦皆與聞之而曰何謂也又何也是亦子貢不可得而聞之之意也

林子曰道其有所於聞乎聞而無所於聞也性其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也道若有所於聞也性若有所於見也則是性與天道也則皆屬於見聞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況可得而見乎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吾心孔

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須菩提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爲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

願聞子之志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

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巳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巳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張載有言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

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
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
則不可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爲幻妄也遂踰
海越漠不遠而來豈不以老子之教既不傳而孔
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一乘之旨可不令中國之人
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絕
以惠來世其用心亦可謂遠且大矣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
之以爲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

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纖惡不除不
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
不謂之度天下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
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
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亦非有佛出世能
滅諸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曰自性自度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
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

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雍也可使南面

林子曰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
也
朱子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夫仲弓
則居敬行簡矣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
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有顏回者好學

林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此蓋棺之定論也夫所謂好學者好之而未
得學之而未能也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
聖人者樂且忘矣而況好乎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而顏子則不遷爾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而顏子則
不貳爾不遷不貳乃回之眞切着實工夫者好學
也蓋未得其道而學道者賢人也若顏回者賢人
也未見其止也然所謂止者堯之安汝止艮之止
其所大學之止至善者止也止也者主一無適者
敬也而所謂惜乎者非以其旣死之後故孔子惜

之邪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林子曰昔者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盖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哉故曰無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棲棲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或問旣曰歸儒又曰

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以羣三教者流而歸之於孔子之儒也又問曷歸孔子之儒也林子曰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夫旣儒矣而曰儒歸於儒者何也豈不以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邪或問孔子之儒固三教者流之所當宗矣而其所從入之門也於斯朱陸二子何先林子曰余惟直欲上宗孔子之儒已爾而不知其他也余嘗考朱元晦之學盖得之伊川矣其曰日格一件豈堯舜所謂不徧物之知者哉又嘗考陸子靜之學盖得之禪伯矣其曰學不貴存豈孔子所謂能守之仁者哉余故曰儒歸於儒以歸於孔子之儒也或問三教同與林子曰不知也夫旣曰三教合一矣而今日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一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然而所謂合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邪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人之生也直

林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約之以禮

林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曾子守約之約。將以反說約之約。與夫守約而施博之約。皆所謂約禮

之約也。約也者。約也。不謂之以我之真種子而居之於我之真去處者。約邪。至簡至易。而日天下之道固在我矣。故堯舜名之為中。而執之也。孔子名之為一。而貫之也。易曰同歸而殊途。而殊途則同歸於此矣。一致而百慮。而百慮則一致於此矣。

子見南子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白邪。即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而況矢乎。

何事於仁

林子曰。何事於仁者。何事於博施以為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約禮其要矣。

述作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為經。傳之以為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與可使由者。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

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為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曾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為不然也。

竊比於我老彭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漢疏論語所稱老。即老聃。彭乃籛鏗也。

默而識之 識音式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而莊子曰。夫識

是與林子曰詩稱文王不識不知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冥冥者默默之義也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不謂之冥冥昏默之中則自有真識者在乎故真識不識不識者識若也不識真識而求知於耳目以爲識焉則未有不蔽其虛明之本體也故曰去識 識俱音式

德之不修

林子曰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故徙義改不善乃所以講學以修德也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已靈光常顯現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由此觀之改過遷善而儒佛之教有不同與

自行束修以上

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伯夷叔齊何人也

林子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此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樂在其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而所謂樂者豈非從未發中發出來乎故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真樂也而非有所假於外也

學易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

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

林子曰卽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搏斯謂之周所謂絪緼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邪

林子曰易从日从月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

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

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既可謂之周氏之易矣則周天亦可謂之周氏之天與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而聖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矣不謂之聖人之易一天邪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明道全文

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盖指人之真心言之

林子曰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日爻也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

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若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即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然爻以象人之心也。而爻之中心。本虛也。○以效天下之動。則爻之中。而天地之心見矣。○

子不語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右脇者。釋迦也。李樹下

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邪。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邪。又至於嫘祖感太星之祥。而生少昊。女樞有瑤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邪。怪邪。其足信邪。不足信邪。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林子曰。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與讚嘆。斯爲得之。

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欲仁仁至。豈非釋氏所謂當下成佛之義與。林子曰。欲之而即至者。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當下之頃。即可以得仁而成仁也。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即能成佛矣。豈其以道教爲入門。釋教爲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金剛經曰。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

夫曰來世曰五百世則是釋迦成佛其難且久如此而子則曰當下即能成佛者何也余不敢謂釋迦之圓通反不及於子而子之慧悟尚有過於釋迦乎胡姓者曰夫釋迦豈有法與林子曰有金剛經曰法尚應捨若無有法矣而其所捨者果何物也胡姓者曰以無有法而與釋迦授記者何也林子曰以若有法而不與釋迦授記者何也若釋迦者豈曰恐辱仙人已哉蓋亦曾爲帝釋矣亦曾爲善慧仙人矣不謂之以道教爲入門邪故始而有法者道教之所以入門而不與釋迦授記者此也終於無法者釋教之所以極則而與釋迦授記者此也又按梓潼化書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辭榮而歸道逢隱者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夷生死死而不亡終成正覺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爲神仙夫未成正覺先證仙果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爲不誣矣

子罕言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林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矣當仁而即仁當義而即義當禮而即禮當智而即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思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

洪生文誼問頓悟莫若子貢矣而性於天道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啟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故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子貢即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

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子絕四

林子曰。我之真心。本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也太虛也。

無意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為用矣。若思慮之神。即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無我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

知有為。亦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為學矣。世有入山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山林之中。是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內也。內未嘗喧。則朝市之間。是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聖人乎。故火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

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猶火之蘊于石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于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未嘗有我也。

吾有知乎哉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即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即火者。無火而有火也。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者。真火也。

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者。真知也。

空空如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

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

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椎魯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與。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然而見父卽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卽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

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盖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本體之天者然也。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而我未生之前，旣死之後，一太虛也，一太空也。其有天乎，其有地乎，其有人乎。夫旣未始有人矣，其有儒乎，其有道乎，其有釋乎。故儒者謂之空空，道家謂之虛無，釋氏謂之虛空。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朱生有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此色空之不到處乎，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矣，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不到處，尚有真心之實地邪。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殆非爾之真心實地邪。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倣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

生卽是滅，滅卽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余又嘗倣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真空爲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爲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邪。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

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爲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真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爲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

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爲不生不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也哉。知此欛柄。到此地位。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即着無記空。又曰。又有一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等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也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與。而曰叩其兩端者。盖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

之義也故既卽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卭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卽其動於人欲而爲惡之端者反以卭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覆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敎而爲學者趨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河不出圖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乎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個麽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林子曰田畫九區盖取諸奇圖列八陣盖取諸偶

仰之彌高

林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本體本無窮盡本無方體也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麽若也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聽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此篇俱係原文

林子曰佛書曰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孔氏所謂在前在後而費而隱也然卽佛卽心心其可

得而見乎心。其不可得而見矣。佛其可得而見乎。佛其不可得而見矣。而曰見佛者。何也。故以佛為必可得而見之。固不可謂之佛矣。而以佛為必不可得而見之。又將何以名佛也哉。若欲見佛。先須見性。余故曰見性性見。見不在眼者此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耶。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為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為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

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耶。無可見乎否耶。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耶。

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哉。有訓人非也。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

齊

或問林子不持齊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齊齊

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五種淨肉。六祖以菜寄煑肉鍋。而曰但吃肉邊菜。彼蓋貪而守綱。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而不網。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餐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机上之肉。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雞鵝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

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個眞齊戒。口吃齊素假齊戒。眞齊時時要齊心。眞戒刻刻是性戒。可謂能明齊戒之大義矣。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齊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

余嘗酌古諸齋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迁齋。每日一齋。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齋。午又召燕。至晚乃齋。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迁齋者。抑何所爲以爲道也。又嘗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眞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迁齋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眞齊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齋。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齋。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齊者。記憶爲仁。是又齊心之或一道也。

或問長齊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枯槁之士。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但修道之人。不有凡酒腥羶。則無以補養元和。而使之充且盈也。然則道釋二家不長齊與。林子曰。元和既盈。神氣自清。雖有凡酒腥羶。亦且厭之遠之矣。况能飲之吃之者乎。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

出三日不食之矣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

迅雷風烈必變

林子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殆將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心。則有眞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哉。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湯武之放伐也。周公之東

徵也。豈非所以順天地之變。而精神命脈之相為流通者乎。

論語正義纂卷下

門人　姚家凱　謝　璣　仝叅閱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成之於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者。德之見於行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人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茍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林子曰德行也者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而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教以此矣故聖門高弟而以顔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爲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所謂不可使知者則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知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於孔子所容蓄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知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

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曰孔子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卽道家之所謂生門死戶也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而體魄非所論也嘗考之洪範九五福章矣其五曰考終命然而何以謂之終也終也者終也蓋言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也

而君子之終。殆異於小人之死矣。堯典曰。帝乃殂落。釋者謂之神氣歸天。體魄歸地。而孔子所謂夕死可矣者。正此意也。

黄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死生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日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虚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虚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蓋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虚者。即此心也。釋氏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即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故為學之要。先自識心。而作聖之機在我矣。

升堂入室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戶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廳事也。藏心之淵。吾身之密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仁還於藏心之淵。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為虚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為用矣。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故咸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屢空

林子曰。虚空本體。本體虚空。而孔子之所謂空。乃其與去處也。豈曰盡性。亦且知命而顔子所謂屢空者。雖曰不能盡性。亦且能自知性。此顔子所以能聞一而知十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舊有此說 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

林子曰。子貢不知一貫之旨。而從事於多識。不知天命之大。而殖貨於見聞。不知無言之妙。而列科於言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曰不受命。

億則屢中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不踐迹

林子曰。迹出於履也。而足之所履者迹也。故吾之心。卽孔子之心也。而信吾之心焉。則其所行皆孔子之行也。吾之足。卽孔子之足也。而信吾之足焉。則其所迹皆孔子之迹也。其曰不入於室者。以不知有孔門心法焉。故不能事其心而孔子也。

林子曰。忠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忠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忠而忠焉。未有不能忠者也。孝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孝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孝而孝焉。未有不能孝者也。

林子曰。五帝之不相襲禮者。禮之迹也。惟其不襲禮之迹。故其所履者。則皆天地同節之禮也。三王之不相沿樂者。樂之迹也。惟其不沿樂之迹。故其所樂者。則皆天地同和之樂也。其曰入室者。乃聖人之所由以聖也。而孔門心法。其殆入聖之門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至孰能爲之大。俱重以字。蓋儒者有用之學。達則以於天下。窮則以於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

此儒者之大也。故孔子之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者。以此。甚而至於公山佛肸之召。亦且欲往。蓋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眞有不能一日少忘於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畝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悉其言於曾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内事。皆我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内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

孔子之意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吾老矣。人莫我知世莫吾以。如或有人知爾。而以爾也。則爾將何以爲人所以哉。 毋與[illegible]吾以也之以。卽雖不吾以之[illegible]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

子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求也何如

冉求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赤也何如

公西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

點爾何如

曾點狂者。其意以爲我不爲人所以。而何以之問。乃我之所不願答也。雖曰我之志異乎三子之撰。而其實則曰我之志異乎孔子之問。是蓋不敢明言其所以不願答之意。而婉其詞如此也。今卽其所言之志。亦惟以適一己之樂。而亡君臣之大。殆非孔子平日之所教。今日之所問者。故孔子喟然而嘆。其意以爲由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求則爲人所以而仕矣。赤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惟我與爾。相

從於杏壇之下。以適一已之樂已爾。大抵儒者之志。志於方之內。而曾點之志。志於方之外。曾點之志如此。又安能不起夫子之長嘆邪。

此與字。即惟我與爾之與。

朱註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之見。宜不至此。孟子曰。文王望道未見。則是曾子之見賢於文王矣。又曰。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其曰上下天地同流者。即孟子所謂過

化存神。王者之皞皞也。其曰萬物各得其所者。即中庸所謂載物覆物。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其曰妙者。又非中庸所謂不見不動不貳不測邪。曾點能到此地位乎否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以安百姓。固聖人功用之大也。其視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至於不可心思擬議而為聖神功化之極者。相去又何如邪。孔子顧乃以安百姓病堯舜。而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以許曾點也。必不然矣。百姓則盡乎人矣。萬物則盡乎物矣。邵康節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而曾點之胸次。其亦如昊天之廣大能盡物者乎。孔子之志。志在天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出關之嘆。則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丘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惟志在天下也。故於荷蕢者曰。果哉末之難矣。於桀溺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況於丈人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其譏之者。益又甚矣。於丈人則譏之如是其甚。於曾點則與之

如是其深也。何與。

喟然於曾點。即憮然於桀溺。況考其行有不掩焉者。孔子豈不之知邪。縱不之知矣。孔子獨不徐觀其行而輙深與之邪。

樂正子為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孟子之喜。孔子之嘆也。蓋孔子既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春秋。孟子既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戰國。此孔孟之心一也。或曰。當春秋之時。孰不志於用世。而曾點獨以浴沂風雩為樂。故孔子

許之。余亦不敢以爲非也。但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而其所見似有賢於文王。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其神聖似有過於堯舜。余亦不敢以爲是也。且其子參。鋤瓜而傷其根。點杖之而仆於地。身且幾於不免。夫父之於子。理之所宜深愛也。以一瓜之微而杖其子幾至不免。謂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可乎。季武子死。點則倚其門而歌。謂之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可乎。又況所謂與天地而同流。盡萬物而得所。而堯舜文王之所不能爲者。以之而

許曾點也。余弗能知之矣。

三子者出

孔子因曾點何如之問。而曰彼三子者。以我有何以之問。各陳其爲邦之志如此也。曾點又問曰。彼三子皆志於爲邦者。而夫子獨哂由何也。孔子答之曰。我非哂其爲邦也。我乃哂其不讓也。我若哂其爲邦也。爾以爲唯求則非邦也與。而邦雖小。是亦邦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爾以爲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是亦邦也。以小相自居。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大抵儒者之志。在於用世。而爲邦以禮貴乎能讓。此聖人立教之大都。所以異於荷蕢沮溺者流也。　唯求以下。皆孔子之言。

克己復禮爲仁

林子曰。克己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己同。復也者。復之也。復之者。反之也。所謂湯武反之也。反之者。以反其所性之初也。余嘗譬之碩果然。而其生生之機。元含於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含於果核

之中者。禮之渾然者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者禮之燦然者也。故復此燦然之禮。以還於渾然之性亦猶果核未芽。而含其仁於中者仁也。

林子曰。禮見於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禮之渾渾者。仁之肫肫也。故仁含於果核之中者。幾希也。洗心退藏於密。寂然而不動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之機以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我也者。心也。心之仁也。然以其仁而伏於土而春之。則未有不芽不條。不華不實矣。易所謂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故復禮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機，有不在我乎。復禮之仁，寂然不動之誠也。而其所以載物覆物成物之機，有不在我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不專則不能直，不翕則不能闢，不神則不能化。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所謂復禮爲仁也。太玄曰，養首一。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故心藏于淵而不外也，猶仁含於核而不芽也。又不觀之四時之所以行乎冬也者，藏也。冬而閉藏也不固，則其春之發生也無力。所謂隕霜不殺草，春秋書之者，即此意也。故冬而藏焉，而藏其所以生也。春而生焉，而生其所以藏也。不藏則不能生，天地且然，而况人乎。此復禮之所以爲仁，乃聖學之大也。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日能明道德之歸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能之，而曰吾師也。楚彬陽何

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孔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當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邪。

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

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爲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林子曰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言也

林子曰此即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

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之一歛之而有餘矣此乃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即以其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服與者既密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非禮勿視

林子曰非禮勿視者心要在於禮而視也心不在於禮而視則其視也不爲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視非禮勿聽者心要在於禮而聽也心不在於禮而聽則其聽也不爲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聽勿言勿動亦復如是或問何謂心在於禮林子曰心在於禮者心在於仁也心在於仁者心不違仁也心不違仁心在腔子裏也心在腔子裏而心存矣心既存矣非敬而何又曰未視而敬敬在視前及

至視也而後敬焉毋乃已疏乎未聽而敬敬在聽前及至聽也而後敬焉毋乃已疏乎未言未動亦復如是

敬而無失

或問何以謂之敬也林子曰心主乎中者敬也夫心主於中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則常主於中矣禮曰儼若思故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下此一箇若字最妙能知一箇若字則能知主敬工夫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林子曰。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裏所謂敬者是也。故心在腔子裏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

視而聽。而言。而動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裏如此。然後方為修己以敬而無失也。

四海兄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為父母。而並生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為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為生也。不外天地以為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赤子無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並釋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與此其無知入井殆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君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思乎。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驅而遠之者何與。是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

也。而仁人君子，毋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也。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居之無倦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又曰。曠安宅而弗居。其居

同也。書曰。宅汝宅。又曰。奠厥攸居。詩曰。惟民所止。故居也者。宅之也。奠之也。止之也。要之心主乎中。而心在腔子裏者是也。

林子曰。居而無倦者。敬而無失也。

林子曰。居之無倦者。心安於腔子裏而不須臾離也。即此是忠。推而行之爾。故曰行之以忠。

仁禮

林子曰。知愛人之仁。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

不如不善者惡之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胄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誹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

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之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之內。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

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林子曰。艮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艮而止乎。

林子曰。易之所謂位者。非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所謂思不出其位者。非以立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之天下。曾論天下歸仁之天下。天下之義一也。皆指吾身之真去處而言之。所謂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

林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朱子本義固有是言矣。抑豈知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元不隨天而轉邪。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背之真去處也。豈非所謂所哉。或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只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獨不觀之北辰乎。論語曰。北辰居其所。是天道且有然矣。而況聖人乎。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抑亦先覺

林子曰。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先覺也。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寂而照者。先覺也。若思慮一萌。卽不名覺。而況曰先覺乎。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林子曰。覺性性覺。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以我之覺本乎其性。性空故靈。靈則能覺。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真性真覺也。

下學上達

或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豈必下學而後能上達邪。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邪。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

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有爲矣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

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之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

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充實之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知我其天

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與故一行之有愧於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一言之有愧於心是一言之得罪於天

地鬼神也。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亟責者，未之有也。又曰，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無愧於心也，卽是我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非，而我不自以爲非者，豈非以我之無愧於心，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邪。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有愧於心也，卽是我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是，而我不自以爲是者，豈非以我之有愧於心，而得罪於天地鬼神邪。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故始則一言一行而求爲天知也，終則一言一行而可與天知也。此孔子下學上達之序，而無以異於人者如此。

果哉末之難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修巳以敬

章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中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卽事卽心，無內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

夫修巳以敬，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與。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也。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特動靜之間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之際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此孔門之公案，自有心法者

存焉

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艮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此其畧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

林子曰。堯舜之兢兢業業。似乎不能靜矣。然惟其欽也。而允執厥中焉。故靜。孔子之栖栖皇皇。似乎不能靜矣。然惟其敬也。而一以貫之。故靜。此所謂靜亦靜。動亦靜。而儒氏之心法。不可不知也。或曰。入山靜與。林子曰。心之靜不在山也。靜坐靜與。林子曰。心之靜不在坐也。故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廟廊之上。三軍之中。外不靜矣。而其心則固定焉者。敬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巖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馳焉者。不能敬也。

林子曰。敬敬敬。心為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不少懈。即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齊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戲。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其曰抱一。則堯之欽湯之禮。文王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為天下式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文王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原壤夷俟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人有言曰。孔子遊於方之內。而未嘗遺世焉者也。原壤遊於方之外。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亦遊於方之外。亦未嘗遺世。亦未嘗不遺世。無方無體。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夫人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者也。夫人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而孔子則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者也。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林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順以應之

而無所希於世也。故孔子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心不以迹。而夫人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迹不以心。此非特孔子爲然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又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非聖人之心。未嘗遺世。而遊於方之內者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豈非聖人之心。未嘗不遺世。而遊於方之外者乎。

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

朱註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即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之邪。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間。可以立躋聖道邪。

知德者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行道有得於心之謂德。此所

謂心。非憧憧往來之心。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之心。是我之眞心也。眞心原在於我之眞。去處矣。故堯以欽而執厥中。孔子以敬而一以貫。至於成湯亦曰以禮制心。豈非所謂行道有得於心者邪。老子曰。失道而後德。故能知德而據德矣。又且能忘其所謂德也。而至道有不在我乎。

無爲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修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邪

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又曰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虚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

子曰舜之無爲黄帝之無爲也黄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黄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當事而無所事也

林子曰余歴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黄帝者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黄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黄蓖置閏隷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内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黄帝無爲也可乎哉又曰先黄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尚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黄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

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是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黄帝者矣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黄帝而謂黄帝無爲者何也有爲而無爲也

史記黄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黄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黄帝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器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黃帝為天子。代神農氏。是謂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林子曰。夫黃帝者習用干戈。教練猛獸。遷徙無常。師兵營衛。以終其身。而未有寧日者如此。而謂黃帝之無所為不可也。

林子曰。黃帝堯舜。其德一也。其帝同也。而後世乃以黃帝為道家之宗。堯舜為儒家之祖也。何與。

殺身成仁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為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為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而有不死者存焉。故殺身以成仁矣。而此心之仁。有不長生乎。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修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為徒生。死為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以言性。知此。則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不知此。而曰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者。吾未之信也。

行夏之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令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典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

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余故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

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其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

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佞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鄭聲淫

此重聲字

林子曰。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做之女流以婉其辭。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卽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績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卽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乎哉。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辭。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

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

林子曰。在上倡之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爲風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淡。今之樂也其聲淫。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其詩之章句焉已哉。卽其章句而披之樂焉。而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又曰。如以章句而已矣。則鄭衛之詩。約有三十什。而聖人顧乃以此三十什。以槩二國之風之淫也。豈其然哉。

君子求諸已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蓋心譬木之本根也。本根旣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着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已。其所謂自已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已。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已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已。而始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人能弘道

林子曰。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形。長養萬物。道固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

孔子曰。知及之之也者。之也。此也。所謂孔顏樂處。而仁在其中矣。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心安乎仁者。守之也。

動之不以禮

林子曰。此所謂禮。成湯以禮制心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或問以禮制心之心。林子曰。千聖一心。我而能欽焉。我之心卽堯之心也。我而能敬焉。我之心卽孔子之心也。我而能禮焉。我之心卽湯之心也。堯湯孔子。非有異心也。真心是性。真性

是心。無所安排。無所擬議。盖從何思何慮中發出來爾。故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或問動不以禮。林子曰。卽仁卽禮。卽禮卽仁。而生生不息之仁。自有天則者在焉。不思而得也。不勉而中也。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邪。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則是動不本於禮。殆非本體之自然。順以出之之要道也。故曰未善也。或問何謂天則。林子曰。無所於規也。而自有至圓者存焉。無所於矩也。而自有至方者在焉。此盖天則之自然也。天則者。帝則也。而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動於禮而善也。矩亦則也。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動於禮而善也。又不觀之帝堯乎。昔者史氏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書之開卷。只此欽之一字。欽卽敬。敬卽禮也。欽則自能明。欽則自能文。欽則自能思。又且安安而無所強者。動於禮而善也。故觀帝堯之安安也。文王之順則也。孔子之不踰矩也。則聖學之大成也。從可知矣。

有敎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敎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竝棄之邪。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傅說築於傅巖。伸由薪於韞丘。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竝棄之邪。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後謂之道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存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

者在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况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時有士人而自矜其文也嘗謂呂生曰子庶人也亦學道與呂生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豈其於我也而固遺之邪君哉之舜歷山之庶人也良弼之說傳巖之庶人也若上帝降衷而獨於我乎遺也則我卽不敢從事於舜説之後矣若上帝降衷而不於我乎遺也則舜何人説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矣

古語曰淘沙見金余之淘沙者三淘心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淘身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余嘗竊慕不追不拒之訓歸斯受之矣然卒叛而去之者有之余亦不敢先意以逆之此又以淘人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又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唯沙

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則將如之何林子曰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或者以既欲合斯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羣斯人而分之者何與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與余初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爲

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別之。行之且十年矣。孰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於是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爲儒。道自爲道。釋自爲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庶乎其不相爲害也。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聖人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聖人之精微也。

友多聞

或曰。三益之友。而多聞不以爲益乎。林子曰。益矣。而多聞之益。焉可誣也。但孔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聞也尚矣。故曰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況其所聞皆其心身之益。而可措之行者。故可聞。不可行。君子有弗聞矣。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爲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況能得見其人乎。

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是亦行義達道之微旨也。豈不以景公富而有馬千駟。伯夷叔齊窮而餓死首陽。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而其所以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惟存乎人爾。固

不在於窮富死生間也斯指上條而言

學詩乎

過庭之訓只曰學詩而誦詩三百猶以爲多然則聖人之學豈其多識而務博邪

性相近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哉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書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字從生從心心由性生也故善言天者曰天無心也善言聖人者曰聖人無心也

林子曰心性一也未萌則即心爲性已萌則即性爲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乃火之蘊於石也

或曰石既有火之性矣而物則皆有性與林子曰有今以人之身言之心則有性矣心則有性矣耳目口鼻則有性矣又問何謂眞心何謂眞心之性林子曰所謂眞心者心之未萌者性也故無心而有心者眞心也眞心也者天命之性也太虛而已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太虛之寂然者而感通之有不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性之萌而爲心也其殆善惡之所由分乎朱子曰此陰陽之義也故心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況耳目口鼻之性者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心心即性也尚書又以其心而分言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孟子又以其性而分言之曰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或問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謂上知者道也。然則上知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

爲上知。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以爲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肖者之不肖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肖。則自以爲賢。不可得而移也。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爲之必要其成者之爲難也。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真知真覺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青。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

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青。日復而明。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召子欲往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肸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

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絜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即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禮樂

林子曰。禮也者。序也。何物非禮。樂也者。和也。何物非樂。以此舉禮樂。則禮樂之情得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

必夔夷復生。而禮樂可興矣。

予欲無言

林子曰。學也者。學也。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也。以擴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眞學不積。至教無傳。

林子曰。予按康節詩曰。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然非

有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者其孰能知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邪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邪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得而知況後世乎

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

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孔子所謂予欲無言也夫曰欲無言者而前此則有言矣故有言之教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無言之教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備者在是矣

林子曰天地虛空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虛空也而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聖人亦何言哉

比干諫而死夷齊餓于首陽 並釋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儌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與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也若

既退矣安得不去而況三乎

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為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答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為不仕答曰吾既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子曰若柳下惠既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為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故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而決擇於去就之際。而不敢苟也至於如此。故黜而辱之猶可得而和之。黜而退之。其可得而和乎。

直道

林子曰。柳下惠和者也。而孟子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槩而言之。自春秋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余豈不之知邪。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孟浪曲其學以徇乎人也。其如天地何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

子曰。自古皆有死。况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林子曰。二三子從余受業亦有年矣。二三子豈不聞古之人邪。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或有曲學而害而死者。亦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而曲學者豈曰不得利。而亦且動之死地。抑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而亦且得以永年。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鄉原有原人之譽。顏回簞食而夭死。盜蹠膾肝以壽終。夷齊採薇。景公千駟。凡類此者。載之經史。不可悉紀。豈必有識之士。然後能考其得失哉。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何為也哉。二三子其試思之。

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或者徒知所以不可。而不知所以可。即曰能清。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而未嘗以降志辱身。而自以為羞也。徒知所以可。而不知所以不可。即曰能和。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而未嘗以不降志不辱身。而自以為潔也。

林子曰。伯夷叔齊之器。只貯得一箇清。柳下惠少連之器。只貯得一箇和。若孔子清矣。時而和也。則

和。孔子和矣。時而清也則清。故曰君子不器。

曰知其所亡 志音

林子曰。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懈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學仕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學貴師與。林子曰。然師也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又問孔子聖人也。亦有師與。林子曰。然此非惟孔子為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疇。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戒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號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然則講論經旨。亦學與。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曰。敢問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耻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莊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樑。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辯也。有胡姓者。聞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為天下之良工也。既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樑。則不能斲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歎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知。終不適於用矣。

不得其門而入

林子曰。夫子之墻數仞矣。而不得其門而入者。是亦聖門之所謂門外漢也。雖有頓悟。終落空無。性與天道。豈得而聞。

允執其中

黄生州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

林子曰。心卽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也。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粹然而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故曰黄中。又曰安土。坤爲腹爲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不動也。故曰誠。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純而不二也。故曰一。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

或問允執之旨。林子曰。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黄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

如是邪。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也。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或問中其無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有定位者

中也。中其無定位乎。中其有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中也。中其有定位乎。

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既曰允執之中，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神聖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神聖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

林子曰，譬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其無定位乎。既而芽矣，條矣，華矣，實矣，而莫非仁也。仁其有定位乎。

或問莫非仁也之旨。林子曰，芽而條，條而華，姑且

未論，而其實矣之中，一實一仁也。程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林子曰，譬之石焉，隨所在而擊之則火矣，是火之未發也，豈其有定位邪。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

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矣。

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為天者。易簡盡之矣。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為聖者。易簡盡之矣。

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

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為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張生洪都問命之真去處。林子曰。身命落處。即是我之真去處也。獨不觀之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乎。而所謂子宮者。是胎人之真去處也。而胎聖。而胎仙。而胎佛。亦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若也不知真去處之所在。則不能知命。不能知命。又安能立命。不能立命。又安能盡命。故知命而立命者。君子也。立命而盡命者。聖人也。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盖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不知禮無以立

林子曰。禮者。約禮之禮也。孟生仁問何以謂之約禮之禮。林子曰。復禮為仁。所守之至約也。然禮也者。敬而已矣。禮存乎中。敬而無失也。又問何以謂之立也。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中道而立以制心也。

林子全集卷之終

四書正義纂

大學統論

門人 劉濟之 劉漄之 全叅閱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北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

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尚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

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敘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

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

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兒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兒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

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

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兒以爲信兒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

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是曾子之傳。余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是曾子之傳。讀大

學者當自知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間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焉。文王之易。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周公之易。惟以明文王之所未嘗明矣。孔子之易。惟以明周公之所未嘗明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象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耶。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卽曰能得伏羲文周之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教也。至曾子而既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

必求之孔子之經焉。卽曰能闡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

門人 張近仁 張從善 仝參閱

大學正義纂

大學之道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為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為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林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者。人已合一之學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學也。無人無已。無內無外。故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林子曰。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林子曰。德本明也。而曰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也。夫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為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

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旣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旣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顯德者。人所共知。人所共由。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不顯之德。寂然不動之誠。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親民

林子曰。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使之相親而相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辭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耶。而止至善之地。豈非執堯舜之中。而主孔子之一邪。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之安。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邪。

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其曰止也者。止也。謂所當止之處也。其曰止之也者。止之也。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止也。又曰止其所。所止也。止其所。止之也。帝堯安汝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太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止也。而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弗居。居之者。宅之也。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

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之也。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其曰丘隅者。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乎。其曰止于丘隅者。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而止之乎。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而欲知所當止而止之也難矣。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

張生洪都問曰。心經之所謂波羅蜜者。豈非到彼岸與。敢問何以謂之我之彼岸。何以能到我之彼岸也。林子曰。心經所云彼岸者。我之真去處。大學之至善是也。故能知此至善而止之。謂非能到我之彼岸而何。

林子曰。窮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達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由是而推言之。則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

物與之分量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曰。聖人之學。止至善矣。止之而無所於止也。其次則知有至善矣。止之而有所於止也。其次則不知有至善矣。必先格其物。而後能止至善也。

林子曰。格其物以致其知。則能知乎止至善矣。而定而靜而安。則能得乎止至善矣。

林子曰。不格物。則不能知所止。能知所止而物無不格矣。

知止而後有定

林子曰。知至善而止之。則敬矣。敬則定矣。定而靜也。靜而安也。而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非所謂能慮乎。又曰。心在腔子裏。不逐於物者。定也。心在腔子裏。不動於物者。靜也。心在腔子裏。不待定而自定。不待靜而自靜者。安也。

林子曰。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

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柰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或問釋氏入定。林子曰。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定也。又問何名為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又曰。常定是空。常空是定。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繽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

林子曰。安也者。安之也。若程明道定性之論。而坐如泥塑人者。庶幾乎靜矣。而見獵喜心謂之安不可也。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

物有本末

此四句。承上起下。與孟子物皆然心為甚語意相似。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天下之事。皆有終始。

而況道也。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乎。

林子曰。以平治齊修而本之於格物。大學之道知所先矣。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大學之道知所後矣。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林子曰。在明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註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此三註觀之。明德之旨。一貫之義也。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則是欲使天下不可使知之民以唯一貫。以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也。必不然矣。余故曰明德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其類之惟彰書之所謂顯道者是也。而曾子齊治平之傳。不旣明乎。讀者當自知之。

林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孟子所謂教以人倫也。以上天顯然之理而明之於天下。以與天下共由

之也。

林子曰。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歟。况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

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旣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林子曰。只此二句。亦旣明矣。而又奚待於釋耶。[illegible]

格而知。卽至乃一時事也。故不曰先而曰在。知。卽知止之知。知至善也。知止乎至善也。知。譬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林子曰。致也者。致也。而致之之義。譬物之初無有也。而今始致之者。致也。至也者。至也。而至之之義。譬人之適他邦而今始至者。至也。夫致知也。知至也。豈其知也致之而後至耶。故知也者。虛靈知覺我之所自有也。而亦何待於致。本在內而非外也。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致而無所於致者。致也。至而無所於至者。至也。無所於致。無所於至。而曰致曰至者。蓋借致至二字之義以發明之。而非眞有所於致。眞有所於至也。若中也者。亦我之所自有也。而中庸則曰致中。仁也者。亦本在內而非外也。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誠能比而觀之。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

林子曰。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格者。格去之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不反動其心乎。

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爲聖人之極功耶。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晩年定論云。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其非多識以爲學。而徧物以爲知耶。

宋儒有言曰。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恥。而益窮之至於其極耶。況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耶。又況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耶。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楩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恥。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非矣。而格去者是與。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與。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夫旣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

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胸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胸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者物之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非珠玉邪。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

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温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與。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憐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憐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爲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也。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

林子曰。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漑之矣。灌漑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地也。

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

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

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讐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蒙物不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大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林子曰不待格而自無不格不待致而自無不致不謂之止至善而何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其與道家之虛無釋氏之寂滅有不同乎此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直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而至善而虛無而寂滅而極言之也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所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心自寂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

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本無

之物而有待於格耶。人性上本有眞知。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耶。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在止於至善者。氣質淸明。物不能蔽。止之而已矣。固不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格物者。氣質不甚淸明而物能蔽之。不知所止而止之。蓋有在

於格物而後能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止也。吾所當止者。吾自知之知之而無待於致也。何以謂之致知也。吾所當止者。吾或昧之。知之而有待於致也。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

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知覺之知存乎格去其物交物之物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也。余嘗以耳目譬之。目中一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中之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目之性必能視。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視也。耳之性必能聽

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目便能視。耳便能聽。心便能知便能覺。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耶。及至長大。不過不失赤子能視之目。能聽之耳。能知能覺之心也。縱是聖人而爲天下人之所望而震者。亦不過不失赤子能視能聽能知能覺之常。而無有以加乎其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

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故曰格其非心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即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一也而謂視聽之用爲耳目之本體也可乎夫視聽既不可爲耳目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矣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乎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初也故不遷怒不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目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心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

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眞日鑿。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鑿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

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眞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心簡之道也。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旣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通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

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謂玩物喪志者何也。鄭毅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順不及家兒處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大學之道。又以修身爲本而先之也。

其所厚者薄

大學之道。又以齊家爲本而先之也。

此謂知本　此以下皆曾子之傳

此通上文而釋之也。故止至善也者。明明德親民之本也。知止也者。定靜安慮能得之本也。格物也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本也。修身也者。齊治平之本也。齊家也者。治平之本也。或曰。其本異歟。林子曰。本異矣。然皆其所當先也。 此謂知本。至下此謂知之至也。皆舊本也。舊本豈錯簡耶。讀者詳之。

此謂知之至也

此專指格物而釋之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重兩自字。夫慊曰自慊者何也。巳自知之。巳自求之。是不違其心之所安也。有不慊乎。欺曰自欺者何也。巳自知之。巳自欺之。不思求慊於巳。惟務自欺欺人。俗所謂自昧其心者是也。故知不至矣則其欺也。不可謂之自欺。知既至矣。則其欺也。不謂之自欺而何。

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巳。如見肺肝。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巳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巳其可得而欺乎。

或執無鬼無神之說甚堅。來訪林子。林子曰。子不覩之古人之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爲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而子則曰無鬼神者何也。既無鬼神。則無

天道。而諸凡不善之事。不亦可以欺人而爲之邪。昔者商俗尙鬼。而在上則有成湯之爲君也。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而賢聖之君何其多也。在下則有伊尹之爲臣也。仲虺傅說。箕子膠鬲。而賢聖之臣又何多也。亦皆尊鬼敬神。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豈其智有過於商之君臣之賢聖邪。今專以盤庚之遷都。與孔子之刪書言之。若盤庚之遷都也。亦未嘗諱言鬼神。故其告臣有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廼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告民有曰。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又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豈盤庚賢君也。顧乃鬼其事以欺有衆。而謂之賢君也可乎哉。又豈孔子聖人也抑且存其書以欺萬世。而謂之聖人也可乎哉。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抑子之智。有過於盤庚之賢。孔子之聖邪。孔子之書。莫先於論語。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又曰。致孝鬼神。

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孔子之能敬能遠。而能知鬼神之情狀也如此。他若經傳。與諸疏釋性理綱目通鑑等書。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聖君賢相賢人君子。所言鬼神之事。蓋有不可得而勝紀者。縱曰鬼神亦可得而欺矣。然而我自爲之。我自知之。而吾心之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余嘗以此聽人之言。而隱微之或善或惡。則亦可得而知矣。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無所爲而爲善者。天下能有幾人哉。然亦賴有鬼神之說以恐惕之。庶幾乎其不敢肆然而爲惡者。是乃古先聖人救世之盛心。神道以設教也。奚必明言無鬼無神。以長其陰邪不善之心邪。

或問吾心鬼神之不可欺。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惰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

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林子曰爲學自修之功至於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釋言民之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林子曰。自明自新新明新命。而無所不用其極者。

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目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張生洪都問無所不用其極。林子曰。用此極以爲學也。不謂之心極立乎。心極一立。而自新之道在

我矣。用此極以出治也。不謂之皇極立乎。皇極一立。而新民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新天永命也。不謂之天之樞而北極立乎。北極一立。而自作元命之道在我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林子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者能之乎。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爲君者當止於仁之丘隅。敬也者。臣之丘隅也。爲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之丘隅。

趙生忠遠問何謂至善。林子曰。爲人君者而止於至善焉。則便能仁。夫止至善而便能仁矣。而謂至善爲仁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便能敬。夫止至善而便能敬矣。而謂至善爲敬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臣止於敬。至於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而皆止於至善

焉。則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夫止至善而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矣。而謂至善爲孝爲慈爲信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當信而卽信。倏忽之間隨感而應而無有乎不善矣。故曰至善。

林子曰。我之真去處者。至善之地也。而止於至善者。所以立乎其極也。心極一立。而仁而敬而孝。而慈而信俱在我矣。陸生大經問曰。何以能仁也。又

能敬。能敬也又能孝能慈能信邪。林子曰。蓋我之貞去處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感而遂通觸而即應。故君而仁也。臣而敬也。子而孝也。父而慈也。國人而信也。皆其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體即是用。用即是體。即感即應。嘗譬之明鏡止水矣。故爲子當孝也。父在而孝即現乎其中矣。爲臣當敬也。君在而敬即現乎其中矣。非有擬議。非有安排何思何慮。隨在即現。故曰心如明鏡止水。非特聖人之心爲然也。不謂之性善。而人皆

可以爲堯舜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林子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誠意之極。大畏民志者能之乎。

此謂知本

此又曰此謂知本者何也。蓋指誠意而言也。豈非以誠意又爲正修齊治平之本邪。漢鄭氏曰。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修身

修身本於正心。而謂之有所者。不能廓然而大公也。

所謂齊其家

齊家本於修身。而謂之辟焉者。不能物來而順應也。

所謂治國

此所謂明明德於國。而先之於其家也。而曾子之傳。只曰孝曰弟曰慈。宜家人。宜兄弟而爲父子兄弟足法焉已矣。余故曰明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

於其國者。非所謂敎以人倫乎。

所謂平天下

此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於其國也。而曾子之傳。只曰老老長長恤孤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又非所謂敎以人倫乎

絜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所取衷焉者也。故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

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

聞見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

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令兄果能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和元氣自流行於閭容之民矣不謂之一縣之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行於今而又況於一縣之小乎殊不知今之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積耳其日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其縣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而不拂耶辱報札謂承敎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爲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行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

知之合縣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呼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者操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贓罰紙贖惟所用之又況其縣之有功者而旣率之以子民之仁矣則彼有力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恐後乎大學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至於表厥宅里是又激勸有力者

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衆亦三一家也其道甚邇其事甚易此區區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而歸儒而宗孔而以三綱爲重者以此凡其以爲何如伏惟舉而行之毋孤負此一縣之民也幸甚

傳

傳也者傳（平聲）也傳（平聲）而釋之也傳（平聲）孔子之經旨以釋孔子之經文也或者嘗覽林子大學正義而謂曾子之傳之不可易而舊文之不錯也若子者

眞可謂信古之篤矣林子曰余亦何知余惟信古之篤更不敢少違曾子之傳以叛道者而非他也蓋曾子之傳得傳於孔子而萬古不能易也若違曾子之傳即離孔子之經也孔子之經其可離乎孔子之經既不可離而曾子之傳其可違乎故兆恩寧稍悖朱子之註而毋寧少違曾子之傳者正謂此爾蓋道公道也孔曾思孟所相授受之道而非朱子一人之私也

林子全集卷之　終

林子全集

四書正義纂

門人　朱應升　許桐　仝叅閲

中庸統論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虚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於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

在而本體本太虚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立極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體用之不既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謂建中於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於民乎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

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强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强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莫深於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

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嘗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廸知廸哲，實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

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林子曰，性之蘊於中也，性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孟子只言情，蓋欲人因情以知性也。中之蘊於中也。

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予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知之者何歟又曰惟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中也哉譬瞽而生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蒙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也則因其所見而語之曰如此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真見真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

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于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林子曰譬火之蘊於石也夏即之而涼冬即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於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

林子曰時而春也盈天地間皆溫也皆溫則皆火也時而夏也盈天地間皆熱也皆熱則皆火也至於秋冬而火之性未嘗亡也火之氣未嘗熄也故言乎其火之形也猶有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言之若言乎其火之性也實無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乎可得而言乎。

林子曰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於卷有所於放則我與天地猶爲二也無所於卷無

所於放。則我與天地。一而已矣。

中庸正義纂

天命之謂性

林子曰。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此固先儒之所嘗道者。今專以其賦於人者言之。而性命則本渾然於吾身天地之中矣。然而性也。而寄之於其心。命也。而寄之於其身。故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

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

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絪縕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眞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也。故既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參贊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于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

蕭庭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述古全文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烏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

地人物之所出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欛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着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

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邪。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

黄生州問性命。林子曰。汝每喜談性命。而汝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黄生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所謂眞性命也。旣有一點。便是有形。旣曰有形。亦便有壞。又問何以爲我之眞性命也。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父母之性命爲性命者。皆非我之眞性命也。

林子曰。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修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修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修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修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修。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詞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形

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巳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覩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文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氤氲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旣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葢初學之士。固難與言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旣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旣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旣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

林子曰。人孰不曰離之中。性也。而離之中。乃神也。非性也。又孰不曰坎之中。命也。而坎之中。乃氣也。非命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

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旣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

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本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

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修道之謂教

林子曰。道體無爲。而曰修道之謂教者何也。蓋天命之性。卽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自聖人以下。而天命之性。不能不雜於氣質之偏。故修此氣質之偏。以復夫天命之性者。修道之教也。然而謂之教者何也。蓋立此教門以教人。以修其氣質之偏。以

合乎道。以復其性之初也。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爲道焉。豈非所謂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爲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爲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爲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林子曰。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故曰可離非道。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

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愼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既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戒愼恐懼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愼而自戒愼。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

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愼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眞實工夫也。若或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愼焉必於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愼有所恐懼。而心已失其寂然之本體矣。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戒愼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愼而自戒愼。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愼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亦此意也。

莫見乎隱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

中一誠 并釋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耶。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眞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耶。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貳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耗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林子曰心藴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一片太虛者。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夫是中也。中庸既兩釋之矣。而後人之釋之者。當曰如何之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之謂天下之大本。顧乃舍未發大本而不之釋而釋其所已釋之中。曰不偏之謂中。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何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非也。並中庸一書勿釋焉可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是也。釋其所釋焉可也。顧乃不釋其所釋。而又反其所釋而釋之者。何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不可以言中。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邪。

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究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

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述古全文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中。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中之

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中。而眞空不空也。

林子曰。未發之中。孔子之空空而無知也。發皆中節。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卽不中。何謂也。林子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本無物。物卽不中。

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

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若也能反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爕理。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耶。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

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
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致中和

此所謂致與致廣大之致同。致者何。致之也。心本
中而能和也。本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
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膰俎之致同。致者
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
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
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
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
亾。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
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
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之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
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
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已身

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
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
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
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
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
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
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
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
有所於倚而後爲之者乎。

天地位焉

或問位字之義。林子曰。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
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
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
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
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

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而和位之育之以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

不綱常也而萬物卽不育與林子曰曠夫怨女上于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癃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惟疲癃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癃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

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癃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于懷也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邪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

之悖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于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林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之內而身之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者廓而淸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者乎

林子曰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若有聖人者出而致中矣而致和矣以中感中以和召和而萬物有不育乎萬物既育而天地有不位乎

林子曰聖人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高而明以

參天也豈非成天之能而無不覆幬者乎又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博而厚以兩地也豈非成地之能而無不持載者乎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育天地其能位乎要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故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己也

君子中庸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豈非其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者乎下文即曰時中者蓋以其內則有大中至正之極者在焉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不待安排無所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君子而時中

林子曰君子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或謂小人之無

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林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即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中庸其至矣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諸凡古先聖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以參以贊而變

而化者皆自喜怒哀樂未發中致之以爲用也故本之眞心實地則爲用中之大道何思而何慮也不本之眞心實地則是襲取之外義求可而求成也

林子曰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孰與歸

知者過之

林子曰知者自恃其知以爲知而不知聖人之所知者而非有所難知也賢者自恃其能以爲賢而不知聖人之所能者而非有所難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或問曰知者雖非聖人之知豈不賢於愚者遠與

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亦猶愚者之不及也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遠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肖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而賢者之賢反

以亂眞而壞道。

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乎。即此至常之道。而又有所不知者何與。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興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況人之于道也。甚于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有者乎。見父即能孝。見君即能忠。見孺子入井。即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用其中於民

林子曰。用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庸不可能也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殆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大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之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況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强。而孔子乃以和答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爲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强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也。而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存。勿忘勿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

者。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蓋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皆指吾心之眞去處而言之。眞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强哉矯

林子曰。强哉矯者乃以其强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强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强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焉。强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也。古人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不有强以矯之。而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曰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何以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則先矯之以文。旣文矣

然後方可易其文而漸入乎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旣訥矣。然後方可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于而勇而嗘。亦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强以矯之。痛自激厲。其能不爲血氣之怒。粗鄙之夫邪。大抵强不在於强。而在於自勝。以爲强也。朱子所謂自勝其人欲之私者。是亦自勝其氣質之偏也。故和而至於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道。而至於變塞。我自爲之。我自矯之。矯之自我。則亦何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者何也。蓋由其矯之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而謂之强哉矯也可乎哉。

林子曰。逃墨必歸之楊者。蓋以矯其不情而先近乎其實也。而逃楊必歸之儒者。又以矯其太簡而漸入乎其中也。

素隱行怪

林子曰。素隱。卽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其中實無所有也。出旣無益於時。而處又無聞於後

故不得不行怪以欺人，而覬名聲於後世也。

君子遵道而行

林子曰。遵道而行者。遵其道而行。亦步亦趨。嘗學而尚右也。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能不半塗而廢乎。

君子依乎中庸

林子曰。此正言不能已矣。而遜之於聖人者。孔子之謙辭也。遵其道而行者。習矣行矣。而不知其所遵之謂。何安能不半塗而廢。依乎中而用者。好之樂之。而不知其老之將至。故能不見知不悔。

林子曰。依乎中庸者。依乎中而用之。自誠而明。聖人之中庸也。擇乎中庸者。擇乎中而用之。自明而誠。賢人之中庸也。中即性也。依猶率也。不能依。故言擇。此顏子之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費隱

林子曰。未發者。中也。隱也。發之而為用。則費矣。

語大語小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包焉者也。道也者。無所不入焉者也。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道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道也。

鳶飛魚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夫人固靈於鳶。靈於魚矣。而自然之天機。乃反不如焉者。何也。蓋自有其靈。以鑿其靈也。然名教中自有樂地。而逍遙自在。是乃吾心之鳶魚。自飛而自躍也。故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機自動。為無為也。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只是弄精鬼。夫弄精鬼以為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庸德庸言

或問庸德庸言之庸也。豈亦用之義邪。林子曰。庸亦作用釋。以孝弟忠信之德。庸之而為行。庸之而

爲言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林子居北山巖，陳生大道侍，林子令講素位章。先問之以素位二字之義，陳生曰，素者，空也，我而富貴也，而不知有我之富之貴，然後我之道可行於富貴矣，我而貧賤也，而不知有我之貧之賤，然後我之道可行於貧賤矣，而夷狄，而患難，無不皆然，此君子之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也，錄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朱生逢時，嘗以居易而質之林子，林子曰，居也者，居之也，居仁之居也，易曰，天下之道，易簡盡之矣，以仁而居於吾身之中，何其易簡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仁根於心，所性而有，而命則從此立矣，故立命者，心法也，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聽其所自來矣，故曰居易以俟命，而易簡之理得矣。

正鵠

張生洪都，嘗問吾身正鵠，林子曰，汝以何者爲吾身之正鵠，答曰，吾身之眞去處，吾身之正鵠也，故射之正鵠者，侯之中也，吾身之正鵠者，吾身之中也，論語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豈非所謂發之不中，反求諸正鵠邪，孟子曰，反求諸已而已矣者，豈非反求吾身之正鵠，以立吾身之正中邪，安身以立命，行法以俟命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林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若也不知忠恕，而曰一貫，不知利仁，而曰安仁，不知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其自邇自卑，成章而達哉。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或問鬼神之不見不聞也，非所以言中乎，林子曰，中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無陰無陽，無鬼無神，而鬼神之一屈一伸，而爲二氣之良能者，是亦中之用也，中之用何其微也，而中則微乎其微矣，中其可得而言乎，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朱子曰，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未發之中，

畫前之易也。鬼神得而知乎。人得而言乎。縱得而言之。人得而知乎。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故大而天地。明而日月。序而四時。奠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虫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鬼一神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德之盛也。

林子曰。陰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陽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鬼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神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若專于陰而言鬼。是不知陰中有陽。鬼中有神也。若專于陽而言神。是不知陽中有陰。神中有鬼也。豈足以盡其屈伸變化之妙用哉。

林子曰。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陽之所以屈伸變化而生萬物者。鬼神也。故曰二氣之良能也。

或問性情功效。林子曰。陽而必伸。陰而必屈者。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陰陽之屈伸者。為之也。非功效而何。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林子曰。誠即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為也。而混然無為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為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曰。鬼神者。微也。而體物不遺則顯矣。寂然不動之誠。豈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乎。

修道以仁

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修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搏

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人者在此仁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于土中以敎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修乎故曰罔而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至于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由于何思何慮之眞去處中發出來爾又非所謂仁而禮邪故曰仁道昰大或問何謂眞去處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所謂安仁居

仁之眞去處也

仁者人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眞法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宋儒所謂桃仁杏仁者是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惟其生之性也故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子生孫者皆此仁也今只以桃而言之伏其仁于地而芽之由是而條而華而實皆仁之生生也故其根

父母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子而孫也其仁同故其本同其本同故其氣同此親親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程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林子曰桃之本於仁者一本也而根而芽而條而華而實皆我一本之仁以其親而親之也民則非其本枝矣故仁之而弗親若墨子者不知其本之一兼愛之而無差等焉故曰二本故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知有未至意豈能誠或問知至意誠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然此所謂善大學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不明乎此而曰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者蓋言至善元在吾身之中矣而止於至善者非所以誠其身乎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誠乎其身者乃所以復吾

至善之本體也。

誠者天之道也

林子曰。誠也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而所謂無爲者。得之於天本寂然而無事也。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

愼思之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

可以思慮而鑿其何思何慮之本體邪。然則何思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而廢乎思不可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而廢乎慮不可也。此豈非愼思愼慮以爲從入之門邪。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敎。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眞火生乎其間者。幾希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于薪旣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星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以盡性也。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也。故達則出其道以治天下。而天下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窮則明其道以敎萬世。而萬世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蓋性之德。本如是其廣大也。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賛化育。皆所以盡吾之性也。由是觀之。豈特天下之近。萬世之遠。皆吾之度內而非外。而天地之大。庶物之細。亦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若於天下之近。而或外之。萬世之遠而或外之。天地之大。庶物之細。而或外之。豈能致其廣大。而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邪。

可以與天地參矣

林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也。中庸曰。可以與天地參矣。程子曰。參爲三才。夫天如彼其高且明也。地如彼其博且厚也。而人之一身。眇乎其小矣。而曰參爲三才也。豈不誕邪。然而孔子言之。子思言之。宋儒言之。必不欺人以爲誕也。明矣。夫其言果不欺人以爲誕也。則後之儒者。惟當思其言之必有所指。反而求之吾身之中。何者爲人道。足以配天而配地。何者爲仁義。足以配陰而配陽。配剛而配柔。而參天地以爲三也。其所以能參天地以爲三者。我知之矣。以吾心一天地。而與天地合其德也。顧乃棄天地之大德。而不之爲。而馳逐於身外之富貴。亦獨何與。況富貴貧賤。有命存焉。而身外富貴於我何加。舍其大而圖其細。殆亦未之思矣。

其次致曲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

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生之直。中庸之所謂誠也。罔生之罔。中庸之所謂曲也

誠者自成也

孟仁生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

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問何以謂之自成也。

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誠者物之終始

逢時生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

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或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己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己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

至誠無息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中庸曰至誠無息。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自有眞不息者在焉。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眞機

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林子曰。天下至誠。而至於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又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林子曰。聖人之體。原與太虛渾而爲一。聖人之用。原與天地並而爲三。

無爲而成

聖人其有爲乎。林子曰無爲。聖人其無爲乎。林子曰。無無爲。惟其無無爲也。故能無爲。惟其無爲也故能無不爲。

林子曰。眞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

其爲物不貳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貳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貳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之

清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之寧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于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靈。以爲盈。以爲生。以爲貞乎。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淸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于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而靈而盈而生而貞也。若其可分而二之也。即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强名之也。太虛巳爾。太空巳爾。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義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

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于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故曰其爲物不貳。

生物不測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

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林子曰物感而生道其生生而不息乎物形而有道其至有而不窮乎

純亦不已

林子曰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兩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絶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文王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

綿綿工夫實無所着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然廣大而不精微不可也高明而不中庸不可也溫故而不知新不可也敦厚而不崇禮不可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有師友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或問尊也者尊之也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辨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爲氣質之性所掩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眞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

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恥問於人焉，不

可也，不能而恥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眞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圓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况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循所云聰明睿智皆由中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騖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温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温也者，温之也，操而存之者，温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温之也。

林子曰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自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即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粲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夫惟其溥博

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耶。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内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

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地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

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既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與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故達而得是氣也

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

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謂之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

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爲大也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爲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爲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爲大與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

者一太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不及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冐焉者也何有於天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若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所謂知府事縣事者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之者作之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故知也者非徒知之已也曰知曰贊皆所以成能乎天地也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

中一點眞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中矣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眞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眞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眞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

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眞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眞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夫焉有所倚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率性之道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淸者也以其倚於淸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肫肫其仁

林子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眞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于此而經

綸之矣天下之大本于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于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于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于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

不顯惟德

或問不顯之德即舜之玄德也非以玄求之而後能玄與林子曰以玄求之則其玄也不玄不以玄求之則其玄也玄乾易知也豈其玄邪而太生焉者何其玄也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並釋

林子曰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堯舜不顯之德在天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仲尼不顯之德在萬世

無聲無臭至矣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眞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于是而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